

碧岩錄

【目录】

原序

1、普照序

2、万里序

3、周驰序

4、三教序

卷一

◎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

◎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

◎第三则 马祖日面佛月面佛

◎第四则 德山挟複问答

◎第五则 雪峰粟粒

◎第六则 云门日日是好日

◎第七则 惠超问佛

◎第八则 翠岩眉毛

◎第九则 赵州四门

◎第十则 睦州掠虚汉

卷二

◎第十一则 黄檗啗酒糟汉

◎第十二则 洞山麻三斤

◎第十三则 巴陵银碗盛雪

◎第十四则 云门一代时教

◎第十五则 云门倒一说

◎第十六则 镜清啐啄机

◎第十七则 香林坐久成劳

◎第十八则 忠国师无缝塔

◎第十九则 俱胝只竖一指

◎第二十则 翠微禅板

卷三

◎第二十一则 智门莲花荷叶

◎第二十二则 雪峰鳖鼻蛇

◎第二十三则 保福长庆游山次

◎第二十四则 铁磨老特牛

◎第二十五则 莲华峰拈拄杖

◎第二十六则 百丈独坐大雄峰

◎第二十七则 云门体露金风

◎第二十八则 南泉不说底法

◎第二十九则 大隋随他去也

◎第三十则 赵州大萝卜头

卷四

◎第三十一则 麻谷持锡绕床

◎第三十二则 定上座佇立

- ◎第三十三则 陈操具双眼
- ◎第三十四则 仰山不曾游山
- ◎第三十五则 文殊前后三三
- ◎第三十六则 长沙芳草落花
- ◎第三十七则 盘山三界无法
- ◎第三十八则 风穴祖师心印
- ◎第三十九则 云门花药栏
- ◎第四十则 陆亘天地同根

卷五

- ◎第四十一则 赵州大死底
- ◎第四十二则 庞居士好雪片片
- ◎第四十三则 洞山无寒暑
- ◎第四十四则 禾山解打鼓
- ◎第四十五则 赵州七斤布衫
- ◎第四十六则 镜清雨滴声
- ◎第四十七则 云门六不收
- ◎第四十八则 招庆翻却茶铤
- ◎第四十九则 三圣透网金鳞
- ◎第五十则 云门尘尘三昧

卷六

- ◎第五十一则 雪峰是什么
- ◎第五十二则 赵州度驴度马
- ◎第五十三则 百丈野鸭子
- ◎第五十四则 云门却展两手
- ◎第五十五则 道吾一家吊慰
- ◎第五十六则 钦山一镞破关
- ◎第五十七则 赵州田垌奴
- ◎第五十八则 赵州分疏不下
- ◎第五十九则 赵州何不引尽
- ◎第六十则 云门拄杖化龙

卷七

- ◎第六十一则 风穴家国兴盛
- ◎第六十二则 云门中有一宝
- ◎第六十三则 南泉斩却猫儿
- ◎第六十四则 赵州头戴草鞋
- ◎第六十五则 外道良马鞭影
- ◎第六十六则 岩头收黄巢剑
- ◎第六十七则 傅大士讲经竟
- ◎第六十八则 仰山汝名什么
- ◎第六十九则 南泉画一圆相
- ◎第七十则 汾山请和尚道

卷八

- ◎第七十一则 五峰和尚并却
- ◎第七十二则 云岩和尚有也未

- ◎第七十三则 马祖四句百非
- ◎第七十四则 金牛饭桶
- ◎第七十五则 乌臼屈棒屈棒
- ◎第七十六则 丹霞吃饭也未
- ◎第七十七则 云门作胡饼
- ◎第七十八则 开士入浴
- ◎第七十九则 投子一切佛声
- ◎第八十则 赵州初生孩子

卷九

- ◎第八十一则 药山麈中麈
- ◎第八十二则 大龙坚固法身
- ◎第八十三则 云门古佛露柱
- ◎第八十四则 维摩不二法门
- ◎第八十五则 桐峰庵主作虎声
- ◎第八十六则 云门厨库三门
- ◎第八十七则 云门药病相治
- ◎第八十八则 玄沙三种病人
- ◎第八十九则 云岩大悲手眼
- ◎第九十则 智门般若体

卷十

- ◎第九十一则 盐官犀牛扇子
- ◎第九十二则 世尊升座
- ◎第九十三则 大光这野狐精
- ◎第九十四则 楞严不见
- ◎第九十五则 长庆阿罗汉三毒
- ◎第九十六则 赵州三转语
- ◎第九十七则 金刚经罪业消灭
- ◎第九十八则 天平行脚
- ◎第九十九则 忠国师十身调御
- ◎第一百则 巴陵吹毛剑

附录

- 1、关友无党后序
- 2、重刊圆悟禅师碧岩集疏
- 3、希陵后序
- 4、冯子振题《碧岩录》
- 5、玄汇题缩刻本《碧岩集》

【原序】

1、普照序

至圣命脉，列祖大机，换骨灵方，颐神妙术，其惟雪窦禅师！具超宗越格正眼，提掇正命，不露风规，秉烹佛锻祖钳锤，颂出衲僧向上巴鼻。银山铁壁，孰

敢钻研；蚊咬铁牛，难为下口。不逢大匠，焉悉玄微？粤有佛果老人，住碧岩日，学者迷而请益，老人悯以垂慈，剔抉渊源，剖析底理，当阳直指，岂立见知！百则公案，从头一串穿来；一队老汉，次第总将按过。须知赵璧本无瑕颣（颣，音 lèi，瑕疵），相如谰诳秦王；至道实乎无言，宗师垂慈救弊。倘如是见，方知彻底老婆。其或泥句沉言，未免灭佛种族。普照幸亲师席，得闻未闻。道友集成简编，鄙拙叙其本末。

时建炎戊申，暮春晦日，参学嗣祖比丘普照谨序。

2、万里序

自《四十二章经》入中国，始知有佛。自达磨至六祖传衣，始有言句。曰“本来无一物”为南宗，曰“时时勤拂拭”为北宗，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。其徒有翻案法，呵佛骂祖，无所不为，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。然所谓第一义，焉用言句？雪窦、圆悟老婆心切，大慧已一炬丙（丙，同“炳”）之矣。嵎中张炜明远，燃死灰，复板行，亦所谓老婆心切者欤？

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，紫阳山方回万里序。

3、周驰序

《碧岩集》者，圆悟大师之所述也。其大弟子大慧禅师，乃焚弃其书。世间种种法皆忌执著。释子所归敬莫如佛，犹有时而骂之。盖有我而无彼，由我而不由彼也。舍己徇物，必至于失己。夫心与道一，道与万物一，充满太虚，何适而非道？第常人观之，能见其所见，而不见其所不见。求之于人，而人语之，如东坡日喻之说，往复推测，愈远愈失。自吾夫子体道，犹欲无言，而况佛氏为出世间法，而可于文字言语而求之哉！虽然，亦有不可废者，智者少而愚者多，已学者少未学者多。大藏经五千余卷，尽为未来世设。苟可以忘言，释迦老子便当闭口，何至如是叨叨！天下之理，固有不离寻常之中而超出于寻常之表，虽若易知而实未易知者。不求之于人，则终身不可得。古者名世之人，非千人之英，则万人之杰也。太阿之剑，天下之利剑也，登山则戮虎豹，入水则割（割，音 t u á n，斩断，截断）蛟龙。人之知之，尽于是已。然古人有善用之者，乘城而战，顺风而挥之，三军为之大败，流血赭乎千里。是岂可以一己之所能，而尽疑之哉！自吾闻有是书，求之甚至。嵎中张氏始更刻木，来谋于予，遂赞而成之，且为题其首。

大德九年岁乙巳三月吉日，玉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驰，书于钱唐观桥寓舍。

4、三教序

或问：《碧岩集》之成毁孰是乎？曰：皆是也。𪚗𪚗𪚗（𪚗𪚗𪚗，音 y ā n q ū，人老齿缺貌，此处借指达磨）来东，单传心印，不立文字，固也。而《血脉》、《归空》诸论，果谁为之哉？古谓不在文字、不离文字者，真知言。已使人入于卷帘、闻板、竖指、触脚之际，了却大事，文字何有哉？拈花微笑以来，门竿倒却之后，才涉言句，非文字无以传，是又不可废者也。尝谓祖教之书，谓之公案者，倡于唐而盛于宋，其来尚矣。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牒语。其用有三：面壁功成，行脚事了，定盘之星难明，野狐之趣易堕，具眼为之勘辨，一呵一喝，要见实诣，如老吏据狱讞（讞，音 y à n，审判定罪）罪，底里悉见，情款不遗，一也。其次则岭南初来，西江未吸，亡羊之歧易泣，指海之针必南，悲心为之接引，一棒一痕，要令证悟，如廷尉执法平反，出人于死，二也。又其次则犯稼忧深，系驴事重，

学奕之志须专，染丝之色易悲，大善知识为之付嘱，俾之心死蒲团，一动一参，如官府颁示条令，令人读律知法，恶念才生，旋即寝灭，三也。具方册，作案底，陈机境，为格令，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、清明对越诸书，初何以异？祖师所以立为公案，留示丛林者，意或取此。奈何末法以来，求妙心于疮纸，付正法于口谈！点尽鬼神，犹不离簿；傍人门户，任唤作郎。剑去矣而舟犹刻，兔逸矣而株不移，满肚葛藤，能问千转，其于生死大事，初无干涉。钟鸣漏尽，将焉用之？呜乎！羚羊挂角，未可以形迹求。而善学下惠者，岂步亦步、趋亦趋哉？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矣。圆悟顾念子孙之心多，故重拈雪窦颂；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，故立毁《碧岩集》。释氏说一大藏经，末后乃谓“不曾说一字”，岂欺我哉！圆悟之心，释氏说经之心也；大慧之心，释氏讳说之心也。禹稷颜子，易地皆然，推之輓（輓，wǎn，拉车，牵引）之，主于车行而已。尔来二百余年，峨眉中张明远复鏊梓，以寿其传，岂祖教回春乎？抑世故有数乎？然是书之行，所关甚重。若见水即海，认指作月，不特大慧忧之，而圆悟又将为之去粘解缚矣。昔人写照之诗曰：“分明纸上张公子，尽力高声唤不应。”欲观此书，先参此语。

大德甲辰四月望，三教老人书。

碧岩录

（摘自《大正藏》第48册）

卷一

◎第一则圣谛第一义

师住澧州夹山灵泉院，评唱雪窦显和尚颂古语要。

垂示云：隔山见烟，早知是火；隔墙见角，便知是牛。举一明三，目机铍两，是衲僧家寻常茶饭。至于截断众流，东涌西没，逆顺纵横，与夺自在，正当恁么时，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？看取雪窦葛藤——

举梁武帝问达磨大师（说这不啻汉）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（是甚系驴橛）？”
磨云：“廓然无圣（将谓多少奇特！箭过新罗。可杀明白）！”帝曰：“对朕者谁（满面惭惶强惺惺。果然摸索不著）？”磨云：“不识（咄！再来不直（直，同“值”）半文钱）。”帝不契（可惜许！却较些子），达磨遂渡江至魏（这野狐精！不免一场憾_扑罗。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）。帝后举问志公（贫儿思旧债。傍人有眼），志公云：“陛下还识此人否（和志公赶出国始得！好与三十棒！达磨来也）？”帝云：“不识（却是武帝承当得达磨公案）。”志公云：“此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（胡乱指注。臂膊不向外曲）。”帝悔，遂遣使去请（果然把不住。向道不啻_口），志公云：“莫道陛下发使去取（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也好一时赶出国），阖国人去，他亦不回（志公也好与三十棒，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）。”

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，遂泛海得得而来，单传心印，开示迷途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若恁么见得，便有自由分，不随一切语言转，脱体现成，便能于后头与武帝对谈，并二祖安心处，自然见得。无计较情尘，一刀截断，

洒洒落落，何必更分是分非，辨得辨失！虽然恁么，能有几人？

武帝尝披袈裟，自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感得天花乱坠、地变黄金，办道奉佛，诰诏天下，起寺度僧，依教修行，人谓之佛心天子。达磨初见武帝，帝问：“朕起寺度僧，有何功德？”磨云：“无功德。”早是恶水蓦头浇。若透得这个“无功德”话，许尔亲见达磨。且道，起寺度僧，为什么都无功德？此意在什么处？

帝与蒯约法师、傅大士、昭明太子，持论真俗二谛。据教中说，真谛以明非有，俗谛以明非无，真俗不二，即是圣谛第一义。此是教家极妙穷玄处。帝便拈此极则处，问达磨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磨云：“廓然无圣。”天下衲僧跳不出，达磨与他一刀截断。如今人多少错会，却去弄精魂、瞠（瞠，音 c h ē n g，张目直视）眼睛，云“廓然无圣。”——且喜没交涉！五祖先师尝说：“只这廓然无圣，若人透得，归家稳坐。”——一等是打葛藤！不妨与他打破漆桶，达磨就中奇特。

所以道，“参得一句透，千句万句一时透”，自然坐得断、把得定。古人道：“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”达磨劈头与他一拶，多少漏逗了也。帝不省，却以人我见故，再问：“对联者谁？”达磨慈悲忒杀，又向道“不识”。直得武帝眼目定动，不知落处。是何言说！到这里有事无事，拈来即不堪。端和尚有颂云：“一箭寻常落一雕，更加一箭已相饶。直归少室峰前坐，梁主休言更去招。”复云：“谁欲招？”帝不契，遂潜出国。这老汉只得懔懔（懔，音 m ǒ l u ó，羞惭），渡江至魏。时魏孝明帝当位，乃北人种族，姓拓跋氏，后来方名中国。达磨至彼，亦不出见。直过少林，面壁九年，接得二祖，彼方号为“壁观婆罗门”。梁武帝后问志公，公云：“陛下还识此人否？”帝曰：“不识。”且道与达磨道底，是同是别？似则也似，是则不是。

人多错会道，“前来达磨是答他禅，后来武帝是对他志公，乃相识之识”。——一旦得没交涉！当时志公恁么问，且道作么生祇对？何不一棒打杀，免见搽胡（胡，亦作“糊”）！武帝却供他款，道“不识”，志公见机而作，便云：“此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。”帝悔，遂遣使去取。好不唧！当时等他道“此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”，亦好擒他出国，犹较些子。

人传志公天监十三年化去，达磨普通元年方来，自隔七年，何故却道同时相见？此必是谬传。据传中所载，如今不论这事，只要知他大纲。且道达磨是观音，志公是观音，阿那个是端的底观音？既是观音，为什么却有两个？何止两个，成群作队。时后魏光统律师、菩提流支三藏，与师论议，师斥相指心，而褊（褊，音 b i ǎ n，狭小、狭窄）局之量自不堪任，竟起害心，数加毒药。至第六度，化缘已毕，传法得人，遂不复救，端居而逝，葬于熊耳山定林寺。后魏宋云奉使，于葱岭遇师手携只履而往。武帝追忆，自撰碑文云：“嗟夫，见之不见，逢之不逢，遇之不遇，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。”复赞云：“心有也，旷劫而滞凡夫；心无也，刹那而登妙觉。”且道，达磨即今在什么处？蹉过也不知。

圣谛廓然(箭过新罗。咦)，

何当辨的(过也。有什么难辨)？

对联者谁(再来不直半文钱。又恁么去也)，

还云不识(三个四个，中也！咄)。

因兹暗渡江(穿人鼻孔不得，却被别人穿。苍天！苍天！好不大丈夫)，

岂免生荆棘(脚跟下已深数丈)。

阖国人追不再来(两重公案。用追作么？在什么处？大丈夫志气何在)，

千古万古空相忆(换手槌胸，望空启告)。

休相忆(道什么?向鬼窟里作活计),
清风匝地有何极(果然!大小雪窦向草里辊)!

师顾视左右云:“这里还有祖师么(尔待番款那?犹作这去就)?”白云:“有(塌萨阿劳),唤来与老僧洗脚(更与三十棒赶出,也未为分外。作这去就,犹较些子)。”

且据雪窦颂此公案,一似善舞太阿剑相似,向虚空中盘礴,自然不犯锋芒。若是无这般手段,才拈著便见伤锋犯手。若是具眼者,看他一拈一掇,一褒一贬,只用四句,楷定一则公案。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,拈古大纲,据款结案而已。雪窦与他一拶,劈头便道:“圣谛廓然,何当辨的?”雪窦于他初句下,著这一句,不妨奇特。且道,毕竟作么生辨的?直饶铁眼铜睛,也摸索不著,到这里,以情识卜度得么?

所以云门道:“如击石火,似闪电光,这个些子,不落心机意识情想。等尔开口,堪作什么?计较生时,鹞子过新罗”。雪窦道:尔天下衲僧,何当辨的?“对联者谁?”著个“还云不识”——此是雪窦忒杀老婆,重重为人处。且道,“廓然”与“不识”,是一般?两般?若是了底人分上,不言而喻;若是未了底人,决定打作两橛。诸方寻常皆道雪窦重拈一遍——殊不知,四句颂尽公案了。后为慈悲之故,颂出事迹。

“因兹暗渡江,岂免生荆棘。”达磨本来兹土,与人解粘去缚,抽钉拔楔,铲除荆棘,因何却道“生荆棘”?非止当时,诸人即今脚跟下,已深数丈。“阖国人追不再来,千古万古空相忆。”可杀不丈夫。且道达磨在什么处?若见达磨,便见雪窦末后为人处。雪窦恐怕人逐情见,所以拨转关捩(捩,一作“楔”,音lì。)子,出自己见解云:“休相忆,清风匝地有何极。”既休相忆,尔脚跟下事,又作么生?雪窦道,即今个里匝地清风,天上天下有何所极。

雪窦拈千古万古之事,抛向面前,非止雪窦当时有何极,尔诸人分上亦有何极。他又怕人执在这里,再著方便,高声云:“这里还有祖师么?”白云“有。”雪窦到这里,不妨为人,赤心片片。又白云:“唤来与老僧洗脚!”太杀减人威光,当时也好与本分手脚。且道,雪窦意在什么处?到这里,唤作驴则是?唤作马则是?唤作祖师则是?如何名邈?往往唤作雪窦使祖师去也——且喜没交涉!且道毕竟作么生?只许老胡知,不许老胡会!

◎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

垂示云:乾坤窄,日月星辰一时黑。直饶棒如雨点,喝似雷奔,也未当得上宗乘中事。设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,历代祖师全提不起,一大藏教诠注不及,明眼衲僧自救不了。到这里,作么生请益?道个“佛”字,拖泥带水;道个“禅”字,满面惭惶。久参上士不待言之,后学初机直须究取——

举赵州示众云(这老汉作什么?莫打这葛藤):“至道无难(非难非易),唯嫌拣择(眼前是什么?三祖犹在)。才有语言,是拣择,是明白(两头三面,少卖弄!鱼行水浊,鸟飞落毛)。老僧不在明白里(贼身已露!这老汉向什么处去),是汝还护惜也无(败也!也有一个半个)?”时有僧问:“既不在明白里,护惜个什么(也好与一拶!舌拄上腭)?”州云:“我亦不知(拶杀这老汉,倒退三千)。”僧云:“和尚既不知,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(看走向什么处去,逐教上树去)?”州云:“问事即得,礼拜了退(赖有这一著,这老贼)。”

赵州和尚寻常举此话头，只是唯嫌拣择。此是三祖《信心铭》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”才有是非，是拣择，是明白——才恁么会，蹉过了也；较钉胶粘，堪作何用？州云：“是拣择，是明白。”如今参禅问道，不在拣择中，便坐在明白里。“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汝等还护惜也无”，汝诸人既不在明白里，且道，赵州在什么处？为什么却教人护惜？五祖先师常说道：“垂手来似过尔，尔作么生会？”且道，作么生是垂手处？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

这僧出来，也不妨奇特。捉赵州空处，便去拶他：“既不在明白里，护惜个什么？”赵州更不行棒行喝，只道：“我亦不知。”若不是这老汉，被他拶著，往往忘前失后。赖是这老汉，有转身自在处，所以如此答他。如今禅和子，问著也道，“我亦不知不会”——争奈同途不同辙！这僧有奇特处，方始会问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？”更好一拶，若是别人，往往分疏不下。赵州是作家，只向他道“问事即得，礼拜了退。”这僧依旧无奈这老汉何，只得饮气吞声。

此是大手宗师，不与尔论玄论妙，论机论境，一向以本分事接人。所以道“相骂饶尔接嘴，相唾饶尔泼水”。殊不知，这老汉平生不以棒喝接人，只以平常言语，只是天下人不奈何，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，所以横拈倒用，逆行顺行，得大自在。如今人不理会得，只管道：“赵州不答话，不为人说”——殊不知，当面蹉过！

至道无难(三重公案。满口含霜，道什么)，
言端语端(鱼行水浊，七花八裂。搥胡也)。
一有多种(分开好，只一般。有什么了期)，□
二无两般(何堪！四五六七。打葛藤作什么)。□
天际日上月下(靛面相呈。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，切忌昂头低头)，□
槛前山深水寒(一死更不再活。还觉寒毛卓竖么)。□
髑髅识尽喜何立(棺木里瞠眼，卢行者是它同参)，□
枯木龙吟销未干(咄！枯木再生花，达磨游东土)。□
难难(邪法难扶。倒一说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，说难说易)，□
拣择明白君自看(瞎！将谓由别人，赖值自看。不干山僧事)！□□

雪窦知他落处，所以如此颂“至道无难”，便随后道“言端语端”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。雪窦道：“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，”似三隅反一。尔且道，什么处是言端语端处？为什么一却有多种，二却无两般？若不具眼，向什么处摸索？若透得这两句，所以古人道：“打成一片，依旧见山是山，水是水，长是长，短是短，天是天，地是地。有时唤天作地，有时唤地作天。有时唤山不是山，唤水不是水，毕竟怎生得平稳去？”风来树动，浪起船高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种平怀，泯然自尽，则此四句颂顿绝了也。雪窦有余才，所以分开结裹，算来也只是头上安头，道：“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，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”虽无许多事，天际日上时月便下，槛前山深时水便寒。到这里，言也端，语也端，头头是道，物物全真，岂不是心境俱忘，打成一片处？

雪窦头上太孤峻生，末后也漏逗不少。若参得透、见得彻，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。若是情解未忘，便见七花八裂，决定不能会如此说话。“髑髅识尽喜何立，枯木龙吟销未干”，只这便是交加处。这僧恁么问，赵州恁么答。州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语言，是拣择，是明白，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是汝还护惜也无？”时有僧便问：“既不在明白里，又护惜个什么？”州云：“我亦不知。”僧云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？”州云：“问事即得，礼拜了退。”此是古人

问道底公案，雪窦拽来一串穿却，用颂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

如今人不会古人意，只管咬言嚼句，有甚了期？若是通方作者，始能辨得这般说话。不见僧问香严：“如何是道？”严云：“枯木里龙吟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道中人？”严云：“髑髅里眼睛。”僧后问石霜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霜云：“犹带喜在。”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霜云：“犹带识在。”僧又问曹山：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”山云：“血脉不断。”“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”山云：“干不尽。”“什么人得闻？”山云：“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。”僧云：“未审龙吟是何章句？”山云：“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”复有颂云：“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。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。”

雪窦可谓有大手脚，一时与尔交加颂出，然虽如是，都无两般。雪窦末后为人处，更道“难难”，只这“难难”，也须透过始得。何故？百丈道：“一切语言，山河大地，一一转归自己。”雪窦凡是一拈一掇，到末后须归自己。且道：什么处是雪窦为人处？“拣择明白君自看。”既是打葛藤颂了，因何却道“君自看”？好彩教尔自看，且道，意落在什么处？莫道诸人理会不得，设使山僧到这里，也只是理会不得。

◎第三则 马祖日面佛月面佛

垂示云：一机一境，一言一句，且图有个入处。好肉上剜疮，成窠成窟。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。且图知有向上事，盖天盖地，又摸索不著。恁么也得，不恁么也得，太廉纤生；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太孤危生。不涉二途，如何即是？请试举看——

举马大师不安(这汉漏逗不少！带累别人去也)，院主问：“和尚近日，尊候如何(四百四病一时发，三日后不送亡僧，是好手。仁义道中)？”大师云：“日面佛，月面佛(可杀新鲜！养子之缘)。”

马大师不安，院主问：“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”大师云：“日面佛，月面佛。”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，如何得此道光耀？此个公案，若知落处，便独步丹青；若不知落处，往往枯木岩前岔路去在。若是本分人到这里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、夺饥人之食底手脚，方见马大师为人处。

如今多有人道，马大师接院主——且喜没交涉！如今众中多错会，瞠眼云：“在这里，左眼是日面，右眼是月面。”——有什么交涉！驴年未梦见在，只管蹉过古人事。只如马大师如此道，意在什么处？有底云：“点平胃散一盏来。”——有什么巴鼻！到这里，作么生得平稳去？所以道，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只这日面佛月面佛，极是难见。雪窦到此，亦是难颂。却为他见得透，用尽平生工夫，指注他。诸人要见雪窦么？看取下文：

**日面佛，月面佛(开口见胆，如两面镜相照，于中无影像)，
五帝三皇是何物(太高生！莫谩他好。可贵可贱)？
二十年来曾苦辛(自是尔落草，不干山僧事。哑子吃苦瓜)，
为君几下苍龙窟(何消恁么？莫错用心好！也莫道无奇特)。
屈(愁杀人！愁人莫向愁人说)，
堪述(向阿谁说？说与愁人愁杀人)，
明眼衲僧莫轻忽(更须子细。咄！倒退三千)！**

神宗在位时，自谓此颂讽国，所以不肯入藏。雪窦先拈云：“日面佛月面佛。”一拈了却，云：“五帝三皇是何物？”且道他意作么生？适来已说了也，直下注他，所以道：“垂钩四海，只钓狞（狞，音 ní ng，凶猛）龙”，只此一句已了。后面雪窦自颂他平生所以用心参寻，“二十年来曾苦辛，为君几下苍龙窟”。似个什么？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。后来打破漆桶，将谓多少奇特，原来只消得个“五帝三皇是何物”。且道雪窦语落在什么处？须是自家退步看，方始见得他落处。

岂不见，兴阳剖侍者，答远录公问：“娑竭出海乾坤震，覩（覩，音 d ǐ，相见）面相呈事若何？”剖云：“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个中谁是出头人？”远云：“忽遇出头，又什么生？”剖云：“似鹞捉鸠君不信，髑髅前验始知真。”远云：“恁么则屈节当胸，退身三步。”剖云：“须弥座下乌龟子，莫待重遭点额回。”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。

人多不见雪窦意，只管道讽国——若恁么会，只是情见。此乃禅月《题公子行》云：“锦衣鲜华手擎鹞，闲行气貌多轻忽。稼穡艰难总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”雪窦道：“屈，堪述，明眼衲僧莫轻忽。”多少人向苍龙窟里作活计，直饶是顶门具眼，肘后有符，明眼衲僧，照破四天下，到这里，也莫轻忽，须是仔细始得。

◎第四则 德山挟複问答

垂示云：青天白日，不可更指东划西；时节因缘，亦须应病与药。且道：放行好？把定好？试举看——

举德山到泐山（担板汉！野狐精），挟複子于法堂上（不妨令人疑著。纳败缺）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（可杀有禅！作什么），顾视云：“无，无！”便出（好与三十棒！可杀气冲天！真师子儿，善师子吼）。雪窦著语云：“勘破了也（错。果然。点）！”德山至门首，却云：“也不得草草（放去收来。头上太高生；末后太低生。知过必改，能有几人）。”便具威仪，再入相见（依前作这去就，已是第二重败缺，险），泐山坐次（冷眼看这老汉，捋虎须，也须是这般人始得）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“和尚（改头换面。无风起浪）！”泐山拟取拂子（须是那汉始得。运筹帷幄之中，不妨坐断天下人舌头）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（野狐精见解！这一喝，也有权，也有实，也有照，也有用，一等是拏云攫雾者，就中奇特）。雪窦著语云：“勘破了也（错。果然。点）！”德山背却法堂，著草鞋便行（风光可爱！公案未圆，赢得项上笠，失却脚下鞋，已是丧身失命了也）。泐山至晚，问首座：“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（东边落节，西边拔本。眼观东南，意在西北）？”首座云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（灵龟曳尾，好与三十棒！这般汉脑后合吃多少）。”泐山云：“此子已后，向孤峰顶上，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（贼过后张弓。天下衲僧跳不出）。”雪窦著语云：“雪上加霜（错。果然。点）。 ”

夹山下三个“点”字，诸人还会么？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，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。德山本是讲僧，在西蜀讲《金刚经》。因教中道：“金刚喻定，后得智中，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然后成佛。他南方魔子，便说即心是佛！”遂发愤，担疏钞行脚，直往南方，破这魔子辈。看他恁么发愤，也是个猛利底汉。

初到澧州，路上见一婆子卖油糍，遂放下《疏钞》，且买点心吃。婆云：“所载者是什么？”德山云：“《金刚经疏钞》。”婆云：“我有一问，尔若答得，布施油

糍作点心；若答不得，别处买去。”德山云：“但问。”婆云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‘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’上座欲‘点’那个‘心’？”山无语，婆遂指令去参龙潭。

才跨门，便问：“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”龙潭和尚于屏风后，引身云：“子亲到龙潭。”师乃设礼而退。至夜间入室，侍立，更深，潭云：“何不下去？”山遂珍重，揭帘而出，见外面黑，却回云：“门外黑。”潭遂点纸烛度与山，山方接，潭便吹灭，山豁然大悟，便礼拜。潭云：“子见个什么便礼拜？”山云：“某甲自今后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头。”

至来日，潭上堂云：“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他时异日，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去在。”山遂取《疏钞》，于法堂前，将火炬举起云：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遂烧之。

后闻汾山盛化，直造汾山，便作家相见，包亦不解，直上法堂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顾视云：“无！无！”便出。——且道意作么生，莫是颠么？人多错会，用作建立，直是无交涉。看他恁么，不妨奇特。

所以道：“出群须是英灵汉，敌胜还他狮子儿。选佛若无如是眼，假饶千载又奚为。”到这里须是通方作者方始见得。何故？佛法无许多事，那里著得情见来？是他心机，那里有如许多阿劳！所以玄沙道：“直似秋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，随扣击以无亏，触波澜而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”

到这里，亦无得失是非，亦无奇特玄妙。既无奇特玄妙，作么生会？他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且道意作么生？汾山老汉，也不管他，若不是汾山，也被他折挫一上。看他汾山，老作家相见，只管坐观成败。若不深辨来风，争能如此！雪窦著语云：“勘破了也。”一似铁橛相似，众中谓之著语，虽然在两边，却不住在两边。作么生会，他道“勘破了也”？什么处是“勘破”处？“且道勘破德山？勘破汾山？德山遂出，到门首，却要拔本，自云：“也不得草草。”要与汾山掀出五脏心肝，法战一场。再具威仪却回相见。汾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“和尚！”汾山拟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，可杀奇特。众中多道汾山怕他——有甚交涉！汾山亦不忙，所以道：“智过于禽获得禽，智过于兽获得兽，智过于人获得人。”

· 参得这般禅，尽大地森罗万象，天堂地狱，草芥人畜，一时作一喝来，他亦不管；掀倒禅床，喝散大众，他亦不顾。如天之高，似地之厚。汾山若无坐断天下人舌头底手脚，时验他也大难；若不是他，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到这里也分疏不下。汾山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德山背却法堂，著草鞋便出去，且道他意作么生？尔道德山是胜是负？汾山恁么是胜是负？雪窦著语云：“勘破了也。”是他下工夫，见透古人瞢眊极则处，方能恁么，不妨奇特。讷堂云：“雪窦著两个‘勘破’，作三段判，方显此公案，似傍人断二人相似。”后来这老汉，缓缓地，至晚方问首座：“适来新到在什么处？”首座云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”汾山云：“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，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且道他意旨如何？汾山老汉不是好心。德山后来呵佛骂祖，打风打雨，依旧不出他窠窟，被这老汉见透平生伎俩。

到这里，唤作汾山与他受记，得么？唤作泽广藏山、理（理，疑为“狸”）能伏豹，得么？若恁么，且喜没交涉。雪窦知此公案落处，敢与他断，更道：“雪上加霜。”又重拈起来教人见。若见得去，许尔与汾山、德山、雪窦同参；若也不见，切忌妄生情解。

一勘破(言犹在耳。过)，

二勘破(两重公案),
雪上加霜曾险堕(三段不同。在什么处)。
飞骑将军入虏庭(险!败军之将,无劳再斩。丧身失命),
再得完全能几个(死中得活)。
急走过(傍若无人。三十六策,尽尔神通,堪作何用),
不放过(理能伏豹。穿却鼻孔),
孤峰顶上草里坐(果然!穿过鼻孔,也未为奇特。为什么却在草里坐)。
咄(会么?两刃相伤。两两三三旧路行,唱拍相随。便打)。

雪窦颂一百则公案,一则则焚香拈出,所以大行于世。他更会文章,透得公案,盘礴得熟,方可下笔。何故如此?龙蛇易辨,衲子难瞒。雪窦参透这公案,于节角聱讹处,著三句语,撮来颂出:“雪上加霜,几乎险堕。”只如德山似什么?一似李广天性善射,天子封为飞骑将军,深入虏庭,被单于生获。广时伤病,置广两马间,络而盛卧。广遂诈死,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,广腾身上马,推堕胡儿,夺其弓矢,鞭马南驰,弯弓射退追骑,以故得脱。

这汉有这般手段,死中得活,雪窦引在颂中,用比德山再入相见,依旧被他跳得出去。看他古人,见到、说到、行到、用到,不妨英灵。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,方可立地成佛;有立地成佛底人,自然杀人不眨眼,方有自由自在分。如今人有底问著,头上一似衲僧气概,轻轻拶著,便腰做段、股做截,七支八离,浑无些子相续处。所以古人道,“相续也大难”。看他德山、汾山如此,岂是灭灭拏拏底见解?

“再得完全能几个,急走过。”德山喝,便出去,一似李广被捉后,设计一箭射杀一个番将,得出虏庭相似。雪窦颂到此,大有工夫。德山背却法堂,著草鞋出去——道得便宜,殊不知,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。雪窦道:“不放过。”汾山至晚间问首座:“适来新到在什么处?”首座云:“当时背却法堂,著草鞋出去也。”汾山云:“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,盘结草庵,呵佛骂祖去在。”几曾是“放过”来?不妨奇特。到这里,雪窦为什么道“孤峰顶上草里坐”?又下一喝,且道落在什么处?更参三十年。

◎第五则 雪峰栗粒

垂示云:大凡扶竖宗教,须是英灵底汉;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,方可立地成佛。所以照用同时,卷舒齐唱,理事不二,权实并行。放过一著,建立第二义门;直下截断葛藤,后学初机难为凑泊。昨日恁么,事不获已;今日又恁么,罪过弥天。若是明眼汉,一点谩他不得。其或未然,虎口里横身,不免丧身失命。试举看——

举雪峰示众云(一盲引众盲,不为分外):“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(是什么手段?山僧从来不弄鬼眼睛),抛向面前(只恐抛不下。有什么伎俩),漆桶不会(倚势欺人!自领出去,莫谩大众好),打鼓普请看(瞎!打鼓为三军)。”

长庆问云门:“雪峰与么道,还有出头不得处么?”门云:“有。”庆云:“作么生?”门云:“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。”雪峰云:“匹上不足,匹下有余,我更与尔打葛藤。”拈拄杖云:“还见雪峰么?咄!王令稍严,不许揜(揜,抢夺)夺行市”。大汾喆云:“我更与尔诸人,土上加泥。”拈拄杖云:“看!看!雪峰向诸人

面前放屙。咄！为什么屎臭也不知？”

雪峰示众云：“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。”古人接物利生，有奇特处，只是不妨辛勤。三上投子，九到洞山，置漆桶木杓，到处作饭头，也只为透脱此事。及至洞山作饭头，一日，洞山问雪峰：“作什么？”峰云：“淘米。”山云：“淘沙去米？淘米去沙？”峰云：“沙米一齐去。”山云：“大众吃个什么？”峰便覆盆。山云：“子缘在德山。”指令见之。才到，便问：“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”德山打一棒云：“道什么？”因此有省。后在鳌山阻雪，谓岩头云：“我当时在德山棒下，如桶底脱相似。”岩头喝云：“尔不见道，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？须是自己胸中流出，盖天盖地，方有少分相应。”雪峰忽然大悟，礼拜云：“师兄，今日始是鳌山成道。”

如今人只管道，古人特地做作，教后人依规矩——若恁么，正是谤他古人，谓之出佛身血。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，岂以一言半句，以当平生？若扶竖宗教，续佛寿命，所以吐一言半句，自然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著意路、作情解、涉道理处。看他此个示众，盖为他曾见作家来，所以有作家钳锤——凡出一言半句，不是心机意识思量鬼窟里作活计，直是超群拔萃，坐断古今，不容拟议。他家用处，尽是如此。

一日，示众云：“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汝等诸人切须好看取。”时稜道者出众云：“恁么，则今日堂中大人丧身失命去在。”又云：“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，汝等诸人，向什么处屙？”又云：“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”时保福问鹅湖：“僧堂前即且置，如何是望州亭、乌石岭相见处？”鹅湖骤步归方丈。他常举这般语示众，只如道“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”，这个时节，且道以情识卜度得么？须是打破罗笼，得失是非一时放下，洒洒落落，自然透得他圈缳，方见他用处。

且道，雪峰意在什么处？人多作情解，道：“心是万法之主，尽大地一时在我手里。”——且喜没交涉！到这里，须是个真实汉，聊闻举著，彻骨彻髓见得透，且不落情思意想。若是个本色行脚衲子，见他恁么，已是郎当为人了也。看他雪窦颂云：

牛头没(闪电相似，蹉过了也)，
马头回(如击石火)，
曹溪镜里绝尘埃(打破镜来，与尔相见。须是打破始得)。
打鼓看来君不见(刺破尔眼睛，莫轻易好！漆桶！有什么难见处)，
百花春至为谁开(法不相饶，一场狼藉。葛藤窟里出头来)？

雪窦自然见他古人，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劄(劄，音 z h ā, 扎)，与他颂出：“牛头没，马头回。”且道说个什么？见得透底，如早朝吃粥、斋时吃饭相似，只是寻常。雪窦慈悲，当头一锤击碎，一句截断，只是不妨孤峻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不露锋芒，无尔凑泊处。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么？此两句一时道尽了也。

雪窦第三句，却通一线道，略露些风规，早是落草。第四句，直下更是落草。若向言上生言，句上生句，意上生意，作解作会，不唯带累老僧，亦乃辜负雪窦。古人句虽如此，意不如此，终不作道理系缚人。“曹溪镜里绝尘埃。”多少人道，“静心便是镜”——且喜没交涉！只管作计较道理，有什么了期？这个是本分说话，山僧不敢不依本分。“牛头没，马头回”，雪窦分明说了也，自是人不见，所以雪窦如此郎当，颂道：“打鼓看来君不见。”痴人！还见么？更向尔道：“百花春

至为谁开？”可谓豁开户牖，与尔一时八字打开了也。及乎春来，幽谷野润，乃至无人处，百花竞发，尔且道更为谁开？

◎第六则 云门日日是好日

举云门垂语云：“十五日已前不问汝（半河南半河北。这里不收旧历日），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（不免从朝至暮，切忌道著。来日是十六。日月如流）。”自代云：“日日是好日（收。鰕跳不出斗。谁家无明月清风？还知么？海神知贵不知价）。”．．

云门初参睦州，州旋机电转，直是难凑泊，寻常接人，才跨门，便搦（搦，音 c h ò u，捉，揪）住云：“道！道！”拟议不来，便推出云：“秦时^{〔车度〕〔车栗〕}（^{〔车度〕〔车栗〕}，音 d u ó l ù。^{〔车度〕〔车栗〕}钻，一种用车拉动，使转动钻物的大钻，一般用后，弃之不顾，后用来比喻过时的无用之物）钻。”云门凡去见，至第三回，才敲门，州云：“谁？”门云：“文偃。”才开门，便跳入，州搦住云：“道，道！”门拟议，便被推出门，一足在门阃（阃，音 k ǔ n，门槛。）内，被州急合门，拶（拶，音 z á，逼压）折云门脚，门忍痛作声，忽然大悟。后来语脉接人，一摸（摸，疑为“模”）脱出睦州。

后于陈操尚书宅，住三年。睦州指往雪峰处去，至彼，出众便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雪峰云：“莫寐语。”云门便礼拜，一住三年。雪峰一日问：“子见处如何？”门云：“某甲见处，与从上诸圣，不移易一丝毫许。”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，常云：“我首座生也。”又云：“我首座牧牛也。”复云：“我首座行脚也。”忽一口令撞钟：“三门前接首座！”众皆讶之，云门果至，便请入首座寮，解包。

灵树，人号曰“知圣禅师”，过去未来事皆预知。一日，广主刘王将兴兵，躬入院，请师决臧否，灵树已先知，怡然坐化。广主怒曰：“和尚何时得疾？”侍者对曰：“师不曾有疾，适封一合子，令俟王来呈之。”广主开合，得一帖子，云：“人天眼目，堂中首座。”广主悟旨，遂寝兵；请云门出世，住灵树，后来方住云门。

师开堂说法，有鞠常侍致问：“灵树果子熟也未？”门云：“什么年中得信道生？”复引刘王昔为卖香客等因缘。刘王后谥灵树为知圣禅师。灵树生生不失通，云门凡三生为王，所以失通。一日，刘王诏师入内过夏，共数人尊宿，皆受内人询问说法，唯师一人不言，亦无人亲近。有一直殿使，书一偈，贴在碧玉殿上，云：

“大智修行始是禅，
禅门宜默不宜喧。
万般巧说争如实，
输却云门总不言。”

云门寻常爱说三字禅：顾、鉴、咦。又说一字禅——僧问：“杀父杀母，佛前忏悔；杀佛杀祖，向什么处忏悔？”门云：“露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正法眼藏？”门云：“普。”直是不容拟议。到平铺处，又却骂人。若下一句语，如铁橛子相似。后出四哲，乃洞山初、智门宽、德山密、香林远，皆为大宗师。香林十八年为侍者，凡接他，只叫远侍者，远云：“喏。”门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如此十八年，一日方悟。门云：“我今后更不叫汝。”．

云门寻常接人，多用睦州手段，只是难为凑泊，有抽钉拔楔底钳锤。雪窦道：“我爱韶阳新定机，一生与人抽钉拔楔。”垂个问头，示众云：“十五日前不问汝，

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。”坐断千差，不通凡圣，自代云：“日日是好日。”十五日已前，这语已坐断千差；十五日已后，这语也坐断千差，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。后人只管随语生解，有什么交涉？！他云门立个宗风，须是有个为人处，垂语了，却自代云：“日日是好日。”此语通贯古今，从前至后，一时坐断。

山僧如此说话，也是随语生解。他杀不如自杀，才作道理，堕坑落堑。云门一句中，三句俱备，盖是他家宗旨如此。垂一句语，须要归宗；若不如此，只是杜撰。此事无许多论说，而未透者却要如此；若透得，便见古人意旨。看取雪窦打葛藤：

去却一(七穿八穴，向什么处去？放过一著)，
拈得七(拈不出，却不放过)，
上下四维无等匹(何似生？上是天，下是地。东南西北与四维，有什么等匹？
争奈拄杖在我手里)。
徐行踏断流水声(莫问，脚跟下，难为体究。打入葛藤窟里去了也)，
纵观写出飞禽迹(眼里亦无此消息。野狐精见解，依前只在旧窠窟里)。
草茸茸(脑后拔箭，是什么消息？堕在平实处)，
烟羃羃(未出这窠窟，足下云生)，
空生岩畔花狼藉(在什么处？不唧口留汉，勘破了也)。
弹指堪悲舜若多(四方八面尽法界，向舜若多鼻孔里道将一句来！在什么处)，
莫动著(前言何在？动著时如何)，
动著三十棒(自领出去。便打)！

雪窦颂古，偏能如此，当头以金刚王宝剑，挥一下了，然后略露些风规。虽然如此，毕竟无有二解。“去却一，拈得七”，人多作算数会，末道“去却一”是“十五日已前”事，雪窦蓦头下两句言语，印破了，却露出教人见。“去却一，拈得七”，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计。何故？胡饼有什么汁？人多落在意识中，须是向语句未生已前会取始得。大用现前，自然见得也。

所以释迦老子成道后，于摩竭提国，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：“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我宁不说法，疾入于涅槃。”到这里，觅个开口处不得，以方便力故，为五比丘说，已至三百六十会，说一代时教，只是方便。所以脱珍御服，著弊垢衣，不得已，而向第二义门中浅近之处，诱引诸子。若教他向上全提，尽大地无一个半个。

且道，作么生是第一句？到这里，雪窦露些意，教人见。尔但上不见有诸佛，下不见有众生，外不见有山河大地，内不见有见闻觉知，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，长短好恶，打成一片，一一拈来，更无异见，然后应用不失其宜，方见他道“去却一，拈得七，上下四维无等匹。”若于此句透得，直得上下四维无有等匹，森罗万象，草芥人畜，著著全彰自己家风。

所以道：“万象之中独露身，惟人自肯乃方亲。昔年谬向途中觅，今日看来火里冰。”天上天下，惟我独尊。人多逐末，不求其本；先得本正，自然风行草偃，水到渠成。“徐行踏断流水声。”徐徐行动时，浩浩流水声，也应踏断。“纵观写出飞禽迹。”纵目一观，直饶是飞禽迹，亦如写出相似。到这里，镬汤炉炭吹教灭，剑树刀山喝便摧，不为难事。雪窦到此，慈悲之故，恐人坐在无事界中，复道：“草茸茸，烟羃羃”，所以盖覆却，直得草茸茸、烟羃羃。且道是什么人境界？唤作日日是好日，得么？且喜没交涉。直得徐行踏断流水声也不是，纵观写出飞禽

迹也不是，草茸茸也不是，烟冪冪也不是；直饶总不恁么，正是“空生岩畔花狼藉”，也须是转过那边始得。

岂不见，须菩提岩中宴坐，诸天雨花赞叹，尊者曰：“空中雨花赞叹，复是何人？”天曰：“我是天帝释。”尊者曰：“汝何赞叹？”天曰：“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多。”尊者曰：“我于般若，未尝说一字，汝云何赞叹？”天曰：“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，无说无闻，是真般若。”又复动地雨花。雪窦亦曾有颂云：“雨过云凝晓半开，数峰如画碧崔嵬。空生不解岩中坐，惹得天花动地来。”天帝既动地雨花，到这里，更藏去那里？雪窦又道：“我恐逃之逃不得，大方之外皆充塞。忙忙扰扰知何穷，八面清风惹衣袂（袂，音gě，衣的前襟）。”直得净裸裸、赤洒洒，都无纤毫过患，也未为极则。

且毕竟如何即是？看取下文云：“弹指堪悲舜若多。”梵语舜若多，此云虚空神，以虚空为体，无身觉触，得佛光照，方现得身。尔若得似舜若多神时，雪窦正好弹指悲叹，又云“莫动著。”——动著时如何？白日青天，开眼瞌睡。

◎第七则 惠超问佛

垂示云：声前一句，千圣不传；未曾亲觐，如隔大千。设使向声前辨得，截断天下人舌头，亦未是性燥（燥，音cǎo）汉。所以道：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，无佛处独称尊，始较些子。其或未然，于一毫头上透得，放大光明，七纵八横，于法自在自由，信手拈来，无有不是。且道得个什么，如此奇特？复云：大众会么？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。即今事且致（致，同“置”），雪窦公案又作么生，看取下文——

举僧问法眼（道什么？担枷过状）：“慧超咨和尚，如何是佛（道什么？眼睛突出）？”法眼云：“汝是慧超（依模脱出，铁餽餽，就身打劫）。 ”

法眼禅师，有啐啄同时底机，具啐啄同时底用，方能如此答话。所谓超声越色，得大自在，纵夺临时，杀活在我，不妨奇特。然而此个公案，诸方商量者多，作情解会者不少。不知古人，凡垂示一言半句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直下拨开一条正路。后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会道，“慧超便是佛”，所以法眼恁么答；有者道，“大似骑牛觅牛”；有者道，“问处便是。”——有什么交涉！若恁么会去，不惟辜负自己，亦乃深屈古人。

若要见他全机，除非是一棒打不回头底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向言外知归，方有少分相应。若一一作情解，尽大地是灭胡种族底汉。只如超禅客于此悟去，也是他寻常管带参究，所以一言之下，如桶底脱相似。

只如则监院在法眼会中，也不曾参请入室。一日，法眼问云：“则监院何不来入室？”则云：“和尚岂不知？某甲于青林处，有个入头。”法眼云：“汝试为我举看。”则云：“某甲问，如何是佛？”林云：“丙丁童子来求火。”法眼云：“好语！恐尔错会，可更说看。”则云：“丙丁属火，以火求火，如某甲是佛，更去觅佛。”法眼云：“监院果然错会了也！”则不愤，便起单，渡江去。法眼云：“此人若回可救，若不回，救不得也。”则到中路，自忖云：“他是五百人善知识，岂可赚我耶？”遂回再参。法眼云：“尔但问我，我为尔答。”则便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法眼云：“丙丁童子来求火。”则于言下大悟。

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会，所谓彼既无疮，勿伤之也。这般公案，久参者一举便知落处。法眼下谓之“箭锋相拄”，更不用五位君臣、四料简。直论箭锋相拄，

是他家风如此，一句下便见，当阳便透；若向句下寻思，卒摸索不著。

法眼出世，有五百众，是时佛法大兴。时韶国师久依疏山，自谓得旨，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顶相，领众行脚。至法眼会下，他亦不去入室，只令参徒随众入室。一日，法眼升座，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”法眼云：“是曹源一滴水。”其僧惘然而退。韶在众，闻之，忽然大悟。后出世，承嗣法眼，有颂呈云：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。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”法眼印云：“只这一颂，可继吾宗。子后有王侯敬重，吾不如汝。”

看他古人怎么悟去，是什么道理？不可只教山僧说，须是自己二六时中，打办精神，似怎么与他承当，他日向十字街头，垂手为人，也不为难事。所以僧问法眼：“如何是佛法？”眼云：“汝是慧超。”有甚相辜负处？不见云门道：“举不顾，即差互；拟思量，何劫悟？”雪窦后面颂得，不妨显赫。试举看——

**江国春风吹不起(尽大地那里得这消息？文彩已彰)，
鸬鹚啼在深花里(喃喃何用？又被风吹别调中。岂有恁么事)。
三级浪高鱼化龙(通这一路，莫谩大众好！踏著龙头)，
痴人犹戽夜塘水(扶篱摸壁，挨门傍户，衲僧有什么用处？守株待兔)。**

雪窦是作家，于古人难咬、难嚼、难透、难见、节角諠讹处，颂出教人见，不妨奇特。雪窦识得法眼关楩（楩，一作“掭”，音 lì，机纽）子，又知慧超落处，更恐后人向法眼言句下错作解会，所以颂出。这僧如此问，法眼如是答，便是“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鸬鹚啼在深花里。”此两句只是一句，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？江西江南多作两般解会道：“江国春风吹不起”，用颂“汝是慧超”，只这个消息，直饶江国春风也吹不起；“鸬鹚啼在深花里”，用颂诸方商量这话，浩浩地，似鸬鹚啼在深花里相似——有什么交涉？！殊不知，雪窦这两句只是一句。要得无缝无罅，明明向汝道，言也端，语也端，盖天盖地。他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法眼云：“汝是慧超。”雪窦道：“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鸬鹚啼在深花里。”向这里荐得去，可以丹霄独步；尔若作情解，三生六十劫。

雪窦第三、第四句，忒杀伤慈，为人一时说破。超禅师当下大悟处，如“三级浪高鱼化龙，痴人犹戽夜塘水。”禹门三级浪，孟津即是龙门，禹帝凿为三级。今三月三桃花开时，天地所感，有鱼透得龙门，头上生角，昂鬣鬣尾，拏云而去；跳不得者，点额而回。痴人向言下咬嚼，似戽夜塘之水求鱼相似。殊不知，鱼已化为龙也。端师翁有颂云：“一文大光钱，买得个油糍。吃向肚里了，当下不闻饥。”此颂极好，只是太拙。雪窦颂得极巧，不伤锋犯手。旧时庆藏主爱问人：“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？”我也不必在，我且问尔：化作龙去，即今在什么处？

◎第八则 翠岩眉毛

垂示云：会则途中受用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；不会则世谛流布，羝羊触藩，守株待兔。有时一句，如踞地狮子；有时一句，如金刚王宝剑；有时一句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；有时一句，随波逐浪。若也途中受用，遇知音，别机宜，识休咎，相共证明。若也世谛流布，具一只眼，可以坐断十方，壁立千仞。所以道：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。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；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。且道凭个什么道理，还委悉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翠岩夏末示众云：“一夏以来，为兄弟说话(开口焉知恁么)，看翠岩眉毛

在么(只赢得眼睛也落地，和鼻孔也失了，入地狱如箭射)？”保福云：“作贼人心虚(灼然！是贼识贼)。”长庆云：“生也(舌头落地！将错就错。果然)。”云门云：“关(走在什么处去？天下衲僧跳不出。败也)。”

古人有晨参暮请，翠岩至夏末却恁么示众，然而不妨孤峻，不妨惊天动地。且道，一大藏教，五千四十八卷，不免说心说性，说顿说渐，还有这个消息么？一等是恁么时节，翠岩就中奇特。看他恁么道，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？古人垂一钩，终不虚设，须是有个道理为人。

人多错会道，“白日青天，说无向当话，无事生事。夏末先自说过，先自点检，免得别人点检他”——且喜没交涉！这般见解，谓之灭胡种族。历代宗师出世，若不垂示于人，都无利益，图个什么？到这里见得透，方知古人有驱耕夫之牛、夺饥人之食手段。如今人问著，便向言句下咬嚼，眉毛上作活计；看他屋里人，自然知他行履处，千变万化，节角聩讹，著著有出身之路，便能如此与他酬唱。此语若无奇特，云门、保福、长庆三人，哑哑地与他酬唱作什么？

保福云：“作贼人心虚。”只因此语，惹得适来说许多情解。且道保福意作么生？切忌向句下觅他古人。尔若生情起念，则换尔眼睛。殊不知，保福下一转语，截断翠岩脚跟。长庆云：“生也。”人多道“长庆随翠岩脚跟转，所以道生也”——一旦得没交涉！不知长庆自出他见解，道“生也”，各有出身处。我且问尔：是什么处是生处？一似作家面前，金刚王宝剑，直下便用。若能打破常流见解，截断得失是非，方见长庆与他酬唱处。云门云：“关。”不妨奇特，只是难参。

云门大师，多以一字禅示人。虽一字中，须具三句。看他古人，临机酬唱，自然与今时人迥别，此乃下句底样子。他虽如此道，意决不在那里；既不在那里，且道在什么处？也须仔细自参始得。若是明眼人，有照天照地底手脚，直下八面玲珑。雪窦为他一个“关”字，和他三个穿作一串颂出——

翠岩示徒(这老贼，教坏人家男女)，
千古无对(千个万个，也有一个半个。分一节)。
关字相酬(不信道。不妨奇特！若是恁么人，方解恁么道)，
失钱遭罪(饮气吞声，雪窦也不少。和声便打)。
潦倒保福(同行道伴，犹作这去就。两个三个)，
抑扬难得(放行把住，谁是同生同死？莫谤他好！且喜没交涉)。
唠唠翠岩(这野狐精！合取口好)，
分明是贼(道著也不妨，捉败了也)。
白圭无玷(还辨得么？天下人不知价)，
谁辨真假(多只是假，山僧从来无眼，碧眼胡僧)？
长庆相谮(是精识精，须是他始得。未得一半在)，
眉毛生也(在什么处？从顶门上，至脚跟下，一茎草也无)。

雪窦若不恁么慈悲颂出、令人见，争得名善知识？古人如此，一一皆是事不获已，盖为后学著他言句，转生情解，所以不见古人意旨。如今忽有个出来，掀倒禅床，喝散大众，怪他不得。虽然如此，也须实到这田地始得。

雪窦道“千古无对”，他只道“看翠岩眉毛在么”，有什么奇特处便乃千古无对？须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来，不是造次，须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。雪窦著一言半句，如金刚王宝剑，如踞地狮子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；若不是顶门具眼，争

能见他古人落处？这个示众，直得千古无对，过于德山棒、临济喝。且道雪窦为人意在什么处？尔且作么生会、他道“千古无对”？

“关字相酬，失钱遭罪”，这个意如何？直饶是具透关底眼，到这里也须仔细始得。且道是翠岩失钱遭罪？是雪窦失钱遭罪？是云门失钱遭罪？尔若透得，许尔具眼。

“潦倒保福，抑扬难得。”抑自己、扬古人，且道保福在什么处是抑？什么处是扬？“唠唠翠岩，分明是贼。”且道他偷什么来，雪窦却道是贼？切忌随他语脉转却，到这里须是自有操持始得。

“白圭无玷”，颂翠岩大似白圭相似，更无些瑕翳。“谁辨真假”，可谓罕有人辨得。雪窦有大才，所以从头至尾，一串穿却，末后却方道：“长庆相谮，眉毛生也。”且道生也在什么处？急著眼看。

◎第九则 赵州四门

垂示云：明镜当台，妍丑自辨。模鄮在手，杀活临时。汉去胡来，胡来汉去。死中得活，活中得死。且道到这里，又作么生？若无透关底眼、转身处，到这里灼然不奈何。且道如何是透关底眼、转身处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赵州(河北河南，总说不著。烂泥里有刺。不在河南，正在河北)？”州云：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(开也。相骂饶尔接嘴，相唾饶尔泼水。见成公案，还见么？便打)。”

大凡参禅问道，明究自己，切忌拣择言句。何故？不见赵州举道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又不见云门道：“如今禅和子，三个五个聚头，口喃喃地，便道这个是上才语句，那个是就身处打出语。不知古人方便门中，为初机后学，未明心地，未见本性，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，如祖师西来，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那里如此葛藤！须是斩断语言，格外见谛，透脱得去，可谓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”

久参先德，有见而未透，透而未明，谓之请益。若是见得透请益，却要语句上周旋，无有凝滞。久参请益，与贼过梯，其实此事不在言句上。所以云门道：“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？何须达磨西来！”

汾阳十八问中，此问谓之“验主问”，亦谓之“探拔问”。这僧致个问头，也不妨奇特。若不是赵州，也难抵对他。这僧问：“如何是赵州？”赵州是本分作家，便向道：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。”僧云：“某甲不问这个赵州。”州云：“尔问那个赵州？”后人唤作无事禅，赚人不少，何故？他问“赵州”，州答云：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”，所以只答他“赵州”——尔若恁么会，三家村里汉更是会佛法去！只这便是破灭佛法，如将鱼目比况明珠，似则似，是则不是。

山僧道“不在河南，正在河北”，且道是有事？是无事？也须是仔细始得。远录公云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指南之旨，不在言诠。”十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安邦乐业，鼓腹讴歌，谓之太平时节，谓之无事。不是拍盲便道无事；须是透过关捩子，出得荆棘林，净裸裸、赤洒洒，依前似平常人。由尔有事也得，无事也得，七纵八横，终不执无定有。

有般底人道：“本来无一星事，但只遇茶吃茶，遇饭吃饭。”——此是大妄语，谓之“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”，原来不曾参得透。见人说心说性、说玄说妙，便道“只是狂言，本来无事”——可谓一盲引众盲，殊不知，祖师未来时，那里唤天

作地，唤山作水来？为什么祖师更西来？诸方升堂入室，说个什么？尽是情识计较。若是情识计较，情尽方见得透；若见得透，依旧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。

古人道：“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”到这个田地，自然净裸裸、赤洒洒。若极则理论，也未是安稳处在。到这里，人多错会，打在无事界里，佛也不礼，香也不烧；似则也似，争奈脱体不是。才问著，却是极则相似；才拶著，七花八裂，坐在空腹高心处。及到腊月三十日，换手捶胸，已是迟了也。

这僧恁么问，赵州恁么答，且道作么生摸索？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毕竟如何？这些子是难处，所以雪窦拈出来，当面示人。赵州一日坐次，侍者报云：“大王来也。”赵州矍（矍，音 j u é，急视貌）然云：“大王万福。”侍者云：“未到，和尚。”州云：“又道来也。”参到这里，见到这里，不妨奇特。南禅师拈云：“侍者只知报客，不知身在帝乡。赵州入草求人，不觉浑身泥水。”这些子实处，诸人还知么？看取雪窦颂：

**句里呈机劈面来(响。鱼行水浊。莫谤赵州好)，
烁迦罗眼绝纤埃(撒沙撒土，莫带累赵州。捞天摸地，作什么)。
东西南北门相对(开也。那里有许多门？背却赵州城，向什么处去)，
无限轮锤击不开(自是尔轮锤不到。开也)。**

赵州临机，一似金刚王宝剑，拟议，即截却尔头，往往更当面换却尔眼睛。这僧也敢捋虎须，致个问头，大似无事生事。争奈句中有机，他既呈机来，赵州也不辜负他问头，所以亦呈机答。不是他特地如此，盖为透底人，自然合辙，一似安排来相似。

不见有一外道，手握雀儿，来问世尊云：“且道某甲手中雀儿，是死耶？是活耶？”世尊遂骑门闾云：“尔道我出耶？入耶？”（一本云：世尊竖起拳头云：“开也？合也？”）外道无语，遂礼拜。此话便似这公案。古人自是血脉不断，所以道，“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”。雪窦如此见得透，便道“句里呈机劈面来。”句里有机，如带两意，又似问人，又似问境相似。赵州不移易一丝毫，便向他道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”。

“烁迦罗眼绝纤埃”，此颂赵州人境俱夺，向句里呈机与他答，此谓之有机有境。才转，便照破他心胆。若不如此，难塞他问头。烁迦罗眼者，是梵语，此云坚固眼，亦云金刚眼，照见无碍，不唯千里明察秋毫，亦乃定邪决正，辨得失，别机宜，识休咎。雪窦云：“东西南北门相对，无限轮锤击不开。”既是无限轮锤，何故击不开？自是雪窦见处如此，尔诸人又作么生得此门开去？请参详看。

◎第十则 睦州掠虚汉

垂示云：恁么恁么，不恁么不恁么。若论战也，个个立在转处。所以道：若向上转去，直得释迦、弥勒，文殊、普贤，千圣万圣，天下宗师，普皆饮气吞声；若向下转去，醯鸡蠅蠖（醯，音 x ī。醯鸡，小虫名，似蚋乱飞者。蠅，音 m i è。蠅蠖，虫名，似蚋，喜乱飞），蠢动含灵，一一放大光明，一一壁立万仞。倘或不上不下，又作么生商量？有条攀条，无条攀例。试举看——

举睦州问僧：“近离甚处(探竿影草)？”僧便喝(作家禅客，且莫诈，明头也解恁么去)。州云：“老僧被汝一喝(陷虎之机，猢人作么)。”僧又喝(看取头角！

似则似，是则未是，只恐龙头蛇尾)。州云：“三喝四喝后作么生(逆水之波，未曾有一人出得头。入那里去)?”僧无语(果然摸索不著)，州便打云(若使睦州尽令而行，尽大地草木，悉斩为三段)：“这掠虚头汉(放过一著，落在第二)。”

大凡扶竖宗教，须是有本分宗师眼目，有本分宗师作用。睦州机锋，如闪电相似，爰勘座主，寻常出一言半句，似个荆棘丛相似，著脚手不得。他才见僧来，便道：“见成公案，放尔三十棒。”又见僧云：“上座。”僧回首，州云：“担板汉!”又示众云：“未有个入头处，须得个入头处。既得个入头处，不得辜负老僧。”睦州为人多如此。

这僧也善雕琢，争奈龙头蛇尾!当时若不是睦州，也被他惑乱一场。只如他问“近离什么处”，僧便喝，且道他意作么生?这老汉也不忙，缓缓地向他道：“老僧被汝一喝。”似领他话在，一边又似验他相似，斜身看他如何。这僧又喝，似则似，是则未是，被这老汉穿却鼻孔来也。遂问云：“三喝四喝后作么生?”这僧果然无语，州便打云：“这掠虚头汉。”验人端的处，下口便知音。可惜许!这僧无语，惹得睦州道“掠虚头汉”。

若是诸人，被睦州道“三喝四喝后作么生”，合作么生祇对，免得他道“掠虚头汉”?这里若是识存亡、别休咎、脚踏实地汉，谁管三喝四喝后作么生?只为这僧无语，被这老汉便据款结案。听取雪窦颂出：

两喝与三喝(雷声浩大，雨点全无。自古至今，罕有人恁么)，
作者知机变(若不是作家，争验得?只恐不恁么)。
若谓骑虎头(骑虎头)!瞎汉!虎头如何骑?多少人恁么会，也有人作这见解)，
二俱成瞎汉(亲言出亲口，何止两个?自领出去)。
谁瞎汉(教谁辨?赖有末后句，泊乎赚杀人)，
拈来天下与人看(看即不无，觑著即瞎。闍黎若著眼看，则两手揜空。恁么举，且道是第几机)。

雪窦不妨有为人处。若不是作者，只是胡喝乱喝。所以古人道：“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有时一喝却作一喝用，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，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。”兴化道：“我见尔诸人，东廊下也喝，西廊下也喝，且莫胡喝乱喝，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却扑下来，气息一点也无，待我苏醒起来，向汝道：‘未在!’何故?兴化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真珠与尔诸人在，只管胡喝乱喝作什么!”临济道：“我闻汝等，总学我喝，我且问尔：东堂有僧出，西堂有僧出，两个齐下喝，那个是宾?那个是主?尔若分宾主不得，已后不得学老僧。”所以雪窦颂道：“作者知机变。”这僧虽被睦州收，他却有识机变处。且道什么处是这僧识机变处?

鹿门智禅师点这僧云：“识法者惧。”岩头道：“若论战也，个个立在转处。”黄龙心和尚道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这个些子，是祖师坐断天下人舌头处。尔若识机变，举著便知落处。有般汉云：“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么，只管喝将去。说什么三十二喝，喝到弥勒佛下生，谓之骑虎头。”——若恁么知见，不识睦州则故是，要见这僧，大远在!

如人骑虎头，须是手中有刀，兼有转变始得。雪窦道：若恁么，“二俱成瞎汉。”雪窦似倚天长剑，凛凛全威。若会得雪窦意，自然千处万处一时会，便见他雪窦后面颂，只是下注脚。又道“谁瞎汉”，且道是宾家瞎?是主家瞎?莫是宾主一时瞎么?“拈来天下与人看”，此是活处，雪窦一时颂了也，为什么却道“拈来天下

与人看”？且道作么生看？开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还有人免得么？

卷二

◎第十一则 黄檗嗜酒糟汉

垂示云：佛祖大机，全归掌握；人天命脉，悉受指呼。等闲一句一言，惊群动众；一机一境，打锁敲枷，接向上机，提向上事。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，还有知落处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黄檗示众云(打水碍盆，一口吞尽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：“汝等诸人，尽是嗜酒糟汉，恁么行脚(道著。踏破草鞋，掀天摇地)，何处有今日(用今日作什么？不妨惊群动众)？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(老僧不会。一口吞尽。也是云居罗汉)？”时有僧出云：“只如诸方匡徒领众，又作么生(也好与一拶！临机不得不恁么)？”**檗云：“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(直得分疏不下。瓦解冰消。龙头蛇尾汉)。”**

黄檗身長七尺，额有圆珠，天性会禅。师昔游天台，路逢一僧，与之谈笑，如故相识。熟视之，目光射人，颇有异相，乃偕行。属溪水暴涨，乃植杖捐笠而止。其僧率师同渡。师曰：“请渡。”彼即褰（褰，音 q i ā n，同“褰”，以手提衣）衣，蹶波如履平地，回顾云：“渡来！渡来！”师咄云：“这自了汉，吾早知捏怪，当斫汝胫。”其僧叹曰：“真大乘法器！”言讫不见。

初到百丈，丈问云：“巍巍堂堂，从何处来？”檗云：“巍巍堂堂，从岭中来。”丈云：“来为何事？”檗云：“不为别事。”百丈深器之。次日，辞百丈，丈云：“什么处去？”檗云：“江西礼拜马大师去。”丈云：“马大师已迁化去也。”尔道黄檗恁么问，是知来问？是不知来问？却云：“某甲特地去礼拜，福缘浅薄，不及一见，未审平日有何言句？愿闻举示。”丈遂举再参马祖因缘：“祖见我來，便竖起拂子。我问云：‘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’祖遂挂拂子于禅床角，良久，祖却问我：‘汝已后鼓两片皮，如何为人？’我取拂子竖起。祖云：‘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’我将拂子挂禅床角。祖振威一喝，我当时直得三日耳聋。”黄檗不觉悚然吐舌。丈云：“子已后莫承嗣马大师么？”檗云：“不然，今日因师举，得见马大师大机大用；若承嗣马师，他日已后，丧我子孙。”丈云：“如是如是。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；智过于师，方堪付授。子今见处，宛有超师之作。”诸人且道，黄檗恁么问，是知而故问耶？是不知而问耶？须是亲见他家父子行履处始得。

黄檗一日又问百丈：“从上宗乘，如何指示？”百丈良久。檗云：“不可教后人断绝去。”百丈云：“将谓汝是个人！”遂乃起，入方丈。檗与裴相国为方外友，裴镇宛陵，请师至郡，以所解一编示师，师接，置于座，略不披阅，良久乃云：“会么？”裴云：“不会。”檗云：“若便恁么会得，犹较些子。若也形于纸墨，何处更有吾宗？”裴乃以颂赞云：“自从大士传心印，额有圆珠七尺身。挂锡十年栖蜀水，浮盃今日渡漳滨。八千龙象随高步，万里香花结胜因。拟欲事师为弟子，不知将法付何人？”师亦无喜色，云：“心如大海无边际，口吐红莲养病身。自有一双无事手，不曾只揖等闲人。”

檗住后，机锋峭峻。临济在会下，睦州为首座，问云：“上座在此多时，何不去问话？”济云：“教某甲问什么话即得？”座云：“何不去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”济便去问，三度被打出。济辞座曰：“蒙首座令三番去问，被打出，恐因缘不在这

里，暂且下山。”座云：“子若去，须辞和尚去方可。”首座预去白檠云：“问话上座，甚不可得，和尚何不穿凿，教成一株树去，与后人为阴凉？”檠云：“吾已知！”济来辞。檠云：“汝不得向别处去，直向高安滩头，见大愚去。”

济到大愚，遂举前话，不知某甲过在什么处。愚云：“檠与么老婆心切，为尔彻困，更说什么有过无过？”济忽然大悟，云：“黄檠佛法无多子。”大愚搥住云：“尔适来又道有过，而今却道佛法无多子！”济于大愚胁下**祝**（**祝**，音 z h ú，塞，一作“筑”）三拳。愚拓开云：“汝师黄檠，非干我事。”

一日檠示众云：“牛头融大师，横说竖说，犹未知向上关捩子在。”是时石头、马祖下，禅和子浩浩地，说禅说道，他何故却与么道？所以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，尽是**噇**（音 chuáng，贪吃贪喝）酒糟汉！恁么行脚，取笑于人。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去，不可只图热闹也。可中总似汝如此容易，何处更有今日事也？”唐时爱骂人作“**噇**酒糟汉”。人多唤作黄檠骂人，具眼者自见他落处大意，垂一钩，钓人问。众中有不惜身命底禅和，便解恁么出众问道：“只如诸方匡徒领众，又作么生？”也好一拶，这老汉果然分疏不下，便却漏逗云：“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”且道意在什么处？

他上宗旨，有时擒，有时纵；有时杀，有时活；有时放，有时收。敢问诸人，作么生是禅中师？山僧恁么道，已是和头没却了也。诸人鼻孔在什么处？良久云：“穿却也！”

凛凛孤风不自夸（犹自不知有，也是云居罗汉），

端居寰海定龙蛇（也要别缁素，也要皂白分明）。

大中天子曾轻触（说什么大中天子？任大也须从地起，更高争奈有天何），

三度亲遭弄爪牙（死虾蟆，多口作什么？未为奇特，犹是小机巧。若是大机大用现前，尽十方世界，乃至山河大地，尽在黄檠处乞命）。

雪窦此一颂，一似黄檠真赞相似，人却不得作真赞会。他底句下便有出身处，分明道：“凛凛孤风不自夸。”黄檠恁么示众，且不是争人负我，自逞自夸。若会这个消息，一任七纵八横，有时孤峰顶独立，有时闹市里横身，岂可僻守一隅？愈舍愈不歇，愈寻愈不见，愈担荷愈没溺！古人道：“无翼飞天下，有名传世间。”尽情舍却佛法、道理、玄妙、奇特，一时放下，却较些子，自然触处现成。

雪窦道：“端居寰海定龙蛇。”是龙是蛇，入门来便验取，谓之“定龙蛇眼”、“擒虎兕机”。雪窦又道：“定龙蛇兮眼何正，擒虎兕兮机不全。”又道：“大中天子曾轻触，三度亲遭弄爪牙。”黄檠岂是如今恶脚手，从来如此。

大中天子者，《续咸通传》中载，唐宪宗有二子：“一曰穆宗，一曰宣宗。宣宗乃大中也，年十三，少而敏黠，常爱跏趺坐。穆宗在位时，因早朝罢，大中乃戏登龙床，作揖群臣势。大臣见而谓之心风，乃奏穆宗，穆宗见而抚叹曰：“我弟乃吾宗英胄也。”穆宗于长庆四年晏驾，有三子：“曰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。敬宗继父位，二年，内臣谋易之。文宗继位，一十四年。武宗继位，常唤大中作“痴奴”。一日，武宗恨大中昔日戏登父位，遂打杀，致（致，同“置”。）后苑中，以不洁灌而复苏，遂潜遁在香严闲和尚会下。后剃度为沙弥，未受具戒。

后与志闲游方，到庐山，因志闲题瀑布诗云：“穿云透石不辞劳，地远方知出处高。”闲吟此两句，伫思久之，欲钓他语脉，看如何。大中续云：“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”闲方知不是寻常人，乃默而识之。后到盐官会中，请大中作书记，黄檠在彼作首座。檠一日礼佛次，大中见而问曰：“不著佛求，不著法

求，不著众求，礼拜当何所求？”槩云：“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众求，常礼如是。”大中云：“用礼何为？”槩便掌。大中云：“太粗生。”槩云：“这里什么所在，说粗说细？”槩又掌。大中后继国位，赐黄槩为粗行沙门。裴相国在朝，后奏赐断际禅师。雪窦知他血脉出处，便用得巧。如今还有弄爪牙底么？便打。

◎第十二则 洞山麻三斤

垂示云：杀人刀、活人剑，乃上古之风规，亦今时之枢要。若论杀也，不伤一毫；若论活也，丧身失命。所以道：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，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且道既是不传，为什么却有许多葛藤公案？具眼者，试说看！

举僧问洞山：“如何是佛(铁蒺藜，天下衲僧跳不出)？”山云：“麻三斤(灼然，破草鞋！指槐树骂柳树。为秤锤)。”

这个公案，多少人错会，直是难咬嚼，无尔下口处。何故？淡而无味。古人有多少答佛话，或云“殿里底”、或云“三十二相”，或云“杖林山下竹筋鞭”，及至洞山却道“麻三斤”，不妨截断古人舌头。

人多作话会，道：“洞山是时在库下称麻，有僧问，所以如此答”；有底道：“洞山问东答西”；有底道：“尔是佛，更去问佛，所以洞山绕路答之”——死汉！更有一般道：“只这麻三斤便是佛”。——且得没交涉！尔若恁么去洞山句下寻讨，参到弥勒佛下生，也未梦见在，何故？言语只是载道之器；殊不知古人意，只管去句中求，有什么巴鼻！

不见古人道，“道本无言，因言显道，见道即忘言”。若到这里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。只这“麻三斤”，一似长安大路一条相似，举足下足，无有不是。这个话与云门^{〔翻〕}饼话是一般，不妨难会。五祖先师颂云：“贱卖担板汉，贴称麻三斤。千百年滞货，无处著浑身。”尔但打叠得情尘、意想、计较，得失是非一时净尽，自然会去。

金乌急(左眼半斤，快鷄赶不及，火焰里横身)，
玉兔速(右眼八两，姮娥宫里作窠窟)，
善应何曾有轻触(如钟在扣，如谷受响)？
展事投机见洞山(错认定盘星，自是闍黎恁么见)，
跛鳖盲龟入空谷(自领出去，同坑无异土。阿谁打尔鷄子死)。
花簇簇，锦簇簇(两重公案，一状领过。依旧一般)，
南地竹兮北地木(三重也有，四重公案，头上安头)。
因思长庆陆大夫(懒儿牵伴，山僧也恁么，雪窦也恁么)，
解道合笑不合哭(呵呵！苍天！夜半更添冤苦)。
咦(咄！是什么？便打)。

雪窦见得透，所以劈头便道“金乌急，玉兔速”，与洞山答“麻三斤”，更无两般。日出日没，日日如是。人多情解，只管道，金乌是左眼，玉兔是右眼，才问著，便瞠眼云：“在这里”——有什么交涉！若恁么会，达磨一宗扫地而尽。所以道：“垂钓四海，只钓狞龙。格外玄机，为寻知己。”雪窦是出阴界底人，岂作这般见解？雪窦轻轻去敲关击节处，略露些子，教尔见，便下个注脚道：“善应何曾有轻触。”洞山不轻酬这僧，如钟在扣，如谷受响，大小随应，不敢轻触。雪窦

一时突出心肝五脏，呈似尔诸人了也。雪窦有《静而善应》颂云：“觌面相呈，不在多端。龙蛇易辨，衲子难瞒。金锤影动，宝剑光寒。直下来也，急著眼看。”

洞山初参云门，门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山云：“渣渡。”门云：“夏在甚么处？”山云：“湖南报慈。”门云：“几时离彼中？”山云：“八月二十五。”门云：“放尔三顿棒，参堂去！”师晚间入室，亲近问云：“某甲过在什么处？”门云：“饭袋子！江西湖南便恁么去？”洞山于言下豁然大悟，遂云：“某甲他日向无人烟处，卓个庵子，不蓄一粒米，不种一茎菜，常接待往来十方大善知识，尽与伊抽却钉、拔却楔，拈却臊（臊，音 z h í，干肉条）脂帽子，脱却鹞臭布衫，各令洒洒落落地作个无事人去。”门云：“身如椰子大，开得许大口！”洞山便辞去。

他当时悟处，直下颖脱，岂同小见！后来出世应机，“麻三斤”语，诸方只作答佛法会。如何是佛？“杖林山下竹筋鞭”，“丙丁童子来求火”，只管于佛上作道理。雪窦云：“若恁么作展事与投机会，正似跛鳖盲龟入空谷，何年日月寻得出路去”？！“花簇簇，锦簇簇”，此是僧问智门和尚：“洞山道‘麻三斤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智门云：“花簇簇，锦簇簇。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智门云：“南地竹兮北地木。”僧回举似洞山，山云：“我不为汝说，我为大众说。”遂上堂云：“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。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。”

雪窦破人情见，故意引作一串颂出。后人却转生情见，道“麻是孝服，竹是孝杖，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；花簇簇，锦簇簇，是棺材头边画底花草”——还识羞么？殊不知，“南地竹兮北地木”，与“麻三斤”，只是阿爷与阿爹相似。古人答一转话，决是意不恁么，正似雪窦道“金乌急，玉兔速”，自是一般宽旷，只是“金铏（铏，音 t ō u，铏石，黄铜）难辨，鱼鲁参差”。

雪窦老婆心切，要破尔疑情，更引个死汉，“因思长庆陆大夫，解道合笑不合哭。”若论他颂，只头上三句，一时颂了。我且问尔，都卢只是个麻三斤，雪窦却有许多葛藤，只是慈悲忒杀，所以如此。陆亘大夫作宣州观察使，参南泉，泉迁化。亘闻丧，入寺下祭，却呵呵大笑。院主云：“先师与大夫有师资之义，何不哭？”大夫云：“道得即哭。”院主无语，亘大哭云：“苍天！苍天！先师去世远矣！”后来长庆闻云：“大夫合笑不合哭。”雪窦借此意大纲道：尔若作这般情解，正好笑，莫哭。是即是，末后有一个字，不妨聱讹，更道“咦！”雪窦还洗得脱么？

◎第十三则 巴陵银碗盛雪

垂示云：云凝大野，遍界不藏；雪覆芦花，难分朕迹。冷处冷如冰雪，细处细如米末。深深处佛眼难窥，密密处魔外莫测。举一明三即且止，坐断天下人舌头作么生道？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巴陵：“如何是提婆宗（白马入芦花，道什么？点）？”巴陵云：“银碗里盛雪（塞断尔咽喉，七花八裂）。”

这个公案，人多错会，道此是外道宗——有什么交涉！第十五祖提婆尊者，亦是外道中一数，因见第十四祖龙树尊者，以针投钵。龙树深器之，传佛心宗，继为第十五祖。《楞伽经》云：“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”马祖云：“凡有言句，是提婆宗。”只以此个为主，诸人尽是衲僧门下客，还曾体究得提婆宗么？若体究得，西天九十六种外道，被汝一时降伏；若体究不得，未免著返披袈裟去在，且道作么生？若道言句是，也没交涉；若道言句不是，也没交涉。且道马大师意在什么处？后来云门道：“马大师好言语，只是无人问。”有僧便问：“如何是提婆宗？”

门云：“九十六种，汝是最下一种。”

昔有僧辞大隋，隋云：“什么处去？”僧云：“礼拜普贤去。”大隋竖起拂子云：“文殊、普贤尽在这里。”僧画一圆相，以手托呈师，又抛向背后。隋云：“侍者将一贴茶来，与这僧去。”云门别云：“西天斩头截臂，这里自领出去。”又云：“赤幡在我手里。”

西天论议，胜者手执赤幡，负堕者返披袈裟，从偏门出入。西天欲论议，须得奉王勅，于大寺中，声钟击鼓，然后论议，于是外道于僧寺中，封禁钟鼓，为之沙汰。时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难，遂运神通，登楼撞钟，欲摈外道。外道遂问：“楼上声钟者谁？”提婆云：“天。”外道云：“天是谁？”婆云：“我。”外道云：“我是谁？”婆云：“我是尔。”外道云：“尔是谁？”婆云：“尔是狗。”外道云：“狗是谁？”婆云：“狗是尔。”如是七返，外道自知负堕伏义，遂自开门，提婆于是从楼上持赤幡下来。外道云：“汝何不后？”婆云：“汝何不前？”外道云：“汝是贱人。”婆云：“汝是良人。”如是辗转酬问，提婆折以无碍之辩，由是归伏。时提婆尊者手持赤幡，义堕者幡下立，外道皆斩首谢过，时提婆止之，但化令削发入道，于是提婆宗大兴。雪窦后用此事而颂之。

巴陵，众中谓之“鉴多口”，常缝坐具行脚，深得他云门脚跟下大事，所以奇特，后出世，法嗣云门。先住岳州巴陵，更不法嗣书，只将三转语上云门：“如何是道？明眼人落井；如何是吹毛剑？珊瑚枝枝撑著月；如何是提婆宗？银碗里盛雪。”云门云：“他日老僧忌辰，只举此三转语，报恩足矣。”自后果不作忌辰斋，依云门之嘱，只举此三转语。

然诸方答此话，多就事上答，唯有巴陵恁么道，极是孤峻，不妨难会，亦不露些子锋芒，八面受敌，著著有出身之路，有陷虎之机，脱人情见。若论一色边事，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，却须是遇人始得。所以道：“道吾舞筇同人会，石鞮弯弓作者谮。此理若无师印授，拟将何法语玄谈。”雪窦随后拈提为人，所以颂出：

老新开(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多口阿师)，
端的别(是什么端的？顶门上一著，梦见也未)，
解道银碗里盛雪(鰕跳不出斗。两重公案，多少人丧身失命)。
九十六个应自知(兼身在内，闍黎还知么？一坑埋却)，
不知却问天边月(远之远矣！自领出去，望空启告)。
提婆宗，提婆宗(道什么？山僧在这里，满口含霜)，
赤幡之下起清风(百杂碎！打云：已著了也。尔且去斩头截臂来，与尔道一句)。

“老新开”，新开乃院名也。“端的别”，雪窦赞叹有分，且道什么处是别处？一切语言，皆是佛法，山僧如此说话，成什么道理去？雪窦微露些子意，道只是端的别，后面打开云，“解道银碗里盛雪。”更与尔下个注脚。“九十六个应自知”，负堕始得。尔若不知，问取天边月。古人曾答此话云：“问取天边月。”雪窦颂了，末后须有活路，有狮子返掷之句，更提起与尔道：“提婆宗，提婆宗，赤幡之下起清风。”巴陵道银碗里盛雪，为什么雪窦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风？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么？

◎第十四则 云门一代时教

举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一代时教(直至如今不了，座主不会，葛藤窠里)？”
云门云：“对一说(无孔铁锤，七花八裂，老鼠咬生姜)。”

禅家流，欲知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，谓之“教外别传，单传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。释迦老子，四十九年住世，三百六十会，开谈顿渐权实，谓之“一代时教”。这僧拈来问云：“如何是一代时教？”云门何不与他纷纷解说，却向他道个“对一说”？云门寻常一句中，须具三句，谓之函盖乾坤句，随波逐浪句，截断众流句，放去收来，自然奇特，如斩钉截铁，教人义解卜度他底不得。一大藏教，只消三个字，四方八面，无尔穿凿处。人多错会，却道对一时机宜之事故说；又道森罗及万象，皆是一法之所印，谓之一对一说；更有道，只是说那个一法——有什么交涉！非唯不会，更入地狱如箭。殊不知，古人意不如此，所以道“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”，不妨奇特。如何是一代时教？只消道个“对一说”，若当头荐得，便可归家稳坐；若荐不得，且伏听处分：

对一说(活鱖鱖！言犹在耳，不妨孤峻)，
太孤绝(傍观有分，何止壁立千仞！岂有恁么事)，
无孔铁锤重下楔(错会名言也。云门老汉，也是泥里洗土块，雪窦也是妆饰)。
阎浮树下笑呵呵(四州八县，不会见个汉。同道者方知。能有几人知)，
昨夜骊龙拗角折(非止骊龙拗折，有谁见来？还有证明么？哑)。
别别(赞叹有分，须是雪窦始得。有什么别处)，
韶阳老人得一橛(在什么处？更有一橛，分付阿谁？德山、临济也须退倒三千。那一橛又作么生？便打)！

“对一说，太孤绝。”雪窦赞之不及。此语独脱孤危，光前绝后，如万丈悬崖相似，亦如百万军阵，无尔入处，只是忒杀孤危。古人道：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问在答处，答在问端。”直是孤峻，且道什么处是孤峻处，天下人奈何不得？这僧也是个作家，所以如此问，云门又恁么答，大似无孔铁锤重下楔相似。雪窦使文言，用得甚巧。

“阎浮树下笑呵呵”，《起世经》中说，须弥南畔吠琉璃树，映阎浮洲中皆青色。此洲乃大树为名，名阎浮提，其树纵广七千由旬，下有阎浮坛金聚，高二十由旬，以金从树下出生故，号阎浮树。所以雪窦自说，他在阎浮树下笑呵呵。且道他笑个什么？笑昨夜骊龙拗角折。只得瞻之仰之，赞叹云门有分。云门道“对一说”，似个什么？如拗折骊龙一角相似。到这里若无恁么事，焉能恁么说话？雪窦一时颂了，末后却道：“别别，韶阳老人得一橛。”何不道全得，如何只得一橛？且道那一橛在什么处？直得穿过第二人。

◎第十五则 云门倒一说

垂示云：杀人刀，活人剑，乃上古之风规，是今时之枢要。且道，如今那个是杀人刀、活人剑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云门：“不是目前机，亦非目前事时如何(匣子)跳作什么？倒退三千里)？”
门云：“倒一说(平出。款出囚人口。也不得放过。荒草里横身)。”

这僧不妨是个作家，解恁么问。头边谓之“请益”，此是“呈解问”，亦谓之

“藏锋问”。若不是云门，也不奈他何。云门有这般手脚，他既将问来，不得已而应之。何故？作家宗师，如明镜临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古人道：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”何故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从上诸圣，何曾有一法与人？那里有禅道与尔来？尔若不造地狱业，自然不招地狱果；尔若不造天堂因，自然不受天堂果；一切业缘，皆是自作自受。

古人分明向尔道：“若论此事，不在言句上。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岂是无言句？更何用祖师西来？”前头道“对一说”，这里却道“倒一说”，只争一字，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？且道，磬讹在什么处？所以道，法随法行，法幢随处建立。不是目前机，亦非目前事时如何？只消当头一点，若是具眼汉，一点也瞒他不得。问处既磬讹，答处须得恁么。其实云门骑贼马赶贼。有者错会道：“本是主家话，却是宾家道，所以云门云‘倒一说’”。——有什么死急？！这僧问得好：“不是目前机，亦非目前事时如何？”云门何不答他别语言，却只向他道“倒一说”？云门一时打破他底，到这里道“倒一说”，也是好肉上剜疮。何故？言迹之兴，白云万里，异途之所由生也。设使一时无言无句，露柱灯笼何曾有言句，还会么？若不会，到这里也须是转动，始知落处。

倒一说(放不下，七花八裂。须弥南畔，卷尽五千四十八)，
分一节(在尔边？在我边？半河南半河北，把手共行)，
同死同生为君诀(泥里洗土块。著甚来由？放尔不得)。
八万四千非凤毛(羽毛相似，太杀减人威光。漆桶如麻如粟)，
三十三人入虎穴(唯我能知。一将难求，野狐精一队)。
别别(有什么别处？少卖弄，一任区跳)，
扰扰忽忽水里月(青天白日，迷头认影，著忙作什么)。

雪窦亦不妨作家，于一句下，便道“分一节”，分明放过一著，与他把手共行。他从来有放行手段，敢与尔入泥入水，同死同生。所以雪窦恁么颂，其实无他，只要与尔解粘去缚，抽钉拔楔。如今却因言句，转生情解。只如岩头道，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；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底人，焉能与尔同死同生？何故？为他无许多得失是非渗漏处。故洞山云：“若要辨认向上之人真伪者，有三种渗漏：情渗漏，见渗漏，语渗漏。见渗漏，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；情渗漏，智常向背，见处偏枯；语渗漏，体妙失宗，机昧终始。”此三渗漏，宜已知之。又有三玄：体中玄，句中玄，玄中玄。古人到这境界，全机大用，遇生与尔同生，遇死与尔同死，向虎口里横身，放得手脚，千里万里，随尔銜去。何故？还他得这一著子始得。

“八万四千非凤毛”者，灵山八万四千圣众，非凤毛也。《南史》云：“宋时谢超宗，陈郡阳夏人，谢凤之子，博学，文才杰俊，朝中无比，当世为之独步，善为文，为王府常侍。王母殷淑仪薨，超宗作诔奏之。武帝见其文，大加叹赏，曰：‘超宗殊有凤毛。’”古诗云：“朝罢香烟携满袖，诗成珠玉在挥毫。欲知世掌丝纶美，池上如今有凤毛。”昔日灵山会上四众云集，世尊拈花，唯迦叶独破颜微笑，余者不知是何宗旨。雪窦所以道，“八万四千非凤毛，三十三人入虎穴。”

阿难问迦叶云：“世尊传金襴（襴，音 lán）袈裟外，别传何法？”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喏。迦叶云：“倒却门前刹竿著。”阿难遂悟。已后祖祖相传，西天此土，三十三人，有入虎穴底手脚。古人道：“不入虎穴，争得虎子？”云门是这般人，善能同死同生。宗师为人须至如此，据曲录木床上坐，舍得教尔打破，容

尔捋虎须，也须是到这般田地始得。具七事随身，可以同生同死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不足者与之。在孤峰者，救令入荒草；落荒草者，救令处孤峰。尔若入镬汤炉炭，我也入镬汤炉炭。其实无他，只要与尔解粘去缚，抽钉拔楔，脱却笼头，卸却角驮。

平田和尚，有一颂最好：“灵光不昧，万古徽猷。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”“别别，扰扰忽忽水里月。”不妨有出身之路，亦有活人之机。雪窦拈了，教人自去明悟生机，莫随他语句。尔若随他，正是扰扰忽忽水里月。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？放过一著。

◎第十六则 镜清啐啄机

垂示云：道无横径，立者孤危；法非见闻，言思迥绝。若能透过荆棘林，解开佛祖缚，得个稳密田地，诸天捧花无路，外道潜窥无门，终日行而未尝行，终日说而未尝说，便可以自由自在，展啐啄之机，用杀活之剑。直饶恁么，更须知有建化门中，一手抬一手搯（搯，音 n u ò，按），犹较些子。若是本分事上，且得没交涉。作么生是本分事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镜清：“学人啐，请师啄（无风起浪，作什么？尔用许多见解，作什么）。”
清云：“还得活也无（割！买帽相头，将错就错。不可总恁么）？”
僧云：“若不活，遭人怪笑（相带累，撑天拄地，担板汉）。”
清云：“也是草里汉（果然！自领出去，放过即不可）。”

镜清承嗣雪峰，与本仁、玄沙、疏山、太原孚辈同时，初见雪峰，得旨后，常以啐啄之机，开示后学，善能应机说法。示众云：“大凡行脚人，须具啐啄同时眼，有啐啄同时用，方称衲僧。如母欲啄，而子不得不啐；子欲啐，而母不得不啄。”有僧便出问：“母啄子啐，于和尚分上，成得个什么边事？”清云：“好个消息。”僧云：“子啐母啄，于学人分上，成得个什么边事？”清云：“露个面目。”所以镜清门下，有啐啄之机。

这僧亦是他门下客，会他家里事，所以如此问：“学人啐，请师啄。”此问，洞下谓之“借事明机”——那里如此！子啐而母啄，自然恰好同时。镜清也好，可谓拳踢相应，心眼相照，便答道：“还得活也无？”其僧也好，亦知机变，一句下有宾有主，有照有用，有杀有活。僧云：“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”清云：“也是草里汉。”一等是入泥入水。镜清不妨恶脚手——这僧既会恁么问，为什么却道“也是草里汉”？

所以作家眼目，须是恁么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；构得、构不得，未免丧身失命。若恁么，便见镜清道“草里汉”。所以南院示众云：“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，不具啐啄同时用。”有僧出问：“如何是啐啄同时用？”南院云：“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时失。”僧云：“犹是学人疑处。”南院云：“作么生是尔疑处？”僧云：“失。”南院便打，其僧不肯，院便赶出。

僧后到云门会里举前话，有一僧云：“南院棒折那（那，表疑问，犹“耶”）？”其僧豁然有省。且道意在什么处？其僧却回见南院，院适已迁化，却见风穴。才礼拜，穴云：“莫是当时问先师啐啄同时底僧么？”僧云：“是。”穴云：“尔当时作么生会？”僧云：“某甲当初时，如灯影里行相似。”穴云：“尔会也。”且道是个什么道理？这僧都来只道“某甲当初时，如灯影里行相似”，因甚么风穴便向他道“尔会也”？后来翠岩拈云：“南院虽然运筹帷幄，争奈土旷人稀，知音者少。”

风穴拈云：“南院当时，待他开口，劈脊便打，看他作么生。”若见此公案，便见这僧与镜清相见处，诸人作么生免得他道“草里汉”？所以雪窦爱他道“草里汉”，便颂出：

古佛有家风(言犹在耳，千古榜样。莫谤释迦老子好)，
对扬遭贬剥(鼻孔为什么却在山僧手里？八棒对十三，尔作么生？放过一著。
便打)。
子母不相知(既不相知，为什么却有啐啄？天然)，
是谁同啐啄(百杂碎。老婆心切。且莫错认)？
啄，觉(道什么？落在第二头)，
犹在壳(何不出头来)，
重遭扑(错！便打。两重公案，三重四重了也)，
天下衲僧徒名邈(放过了也，不须举起。还有名邈得底么？若名邈得，也是
草里汉。千古万古黑漫漫，填沟塞壑无人会)。

“古佛有家风”，雪窦一句颂了也，凡是出头来，直是近傍不得。若近傍著，则万里崖州；才出头来，便是落草，直饶七纵八横，不消一捏。雪窦道：“古佛有家风”，不是如今恁么也。

释迦老子，初生下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目顾四方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云门道：“我当时若见，一棒打杀，与狗子吃却，贵要天下太平。”如此方酬得恰好。所以啐啄之机，皆是古佛家风。若达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。如大火聚，近之则燎却面门，如太阿剑，拟之则丧身失命。此个唯是透脱得大解脱者，方能如此。苟或迷源滞句，决定构这般说话不得。

“对扬遭贬剥”，则是一宾一主，一问一答，于问答处，便有贬剥，谓之为对扬遭贬剥。雪窦深知此事，所以只向两句下颂了，末后只是落草，为尔注破：“子母不相知，是谁同啐啄？”母虽啄，不能致子之啐；子虽啐，不能致母之啄；各不相知，当啐啄之时，是谁同啐啄？若恁么会，也出雪窦末后句不得在。何故？不见香严道：“子啐母啄，子觉无壳。子母俱忘，应缘不错。同道唱和，妙玄独脚。”雪窦不防落草打葛藤，道“啄”，此一字，颂镜清答道“还得活也无”；“觉”，颂这僧道“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”为什么雪窦却便道“犹在壳”？

雪窦向石火光中别缁素，闪电机里辨端倪。镜清道：“也是草里汉”，雪窦道：“重遭扑。”者难处些子，是镜清也是“草里汉”，唤作镜清换人眼睛得么？这句莫是犹在壳么？——且得没交涉，那里如此？！若会得，绕天下行脚，报恩有分。山僧恁么说话，也是草里汉。

“天下衲僧徒名邈。”谁不是名邈者？到这里，雪窦自名邈不出，却更累他天下衲僧。且道镜清作么生是为这僧处？天下衲僧跳不出。

◎第十七则 香林坐久成劳

垂示云：斩钉截铁，始可为本分宗师；避箭隈（隈，音 wē i，当为“畏”）刀，焉能为通方作者？针劄不入处，则且置，白浪滔天时如何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香林，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(大有人疑著，犹有这个消息在)？”林云：“坐久成劳(鱼行水浊，鸟飞落毛。合取狗口好！作家眼目，锯解称锤)。”

香林道“坐久成劳”，还会么？若会得，百草头上，罢却干戈；若也不会，伏听处分。

古人行脚，结交择友，为同行道伴，拔草瞻风。是时云门旺化广南，香林得得（得得，特地）出蜀，与鹅湖、镜清同时，先参湖南报慈，后方至云门会下，作侍者十八年，在云门处，亲得亲闻。他悟时虽晚，不妨是大根器。居云门左右十八年，云门常只唤“远侍者”，才应诺，门云：“是什么？”香林当时也下语呈见解、弄精魂，终不相契。一日，忽云：“我会也。”门云：“何不向上道将来？”又住三年。云门室中，垂大机辩，多半为他远侍者，随处入作。云门凡有一言一句，都收在远侍者处。

香林后归蜀，初住导江水晶宫，后住青城香林。智门祚和尚，本浙人，盛闻香林道化，特来入蜀参礼。祚乃雪窦师也。云门虽接人无数，当代道行者，只香林一派最盛。归川住院四十年，八十岁方迁化。尝云：“我四十年，方打成一片。”凡示众云：“大凡行脚，参寻知识，要带眼行，须分缁素，看浅深始得，先须立志，而释迦老子，在因地时，发一言一念，皆是立志。”后来僧问：“如何是室内一盏灯？”林云：“三人证龟成鳖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衲衣下事？”林云：“腊月火烧山。”古来答祖师意甚多，唯香林此一则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计较作道理处。

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林云：“坐久成劳”，可谓言无味、句无味，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，无尔出气处。要见便见；若不见，切忌作解会。香林曾遇作家来，所以有云门手段，有三句体调。人多错会，道“祖师西来，九年面壁，岂不是坐久成劳？”——有什么巴鼻！不见他古人得大自在处。他是脚踏实地，无许多佛法知见道理，临时应用，所谓法随法行，法幢随处建立。雪窦因风吹火，傍指出一个半个：

**一个两个千万个(何不依而行之？如麻似粟，成群作队作什么)，
脱却笼头卸角驮(从今日去，应须洒洒落落。还休得也未)。
左转右转随后来(犹自放不下，影影响响。便打)，
紫胡要打刘铁磨(山僧拗折拄杖子，更不行此令。贼过后张弓。便打。嶮)。**

雪窦直下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拶出放教尔见，聊闻举著便会始得，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，方能恁么道。若能直下便恁么会去，不妨奇特。“一个两个千万个，脱却笼头卸角驮”，洒洒落落，不被生死所染，不被圣凡情解所缚，上无攀仰，下绝已躬，一如他香林、雪窦相似，何止只是千万个？直得尽大地人，悉皆如此，前佛后佛，也悉皆如此。苟或于言句中作解会，便似紫胡要打刘铁磨相似，其实才举，和声便打。

紫胡参南泉，与赵州、岑大虫同参。时刘铁磨在汾山下卓庵，诸方皆不奈何他。一日，紫胡得得去访云：“莫便是刘铁磨否？”磨云：“不敢。”胡云：“左转右转？”磨云：“和尚莫颠倒。”胡和声便打。香林答这僧问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”，却云：“坐久成劳。”若恁么会得，左转右转随后来也。且道雪窦如此颂出，意作么生？无事好。试请举看。

◎第十八则 忠国师无缝塔

举肃宗皇帝(本是代宗，此误)，问忠国师：“百年后所须何物(预搔待痒，果然起模画样。老老大大，作这去就！不可指东作西)？”国师云：“与老僧作个无

缝塔(把不住)。”帝曰：“请师塔样(好与一斛)。”国师良久云：“会么(停囚长智，直得指东划西，将南作北，直得口似匾担)？”帝云：“不会(赖值不会，当时更与一拶，教伊满口含霜，却较些子)。”国师云：“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谳此事，请诏问之(赖值不掀倒禅床，何不与他本分草料？莫搭胡人好。放过一著)。”国师迁化后(可惜！果然错认定盘星)，帝诏耽源，问：“此意如何(子承父业去也，落在第二头、第三头)？”源云：“湘之南潭之北(也是把不住，两两三三作什么？半开半合)，[雪窦著语云：“独掌不浪鸣(一盲引众盲，果然随语生解，随邪逐恶。作什么)。”]中有黄金充一国(上是天，下是地，无这个消息。是谁分上事)。[雪窦著语云：“山形拄杖子，拗折了也(拗折了也，也是起模画样)。”]无影树下合同船(祖师丧了也。阇黎道什么)，[雪窦著语云：“海晏河清(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犹较些子)。”]琉璃殿上无知识(咄)。”[雪窦著语云：“拈了也(贼过后张弓。言犹在耳)。”] . .

肃宗、代宗，皆玄宗之子孙，为太子时，常爱参禅。为国有巨盗，玄宗遂幸蜀。唐本都长安，为安禄山僭(僭，音 zǎn，积集)据，后都洛阳，肃宗摄政。是时忠国师，在邓州白崖山住庵，今香严道场是也。四十余年不下山，道行闻于帝里。上元二年，敕中使，诏入内，待以师礼，甚敬重之。尝与帝演无上道，师退朝，帝自攀车而送之，朝臣皆有愠色，欲奏其不便。国师具他心通，而先见圣，奏曰：“我在天帝释前，见粟散天子，如闪电光相似。”帝愈加敬重。及代宗临御，复延止光宅寺，十有六载，随机说法，至大历十年，迁化。

山南府青锺山和尚，昔与国师同行，国师尝奏帝，令诏他，三诏不起，常骂国师耽名爱利，恋著人间。国师于他父子三朝中，为国师，他家父子，一时参禅。据《传灯录》所考，此乃是代宗设问；若是问国师“如何是十身调御”，此却是肃宗问也。

国师缘终，将入涅槃，乃辞代宗。代宗问曰：“国师百年后，所须何物？”也只是平常一个问端，这老汉无风起浪，却道：“与老僧造个无缝塔。”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么？做个塔便了，为什么却道“做个无缝塔？”代宗也不妨作家，与尔一拶道：“请师塔样。”国师良久云：“会么？”奇怪这些子最是难参，大小大国师，被他一拶，直得口似扁担。然虽如此，若不是这老汉，几乎弄倒了，多少人道“国师不言处，便是塔样”——若恁么会，达磨一宗扫地而尽！若谓良久便是，哑子也合会禅！

岂不见外道问佛：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”。世尊良久，外道礼拜、赞叹曰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”及外道去后，阿难问佛：“外道有何所证，而言得入？”世尊云：“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”人多向良久处会——有什么巴鼻！五祖先师拈云：“前面是珍珠玛瑙，后面是玛瑙珍珠；左边是观音势至，右边是文殊普贤；中间有个幡子，被风吹著，道胡芦胡芦。”

国师云：“会么？”帝曰：“不会。”——却较些子。且道这个“不会”，与武帝“不识”，是同是别？虽然似则似，是则未是。

国师云：“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谳此事。请诏问之。”雪窦拈云：“独掌不浪鸣。代宗不会则置，耽源还会么？只消道个‘请师塔样’，尽大地人不奈何”。五祖先师拈云：“尔是一国之师，为个什么不道，却推与弟子？”国师迁化后，帝诏耽源问：“此意如何？”源便来为国师胡言汉语说道理，自然会他国师说话，只消一颂(《祖庭事苑》出齐)时：“湘之南潭之北，中有黄金充一国。无影树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无知识。”

耽源名应真，在国师处作侍者，后住吉州耽源寺。时仰山来参耽源。源言：“重性恶不可犯，住不得”。仰山先去参性空禅师，有僧问性空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空云：“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绳，出得此人，即答汝西来意。”僧云：“近日湖南畅和尚，亦为人东语西话。”空乃唤沙弥：“拽出这死尸著！”（沙弥仰山）山后举问耽源：“如何出得井中人？”耽源曰：“咄！痴汉，谁在井中？”仰山不契，后问洩山，山乃呼：“慧寂！”山应诺，洩云：“出了也。”仰山因此大悟，云：“我在耽源处得体，洩山处得用。”

也只是这一个颂子，引人邪解不少。人多错会道：相是相见，谈是谈论，中间有个无缝塔，所以道“中有黄金充一国”；帝与国师对答，便是“无影树下合同船”；帝不会，遂道“琉璃殿上无知识。”又有底道：“相”是相州之南，“潭”是潭州之北，“中有黄金充一国”，颂官家眨眼顾视云“这个是无缝塔”——若恁么会，不出情见。只如雪窦下四转语，又作么生会？今人殊不知古人意，且道“湘之南，潭之北”，尔作么生会？“无影树下合同船”，尔作么生会？“中有黄金充一国”，尔作么生会？“琉璃殿上无知识”，尔作么生会？若恁么见得，不妨庆快平生。

“湘之南，潭之北”，雪窦道：“独掌不浪鸣。”不得已与尔说。“中有黄金充一国”，雪窦道：“山形拄杖子。”古人道：“识得拄杖子，一生参学事毕。”“无影树下合同船”，雪窦道：“海晏河清。”一时豁开户牖，八面玲珑。“琉璃殿上无知识”，雪窦道：“拈了也。”一时与尔说了也，不妨难见；见得也好，只是有些子错认处，随语生解。至末后道“拈了也”，却较些子。雪窦分明一时下语了，后面单颂个无缝塔子：

无缝塔（这一缝，大小大。道什么），
见还难（非眼可见。瞎），
澄潭不许苍龙蟠（见么？洪波浩渺，苍龙向何处蟠？这里直得摸索不著）。
层落落（莫眼花。眼花作什么），
影团团（通身是眼，落七落八。两两三三旧路行，左转右转随后来），
千古万古与人看（见么？瞎汉作么生看？阇黎觑得见么）。

雪窦当头道：“无缝塔，见还难。”虽然独露无私，则是要见时还难。雪窦忒杀慈悲，更向尔道：“澄潭不许苍龙蟠。”五祖先师道：“雪窦颂古一册，我只爱他‘澄潭不许苍龙蟠’一句，犹较些子。”多少人去他国师良久处作活计——若恁么会，一时错了也。不见道：“卧龙不鉴止水，无处有月波澄，有处无风浪起。”又道：“卧龙长怖碧潭清。”若是个汉，直饶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亦不在里许蟠。

雪窦到此颂了，后头著些子眼目，琢出一个无缝塔，随后说道：“层落落，影团团，千古万古与人看。”尔作么生看？即今在什么处？直饶尔见得分明，也莫错认定盘星。

◎第十九则 俱胝只竖一指

垂示云：一尘举，大地收；一花开，世界起，只如尘未举、花未开时，如何著眼？所以道：如斩一綫（綫，音 lì。）丝，一斩一切斩；如染一綫丝，一染一切染。只如今便将葛藤截断，运出自己家珍，高低普应，前后无差，各各现成。倘或未然，看取下文——

举俱胝和尚，凡有所问(有什么消息？钝根阿师)，只竖一指(这老汉也要坐断天下人舌头。热则普天普地热，寒则普天普地寒。换却天下人舌头)。

若向指头上会，则辜负俱胝；若不向指头上会，则生铁铸就相似。会也恁么去，不会也恁么去，高也恁么去，低也恁么去，是也恁么去，非也恁么去，所以道：“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；一花欲开，世界便起；一毛头狮子，百亿毛头现。”圆明道：“寒则普天普地寒，热则普天普地热。山河大地，下彻黄泉；万象森罗，上通霄汉。”且道是什么物得恁么奇怪？若也识得，不消一捏；若识不得，碍塞杀人。

俱胝和尚，乃婺州金华人，初住庵时，有一尼名实际，到庵，直入，更不下笠，持锡绕禅床三匝，云：“道得即下笠。”如是三问，俱胝无对，尼便去。俱胝曰：“天势稍晚，且留一宿。”尼曰：“道得即宿。”胝又无对，尼便行。胝叹曰：“我虽处丈夫之形，而无丈夫之气。”遂发愤要明此事，拟弃庵往诸方参请，打叠行脚。其夜山神告曰：“不须离此，来日有肉身菩萨，来为和尚说法，不须去。”果是次日，天龙和尚到庵，胝乃迎礼，具陈前事。天龙只竖一指而示之，俱胝忽然大悟。

是他当时郑重专注，所以桶底易脱，后来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长庆道：“美食不中饱人吃。”玄沙道：“我当时若见，拗折指头。”玄觉云：“玄沙恁么道，意作么生？”云居锡云：“只如玄沙恁么道，是肯伊？是不肯伊？若肯伊，何言拗折指头？若不肯伊，俱胝过在什么处？”先曹山云：“俱胝承当处莽卤，只认得一机一境，一等是拍手抚掌，见他西园奇怪。”玄觉又云：“且道俱胝还悟也未？为什么承当处莽卤？若是不悟，又道平生只用一指头禅不尽。且道曹山意在什么处？当时俱胝实然不会，及乎到他悟后，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，因什么千人万人罗笼不住，扑他不破？”

尔若用他指头会，决定不见古人意；这般禅易参，只是难会。如今人才问著，也竖指竖拳，只是弄精魂，也须是彻骨彻髓、见透始得。俱胝庵中有一童子，于外被人诘曰：“和尚寻常以何法示人？”童子竖起指头。归而举似师，俱胝以刀断其指，童子叫唤走出，俱胝召一声，童子回头，俱胝却竖起指头，童子豁然领解。且道见个什么道理？及至迁化，谓众曰：“吾得天龙一指头禅，平生用不尽。要会么？”竖起指头便脱去。

后来明招独眼龙问国泰深师叔云：“古人道，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。作么生与他拈却三行咒？”深亦竖起一指头。招云：“不因今日，争识得这瓜州客？”且道意作么生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，和尚凡有所问，只打地一下，后被人藏却他棒，却问如何是佛，他只张口，亦是一生用不尽。无业云：“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，唯单传心印，指示迷途，得之者不拣愚之与智、凡之与圣，且多虚不如少实。大丈夫汉，即今直下休歇去，顿息万缘去，超生死流，迥出常格，纵有眷属庄严，不求自得。”无业一生凡有所问，只道“莫妄想。”

所以道：“一处透，千处万处一时透；一机明，千机万机一时明。”如今人总不恁么，只管恣意情解，不会他古人省要处。他岂不是无机关转换处，为什么只用一指头？须知俱胝到这里，有深密为人处；要会得省力么？还他圆明道：“寒则普天普地寒，热则普天普地热。”山河大地，通上孤危，万象森罗，彻下险峻，什么处得一指头禅来？

对扬深爱老俱胝(癞儿牵伴，同道方知。不免是一机一境)，

宇宙空来更有谁(两个三个，更有一个，也须打杀)?

曾向沧溟下浮木(全是这个，是则是，太孤峻生！破草鞋有什么用处)，

夜涛相共接盲龟(捞天摸地，有什么了期？接得堪作何用？据令而行，赶向无佛世界。接得阇黎，一个瞎汉)。

雪窦会四六文章，七通八达，凡是誚讹奇特公案，偏爱去颂：“对扬深爱老俱胝，宇宙空来更有谁？”今日学者，抑扬古人，或宾或主，一问一答，当面提持，有如此为人处，所以道“对扬深爱老俱胝”，且道雪窦爱他作什么？自天地开辟以来，更有谁人？只是老俱胝一个。若是别人，须参杂，唯是俱胝老，只用一指头，直至老死。时人多邪解道：“山河大地也空，人也空，法也空，直饶宇宙二时空来，只是俱胝老一个”——且得没交涉！

“曾向沧溟下浮木”，如今谓之生死海，众生在业海之中，头出头没，不明自己，无有出期。俱胝老垂慈接物，于生死海中，用一指头接人，似下浮木接盲龟相似，令诸众生得到彼岸。“夜涛相共接盲龟”，《法华经》云：“如一眼之龟，值浮木孔，无没溺之患。”大善知识接得一个如龙似虎底汉，教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，无佛世界坐断要津；接得个盲龟，堪作何用？

◎第二十则 翠微禅板

垂示云：堆山积岳，撞墙磕壁。伫思停机，一场苦屈。或有个汉出来，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，喝散白云，打破虚空，直下向一机一境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近傍处。且道从上来，是什么人曾恁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龙牙问翠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(诸方旧话，也要勘过)?”微云：“**与我过禅板来(用禅板作什么？泊合放过，峻)。**”牙过禅板与翠微(也是把不住，驾与青龙不解骑，可惜许！当面不承当)，微接得便打(著！打得个死汉，济甚事？也落在第二头了也)。牙云：“**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(这汉话在第二头，贼过后张弓)！**”牙又问临济：“**如何是祖师西来意(诸方旧公案，再问将来，不直半文钱)?**”济云：“**与我过蒲团来(曹溪波浪如相似，无限平人被陆沉。一状领过，一坑埋却)。**”牙取蒲团过与临济(依前把不住，依前不伶俐。依稀越国，仿佛扬州)，济接得便打(著！可惜打这般死汉，一摸脱出)。牙云：“**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(灼然，在鬼窟里作活计！将谓得便宜，贼过后张弓)！**”

翠岩芝和尚云：“当时如是，今时衲子皮下还有血么？”汾山喆云：“翠微、临济，可谓本分宗师，龙牙一等是拨草瞻风，不妨与后人作龟鉴”。住院后，有僧问：“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？”牙云：“肯即肯，只是无祖师西来意。”龙牙瞻前顾后，应病与药。大汾则不然，待伊问“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？”明不明，劈脊便打，非惟扶竖翠微、临济，亦不辜负来问。石门聪云：“龙牙无人拶著，犹可。被个衲子挨著，失却一只眼。”雪窦云：“临济、翠微只解把住，不解放开。我当时如作龙牙，待伊索蒲团、禅板，拈起劈面便掷。”五祖戒云：“和尚得恁么面长。”或云：“祖师土宿临头。”黄龙新云：“龙牙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既明则明矣，因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？会么？棒头有眼明如日，要识真金火里看”。

大凡激扬要妙、提唱宗乘，向第一机下明得，可以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倘或踌躇，落在第二。这二老汉，虽然打风打雨，惊天动地，要且不曾打著个明眼汉。古人参禅多少辛苦，立大丈夫志气，经历山川，参见尊宿。龙牙先参翠微、临济，

后参德山，遂问：“学人仗镢鋤剑，拟取师头时如何？”德山引颈云：“□□力。”牙云：“师头落也。”山微笑，便休去。次到洞山，洞山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牙云：“德山来。”洞山云：“德山有何言句？”牙遂举前话。洞山云：“他道什么？”牙云：“他无语。”洞山云：“莫道无语，且试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看。”牙于此有省，遂焚香遥望德山礼拜忏悔。德山闻云：“洞山老汉不识好恶，这汉死来多少时，救得有什么用处？从他担老僧头绕天下走。”

龙牙根性聪敏，担一肚皮禅行脚，直向长安翠微，便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微云：“与我过禅板来。”牙取禅板与微，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！”又问临济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济云：“与我过蒲团来。”牙取蒲团与临济，济接得便打。牙云：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！”他致个问端，不妨要见他曲录木床上老汉，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，可谓言不虚设，机不乱发，出在做工夫处。

不见五洩参石头，先自约曰：“若一言相契即住，不然即去。”石头据座，洩拂袖而出。石头知是法器，即垂开示，洩不领其旨，告辞而出。至门，石头呼之云：“闍黎！”洩回顾。石头云：“从生至死，只是这个，回头转脑，更莫别求。”洩于言下大悟。

又麻谷持锡到章敬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敬云：“是！是！”又到南泉，依前绕床振锡而立。南泉云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此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”。谷云：“章敬道是，和尚为什么道不是？”南泉云：“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。”

古人也不妨要提持，透脱此一件事。如今人才问著，全无些子用工夫处，今日也只是恁么，明日也只是恁么。尔若只恁么，尽未来际，也未有了日；须是抖擞精神，始得有少分相应。尔看龙牙发一问道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翠微云：“与我过禅板来。”牙过与微，微接得便打。牙当时取禅板时，岂不知翠微要打他？也不得便道他不会，为什么却过禅板与他？且道当机承当得时，合作么生？他不向活水处用，自去死水里作活计，一向作主宰，便道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！”又走去河北参临济，依前恁么问。济云：“与我过蒲团来。”牙过与济，济接得便打。牙云：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。”且道二尊宿，又不同法嗣，为什么答处相似、用处一般？

须知古人，一言一句，不乱施为。他后来住院，有僧问云：“和尚当时见二尊宿，是肯他？不肯他？”牙云：“肯则肯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。”烂泥里有刺，放过与人，已落第二。这老汉把得定，只做得洞下尊宿。若是德山、临济门下，须知别有生涯。若是山僧则不然，只向他道：“肯即未肯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。”

不见僧问大梅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梅云：“西来无意。”盐官闻云：“一个棺材，两个死汉。”玄沙闻云：“盐官是作家。”雪窦道：“三个也有。”只如这僧问祖师西来意，却向他道西来无意——尔若恁么会，堕在无事界里。所以道：“须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；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”龙牙恁么道，不妨尽善。

古人道：“相续也大难”。他古人一言一句，不乱施为，前后相照，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，宾主历然，互换纵横。若要辨其亲切，龙牙虽不昧宗乘，争奈落在第二头。当时二尊宿，索禅板、蒲团，牙不可不知他意，是他要用他胸襟里事，虽然如是，不妨用得太峻。龙牙恁么问，二老恁么答，为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？到这里须知别有个奇特处。雪窦拈出令人看：

龙牙山里龙无眼(瞎！谩别人即得，泥里洗土块，天下人总知)，

**死水何曾振古风(忽然活时无奈何，累及天下人出头不得)？
禅板蒲团不能用(教阿谁说？尔要禅板蒲团作什么？莫是分付闍黎么)，
只应分付与卢公(也则分付不著。漆桶！莫作这般见解)。**

雪窦据款结案，他虽恁么颂，且道意在什么处？甚处是无眼？甚处是死水里？到这里须是有变通始得。所以道：“澄潭不许苍龙蟠，死水何曾有狞龙？”不见道“死水不藏龙”。若是活底龙，须向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去。此言龙牙走入死水中去，被人打，他却道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”，招得雪窦道“死水何曾振古风”。虽然如此，且道雪窦是扶持伊？是减他威光？人多错会道：“为什么只应分付与卢公？”殊不知，却是龙牙分付与人。大凡参请，须是向机上辨别，方见他古人相见处。

“禅板蒲团不能用”，翠微云：“与我过禅板来。”牙过与他，岂不是死水里作活计？分明是驾与青龙，只是他不解骑，是不能用也。“只应分付与卢公”，往往唤作六祖，非也，不曾分付与人，若道分付与人，要用打人，却成个什么去？昔雪窦自呼为卢公，他《题晦迹自贻》云：“图画当年爱洞庭，波心七十二峰青。而今高卧思前事，添得卢公倚石屏。”雪窦要去龙牙头上行，又恐人错会，所以别颂，要剪人疑解。雪窦复拈云：

这老汉，也未得剿绝，复成一颂(灼然，能有几人知？自知较一半，赖有末后句)：

**卢公付了亦何凭(尽大地讨恁么人也难得，教谁领话)，
坐倚休将继祖灯(草里汉，打入黑山下坐，落在鬼窟里去也)。
堪对暮云归未合(一个半个，举著即错。果然出不得)，
远山无限碧层层(塞却尔眼，塞却尔耳，没溺深坑，更参三十年)。**

“卢公付了亦何凭”，有何凭据？直须向这里恁么会去，更莫守株待兔，髑髅前一时打破，无一点事在胸中，放教洒洒落落地，又何必要凭？或坐或倚，不消作佛法道理，所以道“坐倚休将继祖灯”。雪窦一时拈了也。他有个转身处，末后自露个消息，有些子好处，道：“堪对暮云归来合。”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？暮云归、欲合未合之时，尔道作么生？“远山无限碧层层。”依旧打入鬼窟里去。到这里，得失是非一时坐断，洒洒落落，始较些子。“远山无限碧层层”，且道是文殊境界耶？是普贤境界耶？是观音境界耶？到此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？

卷三

◎第二十一则 智门莲花荷叶

垂示云：建法幢、立宗旨，锦上铺花；脱笼头、卸角驮，太平时节。或若辨得格外句，举一明三；其或未然，依旧伏听处分——

举僧问智门：“莲花未出水时如何(钩在不疑之地。泥里洗土块。那里得这消息来)？”智门云：“莲花(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疑杀天下人)。”僧云：“出水后如何(莫向鬼窟里作活计。又恁么去也)？”门云：“荷叶(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江南。两头三面，笑杀天下人)。”

智门若是应机接物，犹较些子；若是截断众流，千里万里。且道：这莲花，出水与未出水，是一？是二？若恁么见得，许尔有个入处。虽然如是，若道是一，颠顶佛性，笼统真如；若道是二，心境未忘，落在解路上走，有什么歇期？且道古人意作么生？其实无许多事。所以投子道：“尔但莫著名言数句。若了诸事，自然不著，即无许多位次不同。尔摄一切法，一切法摄尔不得。本无得失、梦幻如许多名目，不可强与他安立名字，诳唬尔诸人，得么？尔诸人问故，所以有言；尔若不问，教我向尔道什么即得？一切事皆是尔将得来，都不干我事”。

古人道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”不见云门举——僧问灵云云：“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云竖起拂子。僧云：“出世后如何？”云亦竖起拂子。——云门云：“前头打著，后头打不著。”又云：“不说出与不出，何处有伊问时节也？”古人一问一答，应时应节，无许多事。尔若寻言逐句，了无交涉；尔若能言中透得言，意中透得意，机中透得机，放令闲闲地，方见智门答话处。

问“佛未出世时如何”、“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”、“斑石内混沌未分时如何”、“父母未生时如何”，云门道：“从古至今，只是一段事，无是无非，无得无失，无生与未生。”古人到这里，放一线道，有出有入。若是未了底人，扶篱摸壁，依草附木，或教他放下，又打入莽莽荡荡荒然处去。若是得底人，二六时中，不依倚一物；虽不依倚一物，若露一机一境，作么生摸索他？这僧问道：“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”智门云：“莲花。”便只拦问一答，不妨奇特。诸方皆谓之“颠倒语”——那里如此？！

不见岩头道：“常贵未开口已前，犹较些子。”古人露机处，已是漏逗了也；如今学者不省古人意，只管去理论出水与未出水——有什么交涉？！不见僧问智门：“如何是般若体？”门云：“蚌含明月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般若用？”门云：“兔子怀胎。”看他如此对答，天下人讨他语脉不得。或有人问夹山道：“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”只对他道：“露柱灯笼。”且道与莲花是同？是别？“出水后如何？”对他道：“杖头挑日月，脚下太泥深。”尔且道是？不是？且莫错认定盘星。雪窦忒杀慈悲，打破人情解，所以颂出：

**莲花荷叶报君知(老婆心切。见成公案，文彩已彰)，
出水何如未出时(泥里洗土块。分开也好，不可儻侗去也)？
江北江南问王老(主人公在什么处？问王老师作什么？尔自踏破草鞋)，
一狐疑了一狐疑(一坑埋却。自是尔疑，不免疑情未息。打云：会么)。**

智门本是浙人，得得(特地)入川参香林，既彻，却回住隋州智门。雪窦是他底子，见得好，穷玄极妙，直道“莲花荷叶报君知，出水何如未出时。”这里要人直下便会。山僧道：“未出水时如何？露柱灯笼。出水后如何？杖头挑日月，脚下太泥深。”尔且莫错认定盘星。如今人咬人言句者，有甚么限！尔且道：出水时是什么节？未出水时是什么节？若向这里见得，许尔亲见智门。

雪窦道，尔若不见，“江北江南问王老”。雪窦意道，尔只管去江北江南，问尊宿“出水与未出水”，江南添得两句，江北添得两句，一重添一重，辗转生疑，且道何时得不疑去？！如野狐多疑，冰凌上行，以听水声，若不鸣，方可过河。参学人若“一狐疑了一狐疑”，几时得平隐去？！

◎第二十二则 雪峰鳖鼻蛇

垂示云：大方无外，细若邻虚。擒纵非他，卷舒在我。必欲解粘去缚，直须削迹吞声。人人坐断要津，个个壁立千仞。且道是什么人境界？试举看——

举雪峰示众云：“南山有一条鳖鼻蛇(见怪不怪，其怪自坏。大小大怪事，不妨令人疑著)，汝等诸人，切须好看(□@力！一场漏逗)。”长庆云：“今日堂中，大小有人丧身失命(普州人送贼，以己妨人)。”僧举似玄沙(同坑无异土，奴见婢殷勤，同病相怜)，玄沙云：“须是稜兄始得，虽然如此，我即不恁么(不免作野狐精见解。是什么消息？毒气伤人)。”僧云：“和尚作么生(也好拶著这老汉)？”玄沙云：“用南山作什么(钓鱼船上谢三郎。只这野狐精，犹较些子，丧身失命也不知)？”云门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势(怕他作什么？一子亲得。一等是弄精魂。诸人试辨看)。

尔若平展，一任平展；尔若打破，一任打破。雪窦与岩头、钦山同行，凡三到投子、九上洞山，后参德山，方打破漆桶。一日，率岩头访钦山，至鳌山店上阻雪。岩头每日只是打睡，雪峰一向坐禅。岩头喝云：“瞌睡去！每日床上，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，他时后日，魔魅人家男女去在！”峰自点胸云：“某甲这里未稳在，不敢自瞒。”头云：“我将谓尔已后，向孤峰顶上，盘结草庵，播扬大教，犹作这个语话！”峰云：“某甲实未稳在。”头云：“尔若实如此，据尔见处，一一道来：是处，我与尔证明；不是处，与尔铲却。”

峰遂举：“见盐官上堂举色空义，得个入处。”头云：“此去三十年，切忌举著。”峰又举：“见洞山过水颂，得个入处。”头云：“若与么，自救不了。”“后到德山，问：‘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’山打一棒：‘道什么？’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。”头遂喝云：“尔不闻道，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。”峰云：“他后如何即是？”头云：“他日若欲播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，与我盖天盖地去。”峰于言下大悟，便礼拜，起来连声叫云：“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！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！”

后回闽中，住象骨山，自贻作颂云：“人生倏忽暂须臾，浮世那能得久居。出岭才登三十二，入闽早是四旬余。他非不用频频举，已过应须旋旋除。奉报满朝朱紫贵，阎王不怕佩金鱼。”凡上堂示众云：“一一盖天盖地，更不说玄说妙，亦不说心说性，突然独露。如火聚，近之则燎却面门；似大阿剑，拟之则丧身失命。若也伫思停机，则没干涉。”

只如百丈问黄檗：“甚处去来？”檗云：“大雄山下采菌去来。”丈云：“还见大虫么？”檗便作虎声，丈便拈斧作斫势，檗遂打百丈一捆，丈吟吟而笑，便归升座，谓众云：“大雄山有一大虫，汝等诸人，切须好看。老僧今日亲遭一口。”赵州凡见僧便问“曾到此间么？”云“曾到”或云“不曾到”，州总云“吃茶去”。院主云：“和尚寻常问僧，曾到与不曾到，总道‘吃茶去’，意旨如何？”州云：“院主！”主应诺。州云：“吃茶去！”紫胡门下立一牌，牌上书云：“紫胡有一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拟议则丧身失命。”或新到才相看，师便喝云：“看狗！”僧才回首，师便归方丈。

正如雪峰道：“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汝等诸人切须好看。”正当恁么时，尔作么生祇对？不蹶前踪，试请道看！到这里也须是会格外句始得，一切公案语言，举得将来，便知落处。看他恁么示众，且不与尔说行说解，还将情识测度得么？是他家儿孙，自然道得恰好。所以古人道：“承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。”言须有格外句，须要透关；若是语不离窠窟，堕在毒海中也。

雪峰恁么示众，可谓“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”。长庆、玄沙，皆是他家屋里人，

方会他恁么说话。只如雪峰道“南山有一条螫鼻蛇”，诸人还知落处么？到这里，须是具通方眼始得。不见真净有颂云：“打鼓弄琵琶，相逢两会家。云门能唱和，长庆解随邪。古曲无音韵，南山螫鼻蛇。何人知此意，端的是玄沙。”

只如长庆恁么祇对，且道意作么生？到这里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方可构得。若有纤毫去不尽，便构他底不得。可惜许，人多向长庆言下生情解道，“堂中才有闻处，便是丧身失命”；有者道，“原无一星事，平白地上说这般话疑人，人闻他道南山有一条螫鼻蛇，尔便疑著”。——若恁么会，且得没交涉，只去他言语上作活计。既不恁么会，又作么生会？后来有僧举似玄沙，玄沙云：“须是稜兄始得。虽然如是，我即不恁么。”僧云：“和尚又作么生？”沙云：“用南山作什么？”但看玄沙语中，便有出身处，便云：“用南山作什么”。若不是玄沙，也大难酬对。

只如他恁么道“南山有一条螫鼻蛇”，且道在什么处？到这里，须是向上人方会恁么说话。古人道：“钓鱼船上谢三郎，不爱南山螫鼻蛇。”却到云门，以拄杖改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势。云门有弄蛇手脚，不犯锋芒，明头也打著，暗头也打著。他寻常为人，如舞太阿剑相似，有时飞向人眉毛眼睫上，有时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。雪门改拄杖作怕势，且不是弄精魂，他莫也是丧身失命么？作家宗师，终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计。雪窦只为爱云门契证得雪峰意，所以颂出：

象骨岩高人不到(千个万个，摸索不著，非公境界)，
到者须是弄蛇手(是精识精，是贼识贼。成群作队作什么？也须是同火始得)。
稜师备师不奈何(一状领过。放过一著)，
丧身失命有多少(罪不重科。带累平人)。
韶阳知(犹较些子。这老汉只具一只眼，老汉不免作伎俩)，
重拨草(落草汉有什么用处？果然，在什么处？便打)，
南北东西无处讨(有么有么？阇黎眼瞎)。
忽然突出拄杖头(看高著眼。便打)，
抛对雪峰大张口(自作自受，吞却千个万个，济什么事？天下人摸索不著)。
大张口兮同闪电(两重公案，果然！赖有末后句)，
剔起眉毛还不见(蹉过了也。五湖四海，觅恁么人也难得，如今在什么处)。
如今藏在乳峰前(向什么处去也？大小雪窦也作这去就。山僧今日，也遭一口)，
来者——看方便(瞎！莫向脚跟下看，看取上座脚跟下，著一箭了也)。
师高声喝云：“看脚下(贼过后张弓，第二头、第三头。重言不当吃)！”

“象骨岩高人不到，到者须是弄蛇手。”雪峰山下有象骨岩，雪峰机峰高峻，罕有人到他处。雪窦是他屋里人，毛羽相似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也须是通方作者共相证明。只这螫鼻蛇，也不妨难弄，须是解弄始得；若不解弄，反被蛇伤。五祖先师道：“此螫鼻蛇，须是有不伤犯手脚底机，于他七寸上，一捏捏住，便与老僧把手共行。”长庆、玄沙，有这般手脚。雪窦道，“稜师、备师不奈何”，人多道长庆、玄沙不奈何，所以雪窦独美云门——且得没交涉！殊不知，三人中，机无得失，只是有亲疏。且问诸人，什么处是稜师、备师不奈何处？

“丧身失命有多少？”此颂长庆道“今日堂中，大有人丧身失命”。到这里，须是有弄蛇手，仔细始得。雪窦出他云门，所以一时拨却，独存云门一个，道“韶阳知，重拨草”，盖为云门知他雪峰道“南山有一螫鼻蛇”落处，所以重拨草。雪窦颂到这里，更有妙处云，“南北东西无处讨”。尔道在什么处？“忽然突出拄杖

头”，原来只在这里。尔不可便向拄杖头上作活计去也。云门以拄杖改向雪峰面前、作怕势，云门便以拄杖作螫鼻蛇用，有时却云：“拄杖子化为龙，吞却乾坤了也，山河大地甚处得来？”只是一条拄杖子，有时作龙，有时作蛇，为什么如此？到这里方知古人道，“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”。

颂道：“抛对雪峰大张口，大张口兮同闪电。”雪窦有余才，拈出云门毒蛇去。只这大张口兮同于闪电相似，尔若拟议，则丧身失命。“剔起眉毛还不见”，向什么处去也？雪窦颂了，须去活处为人，将雪峰蛇自拈自弄，不妨杀活临时。要见么？云“如今藏在乳峰前”。乳峰乃雪窦山名也。雪窦有颂云：“石总四顾沧冥窄，寥寥不许白云白。”长庆、玄沙、云门，虽弄得了，不见，却云“如今藏在乳峰前，来者——看方便。”雪窦犹涉廉纤在，不言使用，却高声喝云：“看脚下！”从上来有多人拈弄？且道还曾伤著人？不曾伤著人？师便打。

◎第二十三则 保福长庆游山次

垂示云：玉将火试，金将石试，剑将毛试，水将杖试。至于衲僧门下，一言一句，一机一境，一出一入，一挨一拶，要见深浅，要见向背，且道将什么试？请举看——

举保福、长庆游山次（这两个落草汉），福以手指云：“只这里便是妙峰顶（平地上起骨堆。切忌道著，掘地深埋）。”庆云：“是则是，可惜许（若不是铁眼铜睛，几被惑了。同病相怜，两个一坑埋却）。”雪窦著语云：“今日共这汉游山，图个什么（不妨减人斤两，犹较些子。傍人按剑）？”复云：“百千年后不道无，只是少（少卖弄！也是云居罗汉）。”后举似镜清（有好有恶），清云：“若不是孙公，便见髑髅遍野（同道者方知。大地茫茫愁杀人。奴见婢慙慙。设使临济、德山出来，也须吃棒）。”

保福、长庆、镜清，总承嗣雪峰。他三人同得同证，同见同闻，同拈同用，一出一入，递相挨拶，盖为他是同条生底人，举著便知落处。在雪峰会里，居常问答，只是他三人。古人行住坐卧，以此道为念，所以举著便知落处。

一日，游山次，保福以手指云：“只这里便是妙峰顶。”如今禅和子，恁么问著，便只口似匾担。赖值问著长庆。尔道保福恁么道，图个什么？古人如此，要验他有眼无眼。是他家里人，自然知他落处，便对他道：“是即是，可惜许。”且道长庆恁么道，意旨如何？不可一向恁么去也，似则似，罕有等闲无一星事，赖是长庆识破他。

雪窦著语云：“今日共这汉游山，图个什么？”且道落在什么处？复云：“百千年后不道无，只是少。”雪窦解点胸，正似黄檗道，“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”雪窦恁么道，也不妨险峻。若不是同声相应，争得如此孤危奇怪！此谓之著语：落在两边，虽落在两边，却不住两边。

后举似镜清，清云：“若不是孙公，便见髑髅遍野。”孙公，乃长庆俗姓也。不见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妙峰孤顶？”州云：“老僧不答尔这话。”僧云：“为什么不答这话？”州云：“我若答尔，恐落在平地上。”

教中说妙峰孤顶，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。善财去参，七日不逢。一日却在别峰相见。及乎见了，却与他说一念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。德云既不下山，因什么却在别峰相见？若道他下山，教中道，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，常在妙峰孤顶。到这里，德云与善财，的的在那里？自后李长者打葛藤，打得好，道：

“妙峰孤顶，是一味平等法门，一一皆真，一一皆全，向无得无失、无是无非处独露，所以善财不见。到称性处，如眼不自见，耳不自闻，指不自触，如刀不自割，火不自烧，水不自洗。”

到这里，教中大有老婆相为处，所以放一线道，于第二义门，立宾立主，立机境、立问答。所以道：“诸佛不出世，亦无有涅槃。方便度众生，故现如斯事。”且道毕竟作么生免得镜清、雪窦恁么道去？当时不能拍拍相应，所以尽大地人髑髅遍野。镜清恁么证将来，那两个恁么用将来，雪窦后面颂出，更显焕。颂云：

妙峰孤顶草离离(和身没却，脚下已深数丈也)，
拈得分明付与谁(用作什么？大地没人知。干屎橛堪作何用？拈得鼻孔、失却口)。
不是孙公辨端的(错！看箭！著贼了也不知)，
髑髅著地几人知(更不再活，如麻似粟。闍黎拈得鼻孔失却口)？

“妙峰孤顶草离离”，草里辊，有什么了期？“拈得分明付与谁”，什么处是分明处？颂保福道“只这里便是妙峰顶”。“不是孙公辨端的”，孙公见什么道理，便云“是则是，可惜许”？只如“髑髅著地几人知”，汝等诸人还知么？瞎。

◎第二十四则 铁磨老牯牛

垂示云：高高峰顶立，佛眼觑不见。直饶眼似流星，机如掣电，未免灵龟曳尾。到这里合作么生？试举看——

举刘铁磨到汾山(不妨难湊泊。这老婆不守本分)，山云：“老牯牛，汝来也(点。探竿影草。向什么处见聾讹)。”磨云：“来日台山大会斋，和尚还去么(箭不虚发。大唐打鼓新罗舞。放去太速，收来太迟)？”汾山放身卧(中也。尔向什么处见汾山？谁知远烟浪，别有好思量)，磨便出去(过也！见机而作)。

刘铁磨，尼也。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拟议则丧身失命，禅道若到紧要处，那里有许多事？他作家相见，如隔墙见角，便知是牛，隔山见烟，便知是火，拶著使动，捺著便转。汾山道：“老僧百年后，向山下檀越家，作一头水牯牛，左肋下书五字云：‘汾山僧某甲。’”且正当恁么时，唤作汾山僧即是？唤作水牯牛即是？如今人问著，管取分疏不下。

刘铁磨久参，机锋峭峻，人号为刘铁磨，去汾山十里卓庵。一日，去访汾山，山见来，便云：“老牯牛，汝来也。”磨云：“来日台山大会斋，和尚还去么？”汾山放身便卧，磨便出去。尔看他一如说话相似，且不是禅，又不是道，唤作无事会，得么？汾山去台山，自隔数千里，刘铁磨因什么却令汾山去斋？且道意旨如何？

这老婆会他汾山说话，丝来线去，一放一收，互相酬唱，如两镜相照，无影像可观，机机相副，句句相投。如今人三搭不回头，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。这个却不是世谛情见，如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是他知有向上事，所以如此，如今只管做无事会。

五祖演和尚道：“莫将有事为无事，往往事从无事生。”尔若参得透去，见他恁么如寻常人说话一般，多被言语隔碍，所以不会，唯是知音方会他底。只如乾峰示众云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著，落在第二。”云门出众云：“昨日有一僧，

从天台来，却往南岳去。”乾峰云：“典座今日不得普请。”看他两人，放则双放，收则双收，洵仰下谓之“境致”，风尘草动，悉究端倪；亦谓之“隔身句”，意通而语隔。到这里，须是左拨右转，方是作家。

曾骑铁马入重城(惯战作家，塞外将军。七事随身)，
敕下传闻六国清(狗衔赦书，寰中天子。争奈海晏河清)。
犹握金鞭问归客(是什么消息？一条拄杖两人扶，相招同往又同来)，
夜深谁共御街行(君向潇湘我向秦，且道行作什么)？

雪窦颂，诸方以为极则。一百颂中，这一颂最具理路。就中极妙，贴体分明颂出。“曾骑铁马入重城”，颂刘铁磨恁么来。“敕下传闻六国清”，颂洵山恁么问。“犹握金鞭问归客”，颂磨云“来日台山大会斋，和尚还去么”。“夜深谁共御街行”，颂洵山放身便卧，磨便出去。

雪窦有这般才调，急切处向急切处颂，缓缓处向缓缓处颂。风穴亦曾拈，同雪窦意。此颂诸方皆美之：高高峰顶立，魔外莫能知；深深海底行，佛眼觑不见。看他一个放身卧，一个便出去，若更周遮，一时求路不见。

雪窦颂意最好，是曾骑铁马入重城。若不是同得同证，焉能恁么？且道得个什么意？不见僧问风穴：“洵山道：‘老牯牛，汝来也。’意旨如何？”穴云：“白云深处金龙跃。”僧云：“只如刘铁磨道，‘来日台山大会斋，和尚还去么？’意旨如何？”穴云：“碧波心里玉兔惊。”僧云：“洵山便作卧势，意旨如何？”穴云：“老倒疏慵无事日，闲眠高卧对青山。”此意亦与雪窦同也。

◎第二十五则 莲华峰拈拄杖

垂示云：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。语不惊群，陷于流俗。忽若击石火里别缁素，闪电光中辨杀活，可以坐断十方，壁立千仞，还知有恁么时节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莲花峰庵主，拈拄杖示众云(看。顶门上具一只眼，也是时人窠窟)：“古人到这里，为什么不肯住(不可向虚空里钉橛，权立化城)？”众无语(千个万个，如麻似粟，却较些子。可惜许！一棚俊鹘)。自代云：“为他途路不得力(若向途中辨，犹争半月程。设使得力，堪作什么？岂可全无一个)。”复云：“毕竟如何(千人万人，只向个里坐却。千人万人中，一个两个会)？”又自代云：“**榔床横担不顾人，直入千峰万峰去**(也好与三十棒！只为他担板，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)。”

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？脚跟也未点地在。国初时，在天台莲花峰卓庵。古人既得道之后，茅茨石室中，折脚铛儿内，煮野菜根吃过日，且不求名利，放旷随缘，垂一转语，且要报佛祖恩，传佛心印。才见僧来，便拈拄杖云，“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？”前后二十余年，终无一人答得。只这一问，也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。若也知他圈缋，不消一捏。尔且道因什么二十年如此问？既是宗师所为，何故只守一橛？若向个里见得，自然不向情尘上走。

凡二十年中，有多少人，与他平展、下语、呈见解，做尽伎俩；设有个道得，也不到他极则处。况此事虽不在言句中，非言句即不能辨。不见道，“道本无言，因言显道”。所以验人端的处，下口便知音。古人垂一言半句，亦无他，只要见尔知有不知有。他见人不会，所以自代云：“为他途路不得力。”看他道得，自然契理契机，几曾失却宗旨？

古人云：“承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。”如今人只管撞将去便了，得则得，争奈颠颠倒倒；若到作家面前，将三要语“印空、印泥、印水”验他，便见方木逗圆孔，无下落处。到这里，讨一个同得同证，临时向什么处求？若是知有底人，开怀通个消息，有何不可？若不遇人，且卷而怀之。且问尔诸人：拄杖子是衲僧寻常用底，因什么却道途路不得力？古人到此不肯住，其实“金屑虽贵，落眼成翳”。

石室善道和尚，当时遭沙汰，常以拄杖示众云：“过去诸佛也恁么，未来诸佛也恁么，现前诸佛也恁么。”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众云：“这个只为中下根人。”时有僧出问云：“忽遇上上人来时如何？”峰拈拄杖便去。云门云：“我即不似雪峰，打破狼藉。”僧问：“未审和尚如何？”云门便打。

大凡参问，也无许多事，为尔外见有山河大地，内见有见闻觉知，上见有诸佛可求，下见有众生可度，直须一时吐却，然后十二时中，行住坐卧，打成一片。虽在一毛头上，宽若大千沙界；虽居镬汤炉炭中，如在安乐国土；虽居七珍八宝中，如在茅茨蓬蒿下。这般事，若是通方作者，到古人实处，自然不费力。他见无人构得他底，复自征云：“毕竟如何？”又奈何不得，白云：“**柳**横担不顾人，直入千峰万峰去。”这个意又作么生？且道指什么处为地头？不妨句中有眼，言外有意，自起自倒，自放自收。

岂不见严阳尊者，路逢一僧，拈起拄杖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僧云：“不识。”严云：“一条拄杖也不识！”严复以拄杖，地上割一下云：“还识么？”僧云：“不识。”严云：“土窟子也不识！”严复以往杖担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严云：“**柳**横担不顾人，直入千峰万峰去。”

古人到这里，为什么不肯住？雪窦有颂云：“谁当机，举不赚，亦还希，摧残峭峻，销铄玄微。重关曾巨闢（闢，同“辟”，打开），作者未同归。玉兔乍圆乍缺，金乌似飞不飞。卢老不如何处去，白云流水共依依。”因什么山僧道，“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”？才作计较，便是黑山鬼窟里作活计。若见得彻、信得及，千人万人，自然罗笼不住，奈何不得，动著拶著，自然有杀有活。雪窦会他意，道“直入千峰万峰去”，方始成颂。要知落处，看取雪窦颂云：

眼里尘沙耳里土(懵懂三百担，鶻鶻突突有什么限？更有恁么汉)，
千峰万峰不肯住(尔向什么处去？且道是什么消息)。
落花流水大茫茫(好个消息！闪电之机，徒劳佇思。左顾千生，右顾万劫)，
别起眉毛何处去(脚跟下更赠一对眼，元来只在这里。还截得庵主脚跟么？
虽然如是，也须是到这田地始得。打云：为什么只在这里)？

雪窦颂得甚好，有转身处，不守一隅，便道“眼里尘沙耳里土”，此一句颂莲花峰庵主。衲僧家到这里，上无攀仰，下绝己躬，于一切时中，如痴似兀。不见南泉道：“学道之人，如痴钝者也难得。”禅月诗云：“常忆南泉好言语，如斯痴钝者还希。”法灯云：“谁人知此意，令我忆南泉。”南泉又道：“七百高僧，尽是会佛法底人，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，只会道，所以得他衣钵。”且道佛法与道相去多少？雪窦拈云：“眼里著沙不得，耳里著水不得。或若有个汉，信得及、把得住，不受人瞒，祖佛言教是什么热碗鸣声！便请高挂钵囊，拗折拄杖，管取一员无事道人。”又云：“眼里著得须弥山，耳里著得大海水。有一般汉，受人商量，祖佛言教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却须挑起钵囊，横担拄杖，亦是一员无事道人。”复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然后没交涉。”三员无事道人中，要选一人为

师，正是这般生铁铸就底汉，何故？或遇恶境界，或遇奇特境界，到他面前，悉皆如梦相似，不知有六根，亦不知有旦暮。直饶到这般田地，切忌守寒灰死火，打入黑漫漫处去，也须是有转身一路始得。不见古人道：“莫守寒岩异草青，坐却白云宗不妙。”所以莲花峰庵主道，“为他途路不得力”，直须是千峰万峰去始得。且道唤什么作千峰万峰？雪窦只爱他道“柳_不横担不顾人，直入千峰万峰去”，所以颂出。且道向什么处去？还有知得去处者么？

“落花流水太茫茫”，落花纷纷，流水茫茫，闪电之机，眼前是什么？“剔起眉毛何处去？”雪窦为什么也不知他去处？只如山僧道，适来举拂子，且道即今在什么处？尔诸人若见得，与莲花峰庵主同参；其或未然，三条椽下、七尺单前，试去参详看。

◎第二十六则 百丈独坐大雄峰

举僧问百丈：“如何是奇特事(言中有响，句里呈机，惊杀人！有眼不曾见)？”
丈云：“独坐大雄峰(凛凛威风四百州。坐者立者，二俱败缺)。”僧礼拜(伶俐衲僧，也有恁么人，要见恁么事)，丈便打(作家宗师，何故来言不丰？令不虚行)。

临机具眼，不顾危亡，所以道，“不入虎穴，争得虎子”。百丈寻常如虎插翅相似，这僧也不避死生，敢捋虎须，便问：“如何是奇特事？”这僧也具眼，百丈便与他担荷云：“独坐大雄峰。”其僧便礼拜。衲僧家须是别(辨别)未问已前意始得。这僧礼拜，与寻常不同，也须是具眼始得。莫教平生心胆向人倾，相识还如不相识。只这僧问“如何是奇特事”，百丈云“独坐大雄峰”，僧礼拜，丈便打。——看他放去则一时俱是，收来则扫踪灭迹。且道他便礼拜意旨如何？若道是好，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么？若道是不好，他礼拜有什么不得处？到这里，须是识休咎、别缁素、立向千峰顶上始得。

这僧便礼拜，似捋虎须相似；只争转身处，赖值百丈顶门有眼，肘后有符，照破四天下，深辨来风，所以便打，若是别人无奈他何。这僧以机投机，以意遣意，他所以礼拜。如南泉云：“文殊普贤，昨夜三更，起佛见、法见，各与二十棒，贬向二铁围山去也。”时赵州出众云：“和尚棒教谁吃？”泉云：“王老师有什么过？”州礼拜。宗师家等闲不见他受用处，才到当机拈弄处，自然活泼泼地。五祖先师常说：“如马前相扑相似”。尔但常教见闻声色一时坐断，把得定、作得主，始见他百丈。且道放过时作么生？看取雪窦颂出云：

祖域交驰天马驹(五百年，一间生。千人万人中，有一个半个。子承父业)，
化门舒卷不同途(已在言前。渠侬得自由，还他作家手段)。
电光石火存机变(劈面来也，左转右转，还见百丈为人处也无)，
堪笑人来捋虎须(好与三十棒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不免丧身失命。放过闍黎一著)。

雪窦见得透，方乃颂出。天马驹日行千里，横行竖走，奔骤如飞，方名天马驹。雪窦颂百丈于祖域之中，东走向西，西走向东，一来一往，七纵八横，殊无少碍，如天马驹相似，善能交驰，方见自由处。这个自是得他马祖大机大用。不见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祖便打云：“我若不打尔，天下人笑我去在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祖云：“近前来，向尔道。”僧近前，祖劈耳便掌云：

“六耳不同谋。”看他恁么得大自在，于建化门中，或卷或舒——有时舒不在卷处，有时卷不在舒处，有时卷舒俱不在。所以道“同途不同辙”，此颂百丈有这般手脚。

雪窦道：“电光石火存机变”，颂这僧如击石火、似闪电光，只在些子机变处。岩头道：“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。若论战也，个个立在转处。”雪窦道：“机轮曾未转，转必两头走。”若转不得，有什么用处？大丈夫汉，也须是识些子机变始得。如今人只管供他款，被他穿却鼻孔，有什么了期！这僧于电光石火中，能存机变，便礼拜。雪窦道“堪笑人来捋虎须”，百丈似一个大虫相似，堪笑这僧去捋虎须。

◎第二十七则 云门体露金风

垂示云：问一答十，举一明三。见兔放鹰，因风吹火。不惜眉毛则且置，只如入虎穴时如何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云门：“树凋叶落时如何(是什么时节？家破人亡，人亡家破)？”云门云：“体露金风(撑天拄地，斩钉截铁，净裸裸，赤洒洒，平步青霄)。”

若向个里荐得，始见云门为人处；其或未然，依旧只是指鹿为马，眼瞎耳聋。谁人到这境界？且道云门为复是答他话？为复是与他酬唱？若道答他话，错认定盘星；若道与他唱和，且得没交涉。既不恁么，毕竟作么生？尔若见得透，衲僧鼻孔不消一捏；其或未然，依旧打入鬼窟里去。大凡扶竖宗乘，也须是全身担荷，不惜眉毛，向虎口横身，任他横拖倒拽；若不如此，争能为得人？

这僧致个问端，也不妨峻峻，若以寻常事看他，只似个管闲事底僧。若据衲僧门下，去命脉里觑时，不妨有妙处。且道树凋叶落是什么人境界？十八问中，此谓之“辨主问”，亦谓之“借事问”。云门不移易一丝毫，只向他道：“体露金风。”答得甚妙，亦不敢辜负他问头。盖为他问处有眼，答处亦端的。古人道：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”若是知音底，举著便知落处。尔若向云门语脉里讨，便错了也。只是云门句中多爱惹人情解；若作情解会，未免丧我儿孙。云门爱恁么骑贼马趁贼。不见僧问：“如何是非思量处？”门云：“识情难测。”这僧问：“树凋叶落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体露金风。”句中不妨把断要津、不通凡圣，须会他举一明三、举三明一。尔若去他三句中求，则脑后拔箭。他一句中须具三句，函盖乾坤句，随波逐浪句，截断众流句，自然恰好。云门三句中，且道用那句接人？试辨看。颂曰：

问既有宗(深辨来风，箭不虚发)，
答亦攸同(岂有两般？如钟待扣，功不浪施)。
三句可辨(上中下，如今是第几句？须是向三句外荐取始得)，
一镞辽空(中！过也。祝王著磕著，箭过新罗)。
大野兮凉飐飐(普天匝地，还觉骨毛卓竖么？放行去也)，
长空兮疏雨濛濛(风浩浩，水漫漫。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)。
君不见，少林久坐未归客(更有不啁回汉，带累杀人。黄河头上泻将过来)，
静依熊耳一丛丛(开眠也著，合眼也著，鬼窟里作活计，眼瞎耳聋。谁到这境界？不免打折尔版齿)。

古人道：“承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。”古人言不虚设，所以道，大凡问个事，也须识些子好恶。若不识尊卑去就，不识净触，信口乱道，有什么利济？凡出言

吐气，须是如钳如铗，有钩有锁，须是相续不断始得。

这僧问处有宗旨，云门答处亦然。云门寻常以三句接人，此是极则也。雪窦颂这公案，与颂大龙公案相类。“三句可辨”，一句中具三句；若辨得，则透出三句外。“一镞辽空”，镞乃箭镞也，射得太远，须是急著眼看始得。若也见得分明，可以一句之下，开展大千沙界。

到此颂了，雪窦有余才，所以展开颂出道：“大野兮凉飏飒飒，长天兮疏雨濛濛。”且道是心是境？是玄是妙？古人道：“法法不隐藏，古今常显露。”他问“树凋叶落时如何？”云门道：“体露金风。”雪窦意只作一境，如今眼前风拂拂地，不是东南风，便是西北风，直须便怎么会始得。尔若更作禅道会，便没交涉。“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”，达磨未归西天时，九年面壁，静悄悄地，且道是树凋叶落？且道是体露金风？若向这里，尽古今凡圣，乾坤大地，打成一片，方见云门、雪窦底为人处。“静依熊耳一丛丛”，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。前山也千丛万丛，后山也千丛万丛。诸人向什么处见？还见雪窦为人处么？也是灵龟曳尾。

◎第二十八则 南泉不说底法

举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，丈问：“从上诸圣，还有不为人说底法么（和尚合知。壁立万仞，还觉齿落么）？”泉云：“有（落草了也！孟八郎作什么？便有恁么事）。”丈云：“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（看他作么生，看他手忙脚乱，将错就错。但试问看）？”泉云：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（果然纳败阙，果然漏逗不少）。”丈云：“说了也（莫与他说破，从他错一平生。不合与他恁么道）。”泉云：“某甲只恁么，和尚作么生（赖有转身处，与长即长，与短即短，现长则就）？”丈云：“我又不是大善知识，争知有说不说（看他手忙脚乱，藏身露影，去死十分。烂泥里有刺，恁么那赚我）。”泉云：“某甲不会（乍可恁么？赖值不会，会即打尔头破！赖值这汉只恁么）。”丈云：“我太杀为尔说了也（雪上加霜，龙头蛇尾作什么）。”

到这里，也不消即心、不即心，不消非心、不非心，直下从顶至足，眉毛一茎也无，犹较些子。即心非心，寿禅师谓之“表诠、遮诠”。此是涅槃和尚，法正禅师也，昔时在百丈作西堂，开田说大义者。是时南泉已见马祖了，只是往诸方抉择。百丈致此一问，也大难酬，云：“从上诸圣，还有不为人说底法么？”若是山僧，掩耳而出。看这老汉一场懞^ㄟ！若是作家，见他恁么问，便识破得他。

南泉只据他所见，便道“有”，也是孟八郎。百丈便将错就错，随后道：“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”，泉云：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”这汉贪观天上月，失却掌中珠。丈云：“说了也。”可惜许，与他注破，当时但劈脊便棒，教他知痛痒。虽然如是，尔且道什么处是说处？据南泉见处，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”，不曾说著，且问尔诸人，因什么却道“说了也”？——他语下又无踪迹。若道他不说，百丈为什么却恁么道？

南泉是变通底人，便随后一拶云：“某甲只恁么，和尚又作么生？”若是别人，未免分疏不下。争奈百丈是作家，答处不妨奇特，便道：“我又不是大善知识，争知有说不说？”南泉便道个“不会”，是渠果会来道不会？莫是真个不会？百丈云：“我太杀为尔说了也。”且道什么处是说处？若是弄泥团汉时，两个漚漚^{ㄟ ㄟ}（漚，音gǔ。ㄟ，音义不祥）；若是二俱作家时，如明镜当台。其实前头二俱作家，后头二俱放过。若是具眼汉，分明验取。且道作么生验他？看雪窦颂出云：

祖佛从来不为人(各自守疆界，有条攀条，记得个元字脚在心，入地狱如箭)，
衲僧今古竞头走(踏破草鞋，拗折拄杖，高挂钵囊)。

明镜当台列像殊(堕也！破也！打破镜来，与尔相见)，

——面南看北斗(还见老僧骑佛殿出山门么？新罗国里曾上堂，大唐国里未打鼓)。

斗柄垂(落处也不知？在什么处)，

无处讨(瞎！可惜许！椀子落地，櫟子成七八片)，

拈得鼻孔失却口(那里得这消息来？果然恁么。便打)。

释迦老子出世，四十九年，未曾说一字，始从光耀土，终至跋提河，于是二中间，未尝说一字。恁么道，且道是说？是不说？如今满龙宫、盈海藏，且作么生是不说？岂不见修山主道：“诸佛不出世，四十九年说。达磨不西来，少林有妙诀。”又道诸佛不曾出世，亦无一法与人，但能观众生心，随机应病，与药施方，遂有三乘十二分教。其实祖佛，自古至今，不曾为人说。只这不为人，正好参详。

山僧常说，若是添一句，甜蜜蜜地，好好观来，正是毒药。若是劈脊便棒，蓦口便掴，推将出去，方始亲切为人。

“衲僧今古竞头走。”到处是也问，不是也问，问佛问祖，问向上，问向下；虽然如此，若未到这田地，也少不得。如“明镜当台列像殊，”只消一句，可辨明白。古人道：“万象及森罗，一法之所印。”又道：“森罗及万象，总在一个中圆。”神秀大师云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大满云：“他只在门外。”雪窦恁么道，且道在门内？在门外？

尔等诸人，各有一面古镜，森罗万象，长短方圆，一一于中显现。尔若去长短处会，卒摸索不著。所以雪窦道：“明镜当台列像殊”，却须是“——面南看北斗。”既是面南，为什么却看北斗？若恁么会得，方见百丈、南泉相见处。此两句颂百丈挨拶处。丈云“我又不是大善知识，争知有说不说”，雪窦到此颂得，落在死水里，恐人错会，却自提起云，即今目前斗柄垂，尔更去什么处讨？尔才拈得鼻孔失却口、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。

◎第二十九则 大隋随他去也

垂示云：鱼行水浊，鸟飞毛落。明辨主宾，洞分缁素。直似当台明镜，掌内明珠，汉现胡来，声彰色显。且道为什么如此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大隋：“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(这个是什么物？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著。预搔待痒)？”隋云：“坏(无孔铁锤当面掷，没却鼻孔。未开口已前勘破了也)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随他去也(没量大人语脉里转却，果然错认)。”隋云：“随他去(前箭犹轻后箭深，只这个多少人摸索不著。水长船高，泥多佛大。若道随他去，在什么处？若道不随他去，又作么生？便打)。”

大隋真如和尚，承嗣大安禅师，乃东川盐亭县人，参见六十余员善知识。昔时在沔山会里作火头，一日，沔山问云：“子在此数年，亦不解致个问来看如何。”隋云：“令某甲问个什么即得？”沔山云：“子便不会问如何是佛？”隋以手掩沔山口。山云：“汝已后觅个扫地人也无。”后归川，先于棚(棚，音 péng，分水的堤坎)口山路次，煎茶接待往来，凡三年。后方出世，开山住大隋。

有僧问：“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”这僧只据教意来问。教

中云：“成住坏空，三灾劫起，坏至三禅天。”这僧原来不知话头落处。且道“这个”是什么？人多作情解，道“这个”是众生本性。隋云：“坏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随他去也。”隋云：“随他去。”只这个，多少人情解、摸索不著。若道随他去，在什么处？若道不随他去，又作么生？不见道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”。

后有僧问修山主：“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”山主云：“不坏。”僧云：“为什么不坏？”主云：“为同于大千。”坏也碍塞杀人，不坏也碍塞杀人。

其僧既不会大隋说话，是他也不妨以此事为念，却持此问，直往舒州投子山。投子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僧云：“西蜀大隋。”投云：“大隋有何言句？”僧遂举前话。投子焚香礼拜云：“西蜀有古佛出世，汝且速回。”其僧复回，至大隋，隋已迁化。这僧一场懔_ㄟ罗（懔_ㄟ罗，音mǒ l u ō，羞惭）。后有唐僧景遵题大隋云：“了然无别法，谁道印南能。一句随他语，千山走衲僧。蛰寒鸣砌叶，鬼夜礼龕灯。吟罢孤窗外，徘徊恨不胜。”所以雪窦后面引此两句颂出，如今也不得作坏会，也不得作不坏会，毕竟作么生会？急著眼看！

劫火光中立问端（道什么？已是错了也），

衲僧犹滞两重关（坐断此人，如何救得？百匝千重，也有脚头脚底）。

可怜一句随他语（天下衲僧作这般计较，千句万句也不消得。有什么难截断他脚跟处），

万里区区独往还（业识茫茫，蹉过也不知。自是他踏破草鞋）。

雪窦当机颂出，句里有出身处。“劫火光中立问端，衲僧犹滞两重关”，这僧问处，先怀“坏”与“不坏”，是两重关。若是得底人，道坏也有出身处，道不坏也有出身处。“可怜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独往还”，颂这僧持此问投子，又复回大隋，可谓万里区区也。

◎第三十则 赵州大萝卜头

举僧问赵州：“承闻和尚亲见南泉，是否（千闻不如一见。拶眉分八字）？”
州云：“镇州出大萝卜头（撑天拄地，斩钉截铁，箭过新罗，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）。”

这僧也是个久参底，问中不妨有眼；争奈赵州是作家，便答他道，“镇州出大萝卜头”，可谓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。这老汉大似个白拈贼相似；尔才开口，便换却尔眼睛。若是豁达英灵底汉，直下向击石火里、闪电火中，才闻举著，剔起便行。苟或伫思停机，不免丧身失命。

江西澄散圣判，谓之“东问西答”，唤作“不答话”、“不上他圈缊”——若恁么会，争得？！远录公云，“此是傍瞥语，收在九带中”——若恁么会，梦也未梦见在，更带累赵州去。有者道，镇州从来出大萝卜头，天下人皆知，赵州从来参见南泉，天下人皆知，这僧却更问道，“承闻和尚亲见南泉，是否”，所以州向他道，“镇州出大萝卜头”——且得没交涉！

都不恁么会，毕竟作么生会？他家自有通霄路。不见僧问九峰：“承闻和尚亲见延寿来，是否？”峰云：“山前麦熟也未？”正对得赵州答此僧话，浑似两个无孔铁锤。赵州老汉是个无事底人，尔轻轻问著，便换却尔眼睛。若是知有底人，细嚼来咽；若是不知有底人，一似浑崙吞个枣。

镇州出大萝卜(天下人知，切忌道著！一回举著一回新)，
天下衲僧取则(争奈不恁么？谁用这闲言长语)。
只知自古自今(半开半合，如麻似粟。自古也不恁么，如今也不恁么)，
争辨鹄白乌黑(全机颖脱，长者自长，短者自短，识得者贵，也不消得辨)。
贼贼(咄！更不是别，自是担枷过状)，
衲僧鼻孔曾拈得(穿过了也，裂转)！

“镇州出大萝卜”，尔若取他为极则，早是错了也。古人把手上高山，未免傍观者哂。人皆知道这个是极则语，却毕竟不知极则处，所以雪窦道：“天下衲僧取则。”

“只知自古自今，争辨鹄白乌黑。”虽知今人也恁么答，古人也恁么答，何曾分得缁素来？雪窦道，也须是去他石火电光中，辨其鹄白乌黑始得。

公案到此颂了也，雪窦自出意，向活泼泼处，更向尔道：“贼贼！衲僧鼻孔曾拈得。”三世诸佛也是贼，历代祖师也是贼。善能作贼，换人眼睛，不犯手脚，独许赵州。且道什么处是赵州善做贼处？镇州出大萝卜头！

卷四

◎第三十一则 麻谷持锡绕床

垂示云：动则影现，觉则冰生。其或不动不觉，不免入野狐窟里。透得彻、信得及，无丝毫障翳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放行也，瓦砾生光；把定也，真金失色。古人公案，未免周遮。且道评论什么边事？试举看——

举麻谷持锡到章敬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(曹溪样子，一摸脱出，直得惊天动地)。敬云：“是是(泥里洗土块，赚杀一船人。是什么语话？系驴橛子)！”雪窦著语云：“错(放过则不可，犹较一著在)！”麻谷又到南泉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(依前泥里洗土块，再运前来。鰕跳不出斗)。泉云：“不是，不是(何不承当？杀人不眨眼。是什么语话)！”雪窦著语云：“错(放过不可)。”麻谷当时云：“章敬道是，和尚为什么道不是(主人公在什么处？这汉元来取人舌头，漏逗了也)？”泉云：“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(也好！杀人须见血，为人须为彻。瞒却多少人来)。此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(果然被他笼罩，争奈自己何)。”

古人行脚，遍历丛林，直以此事为念，要辨他曲录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。古人一言相契，即住；一言不契，即去。看他麻谷到章敬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章敬云：“是是！”杀人刀活人剑，须是本分作家。雪窦云：“错！”落在两边，尔若去两边会，不见雪窦意。他卓然而立，且道为什么事？雪窦为什么却道错？什么处是他“错”处？章敬道是，什么处是“是”处？雪窦如坐读判语。

麻谷担个“是”字，便去见南泉，依然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泉云：“不是不是！”杀人刀活人剑，须是本分宗师。雪窦云：“错。”章敬道“是是”，南泉云“不是不是”，为复是同？是别？前头道是，为什么也错？后头道不

是，为什么也错？若向章敬句下荐得，自救也不了。若向南泉句下荐得，可与祖佛为师。虽然恁么，衲僧家须是自肯始得，莫一向取人口辩。

他问既一般，为什么一个道是，一个道不是？若是通方作者、得大解脱底人，必须别有生涯。若是机境不忘底，决定滞在这两头。若要明辨古今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须是明取这两错始得。及至后头雪窦颂，也只颂这两错，雪窦要提活泼泼处，所以如此。若是皮下有血底汉，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会，不向系驴橛上作道理。有者道，“雪窦代麻谷下这两错”——有什么交涉！殊不知，古人著语，锁断要关，这边也是，那边也是，毕竟不在这两头。庆藏主道：“持锡绕禅床，是与不是俱错，其实亦不在此。”

尔不见，永嘉到曹溪见六祖，绕禅床三匝，振锡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祖云：“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，大德从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”为什么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？此个也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是与不是都是系驴橛。唯有雪窦下两错，犹较些子。麻谷云：“章敬道是，和尚为什么道不是？”这老汉不惜眉毛，漏逗不少。南泉道：“章敬则是，是汝不是”。南泉可谓见兔放鹰。庆藏主云：“南泉忒杀郎当，不是便休，更与他出过道‘此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’！”《圆觉经》云：“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：所谓发毛爪齿，皮肉筋骨，髓脑垢色，皆归于地；唾涕脓血皆归于水；暖气归火；动转归风。四大各离，今者妄身，当在何处？”他麻谷持锡绕禅床，既是风力所转，终成败坏，且道毕竟发明心宗底事在何处？到这里，也须是生铁铸就底个汉始得。

岂不见，张拙秀才参西堂藏禅师，问云：“山河大地，是有是无？三世诸佛，是有是无？”藏云：“有。”张拙秀才云：“错。”藏云：“先辈曾参见什么人来？”拙云：“参见径山和尚来。某甲凡有所问话，径山皆言‘无’。”藏云：“先辈有什么眷属？”拙云：“有一山妻、两个痴顽。”又却问：“径山有甚眷属？”拙云：“径山古佛，和尚莫谤渠好。”藏云：“待先辈得似径山时，一切言无。”张拙俯首而已。

大凡作家宗师，要与人解粘去缚，抽钉拔楔，不可只守一边，左拨右转，右拨左转。但看仰山到中邑处谢戒，邑见来，于禅床上拍手云：“和尚。”仰山即东边立，又西边立，又于中心立，然后谢戒了，却退后立。邑云：“什么处得此三昧来？”仰山云：“于曹溪印子上脱将来。”邑云：“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么人？”仰云：“接一宿觉。”仰山又复问中邑云：“和尚什么处得此三昧来？”邑云：“我于马祖处得此三昧来。”似恁么说话，岂不是举一明三、见本逐末底汉？

龙牙示众道：“夫参学人，须透过祖佛始得。”新丰和尚道：“见祖佛言教，如生冤家，始有参学分。若透不得，即被祖佛瞒去。”时有僧问：“祖佛还有瞒人之心也无？”牙云：“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心也无？”又云：“江湖虽无碍人之心，自是时人过不得，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，不得道江湖不碍人。祖佛虽无瞒人之心，自是时人透不得，祖佛却成瞒人去也，不得道祖佛不瞒人。若透得祖佛过，此人即过却祖佛。也须是体得祖佛意，方与向上古人同。如未透得，倘学佛学祖，则万劫无有得期。”又问：“如何得不被祖佛瞒去？”牙云：“直须自悟去。”到这里须是如此始得。何故？为人须为彻，杀人须见血。南泉、雪窦是这般人，方敢拈弄。颂云：

此错彼错(惜取眉毛！据令而行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)，
切忌拈却(两个无孔铁锤，直饶千手大悲也提不起。或若拈去，阇黎吃三十棒)。

四海浪平(天下人不敢动著！东西南北，一等家风。近日多雨水)，

百川潮落(净皤皤，赤洒洒，且得自家安稳，直得海晏河清)。
古策风高十二门(何似这个？杖头无眼，切忌向拄杖头上作活计)，
门门有路空萧索(一物也无，赚尔平生！觑著即瞎)。
非萧索(果然，赖有转身处，已瞎了也！便打)，
作者好求无病药(一死更不再活。十二时中，为什么瞌睡？捞天摸地作什么)。

这一个颂，似德山见汾山公案相似。先将公案著两转语，穿作一串，然后颂出。“此错彼错，切忌拈却。”雪窦意云，此处一错，彼处一错，切忌拈却，拈却即乖。须是如此著这两错，直得四海浪平，百川潮落，可杀清风明月。尔若向这两错下会得，更没一星事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长者自长，短者自短，五日一风，十日一雨，所以道：“四海浪平，百川潮落。”

后面颂麻谷持锡云：“古策风高十二门。”古人以鞭为策，衲僧家以拄杖为策（《祖庭事苑》中，古策举《锡杖经》）。西王母瑶池上，有十二朱门。古策即是拄杖。头上清风，高于十二朱门。天子及帝释所居之处，亦各有十二朱门。若是会得这两错，拄杖头上生光，古策也用不著。古人道：“识得拄杖子，一生参学事毕。”又道：“不是标形虚事持，如来宝杖亲踪迹。”此之类也。到这里，七颠八倒，于一切时中，得大自在。“门门有路空萧索。”虽有路，只是空萧索。雪窦到此，自觉漏逗，更与尔打破：然虽如是，也有非萧索处。任是作者，无病时，也须是先讨些药吃始得。

◎第三十二则 定上座佇立

垂示云：十方坐断，千眼顿开；一句截流，万机寝削。还有同死同生底么？
见成公案，打叠不下。古人葛藤，试请举看——

举定上座问临济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(多少人到此茫然，犹有这个在！诃郎当作什么)？”济下禅床擒住，与一掌，便托开(今日捉败。老婆心切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。**定佇立(已落鬼窟里，蹉过了也，未免失却鼻孔)。**傍僧云：“**定上座何不礼拜(冷地里有人觑破，全得他力。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)？**”**定方礼拜(将勤补拙)，忽然大悟(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，将错就错，且道定上座见个什么便礼拜)。**

看他恁么，直出直入，直往直来，乃是临济正宗。有恁么作用，若透得去，便可翻天作地，自得受用。定上座是这般汉，被临济一掌，礼拜起来，使知落处。

他是向北人，最朴直，既得之后，更不出世，后来全用临济机，也不妨颖脱。一日，路逢岩头、雪峰、钦山三人，岩头乃问：“甚处来？”定云：“临济。”头云：“和尚万福。”定云：“已顺世了也。”头云：“某等三人，特去礼拜，福缘浅薄，又值归寂。未审和尚在日，有何言句，请上座举一两则看。”定遂举临济一日示众云：“赤肉团上，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诸人面门出入，未证据者看看。”时有僧出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济便擒住云：“道！道！”僧拟议，济便托开云：“无位真人，是什么干屎橛！”便归方丈。岩头不觉吐舌。钦山云：“何不道非无位真人？”被定擒住云：“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，相去多少？速道！速道！”山无语，直得面黄面青。岩头、雪峰近前礼拜云：“这新戒不识好恶，触忤上座，望慈悲，且放过。”定云：“若不是这两个老汉，阇维杀这尿床鬼子！”又在镇州斋回，到桥上歇，逢三人座主。一人问：“如何是禅河深处须穷底？”定擒住，拟抛向桥下。时二座主连忙救云：“休休！是伊触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”定云：“若不是二座主，

从他穷到底去！”看他恁么手段，全是临济作用。更看雪窦颂出云：

**断际全机继后踪(黄河从源头浊了也，子承父业)，
持来何必在从容(在什么处？争奈有如此人！无脚手人还得他也无)。
巨灵抬手无多子(吓杀人！少卖弄。打一拂子：更不再勘)，
分破华山千万重(乾坤大地一时露出，堕也)。**

雪窦颂“断际全机继后踪，持来何必在从容。”黄檗大机大用，唯临济独继其踪，拈得将来，不容拟议，或若踌躇，便落阴界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。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”

“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”巨灵神有大神力，以手擘开太华，放水流入黄河。定上座疑情，如山堆岳积，被临济一掌，直得瓦解冰消。

◎第三十三则 陈操具双眼

垂示云：东西不辨，南北不分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还道伊瞌睡么？有时眼似流星，还道伊惺惺么？有时呼南作北，且道是有心、是无心？是道人、是常人？若向个里透得，始知落处，方知古人恁么不恁么。且道是什么时节？试举看——

举陈操尚书看资福，福见来，便画一圆相(是精识精，是贼识贼。若不蕴藉，争识这汉？还见金刚圈么)。操云：“弟子恁么来，早是不著便，何况更画一圆相(今日撞著个瞌睡汉，这老贼)！”福便掩却方丈门(贼不打贫儿家，已入他圈绩了也)。雪窦云：“陈操只具一只眼(雪窦顶门具眼，且道他意在什么处？也好与一圆相。灼然！龙头蛇尾，当时好与一拶，教伊进亦无门、退亦无路。且道更与他什么一拶)。”

陈操尚书，与裴休、李翱同时，凡见一僧来，先请斋，衬钱三百，须是勘辨。一日，云门到，相看便问：“儒书中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么生是衲僧家行脚事？”云门云：“尚书曾问几人来？”操云：“即今问上座。”门云：“即今且置，作么生是教意？”操云：“黄卷赤轴。”门云：“这个是文字语言，作么生是教意？”操云：“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亡。”门云：“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；心欲缘而虑亡，为对妄想。作么生是教意？”操无语。门云：“见说尚书看《法华经》是否？”操云：“是。”门云：“经中道：‘一切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’且道：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？”操又无语。门云：“尚书且莫草草！师僧家抛却三经五论，来入丛林，十年、二十年，尚自不奈何，尚书又争得会？”操礼拜云：“某甲罪过。”

又一日，与众官登楼次，望见数僧来，一官人云：“来者总是禅僧。”操云：“不是。”官云：“焉知不是？”操云：“待近来，与尔勘过。”僧至楼前，操蓦召云：“上座！”僧举头，书(操尚书)谓众官云：“不信道。”

唯有云门一人，他勘不得。他参见睦州来，一日，去参资福。福见来，便画一圆相。资福乃汾山、仰山下尊宿，寻常爱以境致接人，见陈操尚书，便画一圆相。争奈操却是作家，不受人瞒，解自点检云：“弟子恁么来，早是不著便，那堪更画一圆相？”福掩却门。这般公案，谓之“言中辨的，句里藏机”。雪窦道：“陈操只具一只眼。”雪窦可谓顶门具眼，且道意在什么处？也好与一圆相。若总恁么

地，衲僧家如何为人？我且问尔，当时若是诸人作陈操时，堪下得个什么语，免得雪窦道他只具一只眼？所以雪窦踏翻，颂云：

团团珠绕玉珊珊(三尺杖子搅黄河，须是碧眼胡僧始得，生铁铸就)，

马载驴驮上铁船(用许多作什么？有什么限？且与阇黎看)。

分付海山无事客(有人不要，若是无事客，也不消得，须是无事始得)，

钓鳌时下一圈牵(恁么来恁么去，一时出不得。若是虾蟆，堪作什么？虾蟆螺蚌怎生奈何？须是钓鳌始得)。

雪窦复云：“天下衲僧跳不出(兼身在内，一坑埋却。阇黎还跳得出么)。”

“团团珠绕玉珊珊，马载驴驮上铁船。”雪窦当头颂出，只颂个圆相；若会得去，如虎戴角相似。这个些子，须是桶底脱、机关尽，得失是非一时放却，更不要作道理会，也不得作玄妙会。毕竟作么生会？这个须是“马载驴驮上铁船”，这里看始得。别处则不可分付，须是将去分付海山无事底客。尔若肚里有些子事，即承当不得。

这里须是有事无事、违情顺境、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，方可承当。若有禅可参，有凡圣情量，决定承当他底不得。承当得了，作么生会？他道“钓鳌时下一圈牵”，钓鳌须是圈牵始得。所以风穴云：“惯钓鲸鲵澄巨浸，却嗟蛙步碾泥沙。”又云：“巨鳌莫载三山去，吾欲蓬莱顶上行。”雪窦复云：“天下衲僧跳不出。”若是巨鳌，终不作衲僧见解；若是衲僧，终不作巨鳌见解。

◎第三十四则 仰山不曾游山

举仰山问僧：“近离甚处(天下人一般，也要问过。因风吹火，不可不作常程)？”僧云：“庐山(实头人难得)。”山云：“**曾游五老峰么(因行不妨掉臂，何曾蹉过)？**”僧云：“**不曾到(移一步。面赤不如语直。也似忘前失后)。**”山云：“**阇黎不曾游山(太多事生！惜取眉毛好，这老汉著甚死急)。**”云门云：“**此语皆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(杀人刀活人剑。两个三个。要知山上路，须是去来人)。**”

验人端的处，下口便知音。古人道：“没量大人，向语脉里转却”。若是顶门具眼，举著便知落处。看他一问一答，历历分明，云门为什么却道“此语皆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”？古人到这里，如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一个蝇子也过他鉴不得。且道作么生是“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”？也不妨险峻。到这田地，也须是个汉始可提掇。云门拈云：“这僧亲从庐山来，因什么却道阇黎不曾游山？”

汾山一日问仰山云：“诸方若有僧来，汝将什么验他？”仰山云：“某甲有验处。”汾山云：“子试举看。”仰云：“某甲寻常见僧来，只举拂子向伊道：‘诸方还有这个么？’待伊有语，只向伊道：‘这个即且置，那个如何？’”汾山云：“此是向上人牙爪。”

岂不见，马祖问百丈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丈云：“山下来。”祖云：“路上还逢著一人么？”丈云：“不曾。”祖云：“为什么不曾逢著？”丈云：“若逢著，即举似和尚。”祖云：“那里得这消息来？”丈云：“某甲罪过。”祖云：“却是老僧罪过。”仰山问僧正相类此。当时待他道“曾到五老峰么”，这僧若是个汉，但云“祸事”，却道“不曾到”。这僧既不作家，仰山何不据令而行，免见后面许多葛藤，却云“阇

黎不曾游山”？所以云门道：“此语皆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。”若是出草之谈，则不恁么。

出草入草(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，半开半合。他也恁么，我也恁么)，
谁解寻讨(顶门具一只眼。闍黎不解寻讨)。
白云重重(千重百匝，头上安头)，
红日杲杲(破也！瞎！举眼即错)。
左顾无暇(瞎汉！依前无事，尔作许多伎俩作什么)，
右盼已老(一念万年过)。
君不见，寒山子(癞儿牵伴)，
行太早(也不早)，
十年归不得(即今在什么处？灼然)，
忘却来时道(渠侬得自由，放过一著。便打：莫做这忘前失后好)。

“出草入草，谁解寻讨。”雪窦却知他落处，到这里，一手抬，一手搦。“白云重重，红日杲杲。”大似“草茸茸，烟幂幂（幂幂，同“幂幂”）。到这里，无一丝毫属凡，无一丝毫属圣，遍界不曾藏，一一盖覆不得，所谓“无心境界，寒不闻寒，热不闻热，都卢是个大解脱门”。

“左顾无暇，右盼已老。”懒瓚和尚，隐居衡山石室中。唐肃宗闻其名，遣使召之。使者至其室，宣言：“天子有诏，尊者当起谢恩。”瓚方拨牛粪火，寻煨芋而食，寒涕垂颐，未尝答。使者笑曰：“且劝尊者拭涕。”瓚曰：“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？”竟不起。使回奏，肃宗甚钦叹之。似这般清寥寥、白的的，不受人处分，直是把得定，如生铁铸就相似。只如善道和尚，遭沙汰后，更不复作僧，人呼为“石室行者”，每踏碓，忘移步。僧问临济：“石室行者忘移步，意旨如何？”济云：“没溺深坑。”

法眼《圆成实性颂》云：“理极忘情谓，如何有喻齐。到头霜夜月，任运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长似路迷。举头残照在，原是住居西。”雪窦道：“君不见，寒山子，行太早，十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道。”寒山子诗云：“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长保。微风吹幽松，近听声愈好，下有斑（斑，原作“班”。）白人，唠唠读黄老。十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道。”永嘉又道：“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痕垢尽时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”到这里，如痴似兀，方见此公案。若不到这田地，只在语言中走，有甚了日？

◎第三十五则 文殊前后三三

垂示云：定龙蛇，分玉石，别缁素，决犹豫，若不是顶门上有眼，肘臂下有符，往往当头蹉过。只如今见闻不昧，声色纯真，且道是皂是白？是曲是直？到这里作么生辨？

举文殊问无著：“近离什么处(不可不借问，也有这个消息)？”无著云：“南方(草窠里出头，何必担向眉毛上？大方无外，为什么却有南方)。”殊云：“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(若问别人则祸生，犹挂唇齿在)？”著云：“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(实头人难得)。”殊云：“多少众(当时便与一喝，一撈撈倒了也)？”著云：“或三百，或五百(尽是野狐精，果然漏逗)。”无著问文殊：“此间如何住持(撈着，便回转枪头来也)？”殊云：“凡圣同居，龙蛇混杂(败缺不少，直得脚忙手乱)。”

著云：“多少众(还我话头来，也不得放过)？”殊云：“前三三，后三三(颠言倒语，且道是多少？千手大悲数不足)。”

无著游五台，至中路荒僻处，文殊化一寺，接他宿，遂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著云：“南方。”殊云：“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？”著云：“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。”殊云：“多少众？”著云：“或三百，或五百。”无著却问文殊：“此间如何住待？”殊云：“凡圣同居，龙蛇混杂。”著云：“多少众？”殊云：“前三三，后三三。”却吃茶。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：“南方还有这个么？”著云：“无。”殊云：“寻常将什么吃茶？”著无语，遂辞去。文殊令均提童子，送出门首。无著问童子云：“适来道前三三后三三，是多少？”童子云：“大德！”著应诺，童子云：“是多少？”又问：“此是何寺？”童子指金刚后面。著回首，化寺、童子悉隐不见，只是空谷。彼处后来谓之“金刚窟”。

后有僧问风穴：“如何是清凉山中主？”穴云：“一句不逞无著问，迄今犹作野盘僧。”若要参透，平平实实，脚踏实地，向无著言下荐得，自然居镬汤炉炭中亦不闻热，居寒冰上亦不闻冷。若要参透，使孤危峭峻，如金刚王宝剑，向文殊言下荐取，自然水洒不著，风吹不入。不见漳州地藏问僧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僧云：“南方。”藏云：“彼中佛法如何？”僧云：“商量浩浩地。”藏云：“争似我这里种田博饭吃。”且道与文殊答处，是同？是别？有底道：“无著处答，不是文殊答处，也有龙有蛇，有凡有圣”。——有什么交涉！还辨明得前三三后三三么？前箭犹轻后箭深，且道是多少？若向这里透得，千句万句只有一句。若向此一句下，截得断、把得住，相次间到这境界：

**千峰盘屈色如蓝(还见文殊么)，
谁谓文殊是对谈(设使普贤也不顾。蹉过了也)？
堪笑清凉多少众(且道笑什么？已在言前)，
前三三与后三三(试请脚下辨看，烂泥里有刺。碗子落地，榍子成七片)。**

“千峰盘屈色如蓝，谁谓文殊是对谈。”有者道，雪窦只是重拈一遍，不曾颂著。只如僧问法眼：“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”眼云：“是曹源一滴水。”又僧问琅琊和尚：“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”觉云：“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。”不可也唤作重拈一遍。明招独眼龙亦颂其意，有盖天地之机，道：“廓周沙界胜伽蓝，满目文殊是对谈，言下不知开佛眼，回头只见翠山岩。”“廓周沙界胜伽蓝”，此指草窟化寺，所谓有权实双行之机。“满目文殊是对谈。言下不知开佛眼，回头只见翠山岩。”正当恁么时，唤作文殊普贤观音境界得么？要且不是这个道理。雪窦只改明招底用，却有针线。

“千峰盘屈色如蓝”，更不伤锋犯手，句中有权有实，有理有事。“谁谓文殊是对谈。”一夜对谈，不知是文殊。后来无著在五台山作典座，文殊每于粥锅上现，被无著拈搅粥甌便打；虽然如是，也是贼过后张弓。当时等他道“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”，劈脊便棒，犹较些子。“堪笑清凉多少众”，雪窦笑中有刀；若会得这笑处，便见他道“前三三与后三三”。

◎第三十六则 长沙芳草落花

举长沙一日游山，归至门首(今日一日，只管落草。前头也是落草，后头也

是落草)，首座问：“和尚什么处去来(也要勘过这老汉。头过新罗)？”沙云：“游山来(不可落草。败缺不少，草里汉)。”首座云：“到什么处来(拶！若有所至，未免落草，相牵入火坑)？”沙云：“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(漏逗不少！元来只在荆棘林里坐)。”座云：“大似春意(相随来也，将错就错，一手抬，一手搦)。”沙云：“也胜秋露滴芙蓉(土上加泥，前箭犹轻后箭深，有什么了期)。”雪窦著语云：“谢答话(一火弄泥团汉，三个一状领过)。”

长沙鹿苑招贤大师，法嗣南泉，与赵州、紫胡辈同时，机锋敏捷。有人问教，便与说教，要颂便与颂。尔若要作家相见，便与尔作家相见。仰山寻常机锋最为第一，一日，同长沙玩月次，仰山指月云：“人人尽有这个，只是用不得。”沙云：“恰是，便倩(请)尔用那。”仰山云：“尔试用看。”沙一踏踏倒，仰山起云：“师叔一似个大虫。”后来人号为“岑大虫”。

因一日游山归，首座亦是他会下人，便问：“和尚什么处去来？”沙云：“游山来。”座云：“到什么处去来？”沙云：“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”须是坐断十方底人始得。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。看他宾主互换，当机直截，各不相饶。既是游山，为什么却问道“到什么处去来”？若是如今禅和子，便道“到夹山亭来”。看他古人无丝毫道理计较，亦无住著处，所以道，“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”首座便随他意，向他道：“大似春意。”沙云：“也胜秋露滴芙蓉。”雪窦云：“谢答语。”代末后语也，也落两边，毕竟不在这两边。

昔有张拙秀才，看《千佛名经》，乃问：“百千诸佛，但闻其名，未审居何国土？还化物也无？”沙云：“黄鹤楼崔颢题诗后，秀才曾题也未？”拙云：“未曾题。”沙云：“得闲，题取一篇也好。”岑大虫平生为人，直得珠回玉转，要人当面便会。颂云：

大地绝纤埃(豁开户牖，当轩者谁？尽少这个不得，天下太平)，
何人眼不开(顶门上放大光明始得。撒土撒沙作什么)。
始随芳草去(漏逗不少，不是一回落草，赖值前头已道了)，
又逐落花回(处处全真，且喜归来，脚下泥深三尺)。
羸鹤翘寒木(左之右之。添一句，更有许多闲事在)，
狂猿啸古台(却因新著力，添一句也不得，减一句也不得)。
长沙无限意(便打：末后一句道什么？一坑埋却，堕在鬼窟里，咄！草里汉！
贼过后张弓，更不可放过)！

且道这公案，与仰山问僧“近离甚处？”僧云“庐山。”仰云“曾到五老峰么？”僧云“不曾到。”仰云“梨不曾游山”，辨缁素看，是同是别？到这里，须是机关尽、意识忘，山河大地，草芥人畜，无些子渗漏。若不如此，古人谓之“犹在胜妙境界”。不见云门道：“直得山河大地，无纤毫过患，犹为转句。不见一切色，始是半提。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，始解稳坐。若透得，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各住自位，各当本体，如大拍盲人相似。”赵州道：“鸡鸣丑，愁见起来还漏逗。裙子褊衫个也无，袈裟形相些些有。裈无裆，裤无口，头上青灰三五斗。本为修行利济人，谁知翻成不唧□□。”若得真实到这境界，“何人眼不开”，一任七颠八倒，一切处都是这境界，都是这时节，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。所以道：“始随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”

雪窦不妨巧，只去他左边贴一句，右边贴一句，一似一首诗相似。“羸鹤翘寒

木，狂猿啸古台。”雪窦引到这里，自觉漏逗，蓦云：“长沙无限意”，咄！如作梦却醒相似。雪窦虽下一喝，未得剿绝。若是山僧即不然：“长沙无限意，掘地更深埋。”

◎第三十七则 盘山三界无法

垂示云：掣电之机，徒劳佇思；当空霹雳，掩耳难谐。脑门上播红旗，耳背后轮双剑，若不是眼辨手亲，争能构得？有般底，低头佇思，意根下卜度；殊不知，髑髅前见鬼无数。且道：不落意根，不抱得失，忽有个恁么举觉，作么生祇对？试举看——

举盘山垂语云：“三界无法(箭既离弦，无返回势。月明照见夜行人。中也！识法者惧，好和声便打)，何处求心(莫瞒人好。不劳重举，自点检看。便打云：是什么)？”

向北幽州盘山宝积和尚，乃马祖下尊宿，后出普化一人。师临迁化，谓众云：“还有人邈得吾真么？”众皆写真呈师，师皆叱之。普化出云：“某甲邈得。”师云：“何不呈似老僧？”普化便打筋斗而出。师云：“这汉向后如风狂接人去在。”一日，示众云：“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璇玑不动，寂止无痕。覩面相呈，更无余事。”雪窦拈两句来颂，直是浑金璞玉。

不见道，瘥病不假驴驮药，山僧为什么道和声便打？只为他担枷过状。古人道：“闻称声外句，莫向意中求。”且道他意作么生？直得奔流度刃，电转星飞。若拟议、寻思，千佛出世，也摸索他不著。若是深入阃奥，彻骨彻髓，见得透底，盘山一场败缺；若承言会宗，左转右转底，盘山只得一槩；若是拖泥带水，声色堆里转，未梦见盘山在。

五祖先师道：“透过那边，方有自由分。”不见三祖道：“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，体无去住。”若向这里，道无佛无法，又打入鬼窟里去，古人谓之“解脱深坑”，本是善因而招恶果。所以道，“无为无事人，犹遭金锁难”，也须是穷到底始得。若向无言处言得，行不得处行得，谓之“转身处”。“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”，尔若作情解，只在他言下死却。雪窦见处，七穿八穴，所以颂出：

**三界无法(言犹在耳)，
何处求心(不劳重举，自点检看。打云：是什么)？
白云为盖(头上安头，千重万重)，
流泉作琴(闻么？相随来也，一听一堪悲)。**

一曲两曲无人会(不落宫商，非干角徵。借路经过。五音六律尽分明，自领出去，听则牵)，

雨过夜塘秋水深(迅雷不及掩耳，直得拖泥带水。在什么处？便打)。

“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”，雪窦颂得，一似华严境界。有者道，“雪窦无中唱出”。——若是眼皮绽底，终不恁么会。雪窦去他傍边，贴两句道：“白云为盖，流泉作琴。”苏内翰见照觉，有颂云：“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身。夜来八万四千偈，他日如何举似人。”雪窦借流泉作一片长舌头，所以道“一曲两曲无人会。”

不见九峰虔和尚道：“还识得命么？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，千波竞起是文殊家

风，一旦晴空是普贤境界。”流泉作琴，“一曲两曲无人会”，这般曲调，也须是知音始得；若非其人，徒劳侧耳。

古人道：“聋人也唱胡家曲，好恶高低总不闻。”云门道：“举不顾，即差互。拟思量，何劫悟？”举是体，顾是用，未举已前，朕兆未分已前见得，坐断要津；若朕兆才分见得，便有照用；若朕兆分后见得，落在意根。雪窦忒杀慈悲，更向尔道，却似“雨过夜塘秋水深”。此一颂曾有人论量，美（赞叹）雪窦有翰林之才。“雨过夜塘秋水深”，也须是急著眼看；更若迟疑，即讨不见。

◎第三十八则 风穴祖师心印

垂示云：若论渐也，返常合道，闹市里七纵八横；若论顿也，不留朕迹，千圣亦摸索不著。倘或不立顿渐，又作么生？快人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正恁么时，谁是作者？试举看——

举风穴在郢州衙内，上堂云（倚公说禅，道什么）：“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（千人万人撼不动，请讹节角在什么处？三要印开，不犯锋芒）。去即印住（正令当行。错），住即印破（再犯不容，看取令行时。拶！便打）。只如不去不住（看！无顿置处，多少请讹）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（天下人头出头没有分。文彩已彰。但请掀倒禅床，喝散大众）？”时有卢陂长老出问：“某甲有铁牛之机（钓得一个请晓得，不妨奇特），请师不搭印（好个话头，争奈请讹）。”穴云：“惯钓鲸鲵澄巨浸，却嗟蛙步辗泥沙（似鸬捉鹄，宝网漫空，神驹千里）。”陂伫思（可惜许！也有出身处，可惜放过），穴喝云：“长老何不进语（揜旗夺鼓，炒闹来也）？”陂拟议（三回死了，两重公案），穴打一拂子（好打！这个令须是恁么人行始得）。穴云：“还记得话头么？试举看（何必雪上加霜）。”陂拟开口（一死更不再活。这汉钝置杀人，遭他毒手），穴又打一拂子。牧主云：“佛法与王法一般（灼然！却被傍人觑破）。”穴云：“见个什么道理（也好与一拶，却回枪头来也）？”牧主云：“当断不断，返招其乱（似则似，是则未是。须知傍人有眼。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）。”穴便下座（将错就错，见机而变，且得参学事毕）。

风穴乃临济下尊宿。临济当初在黄檗会下，栽松次，檗云：“深山里栽许多松作什么？”济云：“一与山门作境致，二与后人作标榜。”道了，便钁地一下。檗云：“虽然如是，子已吃二十棒了也”。济又打地一下，云：“嘘嘘！”檗云：“吾宗到汝大兴于世。”洵山喆云：“临济恁么，大似平地吃交；虽然如是，临危不变，始称真丈夫。”檗云：“吾宗到汝大兴于世”，大似怜儿不觉丑。后来洵山问仰山：“黄檗当时，只嘱付临济一人，别更有在？”仰山云：“有，只是年代深远，不欲举似和尚。”洵山云：“虽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但举看。”仰山云：“一人指南，吴越令行，遇大风即止。”此乃谶风穴也。

穴初参雪峰五年，因请益——临济入堂，两堂首座齐下一喝，僧问临济：“还有宾主也无？”济云：“宾主历然。”穴云：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峰云：“吾昔与岩头、钦山，去见临济，在途中闻已迁化。若要会他宾主话，须是参他宗派下尊宿。”穴后又见——瑞岩常自唤：“主人公”，自云：“喏”，复云：“惺惺著，他后莫受人瞒却。”穴云：“自拈自弄，有什么难？”

后在襄州鹿门，与廓侍者过夏，廓指他来参南院。穴云：“入门须辨主，端的请师分。”一日，遂见南院，举前话云：“某甲特来亲觐。”南院云：“雪峰古佛。”一日，见镜清，清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穴云：“自离东来。”清云：“还过小江否？”

穴云：“大舸独飘空，小江无可济。”清云：“镜水图山，鸟飞不渡。子莫盗听遗言。”穴云：“沧溟尚怯蒙轮势，列汉飞帆渡五湖。”清竖起拂子云：“争奈这个何？”穴云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清云：“果然不识。”穴云：“出没卷舒，与师同用。”清云：“杓卜听虚声，熟睡饶谵语。”穴云：“泽广藏山，理能伏豹。”清云：“赦罪放愆，速须出去。”穴云：“出即失。”乃便出，至法堂上，自谓言：“大丈夫，公案未了，岂可便休！”却回，再入方丈，清坐次，便问：“某适来辄呈駮（駮，音ái，呆，愚）见，冒渎尊颜，伏蒙和尚慈悲，未赐罪责。”清云：“适来从东来，岂不是翠严来？”穴云：“雪窦亲栖宝盖东。”清云：“不逐亡羊狂解息，却来这里念诗篇。”穴云：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”清云：“诗速秘却，略借剑看。”穴云：“悬首甑人携剑去。”清云：“不独触风化，亦自显颠顛。”穴云：“若不触风化，焉明古佛心？”清云：“何名古佛心？”穴又云：“再许允容，师今何有？”清云：“东来衲子，菽麦不分。”穴云：“只闻不以而以，何得抑以而以？”清云：“巨浪涌千寻，澄波不离水。”穴云：“一句截流，万机寝削。”穴便礼拜，清以拂子点三点，云：“俊哉！且坐吃茶。”

风穴初到南院，入门不礼拜。院云：“入门须辨主。”穴云：“端的请师分。”院左手拍膝一下，穴便喝。院右手拍膝一下，穴亦喝。院举左手云：“这个即从阇黎。”又举右手云：“这个又作么生？”穴云：“瞎！”院遂拈拄杖，穴云：“作什么？”某甲夺却拄杖，打著和尚，莫言不道。”院便掷下拄杖云：“今日被这黄面浙子钝置一上。”穴云：“和尚大似持钵不得，诈道不饥。”院云：“阇黎莫曾到此间么？”穴云：“是何言欤？”院云：“好好借问。”穴云：“也不得放过。”院云：“且坐吃茶。”

尔看俊流自是机锋峭峻，南院亦未辨得他。至次日，南院只作平常问云：“今夏在什么处？”穴云：“鹿门与廓侍者同过夏。”院云：“原来亲见作家来。”又云：“他向尔道什么？”穴云：“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。”院便打，推出方丈云：“这般纳败缺底汉，有什么用处？”穴自此服膺，在南院会下作园头。一日，院到园里，问云：“南方一棒作么生商量？”穴云：“和尚此间作么生商量？”院拈棒起云：“棒下无生忍，临机不让师。”穴于是豁然大悟。

是时，五代离乱，郢州牧主请师度夏。是时临济一宗大盛。他凡是问答垂示，不妨语句尖新，攒花簇锦，字字皆有下落。一日，牧主请师上堂，示众云：“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，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”何故不似石人木马之机，直下似铁牛之机？无尔撼动处。尔才去即印住，尔才住即印破，教尔百杂碎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，不印即是？看他恁么垂示，可谓钩头有饵。

是时座下有卢陂长老，亦是临济下尊宿，敢出头来与他对机，便转他话头，致个问端，不妨奇特，道：“某甲有铁牛之机，请师不搭印。”争奈风穴是作家，便答他道：“惯钓鲸鲵澄巨浸，却嗟蛙步辗泥沙。”也是言中有响。云门云：“垂钩四海，只钓狞龙；格外玄机，为寻知己。”巨浸乃十二头水牯牛为钩饵，却只钓得一蛙出来。此语且无玄妙，亦无道理计较。古人道：“若向事上觑则易，若向意根下卜度则没交涉。”卢陂伫思，见之不取，千载难逢，可惜许！所以道：“直饶讲得千经论，一句临机下口难。”

其实，卢陂要讨好语对他，不欲行令，被风穴一向用揠旗夺鼓底机锋，一向逼将去，只得没奈何。俗谚云：“阵败不禁荅帚扫。”当初更要讨枪法敌他，等尔讨得来，即头落地也。牧主亦久参风穴，解道：“佛法与王法一般”。穴云：“尔见个什么？”牧主云：“当断不断，返招其乱。”风穴浑是一团精神，如水上葫芦子

相似，捺著便转，按著便动，解随机说法，若不随机，翻成妄语。穴便下座。

只如临济有四宾主话：“夫参学之人，大须仔细，如宾主相见、有语论。宾主往来，或应物见形，全体作用，或把机权喜怒，或现半身，或乘狮子，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学人便喝，先拈出一个胶盆子，善知识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，便学人又喝，前人不肯放下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医治，唤作宾看主。或是善知识，不拈出物，随学人问处便夺。学人被夺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宾。或有学人，应一个清净境，出善知识前，知识辨得是境，把他抛向坑里。学人言：‘大好善知识。’知识即云：‘咄哉！不识好恶。’学人礼拜，此唤作主看主。或有学人，披枷带锁，出善知识前，善知识更与他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，彼此不辨，呼为宾看宾。大德，山僧所举，皆是辨魔拣异，知其邪正。”

不见僧问慈明：“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时如何？”慈明便喝。又云居弘觉禅师示众云：“譬如狮子捉象，亦全其力，捉兔亦全其力。”时有僧问：“未审全什么力？”云居云：“不欺之力。”看他雪窦颂出：

擒得卢陂跨铁牛(千人万人中，也要呈巧艺。败军之将不再斩)，
三玄戈甲未轻酬(当局者迷。受灾如受福，受降如受敌)。
楚王城畔朝宗水(说什么朝宗水！浩浩充塞天地，任是四海也须倒流)，
喝下曾令却倒流(不是这一喝截却尔舌头。咄！惊走陕府铁牛，吓杀嘉州大象)。

雪窦知风穴有这般宗风，便颂道：“擒得卢陂跨铁牛，三玄戈甲未轻酬。”临济下有三玄三要，凡一句中须具三玄，一玄中须具三要。僧问临济：“如何是第一句？”济云：“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”“如何是第二句？”济云：“妙辨岂容无著问，沍和不负载流机。”“如何是第三句？”济云：“但看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借里头人。”

风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，七事随身，不轻酬他。若不如此，争奈卢陂何？后面雪窦要出临济下机锋，莫道是卢陂，假饶楚王城畔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尽去朝宗，只消一喝，也须教倒流！

◎第三十九则 云门花药栏

垂示云：途中受用底，似虎靠山；世谛流布底，如猿在槛。欲知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；欲锻百炼精金，须是作家炉鞴。且道大用现前底，将什么试验？

举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清净法身(王_三圾堆头见丈六金身，斑驳驳是什么)？”
门云：“花药栏(问处不真，答来卤莽。祝_王著磕著，曲不藏直)。”僧云：“便怎么去时如何(浑仑吞个枣。放憨作么)？”
门云：“金毛狮子(也褒也贬，两采一赛，将错就错。是什么心行)。”

诸人还知这僧问处与云门答处么？若知得，两口同无一舌；若不知，未免颯颯。僧问玄沙：“如何是清净法身？”沙云：“脓滴滴地。”具金刚眼，试请辨看。云门不同别人，有时把定，壁立万仞，无尔凑泊处；有时与尔开一线道，同死同生。云门三寸甚密。有者道：“是信彩答去”。——若恁么会，且道云门落在什么处？这个是屋里事，莫向外卜度。所以百丈道：“森罗万象，一切语言，皆转归自己，令转辘辘地，向活泼泼处便道。若拟议寻思，便落第二句了也。”永嘉道：“法

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”

云门验这僧，其僧亦是他屋里人，自是久参，知他屋里事，进云：“便恁么去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金毛狮子。”且道是肯他、是不肯他？是褒他、是贬他？岩头道：“若论战也，个个立在转处。”又道：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；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”又僧问云门：“佛法如水中月，是否？”门云：“清波无透路。”进云：“和尚从何而得？”门云：“再问复何来？”僧云：“正恁么去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重叠关山路。”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构得、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。雪窦是其中人，便当头颂出：

**花药栏(言犹在耳)，
莫颺颺(如麻似粟，也有些子，自领出去)，
星在秤兮不在盘(太葛藤！各自向衣单下返观。不免说道理)。
便恁么(浑仑吞个枣)，
太无端(自领出去。灼然！莫错怪他云门好)，
金毛狮子大家看(放出一个半个，也是个狗子。云门也是普州人送贼)。**

雪窦相席打令，动弦别曲，一句一句判将去。此一颂，不异拈古之格。“花药栏”，便道“莫颺颺”，人皆道“云门信彩笞将去”——总作情解会他底。所以雪窦下本分草料，便道“莫颺颺”。盖云门意不在花药栏处，所以雪窦道“星在秤兮不在盘”。这一句忒杀漏逗。水中原无月，月在青天，如星在秤，不在于盘，且道那个是秤？若辨明得出，不辜负雪窦。古人到这里，也不妨慈悲，分明向尔道，不在这里，在那边去；且道那边是什么处？

此颂头边一句了，后面颂这僧道“便恁么去时如何”，雪窦道，这僧也太无端，且道是明头合、暗头合？会来恁么道、不会来恁么道？“金毛狮子大家看”，还见金毛狮子么？瞎。

◎第四十则 陆亘天地同根

垂示云：休去歇去，铁树开花；有么有么？黠儿落节。直饶七纵八横，不免穿他鼻孔。且道誦讹在什么处？试举看——

举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，陆云：“肇法师道，‘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’，也甚奇怪(鬼窟里作活计，画饼不可充饥。也是草里商量)。”南泉指庭前花，召大夫云(道恁么？咄！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不干山僧事。咄！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，不唯截断南泉，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)：“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(鸳鸯绣了从君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。莫寐语！引得黄莺下柳条)。”

陆亘大夫久参南泉，寻常留心于理性中，游泳《肇论》。一日，坐次，遂拈此两句，以为奇特，问云：“肇法师道：‘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’也甚奇怪。”肇法师，乃晋时高僧，与生、融、睿同在罗什门下，谓之四哲。幼年好读庄老，后因写古《维摩经》，有悟处，方知庄老犹未尽善，故综诸经，乃造《四论》。庄老意谓，天地形之大也，我形亦尔也，同生于虚无之中。庄生大意，只论齐物。肇公大意，论性皆归自己。不见他《论》中道：“夫至人空洞无象，而万物无非我造，会万物为自己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虽有神、有人、有贤、有圣各别，而皆同一性一体。

古人道：“尽乾坤大地，只是一个自己。寒则普天普地寒，热则普天普地热，有则普天普地有，无则普天普地无，是则普天普地是，非则普天普地非”。法眼云：“渠渠渠，我我我，南北东西皆可可。不可可，但唯我，无不可。”所以道，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”。石头因看《肇论》，至此“会万物为自己”处，豁然大悟，后作一本《参同契》，亦不出此意。看他恁么问，且道同什么“根”？同哪个“体”？到这里，也不妨奇特。岂同他常人，不知天之高、地之厚？岂有恁么事？

陆亘大夫恁么问，奇则甚奇，只是不出教意。若道教意是极则，世尊何故更拈花？祖师更西来作么？南泉答处，用衲僧巴鼻，与他拈出痛处，破他窠窟，遂指庭前花，召大夫云：“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。”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，打一推，令他命断。尔若平地上推倒，弥勒佛下生，也只不解命断，亦如人在梦，欲觉不觉，被人唤醒相似。南泉若是眼目不正，必定被他搽糊将去。看他恁么说话，也不妨难会。若是眼目定动、活底闻得，如醍醐上味；若是死底闻得，翻成毒药。

古人道：“若于事上见，堕在常情。若向意根下卜度，卒摸索不著。”岩头道：“此是向上人活计。”只露目前些子，如同电拂，南泉大意如此。有擒虎兕、定龙蛇底手脚，到这里也须是会始得。不见道，“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；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”。看他雪窦颂出：

闻见觉知非一一（森罗万象，无有一法，七花八裂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一时是个无孔铁锤），

山河不在镜中观（我这里无这个消息。长者自长，短者自短，青是青，黄是黄，尔向什么处观）。

霜天月落夜将半（引尔入草了也！遍界不曾藏，切忌向鬼窟里坐），

谁共澄潭照影寒（有么有么？若不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愁人莫向愁人说，说向愁人愁杀人）。

南泉小睡话，雪窦大睡语，虽然作梦，却作得个好梦。前头说一体，这里说不同。“闻见觉知非一一，山河不在镜中观。”若道在镜中观，然后方晓了，则不离镜处。山河大地，草木丛林，莫将镜鉴；若将镜鉴，便为两段。但只可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法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山河不在镜中观，且道向什么处观？还会么？到这里，向“霜天月落夜将半”——这边与尔打并了也，那边尔自相度。还知雪窦以本分事为人么？“谁共澄潭照影寒”，为复自照？为复共人照？须是绝机绝解，方到这境界。即今也不要澄潭，也不待霜天月落，即今作么生？

卷五

◎第四十一则 赵州大死底

垂示云：是非交结处，圣亦不能知；逆顺纵横时，佛亦不能辨。为绝世超伦之士，显逸群大士之能，向冰凌上行，剑刃上走。直下如麒麟头角，似火里莲花。宛见超方，始知同道。谁是好手者？试举看——

举赵州问投子：“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（有恁么事？贼不打贫儿家。惯曾作客

方怜客)？”投子云：“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(看楼打楼，是贼识贼。若不同床卧，焉知被底穿)。”

赵州问投子：“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”投子对他道：“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”且道是什么时节？无孔笛撞著毡拍版。此谓之验主问，亦谓之心行问。投子、赵州，诸方皆美之“得逸群之辩”，二者虽承嗣不同，看他机锋相投一般。

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，自过蒸饼与赵州，州不管，投子令行者过胡饼与赵州，州礼行者三拜，且道他意是如何？看他尽是向根本上，提此本分事为人。有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答云：“道。”“如何是佛？”答云：“佛。”又问：“金锁未开时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开。”“金鸡未鸣时如何？”答云：“无这个音响。”“鸣后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各自知时。”投子平生问答总如此。看赵州问：“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”他便道：“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”直下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还他向上人始得。

大死底人，都无佛法道理、玄妙得失、是非长短；到这里只恁么休去，古人谓之“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”——也须是透过那边始得。虽然如是，如今人到这般田地，早是难得。或若有依倚、有解会，则没交涉；喆和尚谓之“见不净洁”，五祖先师谓之“命根不断”。须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。

浙中永光和尚道：“言锋若差，乡关万里。直须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。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非常之旨，人焉廋(廋，音 sōu，隐藏。一说，同“搜”，搜索，摸索)哉！”赵州问意如此，投子是作家，亦不辜负他所问，只绝情、绝迹，不妨难会，只露面前些子。所以古人道，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”。若非投子，被赵州一问，也大难酬对。只为他是作家汉，举著便知落处。颂云：

活中有眼还同死(两不相知，翻来覆去。若不蕴藉，争辨得这汉缙素)，

药忌何须鉴作家(若不验过，争辨端的？遇著，试与一鉴，又且何妨！也要问过)。

古佛尚言曾未到(赖是有伴。千圣也不传，山僧亦不知)，

不知谁解撒尘沙(即今也不少，开眼也著，合眼也著。阇黎恁么举，落在什么处)。

“活中有眼还同死”，雪窦是知有底人，所以敢颂。古人道，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”。雪窦道，活中有眼，还同于死汉相似，何曾死？死中具眼，如同活人。古人道，“杀尽死人方见活人，活尽死人方见死人”。赵州是活底人，故作死问，验取投子；如药性所忌之物，故将去试验相似。所以雪窦道，“药忌何须鉴作家”——此颂赵州问处。后面颂投子。

“古佛尚言曾未到”，只这“大死底人却活”处，古佛亦不曾到，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，任是释迦老子、碧眼胡僧，也须再参始得。所以道，“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”。雪窦道：“不知谁解撒尘沙。”不见僧问长庆：“如何是善知识眼？”庆云：“有愿不撒沙。”保福云：“不可更撒也。”天下老和尚据曲录木床上，行棒行喝、竖拂敲床，现神通、作主宰，尽是撒沙。且道如何免得？

◎第四十二则 庞居士好雪片片

垂示云：单提独弄，带水拖泥；敲唱俱行，银山铁壁。拟议则髑髅前见鬼，

寻思则黑山下打坐。明明杲日丽天，飒飒清风匝地。且道古人还有誦讹处么？”试举看——

举庞居士辞药山(这老汉作怪也)，山命十人禅客，相送至门首(也不轻他，是什么境界？也须是识端倪底衲僧始得)。居士指空中雪云：“好雪片片，不落别处(无风起浪，指头有眼。这老汉言中有响)。”时有全禅客云：“落在什么处(中也！相随来也，果然上钩来)？”士打一掌(著！果然，勾贼破家)。全云：“居士也不得草草(棺木里瞠眼)。”士云：“汝恁么称禅客，阎老子未放汝在(第二杓恶水泼了。何止阎老子，山僧这里也不放过)。”全云：“居士作么生(粗心不改，又是要吃棒。这僧从头到尾不著便)？”士又打一掌(果然！雪上加霜，吃棒了呈款)，云：“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(更有断和句，又与他读判语)。”雪窦别云：“初问处，但握雪团便打(是则是，贼过后张弓，也漏逗不少。虽然如是，要见箭锋相拄，争奈落在鬼窟里了也)。”

庞居士参马祖、石头，两处有颂。初见石头，便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，是什么人？”声未断，被石头掩却口，有个省处，作颂道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没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青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后参马祖，又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，是什么人？”祖云：“待尔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士豁然大悟，作颂云：“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。”

为他是作家，后列刹相望，所至竞誉。到药山，盘桓既久，遂辞药山。山至重他，命十人禅客相送。是时值雪下，居士指雪云：“好雪片片，不落别处。”全禅客云：“落在什么处？”士便掌。全禅客既不能行令，居士令行一半。令虽行，全禅客恁么酬对也，不是他不知落处，各有机锋，卷舒不同，然有不到居士处，所以落他架下，难出他彀（彀，音 gòu，弓弩射程所及之范围。）中。居士打了，更与说道理云：“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。”雪窦别前语云：“初问处，但握雪团便打。”雪窦恁么，要不辜他问端，只是机迟。庆藏主道：“居士机如掣电，等尔握雪团，到几时？和声便应和声打，方始剿绝。”雪窦自颂他打处云：

**雪团打，雪团打(争奈落在第二机！不劳拈出。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)，
庞老机关没可把(往往有人不知，只恐不恁么)。
天上人间不自知(是什么消息？雪窦还知么)，
眼里耳里绝潇洒(箭锋相拄，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)。
潇洒绝(作么生？向什么处见庞老与雪窦)，
碧眼胡僧难辨别(达磨出来，向尔道什么？打云：阇黎道什么？一坑埋却)。**

“雪团打雪团打，庞老机关没可把。”雪窦要在居士头上行。古人以雪明一色边事，雪窦意道，当时若握雪团打时，居士纵有如何机关，亦难构得。雪窦自夸他打处，殊不知，有落节处。

“天上人间不自知，眼里耳里绝潇洒。”眼里也是雪，耳里也是雪，正住在一色边，亦谓之“普贤境界”、“一色边事”，亦谓之“打成一片”。云门道：“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，犹为转句；不见一色，始是半提；若要全提，须知有向上一路始得。”到这里，须是大用现前，针扎不入，不听他人处分。所以道，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”。古人道：“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橛。”有什么用处？雪窦到此

颂杀了，复转机道，只此潇洒绝，直饶是碧眼胡僧也难辨别。碧眼胡僧尚难辨别，更教山僧说个什么？

◎第四十三则 洞山无寒暑

垂示云：定乾坤句，万世共遵。擒虎兕机，千圣莫辨。直下更无纤翳，全机随处齐彰。要明向上钳锤，须是作家炉鞴。且道从上来还有恁么家风也无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洞山：“寒暑到来如何回避（不是这个时节。劈头劈面在什么处）？”
山云：“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（天下人寻不得。藏身露影。萧何卖却假银城）？”
僧云：“如何是无寒暑处（赚杀一船人！随他转也，一钓便上）？”
山云：“寒时寒杀
阇黎，热时热杀阇黎（真不掩饰，曲不藏直。临崖看虎兕，特地一场愁。掀翻大
海，踢倒须弥，且道洞山在什么处）。”

黄龙新和尚拈云：“洞山袖头打领，腋下剜襟，争奈这僧不甘。如今有个出来问黄龙，且道如何支遣？”良久云：“安禅不必须山水，灭却心头火自凉。”诸人且道：洞山圈绩落在什么处？若明辨得，始知洞山下五位、回互、正偏接人，不妨奇特；到这向上境界，方能如此，不消安排，自然恰好。

所以道：“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嫌。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，分明覩面更无真，休更迷头还认影。正中来，无中有路出尘埃，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偏中至，两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还同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气。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，人人尽欲出常流，折合还归炭里坐。”浮山远录公，以此公案为五位之格；若会得一则，余者自然易会。

岩头道：“如水上葫芦子相似，捺著便转，殊不消丝毫气力。”曾有僧问洞山：“文殊、普贤来参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赶向水牯牛群里去。”僧云：“和尚入地狱如箭。”山云：“全得他力。”

洞山道“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”此是偏中正。僧云“如何是无寒暑处？”山云“寒时寒杀阇黎，热时热杀阇黎。”此是正中偏。虽正却偏，虽偏却圆。《曹洞录》中，备载仔细。若是临济下，无许多事，这般公案直下便会。

有者道，“大好无寒暑！”——有什么巴鼻？！古人道：“若向剑刃上走则快，若向情识上见则迟”。不见僧问翠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微云：“待无人来，向尔道。”遂入园中行，僧云：“此间无人，请和尚道。”微指竹云：“这一竿竹得恁么长，那一竿竹得恁么短。”其僧忽然大悟。又曹山问僧：“恁么热，向什么处回避？”僧云：“镬汤炉炭里回避。”山云：“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？”僧云：“众苦不能到。”看他家里人，自然会他家里人说话。雪窦用他家里事，颂出：

垂手还同万仞崖（不是作家，谁能辨得？何处不圆融？王勅既行，诸侯避道），
正偏何必在安排（若是安排，何处有今日？作么生两头不涉？风行草偃，水
到渠成）。

琉璃古殿照明月（圆陀陀地，切忌认影，且莫当头），

忍俊韩獹空上阶（不是这回，蹉过了也！逐块作什么？打云：尔与这僧同参）。

曹洞下，有出世不出世，有垂手不垂手。若不出世，目视云霄。若出世，便灰头土面。目视云霄，即是万仞峰头。灰头土面，即是垂手边事。有时灰头土面

即在万仞峰头，有时万仞峰头即是灰头土面。其实，入廛垂手与孤峰独立一般，归源了性与差别智无异，切忌作两橛会。所以道“垂手还同万仞崖”，直是无尔湊泊处。“正偏何必在安排”，若到用时，自然如此，不在安排也。此颂洞山答处。后面道“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忍俊韩獹空上阶。”此正颂这僧逐言语走。

洞下有此石女、木马、无底篮、夜明珠、死蛇等十八般，大纲只明正位。如月照琉璃古殿，似有圆影，洞山答道，“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”其僧一似韩獹逐块，连忙上阶，捉其月影相似。又问：“如何是无寒暑处？”山云：“寒时寒杀阍黎，热时热杀阍黎。”如韩獹逐块，走到阶上，又却不见月影。韩獹，乃出《战国策》，云：“韩氏之獹，骏狗也，中山之兔，狡兔也，是其獹方能寻其兔。”雪窦引以喻这僧也。只如诸人，还识洞山为人处么？良久云：“讨甚兔子！”

◎第四十四则 禾山解打鼓

举禾山垂语云：“习学谓之闻，绝学谓之邻（天下衲僧跳不出。无孔铁锤，一个铁橛子）。过此二者，是为真过（顶门上具一只眼，作什么）。”僧出问：“如何是真过（道什么？一笔勾下。有一个铁橛子）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（铁橛，铁蒺藜，确确）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真谛（道什么？两重公案，又有一个铁橛子）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（铁橛，铁蒺藜，确确）。”又问：“即心即佛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（道什么？这个坵圾堆！三段不同，又一个铁蒺藜子）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（铁橛，铁蒺藜，确确）。”又问：“向上人来时如何接（道什么？遭他第四杓恶水来也。又有一个铁橛子）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（铁橛，铁蒺藜，确确。且道落在什么处？朝到西天，暮归东土）。”

禾山垂示云：“习学谓之闻，绝学谓之邻，过此二者，是为真过。”此一则语出《宝藏论》：“学至无学，谓之绝学。所以道，浅闻深悟，深闻不悟，谓之绝学。”一宿觉道：“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讨疏寻经论。”习学既尽，谓之绝学无为闲道人。及至绝学，方始与道相近，直得过此二学，是谓真过。其僧也不妨明敏，便拈此语问禾山。山云：“解打鼓。”所谓言无味、语无味，欲明这个公案，须是向上人方能见。此语不涉理性，亦无议论处，直下便会，如桶底脱相似，方是衲僧安稳处，始契得祖师西来意。所以云门道：“雪峰辊球，禾山打鼓，国师水碗，赵州吃茶，尽是向上拈提。”

又问：“如何是真谛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。”真谛更不立一法。若是俗谛，万物俱备。真俗无二，是圣谛第一义。又问：“即心即佛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。”即心即佛即易求，若到非心非佛即难，少有人到。又问：“向上人来时如何接？”山云：“解打鼓。”向上人即是透脱洒落底人。此四句语，诸方以为宗旨，谓之“禾山四打鼓”。

只如僧问镜清：“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？”清云：“有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新年头佛法？”清云：“元正启祚，万物咸新。”僧云：“谢师答话。”清云：“老僧今日失利。”似此答活，有十八般失利。又僧问净果大师：“鹤立孤松时如何？”果云：“脚底下一场懨懨_{（罗）}。”又问：“雪覆千山时如何？”果云：“日出后一场懨懨_{（罗）}。”又问：“会昌沙汰时，护法神向什么处去？”果云：“三门外两个汉一场懨懨_{（罗）}。”诸方谓之“三懨懨_{（罗）}”。又保福问僧：“殿里是什么佛？”僧云：“和尚定当看。”福云：“释迦老子。”僧云：“莫瞞人好。”福云：“却是尔瞞我。”又问僧云：“尔名什么？”僧云：“咸泽。”福云：“或遇枯涸时如何？”僧云：“谁是枯涸者？”福云：

“我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莫瞒人好。”福云：“却是尔瞒我。”又问僧：“尔作什么业，吃得恁么大？”僧云：“和尚也不小。”福作蹲身势，僧云：“和尚莫瞒人好。”福云：“却是尔瞒我。”又问浴主：“浴锅阔多少？”主云：“请和尚量看。”福作量势，主云：“和尚莫瞒人好。”福云：“却是尔瞒我。”诸方谓之“保福四瞒人”。又如雪峰“四漆桶”，皆是从上宗师，各出深妙之旨、接人之机。雪窦后面引一落索，依云门示众，颂出此公案：

一拽石(寰中天子勅。癡儿牵伴，向上人恁么来)，
二般土(塞外将军令。两个一状领过，同病相怜)，
发机须是千钧弩(若是千钧，也透不得。不可轻酬，岂为死虾蟆)。
象骨老师曾辊球(也有人曾恁么来。有个无孔铁锤，阿谁不知)，
争似禾山解打鼓(铁槌子！须还这老汉始得。一子亲得)。
报君知(雪窦也未梦见在。雪上加霜，尔还知么)，
莫莽卤(也有些子，儻儻侗侗)，
甜者甜兮苦者苦(谢答话！错下注脚，好与三十棒！吃棒得也未？便打：依旧黑漫漫)。

归宗一日普请拽石，宗问维那：“什么处去？”维那云：“拽石去。”宗云：“石且从汝拽，即不得动著中心树子。”木平凡有新到至，先令般（搬）三转土。木平凡有颂，示众云：“东山路窄西山低，新到莫辞三转泥。嗟汝在途经日久，明明不晓却成迷。”后来有僧问云：“三转内即不问，三转外事作么生？”平云：“铁轮天子寰中敕。”僧无语，平便打。所以道：“一拽石，二般土，发机须是千钧弩。”雪窦以千钧之弩喻此话，要见他为人处。三十斤为一钧，一千钧则三万斤。若是豺龙、虎狼猛兽，方用此弩。若是鸚鵡小可之物，必不可轻发，所以“千钧之弩，不为鼯鼠而发机”。

“象骨老师曾辊球。”即雪峰一日见玄沙来，三个木球一齐辊。玄沙便作斫牌势，雪峰深肯之。虽然总是全机大用处，俱不如禾山“解打鼓”，多少径截，只是难会。所以雪窦道“争似禾山解打鼓。”又恐人只在话头上作活计，不知来由，莽莽卤卤，所以道“报君知，莫莽卤。”也须是实到这般田地始得。若要不莽卤，“甜者甜兮苦者苦。”雪窦虽然如是拈弄，毕竟也跳不出。

◎第四十五则 赵州七斤布衫

垂示云：要道便道，举世无双；当行即行，全机不让。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。疾焰过风，奔流度刃。拈起向上钳锤，未免亡锋结舌。放一线道，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赵州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(拶著这老汉，堆山积岳，切忌向鬼窟里作活计)？”州云：“我在青州，作一领布衫，重七斤(果然七纵八横，拽却漫天网。还见赵州么？衲僧鼻孔曾拈得，还知赵州落处么？若这里见得，便乃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，水到渠成，风行草偃。苟或未然，老僧在尔脚跟下)。”

若向一击便行处会去，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时穿却，不奈尔何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苟或踌躇，老僧在尔脚跟下。佛法省要处，言不在多，语不在繁。只如这僧问赵州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他却答道：“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，重七斤。”若向语句上辨，错认定盘星；不向语句上辨，争奈却恁么道？

这个公案，虽难见却易会，虽易会却难见。难则银山铁壁；易则直下惺惺，无尔计较是非处。此话与普化道“来日大悲院里有斋”话，更无两般。一日，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。”州云：“老僧不曾将境示人。”看他怎么向极则转不得处转得，自然盖天盖地；若转不得，触途成滞。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无？若道他有佛法，他又何曾说心说性，说玄说妙；若道他无佛法旨趣，他又不曾辜负尔问头。岂不见，僧问木平和尚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平云：“这个冬瓜如许大。”又僧问古德：“深山悬崖迥绝无人处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古德云：“有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深山里佛法？”古德云：“石头大底大，小底小。”看这般公案，诘论在什么处？雪窦知他落处，故打开义路，与尔颂出：

编辟曾挨老古锥(何必拶著这老汉！挨拶向什么处去)，
七斤衫重几人知(再来不直半分钱。直得口似匾担，又却被他赢得一筹)？
如今抛掷西湖里(还雪窦手脚始得，山僧也不要)，
下载清风付与谁(自古自今。且道雪窦与他酬唱，与他下注脚。一子亲得)。

十八问中，此谓之编辟问。雪窦道，“编辟曾挨老古锥”，编辟万法，教归一致。这僧要挨拶他赵州，州也不妨作家，向转不得处有出身之路，敢开大口，便道：“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，重七斤”。雪窦道，这个七斤布衫能有几人知？如今抛掷西湖里，万法归一，一亦不要，七斤布衫亦不要，一时抛在西湖里。雪窦住洞庭翠峰，有西湖也。

“下载清风付与谁”，此是赵州示众：“尔若向北来，与尔上载；尔若向南来，与尔下载；尔若从雪峰、云居来，也是个担板汉。”雪窦道，如此清风，堪付阿谁？上载者，与尔说心说性，说玄说妙，种种方便。若是下载，更无许多义理玄妙。有底担一担禅，到赵州处，一点也使不著，一时与他打叠，教洒洒落落、无一星事，谓之“悟了还同未悟时”。

如今人尽作无事会，有底道：“无迷无悟，不要更求”——只如佛未出世时，达磨未来此土时，不可不恁么也，用佛出世作什么？祖师更西来作什么？总如此，有什么干涉？也须是大彻大悟了，依旧山是山、水是水，乃至一切万法，悉皆成现，方始作个无事底人。不见龙牙道：“学道先须有悟由，还如曾斗快龙舟。虽然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赢来方始休。”只如赵州这个“七斤布衫”话子，看他古人恁么道，如金如玉，山僧怎么说，诸人怎么听，总是上载，且道作么生是下载？三条椽下看取！

◎第四十六则 镜清雨滴声

垂示云：一槌便成，超凡越圣。片言可折，去缚解粘。如冰凌上行，剑刃上走，声色堆里坐，声色头上行。纵横妙用则且置，刹那便去时如何？试举看——

举镜清问僧：“门外是什么声(等闲垂一钓。不患聋，问什么)？”僧云：“雨滴声(不妨实头。也好个消息)。”清云：“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(事生也！惯得其便，锐钩搭索，还他本分手脚)。”僧云：“和尚作么生(果然纳败缺！转枪来也，不妨难当，却把枪头倒刺人)？”清云：“泊不迷己(咄！直得分疏不下)。”僧云：“泊不迷己，意旨如何(拶著这老汉，逼杀人！前箭犹较后箭深)？”清云：“出身犹可易，脱体道应难(养子之缘，虽然如是，德山临济向什么处去？不唤作雨

滴声，唤作什么声？直得分疏不下)。”

只这里也好荐取。古人垂示一机一境，要接人。一日，镜清问僧：“门外是什么声？”僧云：“雨滴声。”清云：“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。”又问：“门外什么声？”僧云：“鶉鴉声。”清云：“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”又问：“门外什么声？”僧云：“蛇咬虾蟆声。”清云：“将谓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”

此语与前头公案，更无两般。衲僧家于这里透得去，于声色堆里不妨自由；若透不得，便被声色所拘。这般公案，诸方谓之“锻炼语”——若是锻炼，只成心行，不见他古人为人处。亦唤作透声色：一明道眼，二明声色，三明心宗，四明忘情，五明展演——然不妨仔细，争奈有窠臼在！

镜清怎么问：“门外什么声？”僧云：“雨滴声。”清却道：“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。”人皆错会，唤作故意转人，且得没交涉。殊不知，镜清有为人底手脚，胆大不拘一机一境，忒杀不借眉毛。镜清岂不知是雨滴声？何消更问？须知古人以探竿影草，要验这僧，这僧也善挨拶，便道：“和尚又么生？”直得镜清入泥入水，向他道：“泊不迷己。”其僧迷己逐物则故是，镜清为什么也迷己？须知验他句中便有出身处。这僧太懵懂，要剿绝此话，更问道：“只个泊不迷己，意旨如何？”若是德山、临济门下，棒喝已行，镜清通一线道，随他打葛藤，更向他道：“出身犹可易，脱体道应难。”虽然怎么，古人道，“相续也大难”。他镜清只一句，便与这僧明脚跟下大事。雪窦颂云：

虚堂雨滴声(从来无间断。大家在这里)，

作者难酬对(果然不知！山僧从来不是作者，有权有实，有放有收，杀活擒纵)。

若谓曾入流(刺头入胶盆。不唤作雨滴声，唤作什么声)，

依前还不会(山僧几曾问尔来？这漆桶，还我无孔铁锤来)。

曾不会(两头坐断，两处不分，不在这两边)，

南山北山转霏霏(头上脚下，若唤作雨声则瞎；不唤作雨声，唤作什么声？到这里，须是脚踏实地始得)。

“虚堂雨滴声，作者难酬对。”若唤作雨声，则是迷己逐物；不唤作雨声，又如何转物？到这里，任是作者也难酬对。所以古人道，“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；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”。又南院道：“棒下无生忍，临机不让师”。“若谓曾入流，依前还不会。”教中道，“初于闻中，入流忘所。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”若道是雨滴声，也不是；若道不是雨滴声，也不是。前头颂“两喝与三喝，作者知机变”，正类此颂。若道是入声色之流，也不是，若唤作声色，依前不会他意。譬如以指指月，月不是指。会与不会，“南山北山转霏霏”也。

◎第四十七则 云门六不收

垂示云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；地何言哉？万物生焉。向四时行处，可以见体；于万物生处，可以见用。且道向什么处见得衲僧？离却言语、动用、行住坐卧，并却咽喉唇吻，还辨得么？

举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法身(多少人疑著，千圣跳不出。漏逗不少)？”门云：“**六不收**(斩钉截铁。八角磨盘空里走。灵龟曳尾，朕兆未分时荐得，已是第二

头。朕兆已生后荐得，又落第三首。若更向言语上辨得，且喜没交涉)。”

云门道“六不收”，直是难构。若向朕兆未分时构得，已是第二头；若向朕兆已生后荐得，又落第三首；若向言句上辨明，卒摸索不著。且毕竟以何为法身？若是作家底，聊闻举著，剔起便打。苟或伫思停机，伏听处分。

太原孚上座，本为讲师，一日登座讲次，说法身云：“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。”有一禅客在座下，闻之失笑。孚下座，云：“某甲适来有甚短处？愿禅者为说看。”禅者云：“座主只讲得法身量边事，不见法身。”孚云：“毕竟如何即是？”禅者云：“可暂罢讲，于静室中坐，必得自见。”孚如其言，一夜静坐，忽闻打五更钟，忽然大悟，遂敲禅者门，云：“我会也。”禅者云：“尔试道看。”孚云：“我从今日去，更不将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。”又教中道：“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。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”又僧问夹山：“如何是法身？”山云：“法身无相。”“如何是法眼？”山云：“法眼无瑕。”

云门道“六不收”，此公案有者道，“只是六根六尘六识，此六皆从法身生，六根收他不得”。——若恁么情解，且喜没交涉，更带累云门。要见便见，无尔穿凿处。不见教中道：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”他答话多惹人情解，所以一句中须具三句，更不辜负尔问头，应时应解，一言一句，一点一画，不妨有出身处。所以道：“一句透，千句万句一时透。”且道是法身？是祖师？放尔三十棒。雪窦颂云：

一二三，四五六(周而复始，滴水滴冻，费许多工夫作什么)，
碧眼胡僧数不足(三生六十劫，达磨何曾梦见？阇黎为什么知而故犯)。
少林谩道付神光(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从头来已错了也)，
卷衣又说归天竺(赚杀一船人，憾不少)。
天竺茫茫无处寻(在什么处始是太平？如今在什么处)，
夜来却对乳峰宿(刺破尔眼睛！也是无风起浪。且道是法身？是佛身？放尔三十棒)。

雪窦善能于无缝罅处，出眼目颂出，教人见。云门道“六不收”，雪窦为什么却道“一二三四五六”，直是碧眼胡僧也数不足？所以道，“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”，须是还他屋里儿孙始得。适来道，“一言一句，应时应节，若透得去，方知道不在言句中，其或未然，不免作情解”。五祖老师道：“释迦牟尼佛，下贱客作儿。庭前柏树子，一二三四五。”若向云门言句下，谛当见得，相次到这境界。

“少林谩道付神光”。二祖始名神光。及至后来，又道归天竺，达磨葬于熊耳山之下。时宋云奉使西归，在西岭见达磨手携只履，归西天去，使回奏圣，开坟，惟见遗下一只履。雪窦道：其实此事，作么生分付？既无分付，“卷衣又说归天竺”，且道为什么？此土却有二三，递相恁么传来。这里不妨譌讹，也须是构得始可入作。“天竺茫茫无处寻，夜来却对乳峰宿。”且道即今在什么处？师便打云：“瞎。”

◎第四十八则 招庆翻却茶铫

举王太傅入招庆煎茶(作家相聚，须有奇特，等闲无事。大家著一只眼！惹祸来也)，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铫(一火弄泥团汉！不会煎茶，带累别人)，朗翻却茶铫(事生也，果然)。太傅见，问上座：“茶炉下是什么(果然祸事)？”朗云：“捧

炉神(果然，中他箭了也。不妨奇特)。”太傅云：“既是捧炉神，为什么翻却茶铤(何不与他本分草料？事生也)？”朗云：“仕官千日，失在一朝(错指注，是什么话？杜撰禅和，如麻似粟)。”太傅拂袖便去(灼然作家，许他具一只眼)。明招云：“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，却去江外打野_禾理(更与三十棒！这独眼龙，只具一只眼。也须是明眼人点破始得)。”朗云：“和尚作么生(拶著！也好与一拶，终不作这般死郎当见解)？”招云：“非人得其便(果然只具一只眼，道得一半。一手抬，一手搦)。”雪窦云：“当时但踏倒茶炉(争奈贼过后张弓。虽然如是，也未称德山门下客，一等是泼郎泼赖，就中奇特)。”

欲知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王太傅知泉州，久参招庆。一日，因入寺，时朗上座煎茶次，翻却茶铤。太傅也是个作家，才见他翻却茶铤，便问上座：“茶炉下是什么？”朗云：“捧炉神”——不妨言中有响，争奈首尾相违，失却宗旨，伤锋犯手，不惟辜负自己，亦且触忤他人。

这个虽是无得失底事，若拈起来，依旧有亲疏、有皂白。若论此事，不在言句上，却要向言句上辨个活处。所以道：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”据朗上座恁么道，如狂狗逐块，太傅拂袖便去，似不肯他。明招云：“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，却去江外打野_禾理。”野_禾理即是荒野中火烧底木橛，谓之野_禾理，用明朗上座不向正处行，却向外边走。朗拶云：“和尚又作么生？”招云：“非人得其便。”明招自然有出身处，亦不辜负他所问，所以道“俊狗咬人不露牙”。

汾山喆和尚云：“王太傅大似相如夺璧，直得须鬓冲冠，盖明招忍俊不禁，难逢其便。大汾若作朗上座，见他太傅拂袖便行，放下茶铤，呵呵大笑。何故？见之不取，千载难逢。”不见宝寿问胡钉铤云：“久闻胡钉铤，莫便是否？”胡云：“是。”寿云：“还钉得虚空么？”胡云：“请师打破将来。”寿便打，胡不肯。寿云：“异日自有多口阿师，为尔点破在。”胡后见赵州，举似前活，州云：“尔因什么被他打？”胡云：“不知过在什么处？”州云：“只这一缝尚不奈何，更教他打破虚空来？”胡便休去，州代云：“且钉这一缝。”胡于是有省。

京兆米七师行脚归，有老宿问云：“月夜断井索，人皆唤作蛇。未审七师见佛时，唤作什么？”七师云：“若有所见，即同众生。”老宿云：“也是千年桃核。”忠国师问紫璘供奉：“闻说供奉解注《思益经》，是否？”奉云：“是。”师云：“凡当注经，须解佛意始得。”奉云：“若不会意，争取言注经？”师遂令侍者将一碗水、七粒米、一只箸在碗上，送与供奉，问云：“是什么义？”奉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老师意尚不会，更说甚佛意？”

王太傅与朗上座，如此话会不一，雪窦末后却道，“当时但与踏倒茶炉。”明招虽是如此，终不如雪窦(疑为“雪峰”)。雪峰在洞山会下作饭头，一日，淘米次，山问：“作什么？”峰云：“淘米。”山云：“淘米去沙，淘沙去米？”峰云：“沙米一时去。”山云：“大众吃个什么？”峰便覆却盆。山云：“子因缘不在此。”虽然恁么，争似雪窦云“当时但踏倒茶炉”！一等是什么时节，到他用处，自然腾今焕古，有活脱处。颂云：

来问若成风(箭不虚发，偶尔成文，不妨要妙)，
应机非善巧(弄泥团汉，有什么限？方木逗圆孔，不妨撞著作家)。
堪悲独眼龙(只具一双眼，只得一橛)，
曾未呈牙爪(也无牙爪可呈，说什么牙爪？也不得欺他)。
牙爪开(尔还见么？雪窦却较些子。若有恁么手脚，踏倒茶炉)，

生云雷(尽大地人一时吃棒，天下衲僧无著身处。旱天霹雳)，
逆水之波经几回(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)。

“来问若成风，应机非善巧。”太傅问处，似运斤成风。此出《庄子》：郢人泥壁，余一小窍，遂圆泥掷补之，时有少泥，落在鼻端，傍有匠者云：公补窍甚巧，我运斤，为尔取鼻端泥。其鼻端泥若蝇子翼，使匠者斫之。匠者运斤成风而斫之，尽其泥而不伤鼻，郢人立不失容，所谓二俱巧妙。朗上座虽应其机，语无善巧，所以雪窦道：“来问若成风，应机非善巧”。

“堪悲独眼龙，曾未呈牙爪。”明招道得也太奇特，争奈未有拿云攫雾底爪牙。雪窦傍不肯，忍俊不禁，代他出气。雪窦暗去合他意，自颂他“踏倒茶炉”语，“牙爪开，生云雷，逆水之波经几回。”云门道：“不望尔有逆水之波，但有顺水之意亦得”。所以道，“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妄”。朗上座与明招语句似死，若要见活处，但看雪窦“踏倒茶炉”。

◎第四十九则 三圣透网金鳞

垂示云：七穿八穴，揜鼓夺旗。百匝千重，瞻前顾后。踞虎头、收虎尾，未是作家。牛头没、马头回，亦未为奇特。且道过量底人来时如何？试举看——

举三圣问雪峰：“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(不妨纵横自在。此问太高生，尔合只自知，何必更问)？”**峰云：“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**(减人多少声价，作家宗师天然自在)。”**圣云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**(迅雷霹雳，可杀惊群。一任[反]跳)。”**峰云：“老僧住持事繁**(不在胜负，放过一著。此语最毒)。”

雪峰、三圣，虽然一出一入，一挨一拶，未分胜负在，且道这二尊宿具什么眼目？三圣自临济受诀，遍历诸方，皆以高宾待之，看他致个问端，多少人摸索不著。且不涉理性佛法，却问道“透网金鳞以何为食”，且道他意作么生？透网金鳞，寻常既不食他香饵，不知以什么为食？雪峰是作家，匹似闲，只以一二分酬他，却向他道：“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”汾阳谓之“呈解问”，洞下谓之“借事问”。须是超伦绝类，得大受用，顶门有眼，方谓之“透网金鳞”。争奈雪峰是作家，不妨减人声价，却云：“待汝出网来，向汝道。”看他两家，把定封疆，壁立万仞。若不是三圣，只此一句便去不得。争奈三圣亦是作家，方解向他道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！”雪峰却道：“老僧住持事繁。”此语得恁么顽慢？

他作家相见，一擒一纵，逢强即弱，遇贱即贵。尔若作胜负会，未梦见雪峰在。看他二人，最初孤危峭峻，末后二俱死郎当，且道还有得失、胜负么？他作家酬唱，必不如此。三圣在临济作院主，临济迁化，垂示云：“吾去后，不得灭吾正法眼藏！”三圣出云：“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！”济云：“已后有人问尔，作么生？”三圣便喝。济云：“谁知吾正法眼藏，向这瞎驴边灭却！”三圣便礼拜。他是临济真子，方敢如此酬唱。雪窦末后，只颂透网金鳞，显他作家相见处。颂云：

透网金鳞(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何似生？千圣不奈何)，
休云滞水(向他云外立，活泼泼地，且莫钝置好)。
摇乾荡坤(作家作家！未是他奇特处，放出又何妨)，
振鬣摆尾(谁敢辨端倪，做得个伎俩，卖弄出来？不妨惊群)。
千尺鲸喷洪浪飞(转过那边去，不妨奇特，尽大地人一口吞尽)，

一声雷震清飙起(有眼有耳，如聋如盲，谁不悚然)。

清飙起(在什么处？咄)，

天上人间知几几(雪峰牢把阵头，三圣牢把阵脚，撒土撒沙作什么？打云：尔在什么处)？

“透网金鳞，休云滞水。”五祖道：“只有一句颂了也”。既是透网金鳞，岂居滞水，必在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，且道二六时中，以何为食？诸人且向三条椽下、七尺单前，试定当看。雪窦道，此事随分拈弄，如金鳞之类，振鬣摆尾时，直得乾坤动摇，“千尺鲸喷洪浪飞”，此颂三圣道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”，如鲸喷洪浪相似。

“一声雷震清飙起”，颂雪峰道“老僧住持事繁”，如一声雷震清飙起相似。大纲颂他两个俱是作家。“清飙起，天上人间知几几？”且道这一句落在什么处？飙者风也，当清飙起时，天上人间，能有几人知？

◎第五十则 云门尘尘三昧

垂示云：度越阶级，超绝方便。机机相应，句句相投。倘非入大解脱门，得大解脱用，何以权衡佛祖，龟鉴宗乘？且道：当机直截，逆顺纵横，如何道得出身句？试请举看——

举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尘尘三昧(天下衲僧尽在这里作窠窟，满口含霜，撒沙撒土作什么)？”**门云：“钵里饭，桶里水**(布袋著盛锥，金沙混杂，将错就错，含元殿里不问长安)。”

还定当得么？若定当得，云门鼻孔在诸人手里；若定当不得，诸人鼻孔在云门手里。云门有斩钉截铁句，此一句中具三句。有底问著，便道：“钵里饭，粒粒皆圆；桶里水，滴滴皆显”——若恁么会，且不见云门端的为人处。颂云：

钵里饭，桶里水(露也！撒沙撒土作什么？漱口三年始得)，

多口阿师难下嘴(缩却舌头，识法者惧。为什么却恁么举)。

北斗南星位不殊(唤东作西作什么？坐立俨然，长者长法身，短者短法身)，

白浪滔天平地起(脚下深数丈，宾主互换。蓦然在尔头上，尔又作么生？打)。

拟不拟(苍天苍天！咄)，

止不止(说什么？更添怨苦)，

个个无裨长者子(郎当不少，傍观者哂)。

雪窦前面颂云门“对一说”话道：“对一说，太孤绝，无孔铁锤重下楔。”后面又颂马祖“离四句，绝百非”话道：“藏头白，海头黑，明眼衲僧会不得。”若于此公案透得，便见这个颂。雪窦当头便道“钵里饭，桶里水”，言中有响，句里呈机。“多口阿师难下嘴”，随后便与尔下注脚也。尔若向这里要求玄妙道理计较，转难下嘴。

雪窦只到这里也得，他爱恁么头上先把定，恐众中有具眼者觑破也。到后面须放过一著，俯为初机，打开颂出，教人见。北斗依旧在北，南星依旧只在南，所以道：“北斗南星位不殊。”“白浪滔天平地起”，忽然平地上起波澜，又作么生？若向事上觑则易；若向意根下寻，卒摸索不著。这个如铁橛子相似，摆拨不得，

插嘴不得。尔若拟议，欲会而不会，止而不止，乱呈幪袋，正是“个个无裨长者子”。寒山诗道：“六极常婴苦，九维徒自论。有才遗草泽，无势闭蓬门。日上岩犹暗，烟消谷尚昏。其中长者子，个个总无裨。”

卷六

◎第五十一则 雪峰是什么

垂示云：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。不落阶级，又无摸索，且道放行即是，把住即是？到这里，若有一丝毫解路，犹滞言诠，尚拘机境，尽是依草附木。直饶便到独脱处，未免万里望乡关。还构得么？若未构得，且只理会个现成公案。试举看——

举雪峰住庵时，有两僧来礼拜（作什么？一状领过），峰见来，以手托庵门，放身出云：“是什么（鬼眼睛，无孔笛子，擎头戴角）？”僧亦云：“是什么（泥弹子、毡拍板，箭锋相拄）？”峰低头归庵（烂泥里有刺，如龙无足，似蛇有角，就中难为措置）。僧后到岩头（也须是问过始得。同道方知），头问：“什么处来（也须是作家始得。这汉往往纳败阙。若不是同参，洎乎放过）？”僧云：“岭南来（传得什么消息来？也须是通个消息。还见雪峰么）。”头云：“曾到雪峰么（勘破了多时。不可道不到）？”僧云：“曾到（实头人难得，打作两橛）。”头云：“有何言句（便怎么去也）？”僧举前话（便怎么去也，重重纳败阙），头云：“他道什么（好劈口便打，失却鼻孔了也）？”僧云：“他无语低头归庵（又纳败阙！尔且道他是什么）。”头云：“噫！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（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）。若向伊道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（癡儿牵伴。不必。须弥也须粉碎。且道他圈绩在什么处）。”僧至夏末，再举前话请益（已是不惺惺，正贼去了多时，贼过后张弓）。头云：“何不早问（好与掀倒禅床！过也）？”僧云：“未敢容易（这棒本是这僧吃！穿却鼻孔，停囚长智，已是两重公案）。”头云：“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（漫天网地）。要识末句后，只这是（赚杀一船人，我也不信，洎乎分疏不下）。”

大凡扶竖宗教，须是辨个当机，知进退是非，明杀活擒纵。若忽眼目迷黎（黎，疑为“离”）麻罗，到处逢问便问，逢答便答，殊不知鼻孔在别人手里。只如雪峰、岩头，同参德山，此僧参雪峰，见解只到怎么处，及乎见岩头，亦不曾成得一事，虚烦他二老宿，一问一答，一擒一纵，直至如今，天下人成节角誚讹，分疏不下。且道节角誚讹在什么处？

雪峰虽遍历诸方，末后于鳌山店，岩头因而激之，方得剿绝大彻。岩头后值沙汰，于湖边作渡子，两岸各悬一板，有人过，敲板一下，头云：“尔过那边？”遂从芦苇间，舞棹而出。雪峰归岭南住庵，这僧亦是久参底人。雪峰见来，以手托庵门，放身出云：“是什么？”如今有底，怎么问著，便去他语下咬嚼。这僧亦怪，也只向他道：“是什么？”峰低头归庵，往往唤作无语会去也，这僧便摸索不著。

有底道：“雪峰被这僧一问，直得无语归庵”。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处。雪峰虽得便宜，争奈藏身露影！这僧后辞雪峰，持此公案，令岩头判。既到彼，岩头问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岭南来。”头云：“曾到雪峰么？”若要见雪峰，只此

一问，也好急著眼看。僧云：“曾到。”头云：“有何言句？”此语亦不空过。这僧不晓，只管逐他语脉转。头云：“他道什么？”僧云：“他低头无语归庵。”这僧殊不知岩头著草鞋，在他肚皮里行几回了也。岩头云：“噫！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。若向他道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。”

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。这僧依旧黑漫漫地，不分缁素，怀一肚皮疑，真个道雪峰不会。至夏末，再举前话，请益岩头。头云：“何不早问？”这老汉，计较生也。僧云：“未敢容易。”头云：“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要识末后句，只这是。”岩头太杀不惜眉毛，诸人毕竟作么生会？

雪峰在德山会下作饭头，一日斋晚，德山托钵下至法堂，峰云：“钟未鸣、鼓未响，这老汉托钵向什么处去？”山无语，低头归方丈。雪峰举似岩头，头云：“大小德山，不会末后句。”山闻，令侍者唤至方丈，问云：“汝不肯老僧那？”头密启其语。山至来日上堂，与寻常不同。头于僧堂前，抚掌大笑云：“且喜老汉会末后句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他何。虽然如是，只得三年。”

此公案中，如雪峰见德山无语，将谓得便宜，殊不知著贼了也。盖为他曾著贼来，后来亦解做贼。所以古人道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”有者道，“岩头胜雪峰”，则错会了也。岩头常用此机示众云：“明眼汉，没窠臼，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。”这末后句，设使亲见祖师来，也理会不得。

德山斋晚，老子自捧钵下法堂去，岩头道：“大小德山，未会末后句在。”雪窦拈云：“曾闻说个独眼龙，原来只具一只眼。殊不知，德山是个无齿大虫，若不是岩头识破，争知得昨日与今日不同？”诸人要会末后句么？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自古及今，公案万别千差，如荆棘林相似。尔若透得去，天下人不奈何，三世诸佛，立在下风；尔若透不得，岩头道，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只这一句自然有出身处。雪窦颂云：

末后句(已在言前，将谓真个，觑著则瞎)，
为君说(舌头落也，说不著。有头无尾，有尾无头)，
明暗双双底时节(葛藤老汉，如牛无角，似虎有角，彼此是恁么)。
同条生也共相知(是何种族？彼此没交涉，君向潇湘我向秦)，
不同条死还殊绝(拄杖子在我手里，争怪得山僧？尔鼻孔为什么在别人手里)。
还殊绝(还要吃棒么？有什么摸索处)，
黄头碧眼须甄别(尽大地人亡锋结舌。我也恁么，他人却不恁么。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)。
南北东西归去来(收！脚跟下犹带五色线在。乞尔一条拄杖子)，
夜深同看千岩雪(犹较半月程。从他大地雪漫漫，填沟塞壑，无人会，也只是个瞎汉。还识得末后句么？便打)。

“末后句，为君说。”雪窦颂此末后句，他意极有落草相为。颂则杀颂，只颂毛彩些子。若要透见，也未在，更敢开大口，便道，“明暗双双底时节。”与尔开一线路，亦与尔一句打杀了也。末后更与尔注解。

只如招庆一日问罗山云：“岩头道：‘恁么恁么，不恁么不恁么’，意旨如何？”罗山召云：“大师。”师应诺，山云：“双明亦双暗。”庆礼谢而去。三日后，又问：“前日蒙和尚垂慈，只是看不破。”山云：“尽情向尔道了也。”庆云：“和尚是把火行。”山云：“若恁么，据大师疑处问将来。”庆云：“如何是双明亦双暗？”山

云：“同生亦同死。”庆当时礼谢而去。后有僧问招庆：“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”庆云：“合取狗口。”僧云：“大师收取口吃饭。”其僧却来问罗山云：“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牛无角。”僧云：“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虎戴角。”末后句，正是这个道理。

罗山会下有僧，便用这个意，致问招庆，庆云：“彼此皆知。”何故？我若东胜身洲道一句，西瞿那尼洲也知，天上道一句，人间也知，心心相知，眼眼相照。同条生也则犹易见，不同条死也还殊绝，释迦、达磨也摸索不著。“南北东西归去来”，有些子好境界。“夜深同看千岩雪”，且道是双明双暗？是同条生是同条死？具眼衲僧试甄别看。

◎第五十二则 赵州度驴度马

举僧问赵州：“久向赵州石桥，到来只见略约（也有人来捋虎须，也是衲僧本分事）。”州云：“汝只见略约，且不见石桥（惯得其便，这老汉卖身去也）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石桥（上钓来也，果然）？”州云：“渡驴渡马（一网打就，直得尽大地人无出气处，一死更不再活）。”

赵州有石桥，盖李膺造也，至今天下有名。略约者，即是独木桥也。其僧故意减他威光，问道：“久向赵州石桥，到来只见略约。”赵州便道：“汝只见略约，且不见石桥。”据他问处，也只是平常说话相似。赵州用去钓他，这僧果然上钩，随后便问：“如何是石桥？”州云：“渡驴渡马。”不妨言中自有出身处。赵州不似临济、德山，行棒行喝，他只以言句杀活。

这公案好好看来，只是寻常斗机锋相似，虽然如是，也不妨难凑泊。一日，与首座看石桥，州乃问首座：“是什么人造？”座云：“李膺造。”州云：“造时向什么处下手？”座无对。州云：“寻常说石桥，问著下手处也不知。”又一日，州扫地次，僧问：“和尚是善知识，为什么有尘？”州云：“外来底。”又问：“清净伽蓝，为什么有尘？”州云：“又有一点也。”又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州云：“墙外底。”僧云：“不问这个道，问大道。”州云：“大道透长安。”赵州偏用此机，他到平实安稳处，为人更不伤锋犯手，自然孤峻，用得此机甚妙。雪窦颂云：

**孤危不立道方高（须是到这田地始得。言犹在耳。还他本分草料），
入海还须钓巨鳌（坐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虾蛄螺蚌不足问，大丈夫汉不可两两三三）。**

**堪笑同时灌溪老（也有恁么人曾恁么来，也有恁么用机关底手脚），
解云劈箭亦徒劳（犹较半月程，似则似，是则未是）。**

“孤危不立道方高”，雪窦颂赵州寻常为人处，不立玄妙，不立孤危，不似诸方道“打破虚空”、“击碎须弥”、“海底生尘”、“须弥鼓浪”，方称他祖师之道，所以雪窦道，“孤危不立道方高”。壁立万仞，显佛法奇特灵验，虽然孤危峭峻，不如不立孤危，但平常自然，转辘辘地，不立而自立，不高而自高，机出孤危，方见玄妙。所以雪窦云：“入海还须钓巨鳌。”看他具眼宗师，等闲垂一语、用一机，不钓虾蛄螺蚌，直钓巨鳌，也不妨是作家。此一句用显前面公案。

“堪笑同时灌溪老”，不见僧问灌溪：“久向灌溪，及乎到来，只见个沕麻池。”溪云：“汝只见沕麻池，且不见灌溪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灌溪？”溪云：“劈箭急。”

又僧问黄龙：“久向黄龙，及乎到来，只见个赤斑蛇。”龙云：“子只见赤斑蛇，且不见黄龙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黄龙？”龙云：“拖拖地。”僧云：“忽遇金翅鸟来时如何？”龙云：“性命难存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遭他食噉去也。”龙云：“谢子供养。”此总是立孤危，是则也是，不免费力，终不如赵州寻常用底。所以雪窦道，“解云劈箭亦徒劳”。只如灌溪、黄龙即且致，赵州云“渡驴渡马”，又作么生会？试辨看。

◎第五十三则 百丈野鸭子

垂示云：遍界不藏，全机独露。触途无滞，著著有出身之机；句下无私，头头有杀人之意。且道古人毕意向什么处休歇？试举看——

举马大师与百丈行次，见野鸭子飞过（两个落草汉草里辊，蓦顾作什么），大师云：“是什么（和尚合知。这老汉鼻孔也不知）？”丈云：“野鸭子（鼻孔已在别人手里，只管供款。第二杓恶水更毒）。”大师云：“什么处去也（前箭犹轻后箭深。第二回啗啄，也合自知）？”丈云：“飞过去也（只管随他后转，当面蹉过）。”大师遂扭百丈鼻头（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别人手里，捩转枪头，裂转鼻孔来也），丈作忍痛声（只在这里，还唤作野鸭子得么？还识痛痒么）。大师云：“何曾飞去（莫瞞人好，这老汉元来只在鬼窟里作活计）！”

正眼观来，却是百丈具正因，马大师无风起浪。诸人要与佛祖为师，参取百丈。要自救不了，参取马祖大师。看他古人二六时中，未尝不在个里。百丈（𠂔，音g u à n，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）岁离尘，三学该练。属大寂闾化南昌，乃倾心依附，二十年为侍者，及至再参，于喝下方始大悟。而今有者道，“本无悟处，作个悟门，建立此事”。——若恁么见解，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不见古人道：“源不深者流不长，智不大者见不远。”若用作建立会，佛法岂到如今？

看他马大师与百丈行次，见野鸭子飞过，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？为什么却恁么问？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？百丈只管随他后走，马祖遂扭他鼻孔，丈忍痛声，马祖云：“何曾飞去？”百丈便省。而今有底错会——才问著，便作忍痛声——且喜跳不出！宗师家为人，须为教彻。见他不会，不免伤锋犯手，只要教他明此事。所以道，“会则途中受用，不会则世谛流布”。马祖当时若不扭住，只成世谛流布。也须是逢境遇缘，宛转教归自己，十二时中，无空缺处，谓之性地明白。若只依草附木，认个驴前马后，有何用处？

看他马祖、百丈恁么用，虽似昭昭灵灵，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。百丈作忍痛声，若恁么见去，遍界不藏，头头成现。所以道，“一处透，千处万处一时透”。

马祖次日升堂，众才集，百丈出，卷却拜席，马祖便下座，归方丈次，问百丈：“我适来上堂，未曾说法，尔为什么便卷却席？”丈云：“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。”祖云：“尔昨响甚处留心？”丈云：“今日鼻头又不痛也。”祖云：“尔深知今日事。”丈乃作礼，却归侍者寮哭。同事侍者问云：“尔哭作什么？”丈云：“尔去问取和尚。”侍者遂去问马祖，祖云：“尔去问取他看。”侍者却归寮问百丈，丈却呵呵大笑。侍者云：“尔适来哭，而今为什么却笑？”丈云：“我适来哭，如今却笑。”看他悟后，阿辘辘地，罗笼不住，自然玲珑。雪窦颂云：

野鸭子（成群作队，又有一只），
知何许（用作什么？如麻似粟），

马祖见来相共语(打葛藤有什么了期？说个什么？独有马祖识个俊底)。
话尽山云海月情(东家杓柄长，西家杓柄短。知他打葛藤多少)，
依前不会还飞去(口力！莫道他不会言。飞过什么处去)。
欲飞去(鼻孔在别人手里，已是与他下注脚了也)，
却把住(老婆心切！更道什么)。
道道(什么道？不可也教山僧道，不可作野鸭子叫。苍天苍天！脚跟下好与三十棒。不知向什么处去)！

雪窦劈头便颂道：“野鸭子，知何许”，且道有多少？“马祖见来相共语”，此颂马祖问百丈云“是什么”，丈云“野鸭子”。“话尽山云海月情”，颂再问百丈“什么处去”。马大师为他意旨，自然脱体，百丈依前不会，却道“飞过去也”，两重蹉过。“欲飞去，却把住”，雪窦据款结案。又云：“道道”，此是雪窦转身处。且道：作么生道？若作忍痛声则错；若不作忍痛声，又作么生会？雪窦虽然颂得甚妙，争奈也跳不出。

◎第五十四则 云门却展两手

垂示云：透出生死，拨转机关，等闲截铁斩钉，随处盖天盖地，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？试举看——

举云门问僧：“近离甚处(不可也道西禅。探竿影草。不可道东西南北)？”
僧云：“西禅(果然，可杀实头！当时好与本分草料)。”门云：“西禅近日有何言句(欲举，恐惊和尚。深辨来风。也似和尚相似寐语)？”僧展两手(败阙了也！勾贼破家，不妨令人疑著)，门打一掌(据令而行，好打！快便难逢)。僧云：“某甲话在(尔待要翻款那？却似有揜旗夺鼓底手脚)。”门却展两手(诃！驾与青龙不解骑)，僧无语(可惜)，门便打(不可放过。此棒合是云门吃。何故？当断不断，返招其乱。阇黎合吃多少？放过一著。若不放过，合作么生)。

云门问这僧“近离甚处”，僧云“西禅”，这个是当面话，如闪电相似。门云：“近日有何言句？”也只是平常说话。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，却倒去验云门，便展两手。若是寻常人遭此一验，便见手忙脚乱。他云门有石火电光之机，便打一掌。僧云：“打即故是，争奈某甲话在！”这僧有转身处，所以云门放开，却展两手。其僧无语，门便打。看他云门自是作家，行一步知一步落处，会瞻前亦解顾后，不失踪由。这僧只解瞻前，不能顾后。颂云：

虎头虎尾一时收(杀人刀、活人剑，须是这僧始得。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)，
凛凛威风四百州(坐断天下人舌头，盖天盖地)。
却问不知何太险(不可盲枷瞎棒，雪窦元来未知在。阇黎相次著也)，
师云：“放过一著(若不放过，又作么生？尽天下人一时落节。击禅床一下)。”

雪窦颂得此话，极易会，大意只颂云门机锋，所以道“虎头虎尾一时收”。古人云：“据虎头，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。”雪窦只据款结案，爱云门会据虎头，又能收虎尾。僧展两手，门便打，是据虎头。云门展两手，僧无语，门又打，是收虎尾。头尾齐收，眼似流星，自然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直得“凛凛威风四百州”，直得尽大地世界风飒飒地。

“却问不知何太险”，不妨有险处。雪窦云“放过一著”，且道：如今不放过时又作么生？尽大地人，总须吃棒。如今禅和子总道：“等他展手时，也还他本分草料”。似则也似，是则未是。云门不可只恁么教尔休，也须别有事在。

◎第五十五则 道吾一家吊慰

垂示云：稳密全真，当头取证。涉流转物，直下承当。向击石火、闪电光中，坐断诸讹；于据虎头、收虎尾处，壁立千仞，则且置，放一线道，还有为人处也无？试举看——

举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，源拍棺云：“生邪？死邪（道什么？好不惺惺，这汉犹在两头）？”吾云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（龙吟雾起，虎啸风生，买帽相头，老婆心切）。”源云：“为什么不道（蹉过了也！果然错会）？”吾云：“不道！不道（恶水蓦头浇，前箭犹轻后箭深）！”回至中路（太惺惺），源云：“和尚快与某甲道！若不道，打和尚去也（却较些子。罕逢穿耳客，多遇刻舟人。似这般不唧[畱]汉，入地狱如箭）！”吾云：“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（再三须重事，就身打劫。这老汉满身泥水，初心不改）。”源便打（好打！且道：打他作什么？屈棒元来有人吃在）。后道吾迁化，源到石霜，举似前话（知而故犯。不知是不是，是则也大奇），霜云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（可杀新鲜！这般茶饭，却元来有人吃）。”源云：“为什么不道（语虽一般，意无两种，且道与前来问，是同是别）？”霜云：“不道不道（天上天下，曹溪波浪如相似，无限平人被陆沈）。”源于言下有省（瞎汉！且莫瞒山僧好）。源一日将锹子，于法堂上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（也是死中得活，好与先师出气。莫问他，且看这汉一场懣[𢶏]）。霜云：“作什么（随后萎蕤也）？”源云：“觅先师灵骨（丧车背后悬药袋，悔不慎当初。尔道什么）。”霜云：“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觅什么先师灵骨（也须还他作家始得。成群作队作什么）？”雪窦著语云：“苍天！苍天（太迟生！贼过后张弓，好与一坑埋却）！”源云：“正好著力（且道落在什么处？先师曾向尔道什么？这汉从头到尾，直至如今，出身不得）。”太原孚云：“先师灵骨犹在（大众见么？闪电相似。是什么破草鞋？犹较些子）。”

道吾与渐源，至一家吊慰，源拍棺木云：“生邪？死邪？”吾曰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若向句下便入得，言下便知归，只这便是透脱生死底关键。其或未然，往往当头蹉过。看他古人行住坐卧，不妨以此事为念。才至人家吊慰，渐源便拍棺问道吾云：“生邪？死邪？”道吾不移易一丝毫，对他道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渐源当面蹉过，逐他语句走，更云：“为什么不道？”吾云：“不道！不道！”吾可谓赤心片片，将错就错。源犹自不惺惺，回至中路，又云：“和尚快与某甲道！若不道，打和尚去也！”这汉识什么好恶？所谓好心不得好报。道吾依旧老婆心切，更向他道：“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”源便打。虽然如是，却是他赢得一筹。

道吾恁么血滴滴地为他，渐源得恁么不瞥地。道吾既被他打，遂向渐源云：“汝且去，恐院中知事探得，与尔作祸。”密遣渐源出去。道吾忒杀伤慈！源后来至一小院，闻行者诵《观音经》云：“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。”忽然大悟，云：“我当时错怪先师，争知此事，不在言句上！”

古人道，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。有底情解道，道吾云“不道不道”，便是道了也，唤作打背翻筋斗，教人摸索不著——若恁么会，作么生得平稳去？！若脚踏实地，不隔一丝毫。不见七贤女游尸陀林，遂指尸问云：“尸在这里，人在什么处？”大姊云：“作么作么？”一众齐证无生法忍。且道有几个？千个万个，只是

一个！渐源后到石霜，举前话，石霜依前云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源云：“为什么不道？”霜云：“不道不道。”他便悟去。一日，将锹子，于法堂上，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，意欲呈己见解。霜果问云：“作什么？”源云：“觅先师灵骨。”霜便截断他脚跟云：“我这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觅什么先师灵骨？”

他既是觅先师灵骨，石霜为什么却恁么道？到这里，若于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”处，言下荐得，方知自始至终全机受用。尔若作道理，拟议寻思，直是难见。渐源云：“正好著力。”看他悟后道得自然奇特。道吾一片顶骨如金色，击时作铜声。雪窦著语云，“苍天苍天”，其意落在两边。太原孚云“先师灵骨犹在”，自然道得稳当。这一落索，一时拈向一边，且道作么生是省要处？作么生是著力处？不见道：“一处透，千处万处一时透。”若向“不道不道”处透得去，便乃坐断天下人舌头。若透不得，也须是自参自悟，不可容易过日，可惜许时光。雪窦颂云：

兔马有角(斩！可杀奇特，可杀新鲜)，
牛羊无角(斩！成什么模样，瞒别人即得)，
绝毫绝厘(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，尔向什么处摸索)，
如山如岳(在什么处？平地起波澜，阮王著尔鼻孔)。
黄金灵骨今犹在(截却舌头，塞却咽喉，拈向一边，只恐无人识得伊)，
白浪滔天何处著(放过一著，脚跟下蹉过。眼里耳里著不得)。
无处著(果然，却较些子。果然没溺深坑)，
只履西归曾失却(祖祢不了，累及儿孙。打云：为什么却在这里)。

雪窦偏会下注脚，他是云门下儿孙，凡一句中，具三句底钳锤，向难道处道破，向拨不开处拨开，去他紧要处颂出，直道“兔马有角，牛羊无角”。且道兔马为什么有角？牛羊为什么却无角？若透得前话，始知雪窦有为人处。有者错会道“不道”便是“道”，无句是有句，兔马无角却云有角，牛羊有角却云无角。——且得没交涉。

殊不知，古人千变万化，现如此神通，只为打破尔这精灵鬼窟。若透得去，不消一个了字。“兔马有角，牛羊无角。绝毫绝厘，如山如岳”，这四句，似摩尼宝珠一颗相似，雪窦浑沦地吐在尔面前了也。末后皆是据款结案。“黄金灵骨今犹在，白浪滔天何处著。”此颂石霜与太原孚语。为什么无处著？“只履西归曾失却”，灵龟曳尾，此是雪窦转身为人处。古人道，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”。既是失却，他一火（伙）为什么却竞头争？

◎第五十六则 钦山一镢破关

垂示云：诸佛不曾出世，亦无一法与人。祖师不曾西来，未尝以心传授。自是时人不了，向外驰求，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缘，千圣亦摸索不著。只如今见不见，闻不闻，说不说，知不知，从什么处得来？若未能洞达，且向葛藤窟里会取。试举看——

举良禅客问钦山：“一镢破三关时如何(嶮！不妨奇特，不妨是个猛将)？”
山云：“放出关中主看(劈面来也，也要大家知。主山高、按山低)。”
良云：“恁么则知过必改(见机而作，已落第二头)。”
山云：“更待何时(有擒有纵，风行草偃)？”
良云：“好箭放，不著所在(果然，拟待翻款那？第二棒打人不痛)。”便

出。山云：“且来，**阎黎**(呼则易，遣则难。唤得回头，堪作什么)。”良回首(果然把不住，中也)，山把住云：“**一镞破三关即且止，试与钦山发箭看**(虎口里横身，逆水之波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)。”良拟议(果然摸索不著！打云：可惜许)，山打七棒云：“且听这汉疑三十年(令合恁么，有始有终，头正尾正。这个棒合是钦山吃)。”

良禅客也不妨是一员战将，向钦山手里，左盘右转，坠鞭闪**𦏧𦏪**(音 dèng，同“镡”)，末后可惜许，弓折箭尽。虽然如是，李将军自有嘉声在，不得封侯也是闲。这个公案，一出一入，一擒一纵，当机觑面提，觑面当机疾，都不落有不得失，谓之玄机。稍亏些子力量，便有颠蹶。

这僧亦是个英灵底衲子，致个问端，不妨惊群。钦山是作家宗师，便知他问头落处。镞者，箭镞也，“一箭射透三关时如何？”钦山意道：尔射透得则且置，试放出关中主看。良云：“恁么则知过必改。”也不妨奇特。钦山云：“更待何时？”看他恁么祇对钦山所问，更无些子空缺处。后头良禅客却道：“好箭放，不著所在。”拂袖便出。钦山才见他恁么道，便唤云：“且来，阎黎。”良禅客果然把不住，便回首，钦山擒住云：“一镞破三关则且止，试与钦山发箭看！”良拟议，钦山便打七棒，更随后与他念一道咒云：“且听这汉疑三十年。”

如今禅和子尽道：为什么不打八下，又不打六下，只打七下？不然，等他问道“试与钦山发箭看”，便打。——似则也似，是则未是在。这个公案，须是胸襟里不怀些子道理计较，超出语言之外，方能有一句下破三关及有放箭处。若存是之与非，卒摸索不著。当时这僧，若是个汉，钦山也大险。他既不能行此令，不免倒行。且道：关中主毕竟是什么人？看雪窦颂云：

与君放出关中主(中也！当头蹉过，退后退后)，
放箭之徒莫莽卤(一死不再活。大謬讹过了)。
取个眼兮耳必聋(左眼半斤。放过一著，左边不前，右边不后)，
舍个耳兮目双瞽(右眼八两。只得一路，进前则堕坑落堑，退后则猛虎御脚)。
可怜一镞破三关(全机恁么来时如何？道什么？破也！堕也)，
的的分明箭后路(死汉！咄！打云：还见么)。
君不见(癡儿牵伴，打开葛藤去也)，
玄沙有言兮(那个不是玄沙)，
大丈夫先天为心祖(一句截流，万机寝削，鼻孔在我手里。未有天地世界已前，在什么处安身立命)。

此颂数句，取归宗颂中语。归宗昔日因作此颂，号曰归宗，宗门中谓之宗旨之说。后来同安闻之，云：“良公善能发箭，要且不解中的。”有僧便问：“如何得中的？”安云：“关中主是什么人？”后有僧举似钦山，山云：“良公若恁么，也未免得钦山口。虽然如是，同安不是好心。”雪窦道“与君放出关中主”，开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有形无形，尽斩为三段。“放箭之徒莫莽卤”，若善能放箭，则不莽卤；若不善放，则莽卤可知。

“取个眼兮耳必聋，舍个耳兮目又瞽。”且道：取个眼，为什么却耳聋？舍个耳，为什么却双瞽？此语无取舍，方能透得；若有取舍，则难见。“可怜一镞破三关，的的分明箭后路。”良禅客问：“一镞破三关时如何？”钦山云：“放出关中主看。”乃至末后同安公案，尽是箭后路，毕竟作么生？“君不见，玄沙有言兮，大

丈夫先天为心祖。”寻常以心为祖宗极则，这里为什么却于天地未生已前，犹为此心之祖？

若识破这个时节，方识得关中主。“的的分明箭后路”，若要中的，箭后分明有路，且道作么是箭后路？也须是自著精彩始得。“大丈夫先天为心祖”，玄沙常以此语示众，此乃是归宗有此颂，雪窦误用为玄沙语。如今参学者，若以此心为祖宗，参到弥勒佛下生，也未会在。若是大丈夫汉，心犹是儿孙，天地未分已是第二头；且道正当恁么时，作么生是先天地？

◎第五十七则 赵州田厓奴

垂示云：未透得已前，一似银山铁壁。及乎透得了，自己原来是铁壁银山。或有人问，且作么生？但向他道，若向个里露得一机，看得一境，坐断要津，不通凡圣，未为分外。苟或未然，看取古人样子——

举僧问赵州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如何是不拣择（这铁蒺藜，多少人吞不得，大有人疑著在。满口含霜）？”州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（平地上起骨堆，衲僧鼻孔一时穿却。金刚铸铁券）。”僧云：“此犹是拣择（果然随他转了也，拶著这老汉）。”州云：“田厓奴，什么处是拣择（山高石裂）？”僧无语（放尔三十棒，直得目瞪口呆）。

僧问赵州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”三祖《信心铭》劈头便道这两句，有多少人错会！何故？至道本无难，亦无不难，只是唯嫌拣择——若恁么会，一万年也未梦见在。赵州常以此语问人，这僧将此语倒去问他。若向语上觅，此僧却惊天动地。若不在语句上，又且如何？更参三十年。

这个些子关捩子，须是转得，始解捋虎须，也须是本分手段始得。这僧也不顾危亡，敢捋虎须，便道：“此犹是拣择。”赵州劈口便塞道：“田厓奴，什么处是拣择？”若问著别底，便见脚忙手乱。争奈这老汉是作家，向动不得处动，向转不得处转。尔若透得，一切恶毒言句，乃至千差万状，世间戏论，皆是醍醐上味。若到著实处，方见赵州赤心片片。田厓奴，乃福唐人乡语骂人，似无意智相似。这僧道“此犹是拣择”，赵州道“田厓奴，什么处是拣择”。宗师眼目，须至恁么，如金翅鸟擘海，直取龙吞。雪窦颂云：

**似海之深（是什么度量？渊源难测，也未得一半在），
如山之固（什么人撼得？犹在半途）。
蚊虻弄空里猛风（也有恁么底，果然不量力。可杀不自量），
蝼蚁撼于铁柱（同坑无异土，且得没交涉。闍黎与他同参）。
拣兮择兮（担水河头卖。道什么？赵州来也），
当轩布鼓（已在言前一坑埋却，如麻似粟。打云：塞却尔咽喉）。**

雪窦注两句云：“似海之深，如山之固。”僧云：“此犹是拣择。”雪窦道，这僧一似蚊虻弄空里猛风，蝼蚁撼于铁柱。雪窦赏他胆大，何故？此是上头人用底。他敢恁么道，赵州作不放他，便云：“田厓奴，什么处是拣择？”岂不是猛风、铁柱？“拣兮择兮，当轩布鼓。”雪窦末后提起教活，若识得明白十分，尔自将来也。何故？不见道，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，是故当轩布鼓。

◎第五十八则 赵州分疏不下

举僧问赵州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是时人窠窟否（两重公案，也是疑人处。踏著秤锤硬似铁，犹有这个在。莫以己妨人）？”州云：“曾有人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（面赤不如语直。胡孙吃毛虫，蚊子咬铁牛）。”

赵州平生不行棒喝，用得过于棒喝。这僧问得来，也甚奇怪。若不是赵州，也难答伊。盖赵州是作家，只向伊道：“曾有人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”问处壁立千仞，答处亦不轻他。只恁么会，直是当头；若不会，且莫作道理计较。

不见投子宗道者，在雪窦会下作书记，雪窦令参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”，于此有省。一日，雪窦问他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，意作么生？”宗云：“畜生！畜生！”后隐居投子，凡去住持，将袈裟裹草鞋与经文。僧问：“如何是道者家风？”宗云：“袈裟裹草鞋。”僧云：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宗云：“赤脚下桐城。”所以道，献佛不在香多。若透得脱去，纵夺在我。既是一问一答，历历现成，为什么赵州却道“分疏不下”？且道是时人窠窟否？赵州在窠窟里答他？在窠窟外答他？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。或有个汉彻骨彻髓，信得及去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。颂云：

象王嚙呻（富贵中之富贵，谁人不悚然？好个消息），

狮子哮吼（作家中作家，百兽脑裂，好个入路）。

无味之谈（相骂饶尔接嘴。铁橛子相似，有什么咬嚼处？分疏不下五年强，一叶舟中载大唐。渺渺兀然波浪起，谁知别有好思量），

塞断人口（相唾饶尔泼水。咦！阇黎道甚么）。

南北东西（有么有么？天上天下。苍天苍天），

乌飞兔走（自古自今一时活埋）。

赵州道，曾有人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，似“象王嚙呻，狮子哮吼。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。”“南北东西，乌飞兔走”，雪窦若无末后句，何处更有雪窦来？既是乌飞兔走，且道赵州、雪窦、山僧毕竟落在什么处？

◎第五十九则 赵州何不引尽

垂示云：该天括地，越圣超凡。百草头上指出涅槃妙心，干戈丛里点定衲僧命脉。且道承个什么人恩力便得恁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赵州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（再运前来。道什么？三重公案）。才有语言是拣择（满口含霜），和尚如何为人（拶著这老汉，□□□）？”州云：“何不引尽这语（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。白拈贼，骑贼马趁贼）。”僧云：“某甲只念到这里（两个弄泥团汉，逢著个贼。垛根难敌手）。”州云：“只这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（毕竟由这老汉，被他换却眼睛，捉败了也）。”

赵州道，“只这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”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擒纵杀活，得恁么自在。诸方皆谓“赵州有逸群之辩”。赵州寻常示众，有此一篇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语言，是拣择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里。是汝等还护惜也无？”时有僧问云：“既不在明白里，护惜个什么？”州云：“我亦不知。”僧云：“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？”州云：“问事即得，礼拜了退。”

后来这僧只拈他𦍋（𦍋，音 xìn，同“衅”，破绽，裂痕，缝隙）罅处去问他，问得也不妨奇特，争奈只是心行。若是别人，奈何他不得，争奈赵州是作家，便道“何不引尽这语”。这僧也会转身吐气，便道“某甲只念到这里”，一似安排相似。赵州随声拈起便答，不须计较。古人谓之“相续也大难”。他辨龙蛇、别休咎，还他本分作家。赵州换却这僧眼睛，不犯锋芒，不著计较，自然恰好。尔唤作有句也不得，唤作无句也不得，唤作有不无句也不得，离四句，绝百非。何故？若论此事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急著眼看方见。若或拟议踌躇，不免丧身失命。雪窦颂云：

**水洒不著(说什么太深远生？有什么共语处)，
风吹不入(如虚空相似，硬剥剥地，望空启告)，
虎步龙行(他家得自在，不妨奇特)，
鬼号神泣(大众掩耳，草偃风行。闍黎莫是与他同参)。
头长三尺知是谁(怪底物，何方圣者？见么见么)，
相对无言独足立(咄！缩头去！放过一著。山魃！放过即不可。便打)。**

“水洒不著，风吹不入，虎步龙行，鬼号神泣。”无尔啖啄处，此四句颂赵州答话，大似龙驰虎骤，这僧只得一场懡㦬。非但这僧，直得鬼也号神也泣，风行草偃相似。末后两句，可谓一子亲得。“头长三尺知是谁，相对无言独足立。”不见僧问古德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古德云：“头长三尺，颈长二寸。”雪窦引用，未审诸人还识么？山僧也不识。雪窦一时脱体画却赵州，真个在里了也。诸人须仔细著眼看。

◎第六十则 云门拄杖化龙

垂示云：诸佛众生，本来无异；山河自己，宁有等差？为什么却浑成两边去也？若能拨转话头，坐断要津，放过即不可，若不放过，尽大地不消一捏。且作么生是拨转话头处？试举看——

举云门以拄杖示众云(点化在临时，杀人刀，活人剑，换却尔眼睛了也)：“拄杖子化为龙(何用周遮？用化作什么)，吞却乾坤了也(天下衲僧性命不存，还碍著咽喉么？闍黎向什么处安身立命)，山河大地甚处得来(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争奈这个何)？”

只如云门道，“拄杖子化为龙，吞却了乾坤也，山河大地，甚处得来？”若道有，则瞎；若道无，则死。还见云门为人处么？还我拄杖子来。如今人不会他云门独露处，却道即色明声，附物显理，且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法，不可不知此议论，何故更用拈花，迦叶微笑？这老汉便搥胡道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分付摩诃大迦叶。”更何必单传心印？诸人既是祖师门下客，还明得单传底心么？胸中若有一物，山河大地，攸然现前；胸中若无一物，外则了无丝毫，说什么理与智冥、境与神会！何故？一会一切会，一明一切明。

长沙道：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”忽若打破阴界，身心一如，身外无余，犹未得一半在，说什么“即色明心，附物显理”！古人道：“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。”且道是那个一尘？若识得这一尘，便识得拄杖子；才拈起拄杖子，便见纵横妙用。怎么说话，早是葛藤了也，何况

更化为龙！

庆藏主云：“五千四十八卷，还曾有恁么说话么？”云门每向拄杖处，拈掇全机大用，活泼泼地为人。芭蕉示众云：“衲僧巴鼻，尽在拄杖头上。”永嘉亦云：“不是标形虚事持，如来宝杖亲踪迹。”如来昔于然灯佛时，布发掩泥，以待彼佛。然灯曰：“此处当建梵刹。”时有一天子，遂标一茎草云：“建梵刹竟。”诸人且道，这个消息从那里得来？祖师道：“棒头取证，喝下承当。”且道承当个什么？忽有人问“如何是拄杖子”，莫是打筋斗么？莫是抚掌一下么？总是弄精魂，且喜没交涉。雪窦颂云：

拄杖子，吞乾坤（道什么？只用打狗），
徒说桃花浪奔（拨开向上一窍，千圣齐立下风，也不在拏云攫雾处。说得千遍万遍，不如手脚罗笼一遍）。
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（左之右之，老僧只管看。也只是一个干柴片），
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（人人气宇如王，自是尔千里万里。争奈悚然）。
拈了也（谢慈悲，老婆心切），
闻不闻（不免落草，用闻作什么），
直须洒洒落落（残羹馊饭，乾坤大地甚处得来），
休更纷纷纭纭（举令者先犯，相次到尔头上。打云：放过则不可）。
七十二棒且轻恕（山僧不曾行此令，据令而行，赖值得山僧），
一百五十难放君（正令当行，岂可只恁么了？直饶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，堪作什么）。
师蓦拈拄杖下座，大众一时走散（雪窦龙头蛇尾，作什么）。

云门委曲为人，雪窦截径为人，所以拨却化为龙，不消恁么道，只是“拄杖子吞乾坤”。雪窦大意免人情解，更道“徒说桃花浪奔”，更不必化为龙也。盖禹门有三级浪，每至三月，桃花浪涨，鱼能逆水而跃过浪者，即化为龙。雪窦道，纵化为龙，亦是徒说。“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”，鱼过禹门，自有天火烧其尾，拿云攫雾而去。雪窦意道，纵化为龙，亦不在拿云攫雾也。“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”，《清凉疏序》云：“积行菩萨，尚乃曝腮于龙门。”大意明华严境界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诣，独如鱼过龙门，透不过者点额而回，困于死水沙碛中，曝其腮也。雪窦意道，既点额而回，必丧胆亡魂。

“拈了也，闻不闻”，重下注脚，一时与尔扫荡了也。诸人直须洒洒落落去，休更纷纷纭纭。尔若更纷纷纭纭，失却拄杖子了也。“七十二棒且轻恕”，雪窦为尔舍重从轻。古人道七十二棒，翻成一百五十，如今人错会，却只算数目，合是七十五棒，为什么却只七十二棒？殊不知，古人意在言外。所以道，此事不在言句中，免后人去穿凿。雪窦所以引用，直饶真个洒洒落落，正好与尔七十二棒，犹是轻恕；直饶总不如此，“一百五十难放君”。一时颂了也，却更拈拄杖，重重相为。虽然恁么，也无一个皮下有血。

卷七

◎第六十一则 风穴家国兴盛

垂示云：建法幢、立宗旨，还他本分宗师。定龙蛇、别缁素，须是作家知识。剑刃上论杀活，棒头上别机宜，则且置，且道“独据寰中事”一句，作么生商量？试举看——

举风穴垂语云(兴云致雨，也要为主为宾)：“若立一尘(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花簇簇，锦簇簇)，**家国兴盛**(不是他屋里事)。不立一尘(扫踪灭迹，失却眼睛，和鼻孔失也)，**家国丧亡**(一切处光明，用家国作什么？全是他家屋里事)。”**雪窦拈拄杖云**(须是壁立千仞始得。达磨来也)：“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(还我话头来！虽然如是，要平不平之事，须于雪窦商量始得。还知么？若知，许尔自由自在。若不知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)。”

只如风穴示众云：“若立一尘，家国兴盛；不立一尘，家国丧亡。”且道立一尘即是？不立一尘即是？到这里，须是大用现前始得。所以道：“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壳迷封；直饶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”他是临济下尊宿，直下用本分草料。“若立一尘，家国兴盛”，野老颺蹙，意在立国安邦，须借谋臣猛将，然后麒麟出、凤凰翔，乃太平之祥瑞也。他三家村里人，争知有恁么事？

“不立一尘，家国丧亡”，风飒飒地，野老为什么出来讴歌？只为家国丧亡。洞下谓之转变处，更无佛、无众生，无是、无非，无好、无恶，绝音响踪迹。所以道，“金屑虽贵，落眼成翳”。又云：“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尘。已灵犹不重，佛祖是何人。”七穿八穴，神通妙用，不为奇特；到个里，“衲被蒙头万事休，此时山僧都不会。”若更说心说性，说玄说妙，都用不著，何故？他家自有神仙境。

南泉示众云：“黄梅七百高僧，尽是会佛法底人，不得他衣钵，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，所以得他衣钵。”又云：“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却知有。”野老或颺蹙，或讴歌，且道作么生会？且道他具什么眼、却恁么？须知野老门前，别有条章。

雪窦双拈了，却拈拄杖云：“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？”当时若有个汉出来，道得一句，互为宾主，免得雪窦这老汉后面自点胸。

野老从教不展眉(三千里外有个人，美食不中饱人吃)，
且图家国立雄基(太平一曲大家知。要行即行，要住即住，尽乾坤大地是个解脱门，尔作么生立)。

谋臣猛将今何在(有么有么？土旷人稀，相逢者少。且莫点胸)？

万里清风只自知(旁若无人，教谁扫地？也是云居罗汉)。

适来双提了也，这里却只拈一边、放一边，裁长补短，舍重从轻。所以道，“野老从教不展眉”，我“且图家国立雄基。”“谋臣猛将今何在”，雪窦拈拄杖云：“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？”一似道“还有谋臣猛将么”？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。所以道，“土旷人稀，相逢者少”，还有相知者么？出来一坑埋却。“万里清风只自知”，便是雪窦点胸处也。

◎第六十二则 云门中有一宝

垂示云：以无师智，发无作妙用；以无缘慈，作不请胜友。向一句下，有杀有活；于一机中，有纵有擒。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？试举看——

举云门示众云：“乾坤之内(土旷人稀，六合收不得)，宇宙之间(休向鬼窟里作活计，蹉过了也)，中有一宝(在什么处？光生也。切忌向鬼窟里觅)，秘在形山(拶！点)。拈灯笼向佛殿里(犹可商量)，将三门来灯笼上(云门大师是即是，不妨譚讹，犹较些子。若子细捡点将来，未免屎臭气)。”

云门道：“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”且道云门意在钓竿头？意在灯笼上？此乃肇法师《宝藏论》数句，云门拈来示众。肇公时于后秦逍遥园造论，写《维摩经》，方知庄老未尽其妙。肇乃礼罗什为师，又参瓦棺寺跋陀婆罗菩萨，从西天二十七祖处，传心印来，肇深造其堂奥。肇一日遭难，临刑之时，乞七日假，造《宝藏论》。云门便拈论中四句示众，大意云：如何以无价之宝，隐在阴界之中。论中语言，皆与宗门说话相符合。

不见镜清问曹山：“清虚之理，毕竟无身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理即如是，事作么生？”清云：“如理如事。”山云：“瞒曹山一人即得，争奈诸圣眼何？”清云：“若无诸圣眼，争知不恁么？”山云：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所以道：“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”大意明“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”。云门便拈来示众，已是十分现成，不可更似座主相似，与尔注解去。他慈悲，更与尔下注脚道：“拈灯笼向佛殿里，将三门来灯笼上。”且道：云门恁么道，意作么生？

不见古人云：“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”又云：“即凡心而见佛心。”形山即是四大五蕴也。“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”，所以道：“诸佛在心头，迷人向外求。内怀无价宝，不识一生休。”又道：“佛性堂堂显现，住相有情难见。若悟众生无我，我面何殊佛面。”“心是本来心，面是娘生面。劫石可移动，个中无改变。”有者只认个昭昭灵灵为宝，只是不得其用，亦不得其妙，所以动转不得，开拨不行。古人道，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。

“拈灯笼向佛殿里”，若是，常情可测度得；“将三门来灯笼上”，还测度得么？云门与尔一时打破情识、意想、得失、是非了也。雪窦道：“我爱韶阳新定机，一生与人抽钉拔楔。”又云：“曲木据位知几何？利刃剪却令人爱。”他道“拈灯笼向佛殿里”，这一句已截断了也，又“将三门来灯笼上”。

若论此事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。云门道：“汝若相当去，且觅个入路。微尘诸佛在尔脚跟下，三藏圣教，在尔舌头上，不如悟去好。和尚子，莫妄想！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。”良久云：“与我拈面前按山来看。”便有僧出，问云：“学人见山是山、水是水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三门为什么从这里过？”恐尔死却，遂以手划一划云：“识得时，是醍醐上味；若识不得，反为毒药也。”所以道：“了了了时无可了，玄玄玄处直须呵。”雪窦又拈云：“乾坤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”挂在壁上，达磨九年不敢正眼觑著；而今衲僧要见，劈脊便棒。看他本分宗师，终不将实法系缀人。玄沙云：“罗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。”虽然恁么，也是灵龟曳尾。雪窦颂云：

看看(高著眼，用看作什么？骊龙玩珠)，

古岸何人把钓竿(孤危甚孤危，壁立甚壁立。贼过后张弓，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)。

云冉冉(打断始得。百匝千重，炙脂帽子，鹞臭布衫)，

水漫漫(左之右之，前遮后拥)。

明月芦花君自看(看著则瞎！若识得云门语，便见雪窦末后句)。

若识得云门语，便见雪窦为人处。他向云门示众后面两句，便与尔下个注脚云：“看看”，尔便却瞠眉瞠眼会，且得没交涉。古人道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”若只向瞠眉努眼处坐杀，岂能脱得根尘？雪窦道，“看看”，云门如在古岸把钓竿相似。云又冉冉，水又漫漫，明月映芦花，芦花映明月，正当恁么时，且道是何境界？若便直下见得，前后只是一句相似。

◎第六十三则 南泉斩却猫儿

垂示云：意路不到，正好提撕。言诠不及，宜急著眼。若也电转星飞，便可倾湫倒岳。众中莫有辨得底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南泉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(不是今日合闹，也一场漏逗)，南泉见，遂提起云：“道得即不斩(正令当行，十方坐断。这老汉有定龙蛇手脚)。”众无对(可惜放过！一队漆桶堪作什么！杜撰禅和，如麻似粟)。泉斩猫儿为两段(快哉！快哉！若不如此，尽是弄泥团汉。贼过后张弓，已是第二头，未举起时好打)。

宗师家，看他一动一静，一出一入，且道意旨如何？这斩猫儿话，天下丛林，商量浩浩地。有者道，“提起处便是”，有底道，“在斩处”——且得都没交涉！他若不提起时，亦匝匝地作尽道理。殊不知，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，有定乾坤底剑。尔且道：毕竟是谁斩猫儿？只如南泉提起云，“道得即不斩”，当时忽有人道得，且道南泉斩不斩？

所以道，“正令当行，十方坐断”，“出头天外看，谁是个中人？”其实当时原不斩，此话亦不在斩与不斩处。此事轩知，如此分明，不在情尘、意见上讨。若向情尘、意见上讨，则辜负南泉去。但向当锋利刃上看，是有也得，无也得，不有不无也得。所以古人道，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。而今人不解变通，只管向语句上走。南泉怎么提起，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语，只要教人自荐，各各自用自知。若不恁么会，卒摸索不著。雪窦当头颂云：

两堂俱是杜禅和(亲言出亲口，一句道断，据款结案)，

拨动烟尘不奈何(看尔作什么折合？现成公案，也有些子)。

赖得南泉能举令(举拂子云：一似这个。王老师犹较些子，好个金刚王宝剑，用切泥去也)，

一刀两段任偏颇(百杂碎！忽有人按住刀，看他作什么？不可放过也。便打)。

“两堂俱是杜禅和”，雪窦不向句下死，亦不认驴前马后，有拨转处，便道“拨动烟尘不奈何”。雪窦与南泉把手共行，一句说了也；两堂首座，没歇头处，到处只管拨动烟尘，奈何不得。赖得南泉与他断这公案，收得净尽，他争奈前不构村、后不迭店！所以道，“赖得南泉能举令，一刀两段任偏颇。”直下一刀两段，更不管有偏颇，且道南泉据什么令？

◎第六十四则 赵州头戴草鞋

举南泉复举前话问赵州(也须是同心同意始得，同道者方知)，州便脱草鞋，于头上戴出(不免拖泥带水)。南泉云：“子若在，恰救得猫儿(唱拍相随，知音者

少，将错就错)。”

赵州乃南泉的子，道头会尾，举著便知落处。南泉晚间复举前话问赵州，州是老作家，便脱草鞋，于头上戴出。泉云：“子若在，却救得猫儿。”且道：真个恁么？不恁么？南泉云“道得即不斩”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赵州便脱草鞋，于头上戴出。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，日日新，时时新，千圣移易一丝毫不得，须是运出自己家珍，方见他全机大用。他道：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

人多错会道：“赵州权将草鞋作猫儿”，有者道，“待他云‘道得即不斩’，便戴草鞋出去，自是尔斩猫儿，不干我事”——且得没交涉，只是弄精魂。殊不知，古人意，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。他父子相投，机锋相合；那个举头，他便会尾。如今学者，不识古人转处，空去意路上卜度。若要见，但去他南泉、赵州转处便见好。颂云：

公案圆来问赵州(言犹在耳，不消更斩。丧车背后悬药袋)，
长安城里任闲游(得恁么快活，得恁么自在，信手拈来草，不可不教尔恁么去也)。

草鞋头戴无人会(也有一个半个，别是一家风。明头也合，暗头也合)，
归到家山即便休(脚跟下好与三十棒，且道过在什么处？只为尔无风起浪。彼此放下，只恐不恁么，恁也太奇)。

“公案圆来问赵州”，庆藏主道：“如人结案相似，八棒是八棒，十三是十三。已断了也，却拈来问赵州。州是他屋里人，会南泉意旨。他是透彻底人，碗/王（同“筑”）著磕著便转，具本分作家眼脑，才闻举著，剔起便行”。

雪窦道，“长安城里任闲游”，漏逗不少。古人道：“长安虽乐，不是久居。”又云：“长安甚闹，我国晏然。”也须是识机宜、别休咎始得。

“草鞋头戴无人会”，戴草鞋处，这些子，虽无许多事，所以道，唯我能知，唯我能证，方见得南泉、赵州、雪窦同得同用处。且道而今作么生会？

“归到家山即便休”，什么处是家山？他若不会，必不恁么道；他既会，且道家山在什么处？便打。

◎第六十五则 外道良马鞭影

垂示云：无相而形，充十虚而方广；无心而应，遍刹海而不烦。举一明三，目机铢两，直得棒如雨点、喝似雷奔，也未当得向上人行履在。且道作么生是向上人事？试举——

举外道问佛：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(虽然如是，屋里人也有些子香气，双剑倚空飞。赖是不问)。”世尊良久(莫谤世尊，其声如雷。坐者、立者皆动他不得)，外道赞叹云：“世尊大慈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(伶俐汉一拨便转，盘里明珠)。”外道去后，阿难问佛：“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(不妨令人疑著。也要大家知钵鑪著生铁)？”佛云：“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(且道唤什么作鞭影？打一拂子：棒头有眼明如日，要识真金火里看。拾得口吃饭)。”

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岂是无言句？或道无言便是，又何消祖师西来作什么？只如从上来，许多公案，毕竟如何见其下落？这一则公案，话会者

不少：有底唤作良久，有底唤作据坐，有底唤作默然不对——且喜没交涉！几曾摸索得著来？

此事其实不在言句上，亦不离言句中。若稍有拟议，则千里万里去也。看他外道省悟后，方知亦不在此，亦不在彼，亦不在是，亦不在不是，且道是个什么？天衣怀和尚颂云：“维摩不默不良久，据坐商量成过咎。吹毛匣里冷光寒，外道天魔皆拱手。”百丈常和尚参法眼，眼令看此话，法眼一日问：“尔看什么因缘？”常云：“外道问佛话。”眼云：“尔试举看。”常拟开口，眼云：“住！住！尔拟向良久处会耶？”常于言下，忽然大悟。后示众云：“百丈有三诀，吃茶珍重歇。拟议更思量，知君犹未彻。”翠岩真点胸拈云：“六合九，有青黄赤白。一一交罗。”

外道会四维陀典论，自云“我是一切智人”，在处索人论议。他致问端，要坐断释迦老子舌头，世尊不费纤毫气力，他便省去，赞叹云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”且道作么生是大慈大悲处？世尊只眼通三世，外道双眸贯五天。汾山真如拈云：“外道怀藏至宝，世尊亲为高提。”森罗显现，万象历然，且毕竟外道悟个什么？如趁狗逼墙，至极则无路处，他须回来，便乃活泼泼地。若计较、是非一时放下，情尽见除，自然彻底分明。

外道去后，阿难问佛云：“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？”佛云：“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”后来诸方便道：“又被风吹别调中。”又云：“龙头蛇尾。”什么处是世尊鞭影？什么处是见鞭影处？雪窦云：“邪正不分，过犹鞭影。”真如云：“阿难金钟再击，四众共闻。虽然如是，大似二龙争珠，长他智者威狞。”雪窦颂云：

机轮曾未转(在这里，果然不动一丝毫)，

转必两头走(不落有必落无，不东则西。左眼半斤，右眼八两)。

明镜忽临台(还见释迦老子么？一拨便转。破也破也！败也败也)，

当下分妍丑(尽大地是个解脱门，好与三十棒。还见释迦老子么)。

妍丑分兮迷云开(放一线道，许尔有个转身处。争奈只是个外道)，

慈门何处生尘埃(遍界不曾藏。退后退后！达磨来也)。

因思良马窥鞭影(我有拄杖子，不消尔与我。且道什么处是鞭影处？什么处是良马处)，

千里追风唤得回(骑佛殿出三门去也。转身即错，放过即不可。便打)。

唤得回鸣指三下(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，拗折拄杖子，向什么处去？雪窦雷声甚大，雨点全无)。

“机轮曾未转，转必两头走。”机乃千圣灵机，轮是从本已来诸人命脉。不见古人道：“千圣灵机不易亲，龙生龙子莫因循。赵州夺得连城璧，秦主相如总丧身。”外道却是把得住、作得主，未尝动著。何故？他道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”，岂不是全机处？世尊会看风使帆，应病与药，所以良久，全机提起，外道全体会去，机轮便阿辘辘地转；亦不转向有，亦不转向无，不落得失，不拘凡圣，二边一时坐断。世尊才良久，他便礼拜。如今人多落在无，不然落在有，只管在有无处两头走。雪窦道：“明镜忽临台，当下分妍丑。”这个不曾动著，只消个良久，如明镜临台相似，万象不能逃其形质。外道云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”且道，是什么处是外道入处？到这里，须是个个自参自究，自悟自会始得；便于一切处，行住坐卧，不问高低，一时现成，更不移易一丝毫。才作计较，有一丝毫道理，即碍塞杀人，更无入作分也。

后面，颂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今我得入”，当下忽然分妍丑，“妍丑

分兮迷云开，慈门何处生尘埃。”尽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门户，尔若透得，不消一捏。此亦是放开底门户，不见世尊于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：“我宁不说法，疾入于涅槃。”“因思良马窥鞭影，千里追风唤得回。”追风之马，见鞭影而便过千里，教回即回。雪窦意赏他道：若得俊流，方可一拨便转，一唤便回。若唤得回，便鸣指三下。且道是点破？是撒沙？

◎第六十六则 岩头收黄巢剑

垂示云：当机觑面，提陷虎之机。正按傍提，布擒贼之略。明合暗合，双放双收。解弄死蛇，还他作者。

举岩头问僧：“什么处来(未开口时纳败缺了也。穿过髑髅，要知来处也不难)？”僧云：“西京来(果然一个小贼)。”头云：“黄巢过后，还收得剑么(平生不曾做草贼，不惧头落，便恁么问。好大胆)？”僧云：“收得(败也！未识转身处。茅广汉如麻似粟)。”岩头引颈近前云：“**□□□**(也须识机宜始得。陷虎之机！是什么心行)！”僧云：“师头落也(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，识甚好恶？著也)。”岩头呵呵大笑(尽天下衲僧不奈何。欺杀天下人。寻这老汉头落处不得)。僧后到雪峰(依前颠预懵懂。这僧往往十分纳败缺去)，峰问：“什么处来(不可不说来处，也要勘过)？”僧云：“岩头来(果然纳败缺)。”峰云：“有何言句(举得不免吃棒)？”僧举前话(便好赶出)，雪峰打三十棒赶出(虽然斩钉截铁，因甚只打三十棒？拄杖子也未到折在。且未是本分，何故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？若不是同参，争辨端的？虽然如是，且道雪峰岩头落在什么处)。

大凡挑囊负钵，拨草瞻风，也须是具行脚眼始得。这僧眼似流星，也被岩头勘破了，一串穿却。当时若是个汉，或杀或活，举著使用。这僧研(研，音 y à，碾磨使坚硬发亮)郎当，却道“收得”，似恁么行脚，阎罗老子问尔索饭钱在，知他踏破多少草鞋。直到雪峰，当时若有些子眼筋，便解瞥地去，岂不快哉！

这个因缘，有节角諠讹处。此事虽然无得失，得失甚大；虽然无拣择，到这里却要具眼拣择。看他龙牙行脚时，致个问端，问德山：“学人仗镢鋤剑，拟取师头时如何？”德山引颈近前云：“**□□□**。”龙牙云：“师头落也。”山便归方丈。牙后举似洞山，洞山云：“德山当时道什么？”牙云：“他无语。”洞山云：“他无语则且置，借我德山落底头来看。”牙于言下大悟，遂焚香，遥望德山礼拜忏悔。有僧传到德山处，德山云：“洞山老汉，不识好恶！这汉死来多少时也，救得有什么用处？”

这个公案，与龙牙底一般。德山归方丈，则暗中最妙。岩头大笑，他笑中有毒。若有人辨得，天下横行。这僧当时若辨得出，千古之下，免得检责。于岩头门下，已是一场蹉过，看他雪峰老人是同参，便知落处，也不与他说破，只打三十棒，赶出院，可以光前绝后。这个是拈作家衲僧鼻孔、为人的手段，更不与他如之若何，教他自悟去。本分宗师为人，有时笼罩，不教伊出头，有时放令死郎当地，却须有出身处。大小大岩头、雪峰，倒被个吃饭禅和勘破。

只如岩头道，“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”，诸人且道，这里合下得什么语，免得他笑，又免得雪峰行棒赶出？这里諠讹，若不曾亲证亲悟，纵使口头快利，至究竟透脱生死不得。

山僧寻常教人觑这机关转处，若拟议，则远之远矣。不见投子问盐平僧云：“黄巢过后，收得剑么？”僧以手指地。投子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今日却被驴子

扑。”看这僧，也不妨是个作家，也不道收得，也不道收不得；与西京僧如隔海在。真如拈云：“他古人，一个做头，一个做尾，定也。”雪窦颂云：

黄巢过后曾收剑(孟八郎汉有什么用处？只是锡刀子一口)，
大笑还应作者知(一子亲得，能有机[机，疑为“几”]个。不是渠，侬争得自由)。

三十山藤且轻恕(同条生，同条死。朝三千，暮八百。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却与救得活)，

得便宜是落便宜(据款结案，悔不慎当初。也有些子)。

“黄巢过后曾收剑，大笑还应作者知。”雪窦便颂这僧与岩头大笑处。这个些子，天下人摸索不著。且道他笑个什么？须是作家方知。这笑中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，有杀有活。

“三十山藤且轻恕”，颂这僧后到雪峰面前，这僧依旧莽卤，峰便据令而行，打三十棒赶出。且道为什么却如此？尔要尽情会这话么？“得便宜是落便宜。”

◎第六十七则 傅大士讲经竟

举梁武帝请傅大士讲《金刚经》(达磨兄弟来也。鱼行酒肆即不无。衲僧门下即不可。这老汉老老大大作这般去就)，**大士便于座上，挥案一下，便下座**(直得火星迸散。似则似，是则未是。不烦打葛藤)。**武帝愕然**(两回三度被人瞒。也教他摸索不著)。**志公问：“陛下还会么**(党理不党情。**眈[眈，当为“眈”，同“眈”，音gē。眈，姓，音qí。]**膊不向外。也好与三十棒)？”**帝云：“不会**(可惜许)。”**志公云：“大士讲经竟**(也须逐出国始得。当时和志公一时与赶出国，始是作家。两个汉同坑无异土)。”

梁高祖武帝，萧氏，讳衍，字叔达。立功业，以至受齐禅（禅，音shàn，禅让，让帝位于人）。即位后，别注五经讲议，奉黄老甚笃，而性至孝。一日，思得出世之法，以报劬劳，于是舍道事佛，乃受菩萨戒，于娄约法师处，披佛袈裟，自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以报父母。时志公大士，以显异惑众，系于狱中。志公乃分身，游化城邑。帝一日知之，感悟，极推重之。志公数行遮护，隐显逮不可测。

时婺州有大士者，居云黄山，手栽二树，谓之双林，自称当来善慧大士。一日修书，命弟子上表闻于帝，时朝廷以其无君臣之礼，不受。傅大士将入金陵城中卖鱼，时武帝或请志公讲《金刚经》，志公曰：“贫道不能讲，市中有傅大士者，能讲此经。”帝下诏，召之入禁中。

傅大士既至，于讲座上，挥案一下，便下座。当时便与推转，免见一场狼藉。却被志公云：“陛下还会么？”帝云：“不会。”志公云：“大士讲经竟。”也是一人作头，一人作尾。志公怎么道，还梦见傅大士么？一等是弄精魂！这个就中奇特，虽是死蛇，解弄也活。

既是讲经，为甚却不大分为二，一如寻常座主道，“金刚之体坚固，物物不能坏，利用故能摧万物”？——如此讲说，方唤作讲经。虽然如是，诸人殊不知，傅大士只拈向上关捩子，略露锋芒，教人知落处，直截与尔，壁立万仞。恰好被志公不识好恶，却云“大士讲经竟”，正是好心不得好报，如美酒一盞，却被志公以水换（同“掺”）过；如一釜羹，被志公将一颗鼠粪污了。且道：既不是讲经，

毕竟唤作什么？颂云：

**不向双林寄此身(只为他把不住，囊里岂可藏锥)，
却于梁土惹埃尘(若不入草，争见端的？不风流处也风流)。
当时不得志公老(作贼不须本，有牵伴底癡儿)，
也是栖栖去国人(正好一状领过。便打)。**

“不向双林寄此身，却于梁土惹埃尘。”傅大士与没板齿老汉，一般相逢。达磨初到金陵，见武帝，帝问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磨云：“廓然无圣”。帝云：“对朕者谁？”磨云：“不识。”帝不契，遂渡江至魏。武帝举问志公，公云：“陛下还识此人否？”帝云：“不识。”志公云：“此是观音大士，传佛心印。”帝悔，遂遣使去取。志公云：“莫道陛下发使去取，合国人去，他亦不回。”所以雪窦道：“当时不得志公老，也是栖栖去国人。”当时若不是志公，为傅大士出气，也须是赶出国去。志公既饶舌，武帝却被他热瞒一上。雪窦大意道，不须他来梁土讲经挥案，所以道，何不向双林寄此身，吃粥吃饭，随分过时，却来梁土，恁么指注挥案一下，便下座，便是他惹埃尘处。

既是要殊胜，则目视云霄，上不见有佛，下不见有众生。若论出世边事，不免灰头土面，将无作有，将有作无，将是作非，将粗作细，鱼行酒肆，横拈倒用，教一切人明此个事。若不恁么放行，直到弥勒下生，也无一个半个。傅大士既是拖泥带水，赖是有知音；若不得志公老，几乎赶出国了。且道即今在什么处？

◎第六十八则 仰山汝名什么

垂示云：掀天关、翻地轴，擒虎兕、辨龙蛇，须是个活泼泼汉，始得句句相投，机机相应。且从上来，什么人合恁么？请举看——

举仰山问三圣：“汝名什么(名实相夺，勾贼破家)？”圣云：“惠寂(坐断舌头，揜旗夺鼓)。”仰山云：“惠寂是我(各自守封疆)。”圣云：“我名惠然(闹市里夺去。彼此却守本分)。”仰山呵呵大笑(可谓是个时节。锦上添花。天下人不知落处。何故？土广人稀，相逢者少。一似岩头笑，又非岩头笑，一等是笑，为什么却作两段？具眼者始定当看)。

三圣是临济下尊宿，少具出群作略，有大机，有大用，在众中，昂昂藏藏，名闻诸方。后辞临济，遍游淮海，到处丛林皆以高宾待之。自向北至南方，先造雪峰，便问：“透网金鳞，未审以何为食？”峰云：“待汝出网来，即向汝道。”圣云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！”峰云：“老僧住持事繁。”峰往寺庄，路逢猕猴，乃云：“这猕猴各各佩一面古镜。”圣云：“历劫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？”峰云：“瑕生也。”圣云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。”峰云：“罪过，老僧住持事繁。”

后至仰山，山极爱其俊利，待之于明窗下。一日，有官人来参仰山，山问：“官居何位？”云：“推官。”山竖起拂子云：“还推得这个么？”官人无语。众人下语，俱不契仰山意。时三圣病在延寿堂，仰山令侍者持此语问之，圣云：“和尚有事也。”再令侍者问：“未审有什么事？”圣云：“再犯不容。”仰山深肯之。百丈当时以禅板、蒲团付黄檗，拄杖、拂子付汾山，汾山后付仰山。

仰山既大肯三圣，圣一日辞去，仰山以拄杖、拂子付三圣，圣云：“某甲已有

师。”仰山诘其由，乃临济的子也。只如仰山问三圣“汝名什么”，他不可不知其名，何故更恁么问？所以作家要验人，得知仔细，只似等闲问云“汝名什么”，更道无计较。何故三圣不云“惠然”，却道“惠寂”？看他具眼汉，自然不同。三圣恁么，又不是颠，一向揜旗夺鼓，意在仰山语外。

此语不堕常情，难为摸索，这般汉手段，却活得人。所以道，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若顺常情，则歇人不得”。看他古人念道如此，用尽精神，始能大悟。既悟了，用时还同未悟时人相似。随分一言半句，不得落常情。

三圣知他仰山落处，便向他道“我名惠寂。”仰山要收三圣，三圣倒收仰山，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“惠寂是我”，是放行处。三圣云“我名惠然”，亦是放行。所以雪窦后面颂云，“双收双放若为宗”，只一句内一时颂了。仰山呵呵大笑，也有权有实，也有照有用，为他八面玲珑，所以用处得大自在。这个笑与岩头笑不同：岩头笑有毒药；这个笑，千古万古，清风凛凛地。雪窦颂云：

双收双放若为宗(知他有几入？八面玲珑，将谓真个有恁么事)，

骑虎由来要绝功(若不是顶门上有眼、肘臂下有符，争得到这里？骑则不妨，只恐尔下不得。不是恁么人，争明恁么事)。

笑罢不知何处去(尽四百军州，觅恁么人也难得。言犹在耳。千古万古有清风)，

只应千古动悲风(如今在什么处？咄！既是大笑，为什么却动悲风？大地黑漫漫)。

“双收双放若为宗”，放行互为宾主，仰山云“汝名什么？”圣云“我名惠寂”，是双放。仰山云“惠寂是我”，圣云“我名惠然”，是双收。其实是互换之机，收则大家收，放则大家放。雪窦一时颂尽了也。他意道：若不放收，若不互换，尔是尔、我是我。都来只四个字，因甚却于里头，出没卷舒？古人道，“尔若立，我便坐；尔若坐，我便立”。若也同坐同立，二俱瞎汉。此是双收双放，可以为宗要。

“骑虎由来要绝功。”有如此之高风、最上之机要，要骑便骑，要下便下，据虎头亦得，收虎尾亦得。三圣、仰山，二俱有此之风。“笑罢不知何处去？”且道他笑个什么，直得清风凛凛？为什么末后却道“只应千古动悲风”？也是死而不吊，一时与尔注解了也，争奈天下人陷（陷，音 d à n，咬嚼食）啄不入，不知落处，纵是山僧，也不知落处，诸人还知么？

◎第六十九则 南泉画一圆相

垂示云：无啖啄处，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。透荆棘林，衲僧家，如红炉上一点雪。平地上七穿八穴则且止，不落寅（寅，当为“寅”，音 y í n，攀附）缘，又作么生？试举看——

举南泉、归宗、麻谷，同去礼拜忠国师，至中路(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有什么奇特！也要辨端的)，**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**，云：“道得即去(无风起浪，也要人知。掷却陆沈船。若不验过，争辨端的)。”**归宗于圆相中坐**(一人打锣，同道方知)，**麻谷便作女人拜**(一人打鼓，三个也得)。泉云：“恁么则不去也(半路抽身是好人，好一场曲调。作家作家)。”归宗云：“是什么心行(赖得识破，当时好与一掌。孟八郎汉)？”

当时马祖盛化于江西，石头道行于湖湘，忠国师道化于长安，他亲见六祖来。是时南方擎头带角者，无有不欲升其堂、入其室，若不尔，为人所耻。这老汉三个，欲去礼拜忠国师，至中路，做这一场败缺。南泉云：“恁么则不去也”，既是一一道得，为什么却道不去？且道古人意作么生？当时待他道“恁么则不去也”，劈耳便掌，看他作什么伎俩？

万古振纲宗，只是这些子机要。所以慈明道：“要牵只在索头边，拨著点著便转，如水上捺葫芦子相似。”人多唤作不相肯语，殊不知，此事到极则处，须离泥离水，拔楔抽钉。尔若作心行会，则没交涉。古人转变得好，到这里，不得不恁么，须是有杀有活。看他一人去圆相中坐，一人作女人拜，也甚好。南泉云“恁么则不去也”，归宗云“是什么心行”，孟八郎汉，又恁么去也！他恁么道，大意为要验南泉。南泉寻常道：“唤作如如，早是变了也。”南泉、归宗、麻谷，却是一家里人，一擒一纵，一杀一活，不妨奇特。雪窦颂云：

由基箭射猿(当头一路，谁敢向前。触处得妙，未发先中)，
绕树何太直(若不承当，争敢恁么？东西南北一家风。已周遮多时也)。

千个与万个(如麻似粟，野狐精一队，争奈得南泉何)，

是谁曾中的(一个半个，更落一个，一个也用不得)？

相呼相唤归去来(一队弄泥团汉！不如归去好，却较些子)，

曹溪路上休登陟(太劳生！想料不是曹溪门下客。低低处平之有馀，高高处观之不足)。

复云：“曹溪路坦平，为什么休登陟(不唯南泉半路抽身，雪窦亦乃半路抽身，好事不如无。雪窦也患这般病痛)？”

“由基箭射猿，绕树何太直。”由基乃是楚时人，姓养，名叔，字由基。时楚庄王出猎，见一白猿，使人射之，其猿捉箭而戏，敕群臣射之，莫有中者。王遂问群臣，群臣奏曰：“由基者善射”。遂令射之。由基方弯弓，猿乃抱树悲号，至箭发时，猿绕树避之，其箭亦绕树中杀。

此乃神箭也，雪窦何故却言太直？若是太直，则不中。既是绕树，何故却云太直？雪窦借其意，不妨用得妙。此事出《春秋》。有者道，“绕树是圆相”——若真个如此，盖不识语之宗旨，不知太直处。三个老汉，殊途而同归一揆（音“kuí”），一齐太直。若是识得他去处，七纵八横，不离方寸，百川异流，同归大海。

所以南泉道：“恁么则不去也。”若是衲僧正眼觑著，只是弄精魂；若唤作弄精魂，却不是弄精魂。五祖先师道：“他三人是慧炬三昧，庄严王三昧。”虽然如此，作女人拜，他终不作女人拜会；虽画圆相，他终不作圆相会。既不恁么会，又作么生会？雪窦道：“千个与万个，是谁曾中的？”能有几个百发百中？“相呼相唤归去来”，颂南泉道“恁么则不去也”。南泉从此不去，故云“曹溪路上休登陟”。灭却荆棘林，雪窦把不定，复云：“曹溪路坦平，为什么休登陟？”曹溪路绝尘绝迹，露裸裸、赤洒洒，平坦坦、恹然地，为什么却休登陟？各自看脚下。

◎第七十则 汾山请和尚道

垂示云：快人一言，快马一鞭，万年一念，一念万年。要知直截，未举已前。且道未举已前，作么生摸索？请举看——

举汾山、五峰、云岩，同侍立百丈(阿呵呵！终始謦訕。君向西秦，我之东

鲁)，百丈问汾山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（一将难求）？”汾山云：“却请和尚道（借路经过）。”丈云：“我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（不免老婆心切，面皮厚三寸，和泥合水，就身打劫）。 ”

汾山、五峰、云岩，同侍立百丈，百丈问汾山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？”山云：“却请和尚道。”丈云：“我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。”百丈虽然如此，锅子已被别人夺去了也。丈复问五峰，峰云：“和尚也须并却。”丈云：“无人处斫额望汝。”又问云岩，岩云：“和尚有也未？”丈云：“丧我儿孙。”三人各是一家。

古人道：“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。”所以宗师家以荆棘林验人。何故？若于常情句下，验人不得。衲僧家，须是句里呈机，言中辨的。若是担板汉，多向句中死却，便道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更无下口处。”若是变通底人，有逆水之波，只向问头上有一条路，不伤锋犯手。汾山云：“却请和尚道。”且道他意作么生？向个里如击石火、似闪电光相似，拶他问处便答，自有出身之路，不费纤毫气力。所以道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”。百丈却不睬他，只云：“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。”

大凡宗师为人，抽钉拔楔。若是如今人便道，“此答不肯他，不领话”，——殊不知，个里一路生机处，壁立千仞，宾主互换，活泼泼地。雪窦爱他此语风措，宛转自在，又能把定封疆，所以颂云：

**却请和尚道（涵盖乾坤，已是伤锋犯手），
虎头生角出荒草（可杀惊群，不妨奇特）。
十洲春尽花凋残（触处清凉，赞叹也不及），
珊瑚树林日杲杲（千重百匝，争奈百草头上寻他不得。答处盖天盖地）。**

此三人答处，各各不同。也有壁立千仞，也有照用同时，也有自救不了。“却请和尚道”，雪窦便向此一句中，呈机了也，更就中轻轻拶，令人易见，云“虎头生角出荒草”。汾山答处，一似猛虎头上安角，有什么近傍处？

不见僧问罗山：“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牛无角。”僧云：“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虎戴角。”雪窦只一句颂了也。他有转变余才，更云“十洲春尽花凋残。”海上有三山十洲，以百年为一春。雪窦语带风措，宛转盘礴。春尽之际，百千万株花，一时凋残，独有珊瑚树林，不解凋落，与太阳相夺，其光交映。正当恁么时，不妨奇特。雪窦用此明他“却请和尚道”。

十洲皆海外诸国之所附。一祖洲，出反魂香。二瀛洲，生芝草玉石，泉如酒味。三玄洲，出仙药，服之长生。四长洲，出木瓜玉英。五炎洲，出火浣布。六元洲，出灵泉如蜜。七生洲，有山川，无寒暑。八凤麟洲，人取凤喙麟角，煎续弦胶。九聚窟洲，出狮子、铜头铁额之兽。十檀洲（一作流洲），出琨吾石，作剑切玉如泥。珊瑚，《外国杂传》云：“大秦西南，涨海中，可七八百里，到珊瑚洲，洲底盘石，珊瑚生其石上，人以铁网取之。”又《十洲记》云：“珊瑚生南海底，如树，高三二尺，有枝无皮，似玉而红润，感月而生，凡枝头皆有月晕。”（此一则与八卷首公案同看。）

卷八

◎第七十一则 五峰和尚并却

举百丈复问峰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(阿呵呵！箭过新罗国)？”峰云：“和尚也须并却(撺旗夺鼓，一句截流，万机寝削)。”丈云：“无人处斫额望汝(土旷人稀，相逢者少)。”(此一则与七卷末公案同看)

汾山把定封疆，五峰截断众流。这些子，要是个汉，当面提掇，如马前相扑，不容拟议，直下使用，紧迅危峭，不似汾山盘礴滔滔地。如今禅和子，只向架下行，不能出他一头地。所以道：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”。五峰答处，当头坐断，不妨快俊。百丈云“无人处斫额望汝”，且道是肯他？是不肯他？是杀？是活？见他阿辘辘地，只与他一点，雪窦颂云：

和尚也并却(已在言前了。截断众流)，
龙蛇阵上看谋略(须是金牙，始解七事随身。惯战作家)。
令人长忆李将军(妙手无多子。匹马单枪，千里万里，千人万人)，
万里天边飞一鹞(大众见么？且道落在什么处？中也。打云：飞过去也)。

“和尚也并却”，雪窦于一句中，撈一撈云：“龙蛇阵上看谋略。”如排两阵，突出突入，七纵八横，有斗将底手脚、有大谋略底人，匹马单枪，向龙蛇阵上，出没自在，尔作么生围绕得他？若不是这个人，争知有如此谋略？雪窦此三颂，皆就里头，状出底语如此，大似李广神箭。“万里天边飞一鹞”，一箭落、一雕定也，更不放过。雪窦颂百丈问处如一鹞，五峰答处如一箭相似。山僧只管赞叹五峰，不觉浑身入泥水了也。

◎第七十二则 云岩和尚有也未

举百丈又问云岩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(虾蟆窟里出来！道什么)？”岩云：“和尚有也未(粘皮著骨，拖泥带水，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)？”丈云：“丧我儿孙(灼然有此，答得半前落后)。”

云岩在百丈，二十年作侍者，后同道吾至药山，山问云：“子在百丈会下，为个什么事？”岩云：“透脱生死。”山云：“还透脱也未？”岩云：“渠无生死。”山云：“二十年在百丈，习气也未除！”岩辞去，见南泉，后复归药山，方契悟。

看他古人，二十年参究，犹自半青半黄，粘皮著骨，不能颖脱。是则也是，只是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。不见道：“语不离窠臼，焉能出盖缠？白云横谷口，迷却几人源。”洞下谓之触破，故云：“踢开仙仗凤凰楼，时人嫌触当今号。”所以道，荆棘林须是透过始得；若不透过，终始涉廉纤，斩不断。适来道，“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”。云岩只管去点检他人底，百丈见他如此，一时把来打杀了也。雪窦颂云：

和尚有也未(公案现成，随波逐浪，和泥合水)，
金毛狮子不踞地(灼然，有什么用处？可惜许)。
两两三三旧路行(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？转身吐气，脚跟下蹉过了也)，
大雄山下空弹指(一死更不再活，可悲可痛！苍天中更添怨苦)。

“和尚有也未？”雪窦据款结案，是则是，只是金毛狮子，争奈不踞地。狮子捉物，藏牙伏爪，踞地返掷，物无大小，皆以全威，要全其功。云岩云：“和尚有也未”，只是向旧路上行，所以雪窦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弹指。

◎第七十三则 马祖四句百非

垂示云：夫说法者，无说无示。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说既无说、无示，争如不说？听既无闻无得，争如不听？而无说又无听，却较些子。只如今诸人，听山僧在这里说，作么生免得此过？具透关眼者，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马大师：“离四句、绝百非，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（什么处得这话头来？哪里得这消息）。”马师云：“我今日劳倦，不能为汝说，问取智藏去（退身三步，蹉过也不知。藏身露影，不妨是这老汉推过与别人）。”**僧问智藏（也须与他一拶，蹉过也不知），藏云：“何不问和尚（草里焦尾大虫出来也。道什么？直得草绳自缚，去死十分）？”**僧云：“和尚教来问（爱人处分，前箭犹轻后箭深）。”**藏云：“我今日头痛，不能为汝说，问取海兄去（不妨是八十四员善知识，一样患这般病痛）。”**僧问海兄（转与别人，抱赃叫屈），海云：“我到这里却不会（不用切切，从教千古万古，黑漫漫）。”**僧举似马大师（这僧却有些子眼睛），马师云：“藏头白，海头黑（寰中天子勅，塞外将军令）。”**

这个公案，山僧旧日在成都，参真觉，觉云：“只消看马祖第一句，自然一时理会得。”且道：这僧是会来问？不会来问？此问不妨深远。离四句者：有，无，非有非无，非非有非非无。离此四句，绝其百非，只管作道理，不识话头，讨头脑不见。若是山僧，待马祖道了，也便与展坐具，礼三拜，看他作么生道？当时马祖，若见这僧来问“离四句绝百非，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”，以拄杖劈脊便棒、赶出，看他省不省！

马大师只管与他打葛藤，以至这汉当面磋过，更令去问智藏，殊不知，马大师来风深辨。这僧懵懂，走去问智藏，藏云：“何不问和尚？”僧云：“和尚教来问。”看他这些子，拶著便转，更无闲暇处。智藏云：“我今日头痛，不能为汝说得。问取海兄去。”这僧又去问海兄，海兄云：“我到这里却不会。”且道为什么？一人道头痛，一人云不会，毕竟作么生？这僧却回来，举似马大师，师云：“藏头白海头黑。”若以解路卜度，却谓之相瞒。

有者道，“只是相推过”。有者道，“三个总识他问头，所以不答。”——总是拍盲地，一时将古人醍醐上味，著毒药在里许。所以马祖道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与此公案一般。若会得“藏头白海头黑”，便会“西江水”话。这僧将一担懵懂，换得个不安乐，更劳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，毕竟这僧不瞥地。虽然一恁么，这三个宗师，却被个担板汉勘破。如今人只管去语言上作活计，云：“白是明头合，黑是暗头合。”只管钻研计较，殊不知，古人一句截断意根，须是向正脉里自看，始得稳当。

所以道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”若论此事，如当门接一口剑相似，拟议则丧身失命。又道：“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，但向八面玲珑处会取。”不见古人道：“这漆桶。”或云：“野狐精。”或云：“瞎汉。”且道，与一棒一喝，是同是别？若知千差万别，只是一般，自然八面受敌。要会藏头白、海头黑么？五祖先师道：“封后先生”。雪窦颂云：

藏头白海头黑(半合半开，一手抬一手搦，金声玉振)，
明眼衲僧会不得(更行脚三十年，终是被人穿却尔鼻孔！山僧故是口似匾担)。
马驹踏杀天下人(丛林中也须是这老汉始得。放出这老汉)，
临济未是白拈贼(癞儿牵伴，直饶好手，也被人捉了也)。
离四句，绝百非(道什么？也须是自点检看。阿爷似阿爹)，
天上人间唯我知(用我作什么？夺却拄杖子，或若无人无我，无得无失，将什么知？)。

“藏头白，海头黑。”且道意作么生？这些子，天下衲僧跳不出。看他雪窦，后面合杀得好，道“直饶是明眼衲僧，也会不得”。这个些子消息，谓之神仙秘诀，父子不传。释迦老子说一代时教，末后单传心印，唤作金刚王宝剑，唤作正位。恁么葛藤，早是事不获己。古人略露些子锋芒，若是透得底人，便乃七穿八穴，得大自在。若透不得，从前无悟入处，转说转远也。

“马驹踏杀天下人”。西天般若多罗讖达磨云：“震旦虽阔无别路，要假儿孙脚下行。金鸡解衔一粒粟，供养十方罗汉僧。”又六祖谓让和尚曰：“向后佛法，从汝边去。已后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”厥后江西法嗣，布于天下，时号马祖焉。达磨、六祖，皆先讖马祖，看他作略，果然别。只道“藏头白，海头黑”，便见踏杀天下人处。只这一句黑白语，千人万人咬不破。

“临济未是白拈贼。”临济一日示众云：“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向汝等诸人面门出入。未证据者看看。”时有僧出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临济下禅床，搥住云：“道！道！”僧无话，济拖开云：“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！”雪峰后闻，云：“临济大似白拈贼。”雪窦要与他临济相见，观马祖机锋，尤过于临济，此正是白拈贼，临济未是白拈贼也。雪窦一时穿却了也，却颂这僧道：“离四句，绝百非，天上人间唯我知。”且莫向鬼窟里作活计。

古人云：“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”早是奇特，尔作么生离得四句，绝得百非？雪窦道，此事唯我能知，直饶三世诸佛，也觑不见。既是独自个知，诸人更上来求个什么？大洩真如拈云：“这僧恁么问，马祖恁么答，离四句绝百非，智藏海兄都不知。要会么？不见道：马驹踏杀天下人！”

◎第七十四则 金牛饭桶

垂示云：镢钁横按，锋前剪断葛藤窠。明镜高悬，句中引出毗卢印。田地稳密处，著衣吃饭。神通游戏处，如何凑泊？还委悉么？看取下文——

举金牛和尚每至斋时，自将饭桶，于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“菩萨子，吃饭来(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，醍醐毒药一时行。是则是，七珍八宝一时罗列，争奈相逢者少)！”雪窦云：“虽然如此，金牛不是好心(是贼识贼，是精识精。来说是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)。”僧问长庆，古人道：“菩萨子吃饭来，意旨如何(不妨疑著，元来不知落处。长庆道什么)？”庆云：“大似因斋庆赞(相席打令，据款结案)。”

金牛乃马祖下尊宿，每至斋时，自将饭桶，于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“菩萨子，吃饭来！”如此者二十年，且道他意在什么处？若只唤作吃饭，寻常敲鱼击鼓，亦自告报矣，又何须更自将饭桶来，作许多伎俩！莫是他颠么？莫是提唱建立么？若是提唱此事，何不去宝华王座上，敲床竖拂，须要如此作什么？

今人殊不知，古人意在言外。何不且看祖师当时初来底题目道什么？分明说道“教外别传，单传心印”。古人方便，也只教尔直截承当去。后来人妄自卜度，便道“那里有许多事！寒则向火，热则乘凉，饥则吃饭，困则打眠”。若恁么以常情义解诠注，达磨一宗，扫土而尽。不知古人向二六时中，念念不舍，要明此事。

雪窦云：“虽然如此，金牛不是好心。”只这一句，多少人错会！所谓“醍醐上味，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药”。金牛既是落草为人，雪窦为什么道“不是好心”，因什么却恁么道？衲僧家须是有生机始得。今人不到古人田地，只管道“见什么心？”、“有什么佛？”；若作这见解，坏却金牛老作家了也。须是仔细看始得。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，无有了期。

后来长庆上堂，僧问：“古人道，菩萨子吃饭来，意旨如何？”庆云：“大似因斋庆赞。”尊宿家忒杀慈悲，漏逗不少。是则是，因斋庆赞，尔且道庆赞个什么？看他雪窦颂云：

白云影里笑呵呵(笑中有刀，热发作什么？天下衲僧不知落处)，
两手持来付与他(岂有恁么事？莫谤金牛好！唤作饭桶得么？若是本分衲僧，
不吃这般茶饭)。
若是金毛狮子子(须是他格外始得。许他具眼，只恐眼不正)，
三千里外见譚讹(不直半文钱，一场漏逗！譚讹在什么处？瞎汉)。

“白云影里笑呵呵”，长庆道“因斋庆赞”，雪窦道，“两手持来付与他。”且道：只是与他吃饭？为当别有奇特？若向个里知得端的，便是个金毛狮子子。若是金毛狮子子，更不必金牛将饭桶来作舞大笑，直向三千里外，便知他败缺处。古人道：“鉴在机先，不消一捏。”所以衲僧家，寻常须是向格外用，始得称本分宗师；若只据语言，未免漏逗。

◎第七十五则 乌臼屈棒屈棒

垂示云：灵锋宝剑，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，在彼在此，同得同失。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。且道不落宾主、不拘回互时如何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从定州和尚会里，来到乌臼，乌臼问：“定州法道何似这里(言中有响，要辨浅深，探竿影草，太杀瞒人)？”僧云：“不别(死汉中有活底，一个半个，铁橛子一般，踏著实地)。”臼云：“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。”便打(灼然，正令当行)。僧云：“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(也是这作家始得，却是狮子儿)。”臼云：“今日打著一个也。”又打三下(说什么一个？千个万个)。僧便出去(元来是屋里人，只得受屈。只是见机而作)。臼云：“屈棒元来有人吃在(哑子吃苦瓜。放去又收来。点！得回来堪作何用)。”僧转身云：“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(依前三百六十日，却是个伶俐衲僧)。”臼云：“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(知他阿谁是君？阿谁是臣？敢向虎口横身，忒杀不识好恶)。”僧近前夺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(也是一个作家禅客始得。宾主互换，纵夺临时)。臼云：“屈棒！屈棒(点！这老汉，著什么死急)！”僧云：“有人吃在(呵呵！是几个？杓柄却在这僧手里)。”臼云：“草草打著个汉(不落两边，知他是阿谁)。”僧便礼拜(临危不变，方是丈夫儿)。臼云：“和尚却恁么去也(点)？”僧大笑而出(作家禅客，天然有在，猛虎须得清风随，方知尽始尽终。天下人摸索不著)。臼云：“消得恁么，消得恁么(可惜放过！

何不劈脊便棒！将谓走到什么处去)。”

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臼，臼亦是作家。诸人若向这里识得，此二人一出入，千个万个只是一个，作主也恁么，作宾也恁么，二人毕竟合成一家，一期勘辨，宾主问答，始终作家。看乌臼问这僧云：“定州法道何似这里？”僧便云：“不别。”当时若不是乌臼，难奈这僧何，臼云：“若不别，更转彼中去。”便打。争奈这僧是作家汉，便云：“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”臼一向行令云：“今日打著一个也。”又打三下，其僧便出去。

看他两个转辘辘地，俱是作家。了这一事，须要分缙素、别休咎。这僧虽出去，这公案却未了在。乌臼始终要验他实处，看他如何，这僧却似撑门拄户，所以未见得他。乌臼却云：“屈棒元来有人吃在。”这僧要转身吐气，却不与他争，轻轻转云：“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！”乌臼是顶门具眼底宗师，敢向猛虎口里横身，云：“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。”这汉是个肘下有符底汉，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也”，更不拟议，近前夺乌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。臼云：“屈棒！屈棒！”尔且道意作么生？头上道：“屈棒元来有人吃在。”及乎到这僧打他，却道“屈棒！屈棒！”僧云：“有人吃在。”臼云：“草草打著个汉。”头上道“草草打著一个也。”到末后自吃棒，为什么亦道“草草打著个汉”？

当时若不是这僧卓朔地，也不奈他何。这僧便礼拜。这个礼拜最毒，也不是好心。若不是乌臼，也识他不破。乌臼云：“却恁么去也。”其僧大笑而出。乌臼云：“消得恁么，消得恁么。”看他作家相见，始终宾主分明，断而能续，其实也只是互换之机。他到这里，亦不道有个互换处。自是他古人绝情尘意想，彼此作家，亦不道有得有失，虽是一期间语言，两个活泼泼地，都有血脉针线。若能于此见得，亦乃向十二时中，历历分明。其僧便出是双放，已下是双收，谓之互换也。雪窦正恁么地颂出：

呼即易(天下人总疑著。臭肉引来蝇。天下衲僧总不知落处)，
遣即难(不妨勦绝。海上明公秀)，
互换机锋子细看(一出一入，二俱作家。一条拄杖两人扶，且道在阿谁边)。
劫石固来犹可坏(袖里金锤如何辨取？千圣不传)，
沧溟深处立须干(向什么处安排？棒头有眼，独许他亲得)。
乌臼老，乌臼老(可惜许！这老汉不识好恶)，
几何般(也是个无端汉，百千万重)，
与他杓柄太无端(已在言前，洎合打破蔡州，好与三十棒，且道过在什么处)。

“呼即易，遣即难”，一等是落草，雪窦忒杀慈悲。寻常道“呼蛇易，遣蛇难”，如今将个瓢子吹来，唤蛇即易，要遣时即难；一似将棒与他却易，复夺他棒，遣去却难。须是有本分手脚，方能遣得他去。乌臼是作家，有呼蛇底手脚，亦有遣蛇底手段。这僧也不是瞌睡底。乌臼问“定州法道何似这里”，便是呼他。乌臼便打，是遣他。僧云“棒头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”，却转在这僧处，便是呼来。乌臼云“汝若要，山僧回与汝”，僧便近前夺棒，也打三下，却是这僧遣去。乃至这僧大笑而出，乌臼云“消得恁么，消得恁么”，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。

看他两个机锋互换，丝来线去，打成一片，始终宾主分明，有时主却作宾，有时宾却作主，雪窦也赞叹不及，所以道“互换之机”，教人且仔细看。“劫石固来犹可坏”，谓此劫石，长四十里，广八万四千由旬，厚八万四千由旬。凡五百年，

乃有天人下来，以六铢衣袖拂一下，又去至五百年，又来如此拂，拂尽此石，乃为一劫，谓之轻衣拂石劫。雪窦道，“劫石固来犹可坏”，石虽坚固，尚尔可消磨尽，此二人机锋，千古万古，更无有穷尽。

“沧溟深处立须干”，任是沧溟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若教此二人向内立地，此沧溟也须干竭。雪窦到此，一时颂了，末后更道：“乌臼老，乌臼老，几何般。”或擒或纵，或杀或活，毕竟是几何般？

“与他杓柄太无端”，这个拄杖子，三世诸佛也用，历代祖师也用，宗师家也用，与人抽钉拔楔，解粘去缚，争得轻易分付与人！雪窦意要独用，赖值这僧当时只与他平展，忽若旱地起雷，看他如何当抵？乌臼过杓柄与人去，岂不是太无端？

◎第七十六则 丹霞吃饭也未

垂示云：细如米末，冷似冰霜；逼塞乾坤，离明绝暗。低低处观之有余，高高处平之不足。把住放行，总在这里许。还有出身处也无？试举看——

举丹霞问僧：“甚处来(正是不可总没来处也。要知来处也不难)？”僧云：“山下来(著草鞋入尔肚里过也，只是不会。言中有响语含来，知他是黄是绿)。”霞云：“吃饭了也未(第一杓恶水浇。何必定盘星！要知端的)？”僧云：“吃饭了(果然撞著个露柱，却被旁人穿却鼻孔，元来是个无孔铁锤)。”霞云：“将饭来与汝吃底人，还具眼么(虽然是倚势欺人。也是据款结案。当时好掀倒禅床。无端作什么)？”僧无语(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，与和尚眼一般)。长庆问保福：“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份，为什么不具眼(也只道得一半。通身是？遍身是？一刀两段！一手抬一手搦)？”福云：“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(据令而行，一句道尽，罕遇其人)。”长庆云：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(识甚好恶？犹自未肯，讨什么碗)？”福云：“道我瞎得么(两个俱是草里汉。龙头蛇尾，当时待他道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”，只向他道“瞎”，也只道得一半。一等是作家，为什么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)？”

邓州丹霞天然禅师，不知何许人，初习儒学，将入长安应举，方宿于逆旅，忽梦白光满室，占者曰：“解空之祥。”偶一禅客问曰：“仁者何往？”曰：“选官去。”禅客曰：“选官何如选佛？”霞云：“选佛当往何所？”禅客曰：“今江西马大师出世，是选佛之场。仁者可往。”遂直造江西，才见马大师，以两手托幞头脚。马师顾视云：“吾非汝师，南岳石头处去。”遽抵南岳，还以前意投之。石头云：“著槽厂去。”师礼谢，入行者堂，随众作务，凡三年。

石头一日告众云：“来日铲佛殿前草。”至来日，大众各备锹锄铲草，丹霞独以盆盛水净头，于师前膝跪。石头见而笑之，便与剃发，又为说戒，丹霞掩耳而出，便往江西，再谒马祖。未参礼，便去僧堂内，骑圣僧颈而坐。时大众惊愕，急报马祖。祖躬入堂视之曰：“我子天然。”霞便下礼拜，曰：“谢师赐法号。”因名天然。他古人天然，如此颖脱，所谓“选官不如选佛”也。

《传灯录》中载其语句，直是壁立千仞，句句有与人抽钉拔楔底手脚。似问这僧道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山下来。”这僧却不通来处，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。当时若不是丹霞，也难为收拾。丹霞却云：“吃饭了也未？”头边总未见得，此是第二回勘他。僧云：“吃饭了也。”懵懂汉！元来不会。霞云：“将饭与汝吃底人，还具眼么？”僧无语。丹霞意道：“与尔这般汉饭吃，堪作什么？”这僧若是

个汉，试与他一割，看他如何？虽然如是，丹霞也未放尔在。这僧便眼眨眨地无语。

保福、长庆，同在雪峰会下，常举古人公案商量。长庆问保福：“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，为什么不具眼？”不必尽问公案中事，大纲借此语作话头，要验他谛当处。保福云：“施者、受者，二俱瞎汉。”快哉！到这里，只论当机事，家里有出身之路。长庆云：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”保福云：“道我瞎得么？”保福意谓：我怎么具眼，与尔道了也，还道我瞎，得么？虽然如是，半合半开；当时若是山僧，等他道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”，只向他道“瞎”。可惜许，保福当时若下得这个“瞎”字，免得雪窦许多葛藤。雪窦亦只用此意颂：

尽机不成瞎(只道得一半，也要验他过。言犹在耳)，
按牛头吃草(失钱遭罪。半河南半河北。殊不知伤锋犯手)。
四七二三诸祖师(有条攀条，带累先圣，不唯只带累一人)，
宝器持来成过咎(尽大地人换手搥胸。还我拄杖来！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)。
过咎深(可杀深，天下衲僧跳不出！且道深多少)，
无处寻(在尔脚跟下，摸索不著)，
天上人间同陆沉(天下衲僧一坑埋却，还有活底人么？放过一著。苍天苍天)。

“尽机不成瞎”，长庆云：“尽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”保福云：“道我瞎得么？”一似“按牛头吃草”，须是等他自吃始得，那里按他头教吃？雪窦怎么颂，自然见得丹霞意。“四七二三诸祖师，宝器持来成过咎。”不唯只带累长庆，乃到西天二十八祖，此土六祖，一时埋没。释迦老子，四十九年，说一大藏教，末后唯传这个宝器。永嘉道：“不是标形虚事持，如来宝杖亲踪迹。”若作保福见解，宝器持来，都成过咎。“过咎深，无处寻”，这个与尔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句中点检看。既是过咎深，因什么却无处寻？此非小过也，将祖师大事，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，所以雪窦道，“天上人间同陆沉”。

◎第七十七则 云门𩚑饼

垂示云：向上转去，可以穿天下人鼻孔，似鹞捉鸠；向下转去，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，如龟藏壳。个中忽有个出来道：本来无向上、向下，用转作什么？只向伊道：我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。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？良久云：有条攀条，无条攀例。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(开！旱地忽雷。拶)？”门云：“𩚑饼(舌拄上𪔐。过也)。”

这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”门云：“𩚑饼。”还觉寒毛卓竖么？衲僧家问佛问祖、问禅问道、问向上向下了，更无可得问，却致个问端，问超佛越祖之谈。云门是作家，便水涨船高，泥多佛大，便答道“𩚑饼”，可谓“道不虚行，功不浪施”。

云门复示众云：“尔勿可作了，见人道著祖师意，便问超佛越祖之谈道理，尔且唤什么作佛，唤什么作祖，即说超佛越祖之谈？便问个出三界，尔把三界来看！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著尔？有什么声色佛法与汝可了？了个什么碗？以那个为差殊之见？他古圣勿奈尔何，横身为物，道个‘举体全真，物物觐体’不可得。我

向汝道直下有什么事，早是埋没了也。”

会得此语，便识得[胡]饼。五祖云：“驴屎比麝香。”所谓“直截根源佛所印，摘叶寻枝我不能。”到这里，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看这僧问：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”门云：“[胡]饼。”还识羞惭么？还觉漏逗么？有一般人，杜撰道：“云门见兔放鹰，便道[胡]饼。”若恁么将[胡]饼便是超佛越祖之谈见去，岂有活路？莫作[胡]饼会，又不作超佛越祖会，便是活路也。与“麻三斤”、“解打鼓”一般，虽然只道[胡]饼，其实难见。

后人多作道理云：“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。”若恁么会，且去作座主，一生赢得多知多解。如今禅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时，诸佛也踏在脚跟下，祖师也踏在脚跟下。所以云门只向他道“[胡]饼”。既是[胡]饼，岂解超佛越祖？试去参详看。诸方颂极多，尽向问头边作言语，唯雪窦颂得最好，试举看。颂云：

超谈禅客问偏多(个个出来便作这般见解，如麻似粟)，

缝罅披离见也么(已在言前，开也！自屎不觉臭)？

[胡]饼[阮/王]来犹不住(将木榍子换却尔眼睛了也)，

至今天下有謬讹(画个圆相云：莫是恁么会么？咬人言语，有甚了期？大地茫茫愁杀人。便打)。

“超谈禅客问偏多”，此语禅和家偏爱问。不见云门道：“尔诸人横担拄杖，道我参禅学道，便觅个超佛越祖道理。我且问尔：十二时中，行住坐卧，屙屎放尿，至于茅坑里虫子，市肆买卖羊肉案头，还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么？道得底出来！若无，莫妨我东行西行。”便下座。有者更不识好恶，作圆相，土上加泥，添枷带锁。“缝罅披离见也么？”他致问处，有大小大缝罅，云门见他问处披离，所以将[胡]饼拦缝塞定。这僧犹自不肯住，却更问。是故雪窦道：“[胡]饼[阮/王]来犹不住，至今天下有謬讹。”如今禅和子，只管去·NB128·饼上解会，不然，去超佛越祖处作道理。既不在这两头，毕竟在什么处？三十年后，待山僧换骨出来，却向尔道。

◎第七十八则 开士入浴

举古有十六开士(成群作队，有什么用处？这一队不啻[胡]汉)，**于浴僧时随例入浴**(撞著露柱、漆桶，作什么)，**忽悟水因**(恶水蓦头浇)。**诸禅德，作么生会？****他道妙触宣明**(更不干别人事，作么生会他？扑落非他物)，**成佛子住**(天下衲僧到这里摸索不著，两头三面作什么)**也须七穿八穴始得**(一棒一条痕，莫辜负山僧好。撞著磕著，还曾见德山、临济么)。

楞严会上，跋陀婆罗菩萨，与十六开士，各修梵行，乃各说所证圆通法门之因，此亦二十五圆通之一数也。他因浴僧时，随例入浴，忽悟水因，云：“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且道洗个什么？”若会得去，中间安然，得无所有，千个万个，更近傍不得。所谓“以无所得，是真般若；若有所得，是相似般若”。不见达磨谓二祖云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二祖云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这里些子，是衲僧性命根本，更总不消得如许多葛藤，只消道个“忽悟水因”，自然了当。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且道悟个什么？到这般田地，一点也著不得；道个“佛”字，也须讳却。

他道：“妙触宣明，成佛子住。”宣则是显也，妙触是明也。既悟妙触，成佛

子住，即住佛地也。如今人亦入浴，亦洗水，也恁么触，因甚却不悟？皆被尘境惑障，粘皮著骨，所以不能便惺惺去。若向这里，洗亦无所得，触亦无所得，水因亦无所得，且道是妙触宣明？不是妙触宣明？若向个里，直下见得，便是“妙触宣明，成佛子住”。如今人亦触，还见妙处么？妙触非常触，与触者合则为触，离则非也。

玄沙过岭，磕著脚指头，以至德山棒，岂不是“妙触”？虽然恁么，也须是七穿八穴始得。若只向身上摸索，有什么交涉？尔若七穿八穴去，何须入浴？便于一毫端上现宝王刹，向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一处透得，千处万处一时透。莫只守一案一窟，一切处都是观音入理之门。古人亦有闻声悟道、见色明心。若一人悟去则故是，因甚十六开士，同时悟去？是故古人同修同证，同悟同解。雪窦拈他教意，令人去妙触处会取，出他教眼颂，免得人去教纲里笼罩，半醉半醒，要令人直下洒洒落落。颂云：

了事衲僧消一个(现有一个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，跳出金刚圈。一个也不消得)，

长连床上展脚卧(果然是个瞌睡汉，论劫不论禅)。

梦中曾说悟圆通(早是瞌睡，更说梦，却许尔梦见，寐语作什么)，

香水洗来蓦面唾(咄！土上加泥又一重，莫来净地上局)。

“了事衲僧消一个”，且道了得个什么事？作家禅客，聊闻举著，剔起便行，似恁么衲僧，只消得一个，何用成群作队？“长连床上展脚卧”，古人道：“明明无悟法，悟了却迷人。长舒两脚睡，无伪亦无真。”所以胸中无一事，饥来吃饭困来眠。雪窦意道，尔若说入浴悟得妙触宣明，在这般无事衲僧分上，只似梦中说梦，所以道，“梦中曾说悟圆通，香水洗来蓦面唾。”似恁么，只是恶水蓦头浇，更说个什么圆通？雪窦道：似这般汉，正好蓦头蓦面唾。山僧道：土上加泥又一重。

◎第七十九则 投子一切佛声

垂示云：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。活捉生擒，不劳余力。且道是什么人曾恁么来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投子：“一切声是佛声，是否(也解将虎须。青天轰霹雳。自屎不觉臭)？”**投子云：“是**(赚杀一船人！卖身与尔了也。拈放一边。是什么心行)。”**僧云：“和尚莫**~~尸~~**沸碗鸣声**(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。道什么？果然纳败缺)。”**投子便打**(著！好打！放过则不可)。又问：“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否(第二回将虎须。抱赃叫屈作什么？东西南北，犹有影响在)？”**投子云：“是**(又是卖身与尔了也。陷虎之机也。是什么心行)。”**僧云：“唤和尚作一头驴，得么**(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。虽有逆水之波，只是头上无角。含血喫人)？”**投子便打**(著！不可放过。好打！拄杖未到折，因什么便休去)。

投子朴实头，得逸群之辩，凡有致问，开口便见胆，不费余力，便坐断他舌头，可谓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。这僧将声色佛法见解，贴在额头上，逢人便问。投子作家，来风深辨。这僧知投子实头，合下做个圈套子，教投子入来，所以有后语。投子却使陷虎之机，钓他后语出来。这僧接他答处道：“和尚莫

𩚑𩚑沸碗鸣声。”果然一钩便上。若是别人，则不奈这僧何。投子具眼，随后便打。咬猪狗的手脚，须还作家始得。左转也随他阿辘辘地，右转也随他阿辘辘地。·这僧既是个圈绩子，要来捋虎须，殊不知投子，更在他圈绩头上。投子便打，这僧可惜许，有头无尾。当时等他拈棒，便与掀倒禅床，直饶投子全机，也须倒退三千里。又问：“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否？”投子亦云“是”，一似前头语无异。僧云：“唤和尚作一头驴，得么？”投子又打。这僧虽然作窠窟，也不妨奇特。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汉，顶门无眼，也难折挫他。投子有转身处。这僧既做个道理，要换他行市，到了，依旧不奈投子老汉何。

不见岩头道：“若论战也，个个立在转处。”投子放去太迟，收来太急。这僧当时若解转身吐气，岂不作得个口似血盆底汉。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，这僧既不能返掷，却被投子穿了鼻孔。颂云：

投子投子(灼然，天下无这实头老汉。教坏人家男女)，

机轮无阻(有什么奈何他处！也有些子)。

放一得二(换却尔眼睛，什么处见投子)，

同彼同此(恁么来也吃棒，不恁么来也吃棒。闍黎替他。便打)。

可怜无限弄潮人(丛林中放出一个半个，放出这两个汉。天下衲僧要恁么去)，

毕竟还落潮中死(可惜许，争奈出这圈绩不得！愁人莫向愁人说)。

忽然活(禅床震动，惊杀山僧，也倒退三千里)，

百川倒流闹𩚑𩚑(嶮！徒劳佇思。山僧不敢开口，投子老汉也须是拗折拄杖始得)。

“投子投子，机轮无阻”，投子寻常道：“尔总道投子实头，忽然下山三步，有人问尔道，如何是投子实头处，尔作么生抵对？”古人道：“机轮转处，作者犹迷。”他机轮转辘辘地，全无阻隔，所以雪窦道：“放一得二。”

不见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投子云：“佛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投子云：“道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禅？”投子云：“禅。”又问：“月未圆时如何？”投子云：“吞却三个四个。”“圆后如何？”“吐却七个八个。”投子接人，常用此机，答这僧只是一个“是”字。这僧两回被打，所以雪窦道“同彼同此”。

四句一时颂投子了也，末后颂这僧道：“可怜无限弄潮人”，这僧敢揜旗夺鼓，道“和尚莫𩚑𩚑沸碗鸣声”，又道“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”，此便是弄潮处。这僧做尽伎俩，依前死在投子句中。投子便打，此僧便是“毕竟还落潮中死”。雪窦出这僧云：忽然活，便掀倒禅床，投子也须倒退三千里，直得百川倒流闹𩚑𩚑，非唯禅床震动，亦乃山山岌岌（岌，音è，险峻。），天地陡暗。苟或个个如此，山僧且打退鼓。诸人向什么处安身立命？

◎第八十则 赵州初生孩子

举僧问赵州：“初生孩子，还具六识也无(闪电之机，说什么初生孩儿子)？”赵州云：“急水上打球子(过也，俊鹞趁不及。也要验过)。”僧复问投子：“急水上打球子，意旨如何(也是作家，同验过。还会么？过也)？”子云：“念念不停流(打葛藤汉)。”

此六识，教家立为正本。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因其所以生。来为先锋，去

为殿后。古人道：“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”若证佛地，以八识转为四智，教家谓之改名不改体。根尘识是三，前尘元不曾分别，胜义根能发生识，识能显色分别，即是第六意识。第七识末那识，能去执持世间一切影事，令人烦恼，不得自由自在，皆是第七识。到第八识，亦谓之阿赖那识，亦谓之含藏识，含藏一切善恶种子。

这僧知教意，故将来问赵州道：“初生孩子，还具六识也无？”初生孩儿，虽具六识，眼能见耳能闻，然未曾分别六尘，好恶长短，是非得失，他恁么时总不知。学道之人要复如婴孩，荣辱功名，逆情顺境，都动他不得，眼见色与盲等，耳闻声与聋等，如痴似兀，其心不动，如须弥山，这个是衲僧家真实得力处。

古人道：“衲被蒙头万事休，此时山僧都不会。”若能如此，方有少分相应。虽然如此，争奈一点也瞒他不得。山依旧是山，水依旧是水，无造作，无缘虑，如日月运于太虚，未尝暂止。亦不道我有许多名相。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。为无心故，所以长养万物，亦不道我有许多功行。天地为无心故，所以长久；若有心，则有限齐。

得道之人亦复如是。于无功用中施功用，一切违情顺境，皆以慈心摄受。到这里，古人尚自呵责道：“了了了时无可了，玄玄玄处直须呵。”又道：“事事通兮物物明，达者闻之暗里惊。”又云：“入圣超凡不作声，卧龙长怖碧潭清。人生若得长如此，大地那能留一名。”虽然恁么，更须跳出窠窟始得。

岂不见教中道：“第八不动地菩萨，以无功用智，于一微尘中转大法轮。于一切时中，行住坐卧，不拘得失，任运流入萨婆若海。”衲僧家到这里，亦不可执著，但随时自在，遇茶吃茶，遇饭吃饭，这个向上事，著个“定”字也不得，著个“不定”字也不得。

石室善道和尚示众云：“汝不见小儿出胎时，何曾道我会看教？当恁么时，亦不知有佛性义、无佛性义。及至长大，便学种种知解出来，便道我能我解，不知是客尘烦恼。十六观行中，婴儿行为最。哆哆□□时，喻学道之人离分别取舍心，故赞叹婴儿，可况喻取之。若谓婴儿是道，今时人错会。”

南泉云：“我十八上解作活计。”赵州道：“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。”又道：“我在南方二十年，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。”曹山问僧：“菩萨定中，闻香象渡河历历地，出什么经？”僧云：“《涅槃经》。”山云：“定前闻？定后闻？”僧云：“和尚流也。”山云：“滩下接取。”

又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湛入合湛，入识边际。”又《楞伽经》云：“相生执碍，想生妄想，流注生则逐妄流转。若到无功用地，犹在流注相中，须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，方始快活自在。”所以汾山问仰山云：“寂子如何？”仰山云：“和尚问他见解？问他行解？若问他行解，某甲不知。若是见解，如一瓶水注一瓶水。”若得如此，皆可以为一方之师。

赵州云“急水上打球子”，早是转辘辘地，更向急水上打时，眨眼便过。譬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如急流水，望为恬静。”古人云：“譬如驶流水，水流无定止。各各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。”赵州答处，意浑类此。其僧又问投子：“急水上打球子，意旨如何？”子云：“念念不停流。”自然与他问处恰好。古人行履绵密，答得只似一个，更不消计较；尔才问他，早知尔落处了也。孩子六识，虽然无功用，争奈念念不停，如密水流。投子恁么答，可谓深辨来风。雪窦颂云：

**六识无功伸一问(有眼如盲，有耳如聋，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一句道尽)，
作家曾共辨来端(何必？也要辨个缁素，唯证乃知)。**

**茫茫急水打球子(始终一贯。过也。道什么)，
落处不停谁解看(看即瞎。过也，滩下接取)。**

“六识无功伸一问”，古人学道，养到这里，谓之无功之功，与婴儿一般，虽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而不能分别六尘，盖无功用也。既到这般田地，便乃降龙伏虎，坐脱立亡。如今人但将目前万境，一时歇却，何必八地以上，方乃如是！虽然无功用处，依旧山是山，水是水。雪窦前面颂云：“活中有眼还同死，药忌何须鉴作家。”盖为赵州、投子是作家，故云“作家曾共辨来端”。

“茫茫急水打球子”，投子道，“念念不停流。”诸人还知落处么？雪窦末后教人自著眼看，是故云：“落处不停谁解看。”此是雪窦活句，且道落在什么处？

卷九

◎第八十一则 药山麈中麈

垂示云：换旗夺鼓，千圣莫穷。坐断谿谿，万机不到。不是神通妙用，亦非本体如然。且道：凭个什么，得恁么奇特？


举僧问药山：“平田浅草，麈鹿成群，如何射得麈中麈(把髻投衙，擎头带角出来。脑后拔箭)？”山云：“看箭(就身打劫，下坡不走，快便难逢。著)。”僧放身便倒(灼然不同！一死更不再活，弄精魂汉)。山云：“侍者拖出这死汉(据令而行，不劳再勘。前箭犹轻，后箭深)。”僧便走(棺木里瞠眼，死中得活，犹有气息在)。山云：“弄泥团汉！有什么限(可惜许！放过。据令而行，雪上加霜)？”雪窦拈云：“三步虽活，五步须死(一手抬一手搦，直饶走百步，也须丧身失命)。复云：看箭！(且道雪窦意落在什么处？若是同死同生，药山直得目瞪口呆)，一向似无孔锤，堪作何用)。”


这公案，洞下谓之借事问，亦谓之辨主问，用明当机。鹿与麈，寻常易射，唯有麈中麈，是鹿中之王，最是难射。此麈鹿常于崖石上利其角，如锋芒颖利，以身护惜群鹿，虎亦不能近旁。这僧亦似惺惺，引来问药山，用明第一机。山云：“看箭。”作家宗师，不妨奇特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。

岂不见，三平初参石鞏，鞏才见来，便作弯弓势云：“看箭。”三平拨开胸云：“此是杀人箭？活人箭？”鞏弹弓弦三下，三平便礼拜。鞏云：“三十年，一张弓两只箭，今日只射得半个圣人。”便拗折弓箭。三平后举似大颠，颠云：“既是活人箭，为什么向弓弦上辨？”三平无语。颠云：“三十年后，要人举此话，也难得。”法灯有颂云：“古有石鞏师，架弓矢而坐。如是三十年，知音无一个。三平中的来，父子相投和。仔细反思量，元伊是射垛。”

石鞏作略，与药山一般。三平顶门具眼，向一句下便中的。一似药山道“看箭”，其僧便作麈放身倒。这僧也似作家，只是有头无尾：既做圈绩要陷药山，争奈药山是作家，一向逼将去。山云：“侍者，拖出这死汉。”如展阵向前相似，其僧便走，也好，是则是，争奈不脱洒，粘脚粘手。所以药山云：“弄泥团汉！有什么限？”

药山当时若无后语，千古之下遭人检点。山云“看箭”，这僧便倒，且道是会？

是不会？若道是会，药山因什么却恁么道“弄泥团汉”？这个最恶，正似僧问德山：“学人仗镢，拟取师头时如何？”山引颈近前云：“.

僧云：“师头落也。”德山低头归方丈。又岩头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西京来。”岩头云：“黄巢过后，曾收到剑么？”僧云：“收得。”岩头引颈近前云：“.僧云：“师头落也。”岩头呵呵大笑。

这般公案，都是陷虎之机，正类此。恰是药山不管他，只为识得破，只管逼将去。雪窦云：“这僧三步虽活，五步须死。”这僧虽甚解看箭，便放身倒。山云“侍者，拖出这死汉”，僧便走。雪窦道，只恐三步外不活。当时若跳出五步外，天下人便不奈他何。作家相见，须是宾主始终互换，无有间断，方有自由自在分。这僧当时既不能始终，所以遭雪窦检点。后面亦自用他语，颂云：

麈中麈(高著眼看，擎头戴角去也)，

君看取(何似生第二头走。要射便射，看作什么)。

下一箭(中也！须知药山好手)，

走三步(活鱣鱣地，只得三步，死了多时)。

五步若活(作什么？跳百步，忽有个死中得活时如何)，

成群趁虎(二俱并照，须与他倒退始得。天下衲僧放他出头，也只在草窠里)。

正眼从来付猎人(争奈药山未肯承当这话。药山则故是，雪窦又作么生？也不干药山事，也不干雪窦事，也不干山僧事，也不干上座事)，

雪窦高声云：“看箭(一状领过，也须与他倒退始得。打云：已塞却尔咽喉了也)！”

“麈中麈，君看取。”衲僧家须是具麈中麈底眼，有麈中麈底头角，有机关，有作略，任是插翼猛虎、戴角大虫，也只得全身远害。这僧当时放身便倒，自道“我是麈”。“下一箭，走三步”，山云“看箭”，僧便倒。山云“侍者，拖出这死汉”，这僧便走，也甚好，争奈只走得三步。“五步若活，成群趁虎。”雪窦道只恐五步须死，当时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时，便能成群去趁虎。

其麈中麈，角利如枪，虎见亦畏之而走。麈为鹿中王，常引群鹿，趁虎入别山。雪窦后面颂药山亦有当机出身处。“正眼从来付猎人”，药山如能射猎人，其僧如麈。雪窦是时因上堂，举此语，束为一团话，高声道一句云：“看箭！”坐者立者，一时起不得。

◎第八十二则 大龙坚固法身

垂示云：竿头丝线，具眼方知；格外之机，作家方辨。且道作么生是竿头丝线、格外之机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大龙：“色身败坏，如何是坚固法身(话作两橛，分开也好)？”龙云：“**山花开似绵，涧水湛如蓝**(无孔笛子撞著毡拍板，浑仑擘不破。人从陈州来，却往许州去)。”

此事若向言语上觅，一如掉棒打月，且得没交涉。古人分明道：“欲得亲切，莫将问来问。”何故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这僧担一担莽卤，换一担鹘突，致个问端，败缺不少。若不是大龙，争得盖天盖地？他恁么问，大龙恁么答，一合相，更不移易一丝毫头，一似见兔放鹰，看孔著楔。三乘十二分教，还有这个时节么？

也不妨奇特，只是言语无味，杜塞人口，是故道：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夜迷巢。”有者道：“只是信口答将去。”若恁么会，尽是灭胡种族汉。

殊不知，古人一机一境，敲枷打锁。一句一言，浑金璞玉。若是衲僧眼脑，有时把住，有时放行，照用同时，人境俱夺，双放双收，临时通变。若无大用大机，争解恁么笼天罩地？大似明镜当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此公案与“花药栏”话一般，然意却不同。这僧问处不明，大龙答处恰好。

不见僧问云门：“树凋叶落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体露金风。”此谓之箭锋相拄。这僧问大龙：“色身败坏，如何是坚固法身？”大龙云：“山花开似绵，涧水湛如蓝。”一如君向西秦、我之东鲁，他既恁么行，我却不恁么行，与他云门一倍相返：那个恁么行却易见，这个却不恁么行却难见。大龙不妨三寸甚密。雪窦颂云：

问曾不知(东西不辨，弄物不知名，买帽相头)，
答还不会(南北不分。换却髑髅。江南江北)。
月冷风高(何似生？今日正当这时节，天下人有眼不曾见，有耳不曾闻)，
古岩寒桧(不雨时更好。无孔笛子撞著毡拍板)。
堪笑路逢达道人(也须是亲到这里始得，还我拄杖子来！成群作队恁么来)，
不将语默对(向什么处见大龙？将个什么对他好)。
手把白玉鞭(一至七拗折了也)，
骊珠尽击碎(留与后人看。可惜许)，
不击碎(放过一著，又恁么去)，
增瑕纇(弄泥团作什么？转见郎当，过犯弥天)，
国有宪章(识法者惧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)，
三千条罪(只道得一半在。八万四千无量劫来堕无间业，也未还得一半在)。

雪窦颂得最有工夫。前来颂云门话，却云“问既有宗，答亦攸同”。这个却不恁么，却云“问曾不知，答还不会”。大龙答处傍警，直是奇特分明。是谁恁么问？未问已前，早纳败缺了也。他答处俯能恰好，应机宜道：“山花开似锦，涧水湛如蓝。”尔诸人如今作么生会大龙意？答处傍警，直是奇特。所以雪窦颂出，教人知道“月冷风高”，更撞著“古岩寒桧”，且道他意作么生会？所以适来道“无孔笛子撞著毡拍板”，只这四句颂了也。

雪窦又怕人作道理，却云：“堪笑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。”此事且不是见闻觉知，亦非思量分别，所以云：“的的无兼带，独运何依赖。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。”此是香岩颂，雪窦引用也。不见僧问赵州：“不将语默对，未审将什么对？”州云：“呈漆器。”这个便同适来话，不落尔情尘意想，一似什么？

“手把白玉鞭，骊珠尽击碎。”是故祖令当行，十方坐断。此是剑刃上事，须是有恁么作略；若不恁么，总辜负从上诸圣。到这里，要无些子事，自有好处，便是向上人行履处也。既不击碎，必增瑕纇，便见漏逗，毕竟是作么生得是？“国有宪章，三千条罪。”五刑之属三千，莫大于不孝。宪是法，章是条，三千条罪，一时犯了也，何故如此？只为不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是大龙，必不恁么也。

◎第八十三则 云门古佛露柱

举云门示众云：“古佛与露柱相交，是第几机(三千里外没交涉，七花八裂)？”自代云(东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一合相不可得)：“南山起云(乾坤莫睹，刀斫不

入)，北山下雨(点滴不施。半河南半河北)。”

云门大师，出八十余员善知识，迁化后七十余年，开塔观之，俨然如故。他见地明白，机境迅速，大凡垂语、别语、代语，直下孤峻。只这公案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直是神出鬼没。庆藏主云：“一大藏教还有这般说话么？”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计，道佛是三界导师，四生慈父，既是古佛，为什么却与露柱相交？若恁么会，卒摸索不著。

有者唤作“无中唱出”，殊不知，宗师家说话，绝意识、绝情量，绝生死、绝法尘，入正位，更不存一法。尔才作道理计较，便缠脚缠手。且道他古人意作么生？但只使心境一如，好恶是非撼动他不得，便说有也得，无也得，有机也得，无机也得，到这里拍拍是令。五祖先师道：“大小云门元来胆小；若是山僧，只向他道第八机。”

他道“古佛与露柱相交，是第几机”，一时间且向目前包裹。僧问：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门云：“一条绦，三十文买。”他有定乾坤底眼，既无人会，后来自代云：“南山起云，北山下雨。”且与后学通个入路。所以雪窦只拈他定乾坤处教人见。若才犯计较，露个锋芒，则当面蹉过。只要原他云门宗旨，明他峻机，所以颂出云：

南山云(乾坤莫睹，刀斫不入)，

北山雨(点滴不施。半河南半河北)，

四七、二三相觑(几处觅不见，带累傍人。露柱挂灯笼)。

新罗国里曾上堂(东涌西没。东行不见西行利。那里得这消息来)，

大唐国里未打鼓(迟一刻，还我话头来！先行不到，末后太过)。

苦中乐(教阿谁知)，

乐中苦(两重公案，使谁举？苦便苦，乐便乐，那里有两头三面来)，

谁道黄金如粪土(具眼者辨，试拂拭看。阿刺刺！可惜许！且道是古佛？是露柱？)？

“南山云，北山雨。”雪窦卖帽相头，看风使帆，向剑刃上与尔下个注脚，直得四七二三相觑，也莫错会，此只颂“古佛与露柱相交，是第几机”了也。后面劈开路，打葛藤，要见他意。“新罗国里曾上堂，大唐国里未打鼓。”雪窦向电转星飞处便道：“苦中乐，乐中苦。”雪窦似堆一堆七珍八宝，在这里了。所以末后有这一句子云：“谁道黄金如粪土？”

此一句是禅月《行路难》诗，雪窦引来用。禅月云：“山高海深入不测，古往今来转青碧。浅近轻浮莫与交，地卑只解生荆棘。谁道黄金如粪土，张耳陈余断消息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君自看。”且莫土旷人稀、云居罗汉。

◎第八十四则 维摩不二法门

垂示云：道是，是无可是；言非，非无可非。是非已去，得失两忘，净裸裸，赤洒洒。且道，面前背后是个什么？或有个衲僧出来道：面前是佛殿三门，背后是寝堂方丈。且道：此人还具眼也无？若辨得此人，许尔亲见古人来。

举维摩诘问文殊师利(这汉太杀合闹一场。合取口)：“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(知而故犯)？”文殊曰：“如我意者(道什么？直得分疏不下。担枷过状，把髻

投衙)，于一切法(唤什么作一切法)，无言无说(道什么)。无示无识(瞒别人即得)，离诸问答(道什么)，是为入不二法门(用入作什么？用许多葛藤作什么)。”于是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“我等各自说已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(这一靠，莫道金粟如来，设使三世诸佛，也开口不得。倒转枪头来也，刺杀一人。中箭还似射人时)？”雪窦云：“维摩道什么(咄！万箭攒心。替他说道理)？”复云：“勘破了也(非但当时，即今也恁么。雪窦也是贼过后张弓。虽然为众竭力，争奈祸出私门！且道雪窦还见得落处么？梦也未梦见，说什么勘破？咄！金毛狮子也摸索不著)。”

维摩诘令诸大菩萨各说不二法门，时三十二菩萨，皆以二见有为无为真俗二谛，合为一见，为不二法门。后问文殊，文殊云：“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，无言无说，无示无识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盖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，文殊以无言遣言，一时扫荡总不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殊不知灵龟曳尾，拂迹成痕；又如扫帚扫尘相似，尘虽去，帚迹犹存，末后依前余踪迹。于是文殊却问维摩诘云：“我等各自说已，仁者当自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维摩诘默然。

若是活汉，终不去死水里浸却。若作恁么见解，似狂狗逐块。雪窦亦不说良久，亦不说默然据坐，只去急急处云：“维摩道什么？”只如雪窦恁么道，还见维摩么？梦也未梦见在。维摩乃过去古佛，亦有眷属，助佛宣化，具不可思议辩才，有不可思议境界，有不可思议神通妙用，于方丈室中，容三万二千狮子宝座，与八万大众，亦不宽狭，且道是什么道理？唤作神通妙用得么？且莫错会。若是不二法门，虽同得同证，方乃相共证知，独有文殊，可与酬对。

虽然恁么，还免得雪窦检责也无？雪窦恁么道，也要这二人相见，云：“维摩道什么？”又云：“勘破了也。”尔且道：是什么处是勘破处？只这些子，不拘得失，不落是非，如万仞悬崖，向上舍得性命，跳得过去，许尔亲见维摩。如舍不得，大似群羊触藩。雪窦故然是舍得性命的人，所以颂出云：

咄这维摩老(咄他作什么？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咄得不济事，好与三十棒)，
悲生空懊恼(悲他作什么？自有金刚王宝剑，为他闲事长无明，劳而无功)。
卧疾毗耶离(因谁致得？带累一切人)，
全身太枯槁(病则且置，为什么口似匾担，饭也吃不得，喘也喘不得)。
七佛祖师来(客来须看，贼来须打。成群作队，也须是作家始得)，
一室且频扫(犹有这个在！元来在鬼窟里作活计)。
请问不二门(若有可说，被他说了也。打云：和阇黎也寻不见)，
当时便靠倒(苍天苍天！道什么)。
不靠倒(死中得活，犹有气息在)，
金毛狮子无处讨(咄！还见么？苍天苍天)。

雪窦道：“咄这维摩老”，头上先下一“咄”作什么？以金刚王宝剑，当头直截，须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始得。梵语云维摩诘，此云无垢称，亦云净名，乃过去金粟如来也。不见僧问云居简和尚：“既是金粟如来，为什么却于释迦如来会中听法？”简云：“他不争人我。”大解脱人不拘成佛不成佛；若道他修行务成佛道，转没交涉。譬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以轮回心，生轮回见，入于如来大寂灭海，终不能至。”永嘉云：“或是或非人不识，逆行顺行天莫测。”若顺行，趣佛果位中；若逆行，则入众生境界。寿禅师道：“直饶尔磨炼得到这田地，亦未可顺汝意在。直

待证无漏圣身，始可逆行顺行。”所以雪窦道：“悲生空懊恼。”《维摩经》云：“为众生有病故，我亦有病。”懊恼则悲绝也。

“卧疾毗耶离”，维摩示疾于毗耶离城也。唐时王玄策使西域，过其居，遂以手板纵横量其室，得十笏，因名方丈。“全身太枯槁”，因以身疾，广为说法云：“是身无常、无强、无力、无坚，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。为苦为恼，众病所集，乃至阴界入所共合成。”“七佛祖师来”，文殊是七佛祖师，承世尊旨往彼问疾。“一室且频扫”，方丈内皆除去所有，唯留一榻，等文殊至请问不二法门也。所以雪窦道：“请问不二门，当时便靠倒。”维摩口似匾担，如今禅和子便道，无语是靠倒。且莫错认定盘星。雪窦拶到万仞悬崖上，却云“不靠倒”，一手抬一手搦，他有这般手脚，直是用得玲珑。此颂前面拈云：“维摩道什么！”“金毛狮子无处讨”，非但当时，即今也恁么，还见维摩老么？尽山河大地草木丛林，皆变作金毛狮子，也摸索不著。

◎第八十五则 桐峰庵主作虎声

垂示云：把定世界不漏纤毫，尽大地人亡锋结舌，是衲僧正令；顶门放光，照破四天下，是衲僧金刚眼睛；点铁成金，点金成铁，忽擒忽纵，是衲僧拄杖子；坐断天下人舌头，直得无出气处，倒退三千里，是衲僧气宇。且道总不恁么时，毕竟是个什么人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到桐峰庵主处便问：“这里忽逢大虫时，又作么生（作家弄影汉，草窠里一个半个）？”庵主便作虎声（将错就错，却有牙爪，同生同死，承言须会宗），僧便作怕势（两个弄泥团汉！见机而作，似则也似，是则未是），庵主呵呵大笑（犹较些子。笑中有刀，亦能放亦能收）。僧云：“这老贼（也须识破。败也！两个都放行）。庵主云：“争奈老僧何（劈耳便掌，可惜放过！雪上加霜又一重）？”僧休去（恁么休去，二俱不了。苍天苍天）。雪窦云：“是则是，两个恶贼，只解掩耳偷铃（言犹在耳。遭他雪窦点检，且道当时合作么生免得点检？天下衲僧不到）。”

大雄宗派下，出四庵主：大梅、白云、虎溪、桐峰。看他两人恁么眼亲手辨，且道谕讹在什么处？古人一机一境，一言一句，虽然出在临时，若是眼目周正，自然活泼泼地。雪窦拈教人识邪正、辨得失，虽然如此，在他达人分上，虽处得失却无得失，若以得失见他古人，则没交涉。如今人须是各各穷到无得失处，然后以得失辨人。若一向去拣择言句处用心，又到几时得了去？

不见云门大师道：“行脚汉莫只空游州猎县，只欲得提掇闲言语，待老和尚口动，便问禅问道，向上向下，如何若何，大卷抄将去，祝/王向肚皮里卜度；到处火炉边，三个五个聚头举口，喃喃地便道，这个是公才语，这个是就身打出语，这个是事上道底语，这个是体里语。体尔屋里老爷老娘！噇却饭了，只管说梦，便道我会佛法了也。将知恁么行脚，驴年得休歇去！”古人暂时间拈弄，岂有胜负得失是非等见？

桐峰见临济，其时在深山卓庵，这僧到彼中遂问：“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？”峰便作虎声，也好就事便行，这僧也会将错就错，便作怕势。庵主呵呵大笑，僧云：“这老贼。”峰云：“争奈老僧何？”是则是，二俱不了，千古之下遭人点检。所以雪窦道：“是则是，两个恶贼，只解掩耳偷铃。”他二人虽皆是贼，当机却不用，所以掩耳偷铃。此二老如排百万军阵，却只斗扫帚。若论此事，须是

杀人不眨眼底手脚；若一向纵而不擒，一向杀而不活，不免遭人怪笑。虽然如是，他古人亦无许多事。看他两个恁么，总是见机而作。五祖道：“神通游戏三昧，慧炬三昧，庄严王三昧。”自是后人脚跟不点地，只去点检古人，便道，“有得有失”。有底道，“分明是庵主落节”——且得没交涉。

雪窦道，他二人相见，皆有放过处。其僧道：“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？”峰便作虎声，此便是放过处。乃至道：“争奈老僧何？”此亦是放过处。著著落在第二机。雪窦道：“要用便用。”如今人闻恁么道，便道“当时好与行令”。且莫盲枷瞎棒！只如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，且道古人意如何？雪窦后面，便只如此颂出。且道：毕竟作么生免得掩耳偷铃去？颂云：

见之不取(蹉过了也，已是千里万里)，
思之千里(悔不慎当初。苍天苍天)。
好个斑斑(闍黎自领出去，争奈未解用在)，
爪牙未备(只恐用处不明，待爪牙备，向尔道)。
君不见，大雄山下忽相逢(有条攀条，无条攀例)，
落落声光皆振地(这大虫却恁么去，犹较些子。几个男儿是丈夫)。
大丈夫，见也无(老婆心切。若解开眼，同生同死。雪窦打葛藤)，
收虎尾兮捋虎须(忽然突出如何收？收天下衲僧在这里。忽有个出来，便与一拶。若无收，放尔三十棒，教尔转身吐气。喝打云：何不道‘这老贼！’)。

“见之不取，思之千里”。正当险处，都不能使，等他道“争奈老僧何”，好与本分草料。当时若下得这手脚，他必须有后语。二人只解放，不解收。见之不取，早是白云万里，更说什么思之千里！“好个斑斑，爪牙未备”，是则是个大虫，也解藏牙伏爪，争奈不解咬人！

“君不见，大雄山下忽相逢，落落声光皆振地。”百丈一日问黄檗云：“什么处来？”檗云：“山下采菌子来。”丈云：“还见大虫么？”檗便作虎声，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，檗约住便掌。丈至晚，上堂云：“大雄山下有一虎，汝等诸人出入切须好看，老僧今日亲遭一口。”后来汾山问仰山：“黄檗虎话作么生？”仰云：“和尚尊意如何？”汾山云：“百丈当时合一斧斫杀，因什么到如此？”仰山云：“不然。”汾山云：“子又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不唯骑虎头，亦解收虎尾。”汾山云：“寂子甚有险崖之句。”

雪窦引用，明前面公案，声光落落振于大地也。这个些子，转变自在，要句中有出身之路。“大丈夫，见也无”，还见么？“收虎尾兮捋虎须”，也须是本分。任尔收虎尾、捋虎须，未免一时穿却鼻孔。

◎第八十六则 云门厨房三门

垂示云：把定世界不漏丝毫，截断众流不存涓滴，开口便错，拟议即差，且道作么生是透关底眼？试道看——

举云门垂语云：“人人尽有光明在(黑漆桶)，看时不见暗昏昏(看时瞎)。作么生是诸人光明(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漆桶里洗黑汁)？”自代云：“厨房三门(老婆心切，打葛藤作什么)。”又云：“好事不如无(自知较一半，犹较些子)。”

云门室中垂语接人：“尔等诸人脚跟下，各各有一段光明，辉腾今古，迥绝见知。虽然光明，恰到问著，又不会，岂不是暗昏昏地？”二十年垂示，都无人会

他意。香林后来请代语，门云：“厨库三门。”又云：“好事不如无。”寻常代语只一句，为什么这里却两句？前头一句，为尔略开一线路，教尔见；若是个汉，聊闻举著，剔起便行。他怕人滞在此，又云：“好事不如无。”依前与尔扫却。

如今人才闻举著光明，便去瞠眼云：“那里是厨库？那里是三门？”且得没交涉。所以道，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此事不在眼上，亦不在境上，须是绝知见、忘得失，净裸裸，赤洒洒，各各当人分上究取始得。云门云：“日里来往日里辨人，忽然半夜，无日月灯光，曾到处则故是，未曾到处取一件物，还取得么？”

《参同契》云：“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睹。当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遇。”若坐断明暗，且道是个什么？

所以道“心花发明，照十方刹”。盘山云：“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复是何物？”又云：“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呈君。个中若了全无事，体用何妨分不分。”但会取末后一句了，却去前头游戏，毕竟不在里头作活计。古人道：“以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”不得去这里弄光影、弄精魂，又不得作无事会。古人道：“宁可起有见如须弥山，不可起未见如芥子许。”二乘人多偏坠此见。雪窦颂云：

自照列孤明(森罗万象，宾主交参，列转鼻孔，瞎汉作什么)，

为君通一线(何止一线，十日并照，放一线道即得)。

花谢树无影(打葛藤有什么了期？向什么处摸索？黑漆桶里盛黑汁)，

看时谁不见(瞎！不可总扶篱摸壁，两瞎三瞎)。

见不见(两头俱坐断。瞎)，

倒骑牛兮入佛殿(中！三门合掌。还我话头来！打云：向什么处去也？雪窦也只向鬼窟里作活计。还会么。半夜日头出，日午打三更)。

“自照列孤明”，自家脚跟下，本有此一段光明，只是寻常用得暗，所以云门大师，与尔罗列此光明在尔面前。且作么生是诸人光明？厨库三门！此是云门列孤明处也。盘山道：“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。”这个便是真常独露。然后“与君通一线”，亦怕人著在“厨库、三门”处，厨库三门则且从却，朝花亦谢，树亦无影，日又落，月又暗，尽乾坤大地，黑漫漫地，诸人还见么？“看时谁不见”，且道是谁不见？到这里，当明中有暗，暗中有明，皆如前后步，自可见。雪窦道“见不见”，颂“好事不如无”，合见又不见，合明又不明。“倒骑牛兮入佛殿”，入黑漆桶里去也。须是尔自骑牛入佛殿，看道是个什么道理？

◎第八十七则 云门药病相治

垂示云：明眼汉没窠臼，有时孤峰顶上草漫漫，有时闹市里头赤洒洒。忽若忿怒哪咤，现三头六臂。忽若日面月面，放普摄慈光。于一尘现一切身，为随类人，和泥合水。忽若拨著向上窍，佛眼也觑不著。设使千圣出头来，也须倒退三千里。还有同得同证者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云门示众云：“药病相治(一合相不可得)，尽大地是药(苦瓠连根苦。摆向一边)，那个是自己(甜瓜彻蒂甜。那里得这消息来)？”

云门道：“药病相治，尽大地是药，那个是自己？”诸人还有出身处么？二六时中，管取壁立千仞。德山棒如雨点，临济喝似雷奔，则且致(同“置”)，释迦自释迦，弥勒自弥勒，未知落处者往往唤作药病相投会去。世尊四十九年，三百

余会，应机设教，皆是应病与药；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，既淘汝诸人业根，令洒洒落落。

尽大地是药，尔向什么处插嘴？若插得嘴，许尔有转身吐气处，便亲见云门。尔若回顾踌躇，管取插嘴不得。云门在尔脚跟底。药病相治，也只是寻常语论。尔若著有，与尔说无；尔若著无，与尔说有；尔若著不有不无，与尔去粪扫堆上，现丈六金身。头出头没，只如今尽大地森罗万象，乃至自己，一时是药，当恁么时，却唤那个是自己？尔一向唤作药，弥勒佛下生，也未梦见云门在。毕竟如何？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

文殊一日令善财去采药，云：“不是药者，采将来。”善财遍采，无不是药，却来白云：“无不是药者。”文殊云：“是药者，采将来。”善财乃拈一枝草，度与文殊。文殊提起示众云：“此药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”此药病相治话最难看，云门室中寻常用接人。

金鹅长老一日访雪窦，他是个作家，乃临济下尊宿，与雪窦论此药病相治话，一夜至天光，方能尽善。到这里，学解、思量、计较，总使不著。雪窦后有颂送他道：“药病相治见最难，万重关锁太无端。金鹅道者来相访，学海波澜一夜干。”雪窦后面颂得最有工夫，他意亦在宾亦在主，自可见也。颂云：

尽大地是药(教谁辨的？撒沙撒土。架高处著)，

古今何太错(言中有响，一笔句下。咄)。

闭门不造车(大小雪窦为众竭力，祸出私门。坦荡不挂一丝毫，阿谁有闲工夫向鬼窟里作活计)，

通途自寥廓(脚下便入草，上马见路，信手拈来，不妨奇特)。

错错(双剑倚空飞，一箭落双雕)，

鼻孔辽天亦穿却(头落也！打云：穿却也)。

“尽大地是药，古今何太错。”尔若唤作药会，自古自今，一时错了也。雪窦云：“有般汉不解截断大梅脚跟，只管道贪程太速，他解截云门脚跟，为云门这一句惑乱天下人。”云门云：“拄杖子是浪，许尔七纵八横；尽大地是浪，看尔头出头没。”

“闭门不造车，通途自寥廓。”雪窦道，为尔通一线路，尔若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，济个甚事？我这里闭门也不造车，出门自然寥廓。他这里略露些子缝罅，教人见，又连忙却道：“错错”，前头也错，后头也错，谁知雪窦开一线路，也是错。既然鼻孔辽天，为什么也穿却？要会么？且参三十年。尔有拄杖子，我与尔拄杖子；尔若无拄杖子，不免被人穿却鼻孔！

◎第八十八则 玄沙三种病人

垂示云：门庭施設，且恁么破二作三；入理深谈，也须是七穿八穴。当机敲点，击碎金锁玄关；据令而行，直得扫踪灭迹。且道誦讹在什么处？具顶门眼者，请试举看——

举玄沙示众云：“诸方老宿，尽道接物利生(随分开个铺席，随家丰俭)，忽遇三种病人来，作么生接(打草只要蛇惊。山僧直得目瞪口呆，管取倒退三千里)？患盲者，拈锤竖拂，他又不见(端的瞎，是则接物利生，未必不见在)；患聋者，语言三昧，他又不闻(端的聋，是则接物利生，未必聋在。是那个未闻在)；患哑

者，教伊说，又说不得(端的哑，是则接物利生，未必哑在。是那个未说在)，且作么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(诚哉，是言！山僧拱手归降。已接了也。便打)。”僧请益云门(也要诸方共知。著)，云门云：“汝礼拜著(风行草偃。咄)。”僧礼拜起(这僧拗折拄杖子也)，云门以拄杖拄，僧退后，门云：“汝不是患盲(端的瞎，莫道这僧患盲好)？”复唤近前来，僧近前(第二杓恶水浇。观音来也，当时好与一喝)，门云：“汝不是患聋(端的聋，莫道这僧患聋好)？”门乃云：“还会么(何不与本分草料？当时好莫作声)？”僧云：“不会(两重公案，苍天苍天)。”门云：“汝不是患哑(端的哑，口吧吧地，莫道这僧哑好)？”僧于此有省(贼过后张弓。讨什么碗)。

玄沙参到绝情尘意想、净裸裸赤洒洒地处，方解恁么道。是时诸方，列刹相望，寻常示众道：“诸方老宿，尽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种病人来时，作么生接？患盲者，拈锤竖拂他又不见；患聋者，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；患哑者，教他说，又说不得，且作么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”如今人著作盲聋喑哑会，卒摸索不著。所以道，莫向句中死却，须是会他玄沙意始得。

玄沙常以此语接人，有僧久在玄沙处，一日上堂，僧问和尚云：“三种病人话，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？”玄沙云：“许。”僧便“珍重”，下去。沙云：“不是！不是！”这僧会得他玄沙意。后来法眼云：“我闻地藏和尚举这僧语，方会三种病人话。”若道这僧不会，法眼为什么却恁么道？若道他会，玄沙为什么却道“不是不是”？

一日，地藏道：“某甲闻和尚有三种病人话，是否？”沙云：“是。”藏云：“桂琛现有眼耳鼻舌，和尚作么生接？”玄沙便休去。若会得玄沙意，岂在言句上？他会底自然殊别。

后有僧举似云门，门便会他意，云：“汝礼拜著。”僧礼拜起，门以拄杖拄，这僧退后，门云：“汝不是患盲？”复唤近前来，僧近前，门云：“汝不是患聋？”乃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门云：“汝不是患哑？”其僧于此有省。

当时若是个汉，等他道“礼拜著”，便与掀倒禅床，岂见有许多葛藤！且道云门与玄沙会处，是同是别？他两人会处都只一般。看他古人出来，作千万种方便，意在钩头上。多少苦口，只令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。

五祖老师云：“一人说得，却不会；一人却会，说不得。二人若来参，如何辨得他？”若辨这两人不得，管取为人解粘去缚不得在；若辨得，才见入门，我便著草鞋向尔肚里走几遭了也。犹自不省，讨什么碗出去？且莫作盲聋喑哑会好。若恁么计较，所以道：“眼见色如盲等，耳闻声如聋等。”又道：“满眼不视色，满耳不闻声。文殊常触目，观音塞耳根。”到这里，眼见如盲相似，耳闻如聋相似，方能与玄沙意不争多。诸人还识盲聋喑哑底汉子落处么？看取雪窦颂云：

盲聋喑哑(已在言前，三窍俱明，已做一段了也)，

杳绝机宜(向什么处摸索？还做计较得么？有什么交涉)。

天上天下(正理自由。我也恁么)，

堪笑堪悲(笑个什么？悲个什么？半明半暗)。

离娄不辨正色(瞎汉！巧匠不留踪。端的瞎)，

师旷岂识玄丝(聋汉！大功不立赏，端的聋)。

争如独坐虚窗下(须是恁么始得。莫向鬼窟里作活计，一时打破漆桶)，

叶落花开自有时(即今什么时节？切不得作无事会。今日也从朝至暮，明日

也从朝至暮)。

复云：“还会也无(重说偈言)？无孔铁锤(自领出去。可惜放过！便打)。”

“盲聋喑哑，杳绝机宜。”尽尔见与不见、闻与不闻、说与不说，雪窦一时与尔扫却了也，直得盲聋喑哑见解、机宜计较，一时杳绝，总用不著。这个向上事，可谓真盲、真聋、真哑，无机无宜。

“天上天下，堪笑堪悲。”雪窦一手抬一手搦，且道笑个什么？悲个什么？堪笑，是哑却不哑，是聋却不聋；堪悲，明明不盲却盲，明明不聋却聋。

“离娄不辨正色。”不能辨青黄赤白，正是瞎。离娄，黄帝时人，百步外能见秋毫之末，其目甚明。黄帝游于赤水，沉珠，令离朱寻之，不见；令吃诟寻之，亦不得；后令象罔（象罔，一作“罔象”。）寻之，方获之。故云：“象罔到时光灿烂，离娄行处浪滔天。”这个高处一著，直是离娄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。

“师旷岂识玄丝。”周时绛州晋景公之子师旷，字子野（一云，晋平公之乐太师也），善别五音六律，隔山闻蚁斗。时晋楚争霸，师旷唯鼓琴，拨动风弦，知战楚必无功。虽然如是，雪窦道，他尚未识玄丝在，不聋却是聋底人，这个高处玄音，直是师旷亦识不得。

雪窦道：“我亦不作离娄，亦不作师旷，争如独坐虚窗下，叶落花开自有时。”若到此境界，虽然见似不见，闻似不闻，说似不说，饥即吃饭，困即打眠，任他叶落花开。叶落时是秋，花开时是春，各各自有时节，雪窦与尔一时扫荡了也。又放一线道云：“还会也无？”雪窦力尽神疲，只道得个无孔铁锤。这一句急著眼看，方见；若拟议，又蹉过。师举拂子云：“还见么？”遂敲禅床一下云：“还闻么？”下禅床云：“还说得么？”

◎第八十九则 云岩大悲手眼

垂示云：通身是眼见不到，通身是耳闻不及，通身是口说不著，通身是心鉴不出。通身即且止，忽若无眼，作么生见？无耳，作么生闻？无口，作么生说？无心，作么生鉴？若向个里拨转得一线道，便与古佛同参。参则且止，且道参个什么人？

举云岩问道吾：“大悲菩萨，用许多手眼作什么(当时好与本分草料。尔寻常走上走下作什么？阇黎问作什么)？”吾云：“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(何不用本分草料？一盲引众盲)。”岩云：“我会也(将错就错，赚杀一船人。同坑无异土，未免伤锋犯手)。”吾云：“汝作么生会(何劳更问？也要问过，好与一撈)？”岩云：“遍身是手眼(有什么交涉！鬼窟里作活计，泥里洗土块)。”吾云：“道即太杀道，只道得八成(同坑无异土，奴见婢殷勤，癞儿牵伴)。”岩云：“师兄作么生(取人处分争得？也好与一撈)？”吾云：“通身是手眼(鰕跳不出斗，换却尔眼睛，移却舌头，还得十成也未？唤爹作爷)。”

云岩与道吾同参药山，四十年胁不著席。药山出曹洞一宗，有三人法道盛行：云岩下洞山，道吾下石霜，船子下夹山。大悲菩萨有八万四千母陀罗臂。大悲有许多手眼，诸人还有也无？百丈云：“一切语言文字，俱皆宛转归于自己。”

云岩常随道吾咨参决择，一日，问他道：“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？”当初好与他劈脊便棒，免见后有许多葛藤。道吾慈悲，不能如此，却与他说道理，意要教他便会，却道：“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”。当深夜无灯光时，将手摸枕头，

且道眼在什么处？他便道：“我会也”。吾云：“汝作么生会？”岩云：“遍身是手眼。”吾云：“道即太杀道，只道得八成。”岩云：“师兄又作么生？”吾云：“通身是手眼。”且道：遍身是底是，通身是底是？虽似烂泥，却脱洒。

如今人多去作情解，道遍身底不是，通身底是，只管咬他古人言句，于古人言下死了。殊不知，古人意不在言句上，此皆是事不获已而用之。如今下注脚、立格则，道：“若透得此公案，便作罢参会”。以手摸浑身，摸灯笼露柱，尽作通身话会，若恁么会，坏他古人不少。所以道，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，须是绝情生意想，净裸裸赤洒洒地，方可见得大悲话。

不见曹山问僧：“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时如何？”僧云：“如驴觑井。”山云：“道即杀道，只道得八成。”僧云：“和尚又作么生？”山云：“如井觑驴。”便同此意也。尔若去语上见，总出道吾云岩圈缚不得。雪窦作家，更不向句下死，直向头上行。颂云：

**遍身是(四肢八节，未是衲僧极则处)，
通身是(顶门上有半边，犹在窠窟里。瞎)，
拈来犹较十万里(放过则不可，何止十万里)。
展翅鹏腾六合云(些子境界，将谓奇特。点)，
抟风鼓荡四溟水(些子尘埃，将谓天下人不奈尔何。过)。
是何埃壒兮忽生(重为禅人下注脚，斩！拈却著那里)，
那个毫厘兮未止(别别！吹散了也。截)。
君不见(又恁么去)，
网珠垂范影重重(大小大雪窦作这个去就！可惜许！依旧打葛藤)，
棒头手眼从何起(咄！贼过后张弓，放尔不得，尽大地人无出气处，放得又须吃棒。又打，咄云：且道山僧底是雪窦底是)？
咄(三喝四喝后作么生)！**

“遍身是？通身是？”，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，以手摸身底便是，若作恁么见解，尽向鬼窟里作活计；毕竟遍身通身都不是。若要以情识去见他大悲话，直是犹较十万里。雪窦弄得一句话道：“拈来犹较十万里。”

后句颂云岩、道吾奇特处云：“展翅鹏腾六合云，抟风鼓荡四溟水。”大鹏吞龙，以翼抟风鼓浪，其水开三千里，遂取龙吞之。雪窦道：尔若大鹏能抟风鼓浪，也太杀雄壮；若以大悲千手眼观之，只是些子尘埃忽生相似，又似一毫厘风吹未止相似。雪窦道：尔若以手摸身，用作手眼，堪作何用？于是大悲话上直是未在。所以道：“是何埃壒兮忽生，那个毫厘兮未止。”

雪窦自谓作家，一时拂迹了也，争奈后面依旧漏逗，说个谕子，依前只在圈缚里。“君不见，网珠垂范影重重”，雪窦引帝网明珠，以用垂范手眼，且道落在什么处？华严宗中，立四法界：一理法界，明一味平等故；二事法界，明全理成事故；三理事无碍法界，明理事相融、大小无碍故；四事事无碍法界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，一切事遍摄一切事，同时交参无碍故。所以道：“一尘才举，大地全收。”一一尘含无边法界。一尘既尔，诸尘亦然。网珠者，乃天帝释善法堂前，以摩尼珠为网，凡一珠中映现百千珠，而百千珠俱现一珠中，交映重重，主伴无尽，此用明事事无碍法界也。

昔贤首国师，立为镜灯谕：圆列十镜，中设一灯，若看东镜，则九镜镜灯了然齐现，若看南镜则镜镜如然。所以世尊初成正觉，不离菩提道场，而遍升忉利

诸天，乃至一切处，七处九会，说《华严经》。雪窦以帝网珠，垂示事事无碍法界，然六相义甚明白：即总即别，即同即异，即成即坏，举一相则六相俱该（同“赅”），但为众生日用而不知。雪窦拈帝网明珠垂范，况此大悲话，直是如此；尔若善能向此珠网中，明得拄杖子，神通妙用，出入无碍，方可见得手眼。所以雪窦云：“棒头手眼从何起？”教尔棒头取证、喝下承当。只如德山入门便棒，且道手眼在什么处？临济入门便喝，且道手眼在什么处？且道雪窦末后为什么更著个“咄”字？参！

◎第九十则 智门般若体

垂示云：声前一句，千圣不传；面前一丝，长时无间。净裸裸、赤洒洒，头蓬松、耳卓朔，且道作么生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智门：“如何是般若体（通身无影象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用体作什么）？”
门云：“蚌含明月（光吞万象即且止，棒头正眼事如何？曲不藏直。雪上加霜又一重）。”
僧云：“如何是般若用（倒退三千里，要用作什么）？”
门云：“兔子怀胎（崦！苦瓠连根苦，甜瓜彻带甜。向光影中作活计，不出智门窠窟。若有个出来，且道是般若体？是般若用？且要土上加泥）。”

智门道“蚌含明月”、“兔子怀胎”，都用中秋意，虽然如此，古人意却不在蚌、兔上。他是云门会下尊宿，一句语须具三句：所谓函盖乾坤句，截断众流句，随波逐浪句，亦不消安排，自然恰好，便去险处答这僧话，略露些子锋芒，不妨奇特。虽然恁么，他古人终不去弄光影，只与尔指些路头、教人见。

这僧问：“如何是般若体？”智门云：“蚌含明月。”汉江出蚌，蚌中有明珠，到中秋月出，蚌于水面浮，开口含月光，感而产珠，合浦珠是也。若中秋有月则珠多，无月则珠少。“如何是般若用？”门云：“兔子怀胎。”此意亦无异。兔属阴，中秋月生，开口吞其光，便乃怀胎，口中产儿，亦是有月则多，无月则少。他古人答处，无许多事，他只借其意，而答般若光也。虽然恁么，他意不在言句上；自是后人去言句上作活计。

不见盘山道：“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，复是何物？”如今人但瞠眼唤作光，只去情上生解，空里钉橛。古人道：“汝等诸人，六根门头昼夜放大光明，照破山河大地。不止（只）眼根放光，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。”到这里，直须打叠六根下，无一星事，净裸裸赤洒洒地，方见此话落处。雪窦正恁么颂出：

一片虚凝绝谓情（拟心即差，动念即隔，佛眼也觑不见），
人天从此见空生（须菩提好与三十棒，用这老汉作什么？设使须菩提也倒退三千里）。
蚌含玄兔深深意（也须是当人始得。有什么意？何须更用深深意），
曾与禅家作战争（干戈已息，天下太平。还会么？打云：阇黎吃得多少）。

“一片虚凝绝谓情”，雪窦一句便颂得好，自然见得古人意。六根湛然，是个什么？只这一片虚明凝寂，不消去天上讨，也不必向别人求，自然常光现前，是处壁立千仞，谓情即是绝言谓、情尘也。法眼《圆成实性颂》云：“理极忘情谓，如何得谕齐。到头霜夜月，任运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遥似路迷。举头残照在，

元是住居西。”所以道：“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尘垢尽时光始现，心法双忘性即真。”又道：“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境闲。莫把是非来辨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”只此颂亦见一片虚凝绝谓情也。

“人天从此见空生”，不见须菩提岩中宴坐，诸天雨花赞叹，尊者云：“空中雨花赞叹，复是何人？”天云：“我是梵天。”尊者云：“汝云何赞叹？”天云：“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多。”尊者云：“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，汝云何赞叹？”天云：“尊者无说，我乃无闻。无说无闻，是真般若。”又复动地雨花。看他须菩提善说般若，且不说体用；若于此见得，便可见智门道“蚌含明月，兔子怀胎”。

古人意虽不在言句上，争奈答处有深深之旨，惹得雪窦道“蚌含玄兔深深意”，到这里“曾与禅家作战争”。天下禅和子，闹浩浩地商量，未尝有一人梦见在。若要与智门、雪窦同参，也须是自著眼始得。

卷十

◎第九十一则 盐官犀牛扇子

垂示云：超情离见，去缚解粘，提起向上宗乘，扶竖正法眼藏，也须十万齐应、八面玲珑，直到恁么田地，且道还有同得同证同死同生底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盐官一日唤侍者：“与我将犀牛扇子来（打葛藤不少。何似这个，好个消息）。”侍者云：“扇子破也（可惜许！好个消息。道什么）。”官云：“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（漏逗不少。幽州犹自可，最苦是新罗。和尚用犀牛儿作什么）。”侍者无对（果然是个无孔铁锤，可惜许）。投子云：“不辞将出，恐头角不全（似则似，争奈两头三面！也是说道理）。”雪窦拈云：“我要不全底头角（堪作何用？将错就错）。”石霜云：“若还，和尚即无也（道什么？撞著鼻孔）。”雪窦拈云：“犀牛儿犹在（诤！洎乎错认。收头去）。”资福画一圆相，于中书一牛字（草藁不劳拈出，弄影汉），雪窦拈云：“适来为什么不将出（金鎗不辨，也是草里汉）？”保福云：“和尚年尊，别请人好（僻地里骂官人，辞辛道苦，作什么）。”雪窦拈云：“可惜劳而无功（兼身在内，也好与三十棒。灼然）。”

盐官一日唤侍者，“与我将犀牛扇子来”，此事虽不在言句上，且要验人平生意气作略，又须得如此借言而显。于腊月三十日，著得力，作得主，万境攢（攢，音 c h u ā n g，纷错，景物众多）然，睹之不动，可谓无功之功、无力之力。盐官乃齐安禅师。古时以犀牛角为扇。时盐官岂不知犀扇子破？故问侍者。侍者云：“扇子破也。”看他古人，十二时中常在里许，撞著磕著。

盐官云：“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。”且道他要犀牛儿作什么？也只要验人知得落处也无。投子云：“不辞将出，恐头角不全。”雪窦云：“我要不全底头角。”亦向句下便投机。石霜云：“若还，和尚即无也。”雪窦云：“犀牛儿犹在。”资福画一圆相，于中书一“牛”字，为他承嗣仰山，平生爱以境致接人、明此事。雪窦云：“适来为什么不将出？”又穿他鼻孔了也。保福云：“和尚年尊，别请人好。”此语道得稳当。前三则语却易见，此一句语有远意。雪窦亦打破了也。

山僧旧日在庆藏主处理会道：“和尚年尊老耄，得头忘尾，适来索扇子，如今索犀牛儿，难为执侍。”故云：“别请人好。”雪窦云：“可惜劳而无功。”此皆是下

语格式。古人见彻此事，各各虽不同，道得出来，百发百中，须有出身之路，句句不失血脉。如今人问著，只管作道理计较。所以十二时中，要人咬嚼，教滴水滴冻，求个证悟处。看他雪窦颂一串云：

犀牛扇子用多时(遇夏则凉，遇冬则暖，人人具足，为甚不知？阿谁不曾用)，
问著原来总不知(知则知，会则不会。莫瞒人好。也怪别人不得)。

无限清风与头角(在什么处？不向自己上会，向什么处会？天上天下，头角重生，是什么？无风起浪)，
尽同云雨去难追(苍天苍天！也是失钱遭罪)。

雪窦复云：“若要清风再复，头角重生(人人有个犀牛扇子，十二时中全得他力，因什么问著总不知？还道得么)，请禅客各下一转语(盐官犹在，三转了也)。”问云：“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(也有一个半个。咄！也好推倒禅床)！”时有僧出云：“大众参堂去(贼过后张弓，被夺却枪。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)！”雪窦喝云：“**抛钩钓鯢鲸，钓得个虾蟆**”便下座(招得他怎么地，贼过后张弓。佛果自征此语云：又直问尔诸人，这僧道，大众参堂去，是会不会？若是不会，争解怎么道？若道会时，雪窦又道，**抛钩钓鯢鲸，只钓得个虾蟆**，便下座。且道，**请**在什么处？试请参详看)。

犀牛扇子用多时，问著原来总不知。人人有个犀牛扇子，十二时中，全得他力，为什么问著总不知去著？侍者、投子，乃至保福，亦总不知，且道雪窦还知么？

不见无著访文殊，吃茶次，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：“南方还有这个么？”著云：“无”。殊云：“寻常用什么吃茶？”著无语。若知得这个公案落处，便知得犀牛扇子有无限清风，亦见犀牛头角峥嵘。四个老汉怎么道，如朝云暮雨，一去难追。雪窦复云：“若要清风再复，头角重生，请禅客各下一转语”。问云：“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。”时有一禅客出云：“大众参堂去。”这僧夺得主家权柄，道得也杀道，只道得八成。若要十成，便与掀倒禅床。

尔且道：这僧会犀牛儿不会？若不会，却解怎么道；若会，雪窦因何不肯伊？为什么道“抛钩钓鯢鲸，只钓得个虾蟆”，且道毕竟作么生？诸人无事，试拈掇看。

◎第九十二则 世尊升座

垂示云：动弦别曲，千载难逢；见兔放鹰，一时取俊。总一切语言为一句，摄大千沙界为一尘。同死同生，七穿八穴，还有证据者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世尊一日升座(宾主俱失，不是一回漏逗)，**文殊白槌云**：“**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**(一子亲得)。”**世尊便下座**(愁人莫向愁人说，说向愁人愁杀人。打鼓弄琵琶，相逢两会家)。

世尊未拈花已前，早有这个消息，始从鹿野苑，终至拔提河，几曾用著金剛王宝剑？当时众中，若有衲僧气息底汉，绰得去，免得他末后拈花，一场狼藉。世尊良久间，被文殊一拶，便下座，那时也有这个消息。释迦掩室，净名杜口，皆似此，这个则已说了也。如肃宗问忠国师造无缝塔话。又如外道问佛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”之语。看他向上人行履，几曾入鬼窟里作活计？

有者道：“意在默然处。”有者道：“在良久处，有言明无言底事，无言明有言底事。”永嘉道：“默时说，说时默。”总恁么会，三生六十劫，也未梦见在。尔若便直下承当得去，更不见有凡有圣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日日与三世诸佛，把手共行。后面看雪窦自然见得，颂出：

列圣丛中作者知(莫谤释迦老子好！还他临济、德山，千个万个中难得一个半个)，

法王法令不如斯(随他走底，如麻似粟，三头两面，灼然！能有几人到这里)。

会中若有仙陀客(就中难得伶俐人。文殊不是作家，闍黎定不是)，

何必文殊下一槌(更下一槌，又何妨？第二第三槌总不要，当机一句作么生道？)。

“列圣丛中作者知”，灵山八万大众，皆是列圣，文殊、普贤，乃至弥勒，主伴同会，须是巧中之巧，奇中之奇，方知他落处。雪窦意谓，列圣丛中，无一个人知有。若有个作家者，方知不恁么。何故？文殊白槌云：“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雪窦道：“法王法令不如斯”，何故如此？当时会中，若有个汉，顶门具眼，肘后有符，向世尊未升座已前，觑得破，更何必文殊白槌！

《涅槃经》云：“仙陀婆，一名四实：一者盐，二者水，三者器，四者马。有一智臣，善会四义，王若欲洒洗，要仙陀婆，臣即奉水，食索奉盐，食讫奉器饮浆，欲出奉马，随意应用无差。”灼然！须是个伶俐汉始得。只如僧问香严：“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”严云：“过这边来。”僧过，严云：“钝置杀人。”又问赵州：“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”州下禅床，曲躬叉手。当时若有个仙陀婆，向世尊未升座已前透去，犹较些子。世尊更升座，便下去，已是不著便了也，那堪文殊更白槌，不妨钝置他世尊一上提唱。且作么生是钝置处？

◎第九十三则 大光这野狐精

举僧问大光：“长庆道，‘因斋庆赞’，意旨如何(重光这漆桶，不妨疑著。不问不知)？”**大光作舞**(莫赚杀人！依旧从前恁么来)。**僧礼拜**(又恁么去也！是则是，恐错会)。**光云：“见个什么便礼拜(也好一撈，须辨过始得)？”僧作舞**(依样画猫儿，果然错会！弄光影汉)，**光云：“这野狐精**(此恩难报，三十二祖只传这个)。”

西天四七，唐土二三，只传这个些子，诸人还知落处么？若知，免得此过；若不知，依旧只是野狐精。有者道，是裂转他鼻孔来瞒人。若真个恁么，成何道理？大光善能为人，他句中有出身之路。大凡宗师，须与人抽钉拔楔，去粘解缚，方谓之善知识。大光作舞，这僧礼拜，末后僧却作舞，大光云“这野狐精”，不是转这僧，毕竟不知的当。尔只管作舞，递相恁么，到几时得休歇去？大光道“野狐精”，此语截断金牛，不妨奇特。

所以道，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雪窦只爱他道“这野狐精”，所以颂出。且道“这野狐精”，与“藏头白、海头黑”，是同是别？“这漆桶”，又道“好师僧”，且道是同是别？还知么？触处逢渠。雪窦颂云：

前箭犹轻后箭深(百发百中，向什么处回避)，

**谁云黄叶是黄金(且作止啼，瞒得小儿，也无用处)？
曹溪波浪如相似(弄泥团汉！有什么限？依样画猫儿。放行一路)，
无限平人被陆沉(遇著活底人，带累天下衲僧摸索不著，带累闍黎出头不得)。**

“前箭犹轻后箭深”，大光作舞，是前箭，复云“这野狐精”，是后箭。此是从上来爪牙。

“谁云黄叶是黄金”，仰山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，各自回光返照，莫记吾言。汝等无始劫来，背明投暗，妄想根深，卒难顿拔，所以假设方便，夺汝粗识，如将黄叶止小儿啼，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。”古人权设方便为人，及其啼止，黄叶非金；世尊说一代时教，也只是止啼之说。“这野狐精”，只要换他业识，于中也有权实，也有照用，方见有衲僧巴鼻。若会得，如虎插翼。

“曹溪波浪如相似”，倘忽四方八面学者，只管大家如此作舞，一向恁么，“无限平人被陆沉”，有什么救处？

◎第九十四则 楞严不见

垂示云：声前一句，千圣不传；面前一丝，长时无间。净裸裸赤洒洒露地白牛，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狮子则且置，且道：作么生是露地白牛？

举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(好个消息，用见作什么！释迦老子漏逗不少)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(咄！有甚闲工夫，不可教山僧作两头三面去也)，若不见吾不见之地(向什么处去也？钉铁橛相似。咄)，自然非物(按牛头吃草。更说什么口头声色)，云何非汝(说尔说我，总没交涉。打云：还见释迦老子么？争奈古人不肯承当。打云：脚跟下自家看取，还会么)？”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”雪窦到此，引经文不尽，全引则可见，经云：“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见吾之见。若同见者，名为见吾。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”辞多不录。

阿难意道，世界灯笼露柱，皆可有名，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，唤作什么物，教我见佛意。世尊云，我见香台。阿难云，我亦见香台，即是佛见。世尊云，我见香台则可知，我若不见香台时，尔作么生见？阿难云，我不见香台时，即是见佛。佛云，我云不见，自是我知，汝云不见，自是汝知。他人不见处，尔如何得知？

古人云，到这里，只可自知，与人说不得。只如世尊道：“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”若道认见为有物，未能拂迹。吾不见时，如羚羊挂角，声响、踪迹、气息都绝，尔向什么处摸索？经意初纵破，后夺破。雪窦出教眼颂，亦不颂物，亦不颂见与不见，直只颂见佛也：

**全象全牛譬不殊(半边瞎汉，半开半合，扶篱摸壁作什么？一刀两段)，
从来作者共名模(西天四七唐土二三，天下老和尚，如麻似粟，犹自少在)。
如今要见黄头老(咄！这老胡。瞎汉！在尔脚跟下)，
刹刹尘尘在半途(脚跟下蹉过了也，更教山僧说什么？驴年还曾梦见么)。**

“全象全牛譬不殊”，众盲摸象，各说异端，出《涅槃经》。僧问仰山：“和尚见人问禅问道，便作一圆相，于中书牛字，意在于何？”仰山云：“这个也是闲事。忽若会得，不外来；忽若不会，决定不识。我且问尔，诸方老宿，于尔身上，指出那个是尔佛性？为复语底是？默的是？莫是不语不默底是？为复总是？为复总不是？尔若认语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尾。若认默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耳。若认不语不默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鼻。若道物物都是，如盲人摸著象四足。若道总不是，抛本象落在空见。如是众盲所见，只于象上名邈差别。尔要好，切莫摸象。莫道见觉是，亦莫道不是。”祖师云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无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争得染尘埃。”又云：“道本无形相，智慧即是道。作此见解者，是名真般若。”明眼人见象，得其全体，如佛见性亦然。

全牛者，出《庄子》。庖丁解牛，未尝见其全牛，顺理而解，游刃自在，更不须下手，才举目时，头角蹄肉，一时自解了。如是十九年，其刃利如新发于硎，谓之全牛。虽然如此奇特，雪窦道，纵使得如此，全象全牛与眼中翳更不殊。“从来作者共名模”，直是作家，也去里头摸索不著。自从迦叶，乃至西天此土祖师，天下老和尚，皆只是名模。

雪窦直截道：“如今要见黄头老”，所以道，要见即便见，更要寻觅方见，则千里万里也。黄头老，乃黄面老子也。尔如今要见，“刹刹尘尘在半途。”寻常道：“一尘一刹，一叶一释迦。”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只向一尘中见，当恁么时，犹在半途，那边更有半途在，且道在什么处？释迦老子，尚自不知，教山僧作么生说得？

◎第九十五则 长庆阿罗汉三毒

垂示云：有佛处不得住，住著头角生；无佛处急走过，不走过，草深一丈。直饶净裸裸、赤洒洒，事外无机，机外无事，未免守株待兔。且道：总不恁么，作么生行履？试举看——

举长庆有时云：“宁说阿罗汉有三毒（焦谷不生芽），不说如来有二种语（已是谤释迦老子了）。不道如来无语（犹自颠预，早是七穿八穴），只是无二种语（周由者也，说什么第三第四种）。”保福云：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（好一拶。道什么）？”庆云：“聋人争得闻（望空启告，七花八裂）。”保福云：“情知尔向第二头道（争瞒得明眼人；裂转鼻孔，何止第二头）。”庆云：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（错！却较些子）？”保福云：“吃茶去（领！复云：还会么？蹉过了也）。”

长庆、保福在雪峰会下，常互相举觉商量。一日，平常如此说话云：“宁说阿罗汉有三毒，不说如来有二种语。”梵语阿罗汉，此云杀贼，以功能彰名，能断九八十一品烦恼，诸漏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此是无学阿罗汉位。三毒即是贪嗔痴。根本烦恼，八十一品，尚自断尽，何况三毒！长庆道：“宁说阿罗汉有三毒，不说如来有二种语。”大意要显如来无不实语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”又云：“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”世尊三百余会，观机逗教，应病与药，万种千般说法，毕竟无二种语。

他意到这里，诸人作么生见得？佛以一音演说法则不无，长庆要且未梦见如来语在。何故？大似人说食终不能饱。保福见他平地上说教，遂问：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？”庆云：“聋人争得闻！”这汉知他几时在鬼窟里作活计来也。保福云：“情

知尔向第二头道。”果中其言，却问师兄，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？”福云：“吃茶去。”枪头倒被别人夺却了也。

大小长庆，失钱遭罪。且问诸人，如来语还有几个？须知恁么见得，方见这两个汉败缺。仔细检点将来，尽合吃棒。放一线道与他理会。有的云：保福道得是，长庆道得不是。只管随语生解，便道有得有失。殊不知，古人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转处看，只管去句下走，便道长庆当时不使用，所以落第二头，保福云“吃茶去，”便是第一头。若只恁么看，到弥勒下生，也不见古人意。若是作家，终不作这般见解。跳出这窠窟，向上自有一条路。尔若道“聋人争得闻”有什么不是处，保福云“吃茶去”有什么是处，转没交涉。

是故道，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。这因缘与“遍身是通身是”因缘一般，无尔计较是非处，须是尔脚跟下，净裸裸地，方见古人相见处。五祖老师云：“如马前相扑相似，须是眼辨手亲。”这个公案，若以正眼观之，俱无得失处辨个得失，无亲疏处分个亲疏，长庆也须礼拜保福始得。何故？这个些子，巧处用得好，如电转星飞相似，保福不妨牙上生牙，爪上生爪。颂云：

**头兮第一第二(我王库中无如是事。古今榜样，随邪逐恶作什么)，
卧龙不鉴止水(同道方知)，
无处有月波澄(四海孤舟独自行。徒劳卜度，讨什么碗)，
有处无风浪起(吓杀人！还觉寒毛卓竖么？打云：来也)。
稜禅客，稜禅客(勾贼破家，闹市里莫出头，失钱遭罪)，
三月禹门遭点额(退已让人，万中无一，只得饮气吞声)。**

“头兮第一第二”，人只管理会第一、第二，正是死水里作活计。这个机巧，尔只作第一第二会，且摸索不著在。雪窦云：“卧龙不鉴止水。”死水里岂有龙藏？若是第一第二，正是止水里作活计；须是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处，方有龙藏，正似前头云“澄潭不许苍龙蟠。”不见道：“死水不藏龙。”又道：“卧龙长怖碧潭清。”所以道，无龙处有月波澄，风恬浪静；有龙处无风起浪，大似保福道“吃茶去”，正是无风起浪。

雪窦到这里，一时与尔打叠情解颂了也。他有余韵，教成文理，依前就里头，著一只眼，也不妨奇特。却道“稜禅客，稜禅客，三月禹门遭点额。”长庆虽是透龙门底龙，却被保福蓦头一点。

◎第九十六则 赵州三转语

举赵州示众三转语(道什么？三段不同)。

赵州示此三转语了，末后却云：“真佛屋里坐。”这一句忒杀郎当。他古人出一只眼，垂手接人，略借此语，通个消息，要为人。尔若一向正令全提，法堂前草深一丈。雪窦嫌他末后一句漏逗，所以削去，只颂三句。泥佛若渡水，则烂却了也，金佛若渡炉中，则镕却了也，木佛若渡火，便烧却了也，有什么难会？雪窦一百则颂古，计较葛藤，唯此三颂，直下有衲僧气息。只是这颂也不妨难会。尔若透得此三颂，便许尔罢参。

泥佛不渡水(浸烂鼻孔。无风起浪)，

神光照天地(干他什么事！见兔放鹰)。

立雪如未休(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将错就错，阿谁曾见尔来)，

何人不雕伪(入寺看额。二六时中走上走下是什么？阇黎便是)？

“泥佛不渡水，神光照天地”，这一句颂分明了。且道为什么却引神光？二祖初生时，神光烛室，亘于霄汉。又一夕神人现，谓二祖曰：“何久于此？汝当得道时至，宜即南之。”二祖以神遇，遂名神光。久居伊洛，博极群书，每叹曰：“孔老之教，祖述风规。”近闻达磨大师住少林，乃往彼，晨夕参扣。达磨端坐面壁，莫闻诲励。光自忖曰：“昔人求道，敲骨出髓，刺血济饥，布发掩泥，投崖饲虎。古尚若此，我又何如？”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，二祖立于砌下，迟明，积雪过膝。达磨悯之曰：“汝立雪于此，当求何事？”二祖悲泪曰：“惟愿慈悲开甘露门，广度群品。”达磨曰：“诸佛妙道，旷劫精勤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岂以小德小智、轻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无有是处。”二祖闻诲励，向道益切，潜取利刀，自断左臂，致于达磨前。磨知是法器，遂问曰：“汝立雪断臂，当为何事？”二祖曰：“某甲心未安，乞师安心。”磨曰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祖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达磨云：“与汝安心竟。”后达磨为易其名曰慧可。后接得三祖璨（璨，原作“燦”字）大师，既传法，隐于舒州皖公山。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，沙汰僧，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，居无常处，积十余载无人知者。宣律师《高僧传》，载二祖事不详。《三祖传》云，二祖妙法不传于世，赖值末后，依前悟他当时立雪。所以雪窦道：“立雪如未休，何人不雕伪。”立雪若未休，足恭谄诈之人皆效之，一时只成雕伪，则是谄诈之徒也。

雪窦颂泥佛不渡水，为什么却引这因缘来？用他参得意根下无一星事，净裸裸地，方颂得如此。五祖寻常教人看此三颂。岂不见洞山初和尚有颂示众云：“五台山上云蒸饭，古佛堂前狗尿天。刹竿头上煎^{〔ㄉㄨㄛ〕}（^{〔ㄉㄨㄛ〕}，音 d u ī，一种饼）子，三个胡孙夜簸钱。”又杜顺和尚道：“怀州牛吃禾，益州马腹胀。天下觅医人，灸猪左膊上。”又傅大士颂云：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”又云：“石人机似汝，也解唱巴歌。汝若似石人，雪曲应须和。”若会得此语，便会他雪窦颂：

金佛不渡炉(燎却眉毛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)，

人来访紫胡(又恁么去也，只恐丧身失命)。

牌中数个字(不识字底猫儿也无话会处，天下衲僧插嘴不得，只恐丧身失命)，

清风何处无(又恁么去也，头上漫漫，脚下漫漫。又云：来也)。

“金佛不渡炉，人来访紫胡。”此一句亦颂了也。为什么却引人来访紫胡？须是作家炉鞴始得。紫胡和尚，山门立一牌，牌中有字云：“紫胡有一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拟议则丧身失命。”凡见新到，便喝云：“看狗！”僧才回首，紫胡便归方丈。且道，为什么却咬赵州不得？

紫胡又一夕夜深，于后架叫云：“捉贼！捉贼！”黑地逢著一僧，拦胸捉住云：“捉得也！捉得也！”僧云：“和尚，不是，某甲。”胡云：“是则是，只是不肯承当。”尔若会得这话，便许尔咬杀一切人，处处清风凛凛。若也未然，牌中数个字，决定不奈何。若要见他，但透得尽方见，颂云：

木佛不渡火(烧却了也，唯我能知)，

常思破灶堕(东行西行，有何不可？癞儿牵伴)。

杖子忽击著(在山僧手里，山僧不用人。阿谁手里无)，

方知辜负我(似尔相似，摸索不著，有什么用处？苍天苍天！三十年后始得。宁可永劫沉沦，不求诸圣解脱。若向个里荐得，未免辜负。作么生得不辜负去？拄杖子未免在别人手里)。

“木佛不渡火，常思破灶堕。”此一句亦颂了。雪窦因此木佛不渡火，常思破灶堕。

嵩山破灶堕和尚，不称姓字，言行叵测，隐居嵩山。一日领徒，入山坞间，有庙甚灵，殿中唯安一灶，远近祭祀不辍，烹杀物命甚多。师入庙中，以拄杖敲灶三下云：“咄！汝本砖土合成，灵从何来？圣从何起？恁么烹杀物命。”又乃击三下，灶乃自倾破堕落。须臾，有一人，青衣峨冠，忽然立师前，设拜曰：“我乃灶神，久受业报。今日蒙师说无生法，已脱此处，生在天中，特来致谢。”师曰：“汝本有之性，非吾强言。”神再拜而没。侍者曰：“某甲等久参侍和尚，未蒙指示，灶神得何径旨，便乃生天？”师曰：“我只向伊道，汝本砖土合成，灵从何来？圣从何起？”侍僧俱无对。师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礼拜著。”僧礼拜。师云：“破也，破也，堕也，堕也！”侍者忽然大悟。后有僧举似安国师，师叹云：“此子会尽物我一如。”

灶神悟此则故是，其僧乃五蕴成身，亦云破也堕也，二俱开悟。且四大五蕴，与砖瓦泥土，是同是别？既是如此，雪窦为什么道：“杖子忽击著，方知辜负我？”因甚却成个辜负去？只是未得拄杖子在。且道：雪窦颂木佛不渡火，为什么却引破灶堕公案？老僧直截与尔说：他意只是绝得失情尘意想，净裸裸地，自然见他亲切处也。

◎第九十七则 金刚经罪业消灭

垂示云：拈一放一，未是作家；举一明三，犹乖宗旨。直得天地陡变、四方绝唱，雷奔电驰，云行雨骤，倾湫倒岳，瓮泻盆倾，也未提得一半在。还有解转天关、能移地轴底么？试举看——

举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为人轻贱(放一线道，又且何妨)，是人先世罪业(驴驼马载)，应堕恶道(陷堕了也)。以今世人轻贱故(酬本及末，只得忍受)，先世罪业(向什么处摸索？种谷不生豆苗)，则为消灭(雪上加霜又一重。如汤消冰)。”

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。”只据平常讲究，乃经中常论。雪窦拈来颂这意，欲打破教家鬼窟里活计。昭明太子科此一分为“能净业障”。教中大意说，此经灵验，如此之人，先世造地狱业，为善力强，未受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，此经故能消无量劫来罪业，转重成轻，转轻不受，复得佛果菩提。据教家，转此二十余张经，便唤作持经，有什么交涉！

有底道，经自有灵验。若恁么，尔试将一卷放在闲处，看他有感应也无？法眼云：“证佛地者，名持此经。经中云：‘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’且道唤什么作此经？莫是黄卷赤轴底是么？且莫错认定盘星。”

金刚喻(喻)于法体坚固故，物不能坏，利用故，能摧一切物。拟山则山摧，拟海则海竭，就喻彰名，其法亦然。此般若有三种：一实相般若，二观照般若，

三文字般若。实相般若者，即是真智，乃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，辉腾今古，迥绝知见，净裸裸赤洒洒者是。观照般若者，即是真境，二六时中，放光动地，闻声见色者。文字般若者，即能诠文字。即如今说者听者，且道是般若？不是般若？

古人道：“人人有一卷经。”又道：“手不执经卷，常转如是经。”若据此经灵验，何止转重令轻，转轻不受，设使敌圣功能，未为奇特！不见庞居士听讲《金刚经》，问座主曰：“俗人敢有小问，不知如何？”主云：“有疑请问。”士云：“无我相、无人相，既无我人相，教阿谁讲？阿谁听？”座主无对，却云：“某甲依文解义，不知此意。”居士乃有颂云：“无我亦无人，作么有疏亲？劝君休历座，争似直求真。金刚般若性，外绝一纤尘。我闻并信受，总是假称名。”此颂最好，分明一时说了也。

圭峰科《四句偈》云：“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此四句偈义，全同证佛地者，名持此经。”又道：“‘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’此亦是四句偈，但中间取其义全者。”僧问晦堂：“如何是四句偈？”晦堂云：“话堕也不知。”

雪窦于此经上指出，若有人持此经者，即是诸人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。若据祖令当行，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亦斩为三段，三世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，到这里，设使有万种功能，亦不能管得。如今人只管转经，都不知是个什么道理，只管道“我一日转得多少”，只认黄卷赤轴、巡行数墨，殊不知全从自己本心上起，这个唯是转处些子。大珠和尚云：“向空屋里堆数函经，看他放光么？”只以自家一念发底心是功德，何故？万法皆出于自心。一念是灵，既灵即通，既通即变。

古人道：“青青翠竹，尽是真如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。”若见得彻去，即是真如。忽未见得，且道作么生唤作真如？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”尔若识得去，逢境遇缘，为主为宗；若未能明得，且伏听处分。雪窦出眼颂，大概要明经灵验也，颂云：

明珠在掌(上通霄汉，下彻黄泉，道什么？四边讚訛，八面玲珑)，
有功者赏(多少分明，随他去也，忽若无功时，作么生赏)。
胡汉不来(内外绝消息，犹较些子)，
全无伎俩(展转没交涉，向什么处摸索？打破漆桶来相见)。
伎俩既无(休去歇去，阿谁恁么道)，
波旬失途(勘破了也。这外道魔王，寻踪迹不见)。
瞿昙瞿昙(佛眼觑不见。咄)，
识我也无(咄！勘破了也)？□

“明珠在掌，有功者赏。”若有人持得此经，有功验者，则以珠赏之。他得此珠，自然会用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万象森罗，纵横显现，此是有功勋。法眼云：“证佛地者，名持此经。”此两句颂公案毕。

“胡汉不来，全无伎俩。”雪窦裂转鼻孔也，有胡汉来，则教尔现，若忽胡汉俱不来时，又且如何？到这里，佛眼也觑不见。且道是功勋是罪业？是胡是汉？直似羚羊挂角，莫道声响，踪迹、气息也无，向什么处摸索？至使诸天捧花无路，魔外潜觑无门。

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，土地神觅他踪迹不见，一日，厨前抛撒米面，洞山起心曰：“常住物色，何得作贱如此？”土地神遂得一见，便礼拜。雪窦道，“伎俩既无”，若到此无伎俩处，波旬也教失途。世尊以一切众生为赤子，若有一人发

心修行，波旬宫殿为之振裂，他便来恼乱修行者。雪窦道，直饶波旬恁么来，也须教失却途路，无近傍处。雪窦更自点胸云：“瞿昙！瞿昙！识我也无？”莫道是波旬，任是佛来，还识我也无？释迦老子尚自不见，诸人向什么处摸索？复云：“勘破了也。”且道是雪窦勘破瞿昙？瞿昙勘破雪窦？具眼者试定当看。

◎第九十八则 天平行脚

垂示云：一夏唠唠打葛藤，几乎绊倒五湖僧。金刚宝剑当头截，始觉从来百不能。且道作么生是金刚宝剑？眨（眨，疑为“眨”）上眉毛，试请露锋芒看。

举天平和尚行脚时参西院，常云：“莫道会佛法，觅个举话人也无（漏逗不少！这汉是则是。争奈灵龟曳尾）。”一日，西院遥见，召云：“从漪（锐钩搭索了也）。”平举头（著。两重公案）。西院云：“错（也须是炉里煅过始得。劈腹剜心，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）。”平行三两步（已是半前落后。这汉泥里洗土块）。西院又云：“错（劈腹剜心。人皆唤作两重公案，殊不知似水入水，如金博金）。”平近前（依前不知落处，展转摸索不著）。西院云：“适来这两错，是西院错？是上座错（前箭犹轻后箭深）？”平云：“从漪错（错认马鞍桥唤作爷下颌。以恁么衲僧，打杀千个万个，有什么罪）。”西院云：“错（雪上加霜）。”平休去（错认定盘星，果然不知落处，轩知尔鼻孔在别人手里）。西院云：“且在这里过夏，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（西院寻常脊梁硬似铁，当时何不赶将出去）。”平当时便行（也似衲僧，似则似，是则未是），后住院谓众云（贫儿思旧债，也须是点过）：“我当初行脚时，被业风吹到思明长老处，连下两错，更留我过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么时错，我发足向南方去时，早知道错了也（争奈这两错何。千错万错，争奈没交涉。转见郎当愁杀人）。”

思明先参大觉，后承嗣前宝寿，一日问：“踏破化城来时如何？”寿云：“利剑不斩死汉。”明云：“斩。”寿便打。思明十回道斩，寿十回打云：“这汉著甚死急！将个死尸抵他痛棒。”遂喝出。其时有一僧，问宝寿云：“适来问话底僧，甚有道理。和尚方便接他。”宝寿亦打，赶出这僧。且道宝寿亦赶这僧，唯当道他说是说非，且别有道理，意作么生？后来俱承嗣宝寿。

思明一日出见南院，院问云：“甚处来？”明云：“许州来。”院云：“将得什么来？”明云：“将得个江西剃刀，献与和尚。”院云：“既从许州来，因甚却有江西剃刀？”明把院手掏一掏，院云：“侍者收取。”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。院云：“阿刺刺，阿刺刺。”

天平曾参进山主来，为他到诸方，参得些萝卜头禅在肚皮里，到处便轻开大口道，我会禅会道，常云：“莫道会佛法，觅个举话人也无”，屎臭气熏人，只管放轻薄。且如诸佛未出世，祖师未西来，未有问答，未有公案已前，还有禅道么？古人事不获已，对机垂示，后人唤作公案。因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，后来阿难问迦叶：“世尊传金襴外，别传何法？”迦叶云：“阿难。”阿难应诺。迦叶云：“倒却门前刹竿著。”只如未拈花、阿难未问已前，甚处得公案来？只管被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，便道：“我会佛法奇特，莫教人知。”天平正如此，被西院叫来，连下两错，直得周惶（惶，音 z h ā n g, 慌乱）惶怖，分疏不下，前不构村，后不迭店。有者道：“说个西来意，早错了也。”殊不知西院这两错落处。诸人且道，落在什么处？

所以道，“他参活句，不参死句”。天平举头，已是落二落三了也。西院云“错”，

他却不荐得当阳用处，只道我肚皮里有禅，莫管他，又行三两步。西院又云“错”，却依旧黑漫漫地。天平近前，西院云：“适来两错，是西院错？是上座错？”天平云：“从漪错。”且喜没交涉，已是第七第八头了也。西院云：“且在这里度夏，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。”天平当时便行，似则也似，是则未是。也不道他不是，只是赶不上，虽然如是，却有些子衲僧气息。

天平后住院，谓众云：“我当初行脚时，被业风吹到思明和尚处，连下两错，更留我度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么时错，我发足向南方去时，早知道错了也。”这汉也杀道，只是落第七第八头，料掉没交涉。

如今人闻他道，“发足向南方去时，早知道错了也”，便去卜度道：“未行脚时，自无许多佛法禅道；及至行脚，被诸方热瞒，不可未行脚时，唤地作天，唤山作水，幸无一星事。”若总恁么作流俗见解，何不买一片帽戴，大家过时，有什么用处？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若论此事，岂有许多般葛藤！尔若道我会他不会，担一担禅，绕天下走，被明眼人勘破，一点也使不著。雪窦正如此颂出：

禅家流(漆桶，一状领过)，

爱轻薄(也有些子。呵佛骂祖，如麻似粟)，

满肚参来用不著(只宜有用处。方木不逗圆孔，阇黎与他同参)。

堪悲堪笑天平老(天下衲僧跳不出，不怕旁人攒眉，也得人钝闷)，

却谓当初悔行脚(未行脚已前错了也。踏破草鞋，堪作何用！一笔句下)。

错错(是什么？雪窦已错下名言了也)，

西院清风顿销铄(西院在什么处？何似生？莫道西院，三世诸佛，天下老和尚，亦须倒退三千始得。于斯会得，许尔天下横行)。

复云：“忽有个衲僧出云错(一状领过，犹较些子)，雪窦错，何似天平错(西院又出世，据款结案，总没交涉。且道毕竟如何？打云：错)。”

“禅家流，爱轻薄，满肚参来用不著。”这汉会则会，只是用不得，寻常目视云霄，道他会得多少禅，及至向烘炉里才烹，原来一点使不著。

五祖先师道：“有一般人参禅，如琉璃瓶里捣糍糕相似，更动转不得，抖擞不出，触著便破。若要活泼泼地，但参皮壳漏子禅，直向高山上，扑将下来，亦不破亦不坏。”

古人道，“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壳迷封。直饶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”

“堪悲堪笑天平老，却谓当初悔行脚。”雪窦道，堪悲他对人说不出来，堪笑他会一肚皮禅，更使些子不著。“错错”，这两错，有者道，“天平不会是错”，又有底道，“无语底是错”，有什么交涉！殊不知这两错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是他向上人行履处；如仗剑斩人，直取人咽喉，命根方断。若向此剑刃上行得，便七纵八横。若会得两错，便可以见“西院清风顿销铄。”雪窦上堂，举此话了，意道错。我且问尔，雪窦这两错，何似天平错？且参三十年！

◎第九十九则 忠国师十身调御

垂示云：龙吟雾起，虎啸风生。出世宗猷，金玉相振。通方作略，箭锋相拄。遍界不藏，远近齐彰，古今明辨，且道是什么人境界？试举看——

举肃宗帝问忠国师：“如何是十身调御(作家君王，大唐天子，也合知恁么。头上卷轮冠，脚下无忧履)？”**国师云**：“檀越踏毗卢顶上行(须弥那畔把手共行，

犹有这个在)。”帝云：“寡人不会(何不领话？可惜许！好彩不分付。帝当时便喝：更用会作什么)。”国师云：“莫认自己清净法身(虽然葛藤，却有出身处。醉后郎当愁杀人)。”

肃宗皇帝，在东宫时，已参忠国师，后来即位，敬之愈笃，出入迎送，躬自捧车辇。一日，致个问端来，问国师云：“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”师云：“檀越踏毗卢顶上行。”国师平生一条脊梁骨硬如生铁，及至帝王面前，如烂泥相似。虽然答得廉纤，却有个好处。他道：“尔要会得，檀越须是向毗卢顶^{序页}上行始得。”他却不要，更道：“寡人不会。”国师后面忒杀郎当落草，更注头上底一句云：“莫错认自己清净法身。”所谓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看他一放一收，八面受敌。

不见道：“善为师者，应机设教，看风使帆。”若只僻守一隅，岂能回互？看他黄檗老善能接人，遇著临济，三回便痛施六十棒，临济当下便会去。及至为裴相国，葛藤忒杀，此岂不是善为人师？

忠国师善巧方便，接肃宗帝，盖为他有八面受敌的手段。“十身调御”者，即是十种他受用身。法报化三身，即法身也。何故？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据法身，则一片虚凝，灵明寂照。

太原孚上座，在扬州光孝寺，讲《涅槃经》，有游方僧，即夹山典座，在寺阻雪，因往听讲。讲至三因佛性、三德法身，广谈法身妙理，典座忽然失笑。孚乃目顾，讲罢，令请禅者，问云：“某素智狭劣，依文解义，适来讲次，见上人失笑，某必有所短乏处，请上人说。”典座云：“座主不问，即不敢说。座主既问，则不可不言。某实是笑座主不识法身。”孚云：“如此解说，何处不是？”典座云：“请座主更说一遍。”孚曰：“法身之理，犹若太虚，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，弥纶八极，包括二仪，随缘赴感，靡不周遍。”典座曰：“不道座主说不是，只识得法身量边事，实未识法身在。”孚曰：“既然如是，禅者当为我说。”典座曰：“若如是，座主暂辍讲旬日，于静室中端然静虑，收心摄念，善恶诸缘一时放却，自穷究看。”孚一依所言，从初夜至五更，闻鼓角鸣，忽然契悟，便去叩禅者门。典座曰：“阿谁？”孚曰：“某甲”。典座咄曰：“教汝传持大教，代佛说法，夜半为什么醉酒卧街？”孚曰：“自来讲经，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，从今日已后，更不敢如是。”看他奇特汉，岂只去认个昭昭灵灵，落在驴前马后？须是打破业识，无一丝毫头可得，犹只得一半在。

古人道：“不起纤毫修学心，无相光中常自在。”但识常寂灭底，莫认声色。但识灵知，莫认妄想。所以道：“假使铁轮顶上旋，定慧圆明终不失。”达磨问二祖：“汝立雪断臂，当为何事？”祖曰：“某甲心未安，乞师安心。”磨云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祖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磨曰：“与汝安心竟。”二祖忽然领悟。且道正当恁么时，法身在什么处？

长沙云：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”如今人只认得个昭昭灵灵，便瞪眼、努目、弄精魂，有什么交涉？只如他道，“莫认自己清净法身”，且如自己法身，尔也未梦见在，更说什么莫认？教家以清净法身为极则，为什么却不教人认？不见道：“认著依前还不是。”咄！好便与棒。会得此意者，始会他道“莫认自己清净法身”。

雪窦嫌他老婆心切，争奈烂泥里有刺。岂不见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：所谓玄路、鸟道、展手。初机学道，且向此三路行履。僧问师：“寻常教学人行鸟道，未审如何是鸟道？”洞山云：“不逢一人。”僧云：“如何行？”山云：“直须足下无私去。”僧云：“只如行鸟道，莫便是本来面目否？”山云：“阇黎因什么颠倒？”

僧云：“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处？”山云：“若不颠倒，为什么认奴作郎？”僧云：“如何是本来面目？”山云：“不行鸟道。”须是见到这般田地，方有少分相应。直下打叠，教削迹吞声，犹是衲僧门下沙弥童行见解在，更须回首尘劳，繁兴大用始得。雪窦颂云：

一国之师亦强名(何必空花水月，风过树头摇)，
南阳独许振嘉声(果然坐断要津，千个万个中难得一个半个)。
大唐扶得真天子(可怜生，接得堪作何用！接得瞎衲僧，济什么事)，
曾踏毗卢顶上行(一切人何不恁么去？直得天上天下。上座作么生踏)。
铁锤击碎黄金骨(畅快平生。已在言前)，
天地之间更何物(茫茫四海少知音，全身担荷，撒沙撒土)。
三千刹海夜沉沉(高著眼，把定封疆，尔待入鬼窟里去那)，
不知谁入苍龙窟(三十棒，一棒也少不得。拈了也，还会么？咄！诸人鼻孔被雪窦穿了也。莫错认自己清净法身)。

“一国之师亦强名，南阳独许振嘉声。”此颂一似个真赞相似。不见道，“至人无名”，唤作国师，亦是强安名了。国师之道，不可比伦，善能恁么接人，独许南阳是个作家。

“大唐扶得真天子，曾踏毗卢顶上行。”若是具眼衲僧眼脑，须是向毗卢顶上行，方见此十身调御。佛谓之调御，便是十号之一数也。一身化十身，十身化百身，乃至百亿万身，大纲只是一身，这一颂却易说。

后颂他道“莫认自己清净法身”，颂得水洒不著，直是难下口说。“铁锤击碎黄金骨”，此颂“莫认自己清净法身”，雪窦忒杀赞叹他，黄金骨一锤击碎了也。“天地之间更何物”，直须净裸裸，赤洒洒，更无一物可得，乃是本地风光。一似“三千刹海夜沉沉”，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，有无边刹，一刹有一海，正当夜静更深时，天地一时澄澄地，且道是什么？切忌作闭目合眼会；若恁么会，正堕在毒海。“不知谁入苍龙窟？”展脚缩脚，且道是谁？诸人鼻孔一时被雪窦穿却了也。

◎第一百则 巴陵吹毛剑

垂示云：收因结果，尽始尽终，对面无私，元不曾说。忽有个出来道，一夏请益，为什么不曾说？待尔悟来向尔道。且道为复是当面讳却？为复别有长处？试举看——

举僧问巴陵：“如何是吹毛剑(斩，嶮)？”陵云：“珊瑚枝枝撑著月(光吞万象，四海九州)。”

巴陵不动干戈，四海五湖，多少人舌头落地。云门接人正如此，他是云门的子，亦各具个作略。是故道：“我爱韶阳新定机，一生与人抽钉拔楔。”这个话正恁么地也，于一句中自然具三句：函盖乾坤句，截断众流句，随波逐浪句。答得也不妨奇特。

浮山远录公云：“未透底人，参句不如参意；透得底人，参意不如参句。”云门下有三尊宿，答吹毛剑俱云“了”，唯是巴陵答得过于“了”字，此乃得句也。且道，“了”字与“珊瑚枝枝撑著月”，是同？是别？前来道，“三句可辨，一簇辽空”，要会这话，须是绝情尘，意想净尽，方见他道“珊瑚枝枝撑著月”。若更作

道理，转见摸索不著。

此语是禅月怀友人诗曰：“厚似铁围山上铁，薄似双成仙体缣。蜀机凤雏动蹶蹙，珊瑚枝枝撑著月。王凯家中藏难掘，颜回饥汉愁天雪。古桧笔直雷不折，雪衣石女蟠桃缺。佩入龙宫步迟迟，绣帘银簾何参差。即不知骊龙失珠知不知。”巴陵于句中，取一句答吹毛剑，则是快剑刃上，吹毛试之，其毛自断，乃利剑，谓之吹毛也。巴陵只就他问处，便答这僧话，头落也不知。颂云：

要平不平(细若虬蟬，大丈夫汉须是恁么)，

大巧若拙(不动声色，藏身露影)。

或指或掌(看！果然这个不是)，

倚天照雪(斩！觑著则瞎)。

大冶兮磨礲不下(更用锻炼作什么？干将莫能求)，

良工兮拂拭未歇(人莫能行，直饶干将出来，也倒退三千)。

别，别(咄！有什么别处？赞叹有分)，

珊瑚枝枝撑著月(三更月落，影照寒潭，且道向什么处去，直得天下太平？醉后郎当愁杀人)。

“要平不平，大巧若拙。”古有侠客，路见不平，以强凌弱，即飞剑取强者头。所以宗师家眉藏宝剑，袖挂金锤，以断不平之事。“大巧若拙”，巴陵答处，要平不平之事，为他语忒杀伤巧，返成拙相似。何故？为他不当面挥来，却僻地里一截，暗取人头，而人不觉。

“或指或掌，倚天照雪。”会得则如倚天长剑，凛凛神威。古人道：“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复是何物？”此宝剑或现在指上，忽现掌中。昔日庆藏主说到这里，竖手云：“还见么？”也不必在手指上也。雪窦借路经过，教尔见古意，且道一切处不可不是吹毛剑也。所以道：“三级浪高鱼化龙，痴人犹戽夜塘水。”

《祖庭事苑》载《孝子传》云：楚王夫人，尝夏乘凉，抱铁柱感孕，后产一铁块，楚王令干将铸为剑，三年乃成双剑，一雌一雄。干将密留雄，以雌进于楚王。王秘于匣中，常闻悲鸣。王问群臣，臣曰：“剑有雌雄，鸣者忆雄耳。”王大怒，即收干将杀之。干将知其应，乃以剑藏屋柱中，因嘱妻莫耶曰：“日出北户，南山其松。松生于石，剑在其中。”妻后生男，名眉间赤，年十五，问母曰：“父何在？”母乃述前事，久思惟，剖柱得剑，日夜欲为父报仇。楚王亦募觅其人，宣言：“有得眉间赤者，厚赏之。”眉间赤遂逃。俄有客曰：“子得非眉间赤邪（同“耶”）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吾甌山人也，能为子报父仇。”赤曰：“父昔无辜，枉被荼毒。君今惠念，何所须邪（同“耶”）？”客曰：“当得子头并剑。”赤乃与剑并头，客得之，进于楚王，王大喜。客曰：“愿煎油烹之。”王遂投于鼎中。客诒于王曰：“其首不烂。”王方临视，客于后以剑拟王头，堕鼎中，于是二首相啮，客恐眉间赤不胜，乃自刎助之，三头相啮，寻亦俱烂。（川本无此楚王一段）

雪窦道，此剑能“倚天照雪”。寻常道，倚天长剑，光能照雪，这些子用处，直得“大冶兮磨礲不下”，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。良工即干将是也，故事自显。雪窦颂了，末后显出道：“别别”，也不妨奇特，别有好处，与寻常剑不同。且道如何是别处？“珊瑚枝枝撑著月”，可谓光前绝后，独据寰中，更无等匹。毕竟如何？诸人头落也！老僧更有一小偈：

万斛盈舟信手拈，却因一粒瓮吞蛇。

拈提百转旧公案，撒却时人几眼沙。

【附录】

1、关友无党后序

雪窦颂古百则，丛林学道论要也，其间取譬经论，或儒家文史，以发明此事，非具眼宗匠，时为后学击扬剖析，则无以知之。

圆悟老师，在成都时，予与诸人请益其说。师后住夹山道林，复为学徒扣之。凡三提宗纲，语虽不同，其旨一也。门人掇而录之，既二十年矣，师未尝过而问焉。流传四方，或致踳（踳，音 ch uǎ n，同“舛”，乖违，相背）驳，诸方且因其言，以其道不能寻绎之，而妄有改作，则此书遂废矣，学者幸谛其传焉。

宣和乙巳春暮，上休[刀/半]人关友无党记。

2、重刊圆悟禅师碧岩集疏

雪窦《颂古百则》，圆悟重下注脚，单示丛林，永垂宗旨，经也；学人机锋捷出，大慧密室勘辨，知无实诣，毁梓不传，权也。此书，诸佛正眼，列祖大机，两经钳锤，一无瑕纇，兹欲与大慧长书并驾，同《圆悟心要》兼行，揭杲日于迷途，指南针于慧海，快然一睹，开彼群愚，相与圆成，不无利益，幸甚！

右伏以，十七岁便悟云门、睦州，可道是口头三昧，二百年不见碧岩雪窦，忽遭渠手下一交，怎忘得弓冶裘箕？莫断却儿孙种草，随人去脚跟后转，谁下得钓龙钩？有个具眼眼底来，不看作系驴橛。此事当如筏喻，他时自会筌忘。家家门户透长安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种种因缘归大数。昔之废，今之兴，莫怪山僧口多，终是老婆心切。不读东土书，安知西来意，重兴一代宗风？虽无南去雁，看取北来鱼，便有十分消息。持同文印，读无尽灯。谨疏。

今月日疏

圆悟老祖居夹山时，集成此书，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，岂小补哉！老妙喜深患学者不根于道，溺于知解，由是毁之，谓其父子之间矛盾，可乎？今峨眉张居士重为板行，果何谓哉？览者宜自择焉。

大德壬寅中秋，住天童第七世法孙比丘净日拜手谨书。

3、希陵后序

圆悟禅师，评唱雪窦和尚颂古一百则，剖决玄微，抉剔幽邃，显列祖之机用，开后学之心源，况妙智虚凝，神机默运，晶旭辉而玄扃洞照，圆蟾升而幽室朗明，岂浅识而能致极哉？后大慧禅师，因学人入室，下语颇异，疑之，才勘而邪锋自挫，再鞠而纳款自降，曰：“我《碧岩集》中记来，实非有悟。”因虑其后不明根本，专尚语言，以图口捷，由是火之，以救斯弊也。然成此书、火此书，其用心则一，岂有二哉？

峨眉张明远偶获写本后册，又获雪堂刊本及蜀本，校订讹舛，刊成此书，流通万古，使上根大智之士，一览而顿开本心，直造无疑之地，岂小补云乎哉？

延祐丁巳迎佛会日，径山住持比丘希陵拜书以为后序。

4、冯子振题《碧岩录》

儒门子贡极有功于东家圣人，借令良马见鞭影而奔，皆如瞠若乎后之颜子，吾圣师游乎何言之天久矣！灵山会上，四众海集，世尊拈花宗旨，诸人罔措，独迦叶尊者，微为之破颜，与吾教中“一唯之外，口耳俱丧”，同一顿彻悬悟。当时曾参，不直下剖击忠恕之秘钥，岂惟门人之惑滋甚，千载之下，何以祛一贯之迷云乎？异时成都佛果圆悟老禅，笏夹山丈室，拈提雪窦《颂古百则》，其大弟子杲上座，惧学人泥于言句，辜负从上诸祖，取老和尚舌头一截，并付烈焰，烟而扬之拉木*（天/非）（音 s à）堆。自以巨壑、太虚，投置毫滴，如古德德山卖弄油糍婆前，此疏钞已埃冷而无余矣！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花落碧岩，阳坡如绣。历过去劫，死灰复燃。不知何许，许多葛藤，一一从嵎中张居士手栽无影树子上，全体败露，直得般若无说，诸天雨花，百七八十年，衲僧蓦地横穿鼻孔，从前不曾嗅底宝熏，一旦水涌云蒸，于八万四千毛孔，悉普悉遍，可谓甚深希有，难值难遇之事。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，或谓“勤宝经杲上座毁板，居士不当拾遗烬，而日月光景之故，受如是报”。居士者疑其说，以质于予。

予谓圆悟门人，人人而杲上座，碧岩自碧，何得有说？杲上座见月亡指，遂乃追尤古佛，毒燎亘天，倒却刹竿，不放一线。彼未尝识月者，谁将乘一指而示之？或者又谓，杲上座火此书，盟之社鬼者深重，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。予谓，当杲上座灼然秉炬时，炼得故纸通红，何缘密室通风，老勤巴命门舌根，别自有不坏处。一星迸散，明月空山，张居士那里得这消息来，把天然一段西蜀锦机，依旧织作旧日花样？意者主林神阴为之地，诃护至今，料亦是此书合出世因缘时节。清凉池上，针芥相逢，则书写读诵，为人演说之功，应获殊胜福德。何况金石刻镂，展转流布？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，本不在此。客作汉妄以情识卜度，居士缘其目前不足计拔之祸福，亦以情识卜度之，是相随赴火坑也，岂不冤哉！

冥验记：沛国周氏，三子并瘖。一日，有客造门曰：“君可内省宿愆。”忽猛忆儿时，见燕巢三子，伺其母出，各以一蕤藜吞之，斯须共毙。母还，悲鸣而去。常自悔责。客曰：“君既知悔责，罪今免矣”。三子即皆能言。然则居士二子之病风丧心，得无亦有可悔恨之事乎？谈般若者：“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。”居士能于此有省，纵无始劫来所造诸业，当应时消灭，即君二子之心疾，当如周氏三子之应时能言，可以不疑。

世尊住世，四十九年，六百函文字，覆藏遍界。若从杲上座之说，万年一念，更留踪迹什么？向上禅林无限尊宿，有两句最端的，曰：“任尔即心即佛，我但非心非佛。”今而后，有谤如来正法轮者，君但应之曰：“任汝说杲上座底是，我只说勤老师底是。”若不如是，即恐燎却面门，四百四病一时发矣，将如居士二子心疾何！不见古人道，“养子方知父母恩”，居士学佛知恩，临老忏悔，他日作家炉鞴，跳出丈六金身，不知还见勤老师真个扬眉竖拂否？若还一句荐得，向道佛祖有誓，罪不重科，莫殃及他家儿孙好。虽然如是，且得没交涉。

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，海粟老人冯子振题。

5、玄汇报缩刻本《碧岩集》

《碧岩集》行于世者数版，卷套多多，到上学徒盛笈，非便也。故予欲成小字，缩行省纸册，有年所矣。安政丁巳秋，笃信檀士戮力舍财，喜资上木，即命剞劂氏。事既竣焉，喜舍刊梓，制本贱价，固予初志也。若夫碧岩曲节，先哲序

跋，善美尽尽，予何言乎？简省刻成，故书詹言于笈端尔。

安政六年，岁在己未，秋七月初吉
敕住华园玉桃庵主万宁玄汇敬识